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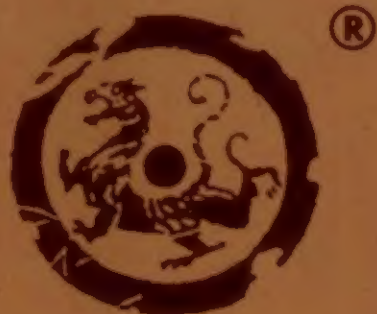
第五十八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50)



儒藏



B222
30
(58)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八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王荊公年譜考略續	清·蔡上翔編撰	·····	一
張子年譜	清·武澄編撰	·····	四六五
橫渠先生年譜	清·歸曾祁編撰	·····	四九五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清·茆泮林編撰	·····	五〇七
宋徐節孝先生年譜	清·段朝端編撰	·····	六七一
宋程純公年譜	清·楊希閔編撰	·····	七〇七
伊川先生年譜	宋·朱熹編撰	·····	七五七
程子年譜	清·池生春諸星杓編撰	·····	七七七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十六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六 熙寧三年下

熙寧三年正月散青苗錢、禁抑配。是時韓琦爲河北安撫使、歐陽修知青州。

韓琦論青苗○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爲一保、三等以下人爲甲頭、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餘錢委本縣量度增給三等已上、更



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諸縣不得避出納之頻。^①致諸人扇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如不願請領卽具結罪狀入馬遞申以憑若選官曉諭。如却願請本縣干繫人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千三百。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



使兼并^③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物業抵當者^④、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詔抑兼并、濟困乏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防保內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復峻責諸縣人

不願請，卽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却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懼提舉司勢，可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攬拾，須行散配。且下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挪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



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責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⑤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亡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⑥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寢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糴米斗錢不過七十五

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斂、遇貴出糴^⑦、不唯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⑧。今諸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在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爲己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自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于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每春^⑩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



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北^⑫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萬^⑬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況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紜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熙寧三年夏歐陽修言青苗錢第一劄子○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爲非、而朝廷深惡其說、至煩聖慈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論、中外以朝廷本爲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縉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爲何物、但見官中放



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論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爲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一、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

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耳、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總遇豐熟、卻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尙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數、則積壓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



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撻催驅。官錢免積欠火陷。^⑭○一、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爲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卻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爲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爲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

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得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之民戶戶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小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



採羣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如臣畫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今取進止。

歐陽修言青苗第二劄子○臣近曾奏爲起請俵散青苗錢不使事、數內一件、乞遇災傷夏料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戶頑猾拖欠者、並更不俵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麥纔方成熟、尙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錢數。竊緣夏料已散錢、尙未有一戶送納、若又

俵散秋料錢竊慮積壓拖欠、枉有失陷官錢。臣已指揮本路諸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別候朝廷指揮。去後、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人戶拖欠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緘默。臣竊見自俵青苗錢以來、議者皆以取利爲非、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所司條陳申諭、其言雖煩、而終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雖不戶戶闕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爲惠政、尙有說



焉。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尙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戶積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擇，伏乞早降指揮。今取進止。

蘇轍自大名推官上書，召對，亦除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爲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

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言，漢常平法耳。公誠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

答司馬諫議書○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畧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



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

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洵也。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人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考畧曰公辨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五事、無論其言是否、而在已無不達之情、可謂簡而明矣。其謂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



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而自任以天下之重、意實在此。及觀司馬原書至三千三百餘言之多、中間雜引經傳及漢唐遺文已居四之一。使介甫如爲未讀書不識字之人、雖誦言奚益。介甫猶爲有知識人也、又焉用此喋匕爲。意此必非君實之言。元祐黨人慣造僞書、增添改竄、徒形醜惡、是亦辨姦諸文之類也。夫子論友、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君實如果爲介甫深交、卽忠告何患無術。末云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

者。是何言也。故曰此必非君實之言。外有與魯公立書。專辨青苗取息。亦言之成理。然見其利。不見其害。則韓歐二公之言不可廢也。

答魯公立書○某啟。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孽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殍。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



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通。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平。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曉

上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考畧曰、王荊公新法其尤爲天下後世口實者、無如青苗法也。或曰青苗法善乎。曰、未可以爲不善也。然則可行乎。曰、不必其可行也。善而不可行、何哉。曰、公青苗法之行始見於官鄞縣時、貸穀出息、俾新陳相易而其民便之。其後熙寧當國所以斷然行之不疑者、其法猶是昔年爲令之法也、其心則猶是昔年欲利其民之心也、豈其至是導君於利與、并有利於一己之私哉。故當時攻新法者、訾之曰征利、宜不足以服其



心、而所以秉執周禮益堅也。夫富民乘貧民之急、其息誠有過於二分者矣。即公與曾公立書、以爲司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通、鼠雀之耗、雖欲無二分之息、不可、亦事勢之有必然者。使青苗法行、誠爲有利而無害、則第取二分之息、何不可也。然而有必不可行者、以一縣小而天下大也。以天下之大行之、則必有抑配之患、與積壓之患。是故當時抑配有禁矣、而官吏以盡數俵錢爲功、雖欲不抑配、不可得也。災傷則有下料造納之條矣、而年歲豐凶不常、凶之數尤

多於豐之數、則雖欲不至於累年積壓不能也。是二者之患、則惟韓魏公、歐陽公及蘇子由皆言之詳矣。而公猶不聽、以至一切鄙之爲流俗、則雖謂公之執拘宜也。如第以征利攻之、不惟非公議法之初心、又豈神宗主持必行之本意哉。夫神宗亦猶是有欲利其民之心也、故吾特錄韓、歐二公之疏與子由之言、而青苗法可行不可行之本末具是矣。而或者以爲當時諸公識見盡出荆公下、豈篤論哉。吾故曰一縣小而天下大、所以行之鄞縣而效行之天下、則必擾。

禁抑配則必不能盡。俵錢盡俵錢則其弊必至於積壓。嗚呼。盡之矣。

穆堂李氏青苗社倉議○朱子社倉之法與青苗同。相沿至今近六百年。後人以爲朱子之所爲也。輒欲仿而行之。然往七暫行而輒廢。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弊者。徒知法爲朱子之法。不自量其人非朱子之人。則亦青苗之法也。蓋奉行其法。非一手足之爲。烈有監官。有鄉官。有社首。有保正。保副。有隊長。保頭。有人吏。糾子。朱子之始行於崇安也。任事之人。皆其門生故舊。學道



君子也。今首事者之公正卽無媿於朱子、而分任其事者非朱子門生故舊之比、則其法亦不可得而行也。且不獨後之效之者未嘗量度其人、卽朱子之疏請下其法於諸路、亦未嘗量度天下任事之人不能盡如已、而分任其事者不能盡如已之門生故舊也、則無怪乎其不能行也。蓋有治人無治法者、古今之通病。社倉初行、息取十二、夏放而冬收、與荆公青苗之法無異。荆公治鄆、嘗自行青苗之法矣、鄆之人至今俎豆而尸祝之。荆公以其爲身所嘗試者、他日執



政遂欲施諸天下、亦猶朱子請行社倉於諸路、而不知奉行者之不能盡如荆公也。是故奉行而得其人、則青苗亦社倉矣。奉行而非其人、則社倉卽青苗矣。且青苗之法、後人畏其名而不敢行。社倉之法、後人慕其名而不能行。非獨利之所在、任事者難其人、卽民亦不能盡如吾意也。蘇子由論青苗之弊、謂財入民手、雖貧民不免妄用、及其收也、雖富民不免後期。如是而敲撲之事煩矣。今社倉開報支米、漏落增添、必送縣斷罪。其收米也、如有走失、必保人均賠。是

亦不能已於敲撲。其與青苗有以異乎。且社倉之法、與青苗相似。此非獨予之私言也。朱子爲金華社倉記、嘗及之矣。其言以爲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論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子程子嘗論之、而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云云。然則當時固有以青苗疑社倉者、而朱子於青苗之法、固亦取之矣。至謂青苗之所以異於社倉者、以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

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疾亟之意。而不以惓惓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斯言信耶。以予平心觀之。則亦未見其爲必然也。凡事欲其有舉而無廢。非主之以官不可。凡官民相出納。則金易而穀難。惟給之以金。故可以於縣而不必於鄉。惟不在於鄉。故止可給金而不能與穀。至於社倉之法。漏落增添。必迭縣斷罪。其有走失。必保人均賠。則亦不能終用鄉人士君子。而必歸之官吏。其迭官必斷罪。走失必追賠。

也。則亦不能全用慘怛忠利之心。而究亦歸於
亟疾。推求利害始終之故。未見爲此得而彼失
也。雖然。金可以濟民用。而不可以救民饑。則必
以積穀爲主。以積穀爲主。則必兼用常平之法。
予已丑禮闈試策。嘗備言之。又嘗爲家居二舍
條約。頗可施行。然非得任事之人。亦不能如志。
要歸於有治人。無治法之二言而已矣。

劉攽貢父與王介甫書。○見所與曾公立書論
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爲美。然



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爲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爲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爲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益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爲未行而行之、吾恐不

但重復將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爲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爲方畧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平。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爲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辭之畢而



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鏐、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爲桀、跖、嗃矢析楊、接、槽也。商鞅爲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爲漢變法，後亦殺。^⑮爲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爲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旣滿，我且見其不復爲民矣。外之則尙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

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校記

①頻：當作「煩」，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之一九、《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一一。

②若：當作「差」，見《韓魏公集》卷二〇《乞罷青苗及諸路提舉官奏》。

③「兼并」下當脫「之家」二字，見《韓魏公集》。

④據《宋名臣奏議》卷一一一，「自第一等而下」之下脫「皆立借錢貫，三等以上更許增添，并坊郭有」共十七字。

⑤「兼并」下當脫「者」字，見《宋名臣奏議》。

⑥科：當作「料」，見右引。下句「兩科」亦當作「兩料」。「料」猶言屈、次，此爲宋代詞語。

⑦糴：當作「糶」，見右引。

⑧羸：當作「羸」，見右引。

⑨「諸」下當脫「倉」字，見右引。

⑩自：當作「有」，見右引。

⑪「每」下當脫「歲」字，見右引。

⑫「北」上當脫「河」字，見右引。

⑬萬：當作「方」，見右引。



⑭久：當作「失」，見《歐陽文忠公集》卷一一四《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⑮「殺」上當脫「自」字，見《四庫全書》本《彭城集》卷二七《與王介甫書》。

王荊公年譜考畧卷十七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七 自熙寧四年至熙寧五年

熙寧四年辛亥年五十一。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月王安石請鬻天下廣惠倉田爲三路及京東常平倉本。

二月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士。

附歐陽修賀王相公安石拜相啟。○伏審榮膺帝制顯正台司伏惟慶慰。伏以史館相公誠明



稟粹精祿窮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當萬乘非常之知。論道黃扉、沃心黼黻。果被往諸之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倚衡之任。縉紳中外、益崇巖石之瞻。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班謁、徒用馳誠。春序布和、政機惟密。伏惟上爲邦國精調寢興、欣抃之誠、叙陳罔旣。

六月、歐陽修以太子少師致仕。

綱目 修以風節自持、旣連被污蟻、年六十卽乞謝事。及守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



執政王安石力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畱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畱之安川。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考畧曰、歐公自治平三年以來、因遭濮議、蔣之奇飛語、力求去者數矣、至是以老疾致仕。續綱目乃以歸罪於荆公、此皆誣罔之尤、而於歐公履歷、其書具在、全未之考也。在一郡則壞一郡、楊中立目錄辨有之、是綱目實本於目錄矣。八月、復春秋三傳明經取士。

除第安國館職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弟
安國充崇文院校書者。書林置職。方儲高位之
材。詔板推恩。遂假私門之寵。在於疵賤。實以兢
慙。伏念臣初起孤生。非謀膺仕。中叅近侍。特荷
先朝。屬憂患之相仍。分湮淪而自棄。敢圖收召。
俯暨幽潛。服在臣鄰。驟冠論思之列。恩加子弟。
具膺慶賞之延。有昧冒於殊私。或超踰於常法。
惟數竒之同產。嘗久困於稠人。第冊西垣。比前
叨於詹獎。校文東觀。更曲被於明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與善無方。使能以類。欲阜成於大治。

務博取於衆材。遂忘形迹之嫌。以溥龍光之施。衰宗既亢。唯知上報之難。小已易盈。彌懼先顛之疾。臣無任。

八月。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

辭男雱說書劄子。未錄

除雱中允崇政殿說書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男雱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尋具劄子辭免。蒙降詔書不允者。思驟加於私室。多所超踰。事或累於公朝。誠難昧冒。仰煩睿訓。曲喻至懷。永惟眷獎之殊。實重兢慙之至。伏念臣首

明召節、得侍辭林、隨被贊書、使陪經幄、稍更歲月、莫補涓埃、竊觀上智之日躋、內訟淺聞而知困。況如賤息、厥有童心、尙迷鑽仰之方、豈稱招延之禮。恕已量主、非敢以私而自嫌。爲官擇人、顧雖成命而宜改。輒布可辭之義、上干難犯之成。伏蒙皇帝陛下屈體優容、垂精寵答。謂大人照臨之道廣、當養以蒙意。小夫誦說之智專、遽忘其賤。褒稱備厚、訓飭加嚴、揣實未安、寄顏有慙。重念自古君臣之相與、未有如臣父子之所遭。蓋當用儒之時、尤難講藝之職。典謨方御、實

叅備於討論。誥誓未終，已繼明於獎擢。獲世官於閭巷，嗣家學于朝廷。自非忘軀，何以報國。知人而官，以哲慨已。誤於明揚，委質而教之。忠誓永肩於素守。臣任。

史傳云：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自用，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於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受詔撰經義，又擢天章閣待制。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

考畧曰、此妄言也。以安石執政之人、得君如此之專、而神宗尙不知其有子能賢哉。造謗者作僞心勞、鄙陋蠢拙、一至於此、而正史采之。此予於除中允、授正言、擢龍圖、皆有辭劄謝表、而必脩錄之也。

置洮河安撫司、命王韶主之。
十月、罷差役、使出錢募役。

熙寧五年壬子、年五十二。

三月、以內藏庫置錢市易務。

五月辛巳、詔以古渭砦爲安遠軍、命王韶兼知



軍、行教閱法。庚寅，以青唐大首領俞龍珂爲西頭供奉官，賜姓名包順。

行保馬法。

八月，太子少師致仕歐陽修薨。

祭歐陽文忠公文。○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冥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

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颼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官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躋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旣歷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

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濱。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歔。况而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考畧曰。自宋天聖明道以來。歐陽公以文章風節負天下重望。慶歷四年。曾子固上歐公書曰。王安石雖已得科名。彼誠自重。不顧^⑤知於人。以爲非歐公無足以知我。是時安石年二十四也。



至和二年、歐公始見安石、自是書牘往來與見之章奏者、變歎稱譽、無有倫比。歐公全書可考而知也。熙寧三年、公論青苗法非便、而又擅止青苗錢不散、要亦祇論國家大事、期有益於公私而止。曷嘗斥爲奸邪、狼若仇讐、如呂誨諸人已甚之辭哉。而世乃傳安石既相、嘗詆歐陽修在一國則亂一國、在天下則亂天下。考公擅止青苗錢、在熙寧三年夏至十二月、安石同平章事、明年春、公有賀王相公拜相啟。其言曰、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受萬乘非常



之知。又曰、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班謁、徒用
馳誠。夫以伉直如歐公、使果有大不說於叅政
之時、而復獻諛於爲相之日、是豈歐公之所爲
哉。踰年歐公薨、而安石爲文祭之、於是歐公之
其人其文、其立朝大節、其坎珂困頓、與夫平生
知己之感、死後臨風想望之情、無不具見於其
中。夫以安石之得君如彼、其專行新法如彼、其
決曾何所忌於歐公、而必欲擠而去之、乃生則
詆其人爲天下大惡、而死則譽其爲天下不可
幾及之人、是又豈安石之所爲哉。安石謂公仕

宦四十年、感世路之崎嶇、屯遭困蹢、竄逐流離、則實有可指數者。公自天聖八年成進士、則年二十四。景祐四年、以書切責高若訥、貶夷陵縣令。慶歷五年、錢明逸以孤甥女事誣公、出知滁州。而其最甚者、莫如治平三年、以濮議見攻於呂誨、彭思永。四年、以飛語見毀於彭思永、蔣之奇。而且期年之間、兩事並發於一時、而後時舉發飛語之事、即爲前時共攻濮議之人。自是而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以至於薨。則凡熙寧之立四年、公未嘗一日立於其朝、而公之除外、皆



出於自求、累年告病、則尤在前時、於安石何與哉。在一國則亂、一國諸語、據楊中立神宗目錄辨、實出於此書、此皆范仲等造謗所爲、而後人多執此以爲安石罪、而於公所辨濮議之萬五千言、乞根究蔣之竒劄子十餘上、曾不一及之何也。故吾備錄於荊公年譜、凡以爲荊公也。

附歐陽修答李誦第二書。○修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

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



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

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
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
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
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
者矣。以予之汲匕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
七十二子亦以是汲匕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
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
古聖賢所皇匕汲匕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
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
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



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污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

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畧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上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於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



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與予言而一之則曉。匕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附龜山語錄○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

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考畧曰、由孔子而來、言性者多矣。要必以聖言爲法。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欲人之慎所習也。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過此則皆可習而移矣。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惟夫子不言、故弟子不可得而聞。歐陽子謂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是也。自後言性者、惟孟軻、荀卿、楊雄最著。三子者、其立說不同。孟子曰、人性善、然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四端皆擴而充之。荀卿曰、人性惡、則顯與孟軻異矣。然其言禮義法正、切於人事者、甚詳。揚

子曰人之性善惡混。而必曰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是皆重於言習也。無悖於孔子則一也。故歐陽子曰、三子者始異而終同。自楊龜山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是使聖人所謂習、諸賢曰求、曰修者、皆可棄而不用、而中庸修道之謂教一語、公然斷絕而不顧。又無論矣。又曰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是徒欲菲薄漢、唐、推尊唐、虞、三代、不知二典三謨所載成功文章煥乎巍上、是果性上不添一物者所

能爲之乎。予愛歐公言性深明乎六經之旨、而不僅爲三子者作調停之說、故嘗喜誦之、又怪從來稱道此書者絕少、故附錄於此、以爲讀歐文者之一助。至如攻詰荆公學術不遺餘力、無如龜山也。即所錄此語、而龜山一生學術具是矣、遂弁入荆公譜中尤宜。

八月甲申、秦鳳路沿邊安撫司王韶復武勝軍。壬辰、以武勝軍爲鎮洮軍。甲辰、王韶破木征於鞏令城。

與王子醇書一〇某啟、得書、承動止萬福、良以爲



慰洮河東西蕃漢附集耶。武勝必爲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爲一切之計、亦宜勿墮舊城、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爲蕃巡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喻經畫次第。秋涼自愛、不宣。頒方田均稅法。

十月、升鎮洮軍爲熙州鎮、洮軍節度置熙河路。十一月、河州首領睹藥等來降、以爲內殿崇班。

賜姓名包約。

十二月、築熙州南北關及諸堡砦。

上五事劄子○陛下卽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爲書具、爲法立、而爲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



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



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鳬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貰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

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彊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考略曰、熙河之不可棄、前人已論之詳矣。青苗嘗行之鄆縣而效、而不可行之天下、則韓歐劉蘇之言至明也。保甲爲萬世良法、而役法至宋時大弊。數者得其人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行

之則爲大害。公固自言之如此，曷嘗有意於任用小人。而議者動以挾管、商之術誚之，惡足以知經營天下大計哉。



校記

①成：當作「威」，見《臨川先生文集》卷五六《除雱中允崇政殿說書謝表》。

②置錢：當作「錢置」，見《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紀》二熙寧五年三月丙午條。

③「輔」下當脫「以」字，見《歐陽文忠公集》附錄一。

④況而：當作「而況」，見《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六《祭歐陽文忠公文》。

⑤顧：當作「願」，見中華書局點校本。

⑥郎：當作「即」，見《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三《與王子醇書》。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八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八 自熙寧六年至熙寧七年

熙寧六年癸丑年五十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月復僖祖爲太廟始祖以配感生帝、祧順祖於夾室。

考畧曰、公廟議劄子已錄於治平四年、以格於衆議、至是公當國乃始得行也。

與王子醇書二〇某啟、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羌、



甚善。聞郢成珂等諸酋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加。於此可見矣。然使久暴露。能無勞費。恐非所以慰悅衆心。令見內附之利。謂宜喻成珂等放散其衆。量領精壯人馬防拓。隨宜犒勞。使悉懷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則衆樂爲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強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爲弓箭手。特恐新募未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仍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官土人員節級更與轉資。卽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

難遙度。心所謂然。聊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爲時自愛。不宣。

二月。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子。

與王子醇書三。○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脩。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爲變。而未有以事乘常。董擅也。誠能使

屬羗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
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
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肯以多
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旣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
理固然也。然則近董氊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
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
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而驅之、使堅附
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
服誠能挫董氊、則諸羗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
屬羗經討者、旣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



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逢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爲國自愛、不宣。

三月、置經局、命王安石提舉。○王雱、呂惠卿同修撰。

九月、詔興水利。

岷州首領本令征以其城降、王韶入岷州。

十月、以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用服玉帶、賜安石。

百僚賀復熙河路表○臣某等言、伏覩修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一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各降附者、奮張天兵、開斥王土、旌旃所指、燕及氐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竊以三年鬼方之伐、高宗所以濟時、六月獫狁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由人舉、道與世升、伏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睿知以武、講周唐之百度、拔方虎於一言、我陵我阿、旣飭鷹揚之旅、實墉實壑、遂平鳥窠之戎、用夏變夷、以今準古、是基新命、厥邁徃圖、臣等均被



明恩具膺榮祿。接千歲之統。適遭會於斯時。上
萬年之觴。敢愆忘於故事。臣無任。

賜玉帶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恩。以收復熙河洮
岷疊宕等州。特加褒諭。親解玉帶賜臣者。尸臣
列侍。方臨極辯之朝。誓御占傳。獨拜非常之賜。
寵綏狎至。懇避弗俞。焜耀有加。凌兢無措。竊以
洮河之業。此自聖謨。方虎之材。進非師錫。片言
投匭。遂察見其有孚。衆訾盈庭。豫照知其無咎。
以至緩兵。箕食蒐卒。第功能畢。協於始謀。實仰
歸於獨斷。如臣蕞爾。何力有焉。伏惟皇帝陛下

善貸且成、勞謙不伐、弛曠驟之大責、錄將明之
小忠、揚於廣除、委以珍御、瑟彼英瑤之質、煥乎
華衮之言。臨授用光、顧榮踰於古昔。退藏惟謹、
知燕及於雲來。施更厚於解衣、報敢忘於結草。
臣無任。

和蔡副樞賀平戎慶捷○城郭名王據兩陲、軍前
一日送降旗。羌兵自此無傳箭、漢甲如今不解
纍。幕府上功聯舊代、朝廷稱慶具新儀。周家道
泰西戎喙、還見詩人詠串夷。

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公自注來詩有何人更得



通天帶謀合君心只晉公之句。○朝廷今日四
夷功先以招懷後殪戎胡地馬牛歸隴底漢人
煙火起湟中投戈更講諸儒藝免胄爭趨上將
風文武佐時慙吉甫宣王征伐自虜公。

次韻王禹玉平戎慶捷○熙河形勢壓西陲不覺
連營列漢旗天子坐籌星兩匕將軍歸佩印累
匕。稱觴別殿傳新曲銜璧名王按舊儀江漢一
篇猶未美周官方事伐淮夷。李雁湖詩注曰是
詩此本所有而俗本所無故附錄於補遺。
附六月周敦頤卒。○考畧曰蘇明允春秋論曰

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邱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豈私一孔邱哉。據此則周敦頤、邵雍、張載卒、綱目必特書之、何謂也。

穆堂初稿跋朱子再定太極通書後序○朱子再序太極通書、稱其所爲濂溪事狀、註云、蒲左丞墓碣載先生稱頌新政、反復數十言、恐非其實、類皆削去。予讀之而不勝三歎也。蓋好惡之偏、異同之見、天下之勢既定、雖賢者亦轉移其間而不自知也。荆公未當國之前、天下同舌賢



之惟恐其不爲宰相。自更新政、與衆賢牴牾、至元祐盡反其政、盡逐其黨、始成水火。羣小因緣附會、復起柄用、遂相報復、倡紹述之說、亦盡逐元祐諸公、蓋託名荆公、非荆公之意也。南渡以後、元祐黨禁旣開、其門人故吏不勝憤怒、以攻章、蔡爲未快、乃目荆公爲始禍。其實蔡京之用、由於溫公。章惇之師、實爲康節。伊川之謫、成于邢恕。於荆公何關耶。百年之中、議論偏頗、多失情實。凡詆荆公之語、文致緣飾、惟恐不詳。如邵氏聞見錄所記公居鐸山恍惚見雩柳杻云云、

生死輪迴之說至妄至陋而名臣言行錄必備載之。稱頌荆公之語則刪汰惟恐不盡。雖名德如濂溪其稱頌新政之言見於墓碣者亦不使復存。則豈非好惡之偏異同之見天下之勢旣成雖朱子亦轉移於其間乎。若陳瑩中等爭熙寧日錄刪改誣枉其實范冲朱墨史抑揚增損又不知幾何。彼此皆任私臆以爲去取欲以傳信千古豈可得哉。

考畧曰諸儒假茂叔以推抑荆公數矣。因穆堂斯跋愈不得不備錄之。元祐紹聖之間黨禍蔓

延有甚於漢唐尤在於好惡之不公而議論繁興也。蒲左丞親炙濂溪甚少使果以不情之言妄附之則亦誣濂溪甚矣而謂左丞爲之乎。自前世稱道荆公之賢者未嘗無人而爲後人所刪汰若此類何可勝數。非穆堂熟於史事固不能爲斯文以之錄入譜中是爲一篇大文字。

熙寧七年甲寅年五十四。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行方田法。

乞解機務劄子六 錄一

○臣以羈旅之孤蒙恩收



錄待臯東府於今四年。方陛下有所變更之初、
內外大小紛然、臣實任其罪戾、非賴至明辨察、
臣宜誅斥久矣。在臣所當圖報、豈敢復有二心。
徒以今年以來、疾病浸加、不任勞劇、比嘗粗陳
懇款、未蒙陛下矜從、故復黽勉至今、而所苦日
甚一日。方陛下勵精衆治、事上皆欲盡理之時、
乃以昏疲、火尸宰事。雖聖恩貸善、而罪釁日滋、
至於不可復容、則終上累陛下知人之明、非特
害臣私義而已。臣所以昧冒有今日之乞也。伏
奉宣諭、未賜哀矜、彷徨屏營、不知所措。然臣所



乞固已深慮熟計而後敢言、與其廢職而至誅、則寧違命而獲譴。且大臣出入以均勞逸、乃是祖宗成憲。蓋國論所屬、怨惡所歸、自昔以擅其事、鮮有不遭罪黜。然則祖宗所以處大臣、不爲無意也。臣脩位亦已久矣、幸蒙全度、偶免譴呵。實望陛下深念祖宗所以處大臣之宜、使臣獲^③粗安使、異時復賜驅策、臣愚不敢辭。

乞解機務劄子

錄六

臣伏奉聖恩、特降中使、令臣

入見供職。臣之懇誠、畧已昧具。天聽高邈、未蒙垂惻、輒復陳叙、仰冀哀憐。伏念臣孤遠疵賤、衆

之所棄、陛下收召拔擢、排天下異議而付之以事、八年於此矣。方陛下興事造功之初、羣臣未喻聖志、臣當是時、志存將順而不知高明彊禦之爲可畏也。然聖慮遠大、非愚所及。任事以來、乖失多矣。區區夙夜之勞、曾未足以酬萬一之至恩。今乃以久擅寵利、羣疑並興、衆怨總至、罪惡之釁將無以免。而天又被之疾疢、使其意氣昏惰而體力衰疲、雖欲彊勉以從事、須臾勢所不能。然後敢干天威、乞解機務、竊以謂陛下天地父母、宜垂矜憐。論其無功則雖可誅、閔其有



志則或宜宥、終始全度、使無後艱。而未蒙天慈、顧哀、猶欲彊以重任。使臣黽勉、尙能有補聖時、則雖滅身毀宗、無所避憚。顧念終無來效、而方以危辱上累朝廷、此臣所以不敢也。陛下明並日月、何所不燭、願賜容光之地、稍委照焉、則知臣之愧上、非敢苟忤恩指也。臣乞且於東府聽候朝旨、伏望陛下垂恩、早賜裁處。臣不在昧死、干祈激切之至。

答手詔畱居京師劄子○臣伏奉手詔、欲畱京師、以爲論道官、宜體朕意、速具承命奏來。臣才能

淺薄、誤蒙陛下拔擢、歷職既久、無以報稱、加以精力衰耗、而咎釁日積、是以冒昧乞解重任、幸蒙聖恩、已賜矜允。而繼蒙恩遣呂惠卿傳聖旨、欲臣且留京師、以備顧問。臣竊伏惟念父子荷知遇、誠不忍離左右。既又熟計論道之官、固非所宜、且以置之閑地、似爲可處。陛下付託既已得人、推誠委任、足以助成聖治。臣義難以更留京師、以速官謗。若陛下付臣便郡、臣不敢不勉。至於異時或賜驅策、卽臣已嘗面奏、所不敢辭。伏望聖心特賜矜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④征營

之至。伏取進止。

考畧曰、安石乞解機務、劄子凡六上而後允之。既允矣、猶命惠卿傳諭留京師備顧問、是何其君眷顧之厚、而安石猶固辭而去、亦非有所不悅於其君也。史載鄭俠流民圖、專爲安石新法、以致太后流涕、卽帝亦疑之、遂罷出知江寧府、則與諸劄全然不合。要之、諸史采之雜記、遂至牽連安國、元澤、亦多失實、予別有所辯論云。

四月乙亥、王韶破西蕃於結河川。

乙酉、王韶進築珂諾城、與蕃兵連戰、破之、斬首



七千餘級、焚二萬餘帳、木征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

丁酉、王韶發木征及其家赴闕。

與王子醇書四○某啟、以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木征內附、熙河無復可虞矣。唯當省冗費、理財穀、爲經久之計而已。上以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疆塲^⑤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搖沮。公當展意思、有以報上、餘無可疑者也。某以曠職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去彌遠、不勝惓^匕。惟爲國自愛、幸甚。不宣。



考略曰、王子醇天下奇才也、然非荆公立於其朝、必不能使之得以盡其才。至是而子醇之功成矣、卽四書而荆公之才之矣、亦見玉帶之賜、豈漫然哉。而議者猶謂鑿空開邊、以爲子醇罪、於是平熙河總論尤得詳著於篇。

存是樓熙河總論○宋史本傳、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

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於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唃氏子孫、惟董氐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亶、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旣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



傭氏子孫、瞎征^⑥差盛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思耳。爲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畧、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考畧曰、西北邊二虜、自古爲中國患少矣。宋以忠厚開國、而兵威曾不及漢、唐遠甚。故宋北之竄、南之亡、無不失於弱。以契丹言之、太祖太宗之世、嘗苦於兵矣。及乎景德元年、澶淵議和、雖曰兵革不用、其民得賴以

少息自是而增歲幣求割地若小侯之事大國、無敢不從。非地不廣、兵不足而實謀臣猛將無其人。非德不恐而其力不足以校之也。若夫西夏自繼遷德明以來、叛服不常、延及寶元、慶歷、而元昊寇邊益急、雖韓琦、范仲淹迭爲安撫經畧、議戰議守而環慶延鄜諸州仍累年救死傷不暇、復何有人焉、能出一步、建一策、以窺蘭會、河湟之郊哉。慶歷初、王安石始仕、親見兵連禍結、民勞財匱、此正君臣肝食不遑、士具智謀材武者所宜効命之秋也。及夫王韶開熙河、議者



以啟邊釁罪之、而尤以主韶議大爲安石罪。夫開釁者、謂敵本無釁而自我開之也。曷亦問繼遷、德明、元昊六七十年間、其用兵不已、當時執國命者、果誰爲開之乎。抑釁由敵開而我雖欲不應之、其勢有必不能也。且秦築長城、起於臨洮、漢置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城五郡、所謂斷匈奴右臂者、卽今甘涼沙肅地。熙河一路、不獨關西戎貢獻往來通塞、而逼近秦隴、實爲中國藩屏要害也。蓋自祥符間、德明攻河州、甘州、宗哥及秦州、緣邊熟戶、景祐元年、元昊攻環慶路、

二年攻唃廝囉、取瓜、肅、沙三州。元昊欲南侵、恐唃廝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當是時也、譬如甲與乙遇鬪於塗、甲自知其不敵矣、疾走而避之、捷戶以守之、而攘臂者猶在門。彼德明、元昊數攻唃廝囉、宗哥其勢將及我秦、隴、亦何以異此。然則欲禦西夏、必開熙河、開熙河、必取唃廝囉諸羌、所以絕夏人南侵、莫切於此也。夫不計夏人南侵爲中國大患、而罪王韶開邊釁、又罪安石主韶策、不知王韶有功而無罪、而其進亦非由安石也。韶嘗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熙



寧元年所上平戎策、安石尙未當國。而韶以書生知兵、誠爲不世出之才。而謀必勝、攻必克、宋世文臣籌邊、功未有過焉者也。且安石亦有功而無罪、夫韶雖不由安石而進、然非安石當國策雖善、必且見沮於庸人之口。而神宗用之不專、亦不能使韶有成功。及其平戎獻捷、安石有玉帶之賜、則神宗固以首功歸安石。後人雖欲以是臯安石、亦安石所不必辭也。故曰、安石亦有功而無罪。元祐攻新法者、無事不爲安石罪。以故司馬光變新法殆盡、乃并欲舉熙河而廢

之時有孫路執圖以進曰、若如此則陝西一道危矣。光乃止。嗚呼。王韶所上平戎策、則與前時盛度所上西域圖合矣。盛度未見之行事、不可謂非陰雨綢繆之計也。王韶見之行事、已能有成功、而顧以鑿空開邊議之、豈盛度、孫路所言皆非耶。盛度獻西域圖、在真宗之世、先王韶。孫路出輿地圖、在元祐之初、王韶旣沒之後。且予考漢靈帝時、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傅燮曰、司徒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



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以爲斷匈奴右臂。今使一州叛逆、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作亂、此國家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由是言之、河西爲夏人所必爭之地、其不可棄、漢之傳燮、又先盛度王韶、孫路言之矣。後人爲王韶罪、而尤深罪王安石。觀安石與子醇四書、皆仁義之言、王者之師、其安邊善後、雖趙充國議屯田事宜、無以過而議者、以開邊啟釁、至今猶曉亡不已。卽司馬溫公更新法、欲并棄熙河路、元祐事勢相激、亦

可以睹其槩矣。故吾備錄盛度、孫路二公之言。見於本傳者，以俟考古者詳焉。盛度字公量，世居應天府，後徙杭州餘杭縣。度舉進士，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叅質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度嘗奏事，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土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爲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制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



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圖聚爲河西隴右圖、願脩上覽。真宗稱其博學。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元祐初、爲吏部、禮部員外郎。司馬光將棄河、湟、邢、恕謂光曰、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孫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問也。光亟召問、路挾輿地圖示光、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開闢土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賴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臣某言、伏奉制
命、授臣觀文殿學士、吏部尙書、知江寧軍府事、
臣已於六月十五日到任訖。久妨賢路、上負聖
時、苟逃放殛之刑、更濫褒揚之典。逸其犬馬將
盡之力、寵以邱墓所寄之邦。仰荷恩私、皆踰分
願。臣操行不足以悅衆、學術不足以趣時、獨知
義命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總領繁機、
惟睿廣之日躋、顧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
海若之難窮。大明旣升、豈宜燭火之弗熄。加以
精力耗於事爲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恃



含垢之寬、終懷覆餗之懼。伏蒙陛下志存善貸、
爲在曲成。記其事國之微誠、閱其籲天之至懇、
撓黜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經體贊元、廢任
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尙異於方來。臣無
任。

遺書唐棣語錄○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
夏侯旄、甚嘆服。曰、前日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
旣問、却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以染
習深、不是盡說力。詆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
說、以上六十六字名臣錄削去。介甫不知事君道理、

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燭火之不熄。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如說曾子只



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以上六十七字名臣錄削去。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

考略曰、遺書唐棣語錄謂介甫不知事君道理、在於謝上表文秋水方至四語、吾試有以詰之。表文曰惟睿廣之日躋、稱君也。顧卑凡而坐困、自謂也。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無窮、稱君也。猶惟睿廣日躋之意。大明旣升、豈宜燭火之弗熄、

自謂也。猶顧卑凡坐困之意。若謂意思只要樂子之無知。又云意思嘗要已在人主上。雖再四索之。欲求髣髴毫釐之相肖。不能也。而又益之以經義。夫禮記成於漢儒之手。紀載異同不一者多矣。若明堂位、禮運、祭統。則皆並列而爲經。而累朝用之以取士者也。明堂位、祭統言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甚詳。而禮運援孔子、周公其衰一語。以爲非禮之證。是亦禮經異同不一之一端也。使說者果有見於禮運之言。是明堂位、祭統之言非是。亦以經攻經。雖自謂能通經可



也。如第以介甫之言爲非，則亦遵用祭統、明堂位、太確，其過猶在尊經耳。此與楊龜山熙寧日錄辨同於譏切介甫，而皆不及此，何也？乃因言事君不知道理，而又忽及於事親，尤怪甚。夫曰介甫不知道事，若道理猶是一人之私言，而非介甫實事也。而卽揣摩料度以爲平日事親最孝，而非真，是又將以實行之美者，必推而內之於惡。似此誅心之論，何在不可以加人？又豈忠厚之道、仁人君子所忍言哉？且其言曰：介甫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此亦一人之

私言、而非介甫之實事。而乃援曾子事親、曰不言有餘、只言可矣、是又以孝有餘一言、若親出於介甫之口、何也。曾子養志、祇是能孝之一節、而乃以孟子之所謂可者槩從而可之、是可謂善讀孟子者乎。閱前六十六字、不知何所從來、并不能得其句讀、而名臣言行錄刪之。末後四十七字、亦不知其所如往、名臣錄又刪之。旣刪之、曷爲猶盡錄之。刪之者不爲無意、而盡錄者尤必欲使人共見之也。

中使傳宣撫問并賜湯藥及撫慰安國第亡謝表



○臣某言、便蕃曲澤、雖遠不忘。晬晚餘年、懼終莫報。伏念臣辭恩機要、藏疾里閭、旣疲瘵之未夷、顧憂傷之重至。仰煩眷獎、特示閔憐。中飭使輶、備宣恩厚。寵頒藥物、深念衰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俯矜舊物、曲軫睿慈。始終顧遇之私、人知無替。存沒榮懷之感情、實難勝。臣無任。

考畧曰、安國卒於八月十七日、此亦一證也。諸家紀載謬妄、已於辨姦卷內言之詳矣。

穆堂初稿書宋名臣言行錄後 節錄 ○稗官小

說多出於傳聞。或好事者附會爲新奇可喜之論、聊資談諱。甚或仇人怨家詆譭正人、如錢氏私志之毀歐公、王銍默記謗及太祖、太宗、碧雲鰕托名梅堯臣、歷詆有朱諸君子、尤可駭嘆。論世者宜加排斥。而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書楊貴妃、安祿山事、乃雜取開元、天寶遺事諸小說入之、不知新舊唐書俱無是也。古之修史者必取於日歷、實錄、起居注、聖政、寶訓、及章奏、圖籍、而野史不與、故猶爲可信。至宋史穢雜、出說部書者十之四五、而史亦不可信矣。天下所共信



者考亭朱子、然觀其所爲宋名臣言行錄、亦止
出于一時稗官小說、徃七一事三四見、而毫無
別擇、如所采王荊公與弟平甫放鄭聲、遠佞人
之論、一篇三見、參差互異、筆錄則以爲公爲叅
政、因閱晏元獻小詞、笑曰、宰相而作艷辭、可乎。
平甫曰、亦偶然耳。呂惠卿爲館職、在坐、曰、爲政
必放鄭聲。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
以爲譏已、自是與平甫相失。聞見錄則謂公與
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公諭之曰、請學士
放鄭聲。平甫卽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

之。而記聞則以平甫爲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三條並載。語殊事異。一鄭聲也。或以爲指小詞。或以爲溺聲色。或以爲吹笛。放鄭聲一言。或以爲出於惠卿。或以爲出於荆公。參差如此。不加論斷。覽者將何所徵信耶。然宋史爲平甫傳。取記聞聲色之說。而附以聞見錄。惠卿深銜之語。蓋亦撮取名臣言行錄爲之。徒以朱子所錄爲必可信。不知其雜然並存。而漫無別擇。宋史王雱傳。囚首攜婦人冠。及



臬韓琦、富弼等語。亦悉本朱子采邵氏聞見錄、其又可信耶。聞見錄記雱死後、公坐鍾山、恍惚見雱荷枷杻等語、朱子亦采之。是生死輪迴之妄、亦未了然、其可據以爲實耶。然則修史者、其必以實錄章奏及部院案牘爲據、而稗官小說斷亡乎無所用之也。

考畧曰、宋史多采稗官小說、而介甫受穢爲最甚、則有一事而立說互異、至於五六者、皆出於無稽之言。放鄧聲三說、穆堂謂筆錄猶爲近之、似亦不必爲之辯、末云名臣言行錄未必盡出

於考亭之手、以藝文志考之、是固然。然讀二陳遺墨、其臚列醜惡尤有甚焉、亦似不必爲之辨、故不錄。

差張謬醫男雱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傳宣撫問、并賜臣男雱湯藥、押冲靜處、士張謬至本府醫治者。葺爾餘生、備叨眷撫、爾然賤息、更荷哀憐。臣初乏將明之材、適遭開泰之運。父子並蒙寵獎、臣鄰莫與等夷。去闕以來、歷時未久、問勞狎至、憂軫俯加。以察父之鴻私、施具臣之晚節。但慙疲曳、莫副馳驅。冀憑天地之恩、



得全駒犢之命、永依鞭策、其誓糜捐。臣無任。
考畧曰、安石歸金陵未久、而神宗撫問、賜藥、旣
撫慰其弟之亡、又命醫其子之疾、其眷顧稠疊、
不啻家人父子矣。東軒筆錄載、王雱自崇政殿
說書除待制、已在病中、不及告謝、而從其父荊
公出金陵。越明年、荊公再秉政、舟至鎮江、雱勉
乘馬先入東府、翊日疾再作、歲餘遂卒、竟不及
告謝、而跨狨坐者止得一日。據此、則元澤得病
甚久、在京師、又無幾時、益知發其私書、皆雱所
爲、因恚死疽、皆非其實也。

校記

①緩：當作「授」，見《王文公文集》卷一九《謝賜玉帶表》及《周禮·夏官司馬》。

②貸善：當作「善貸」，見《臨川先生文集》卷四四《乞解機務劄子》。

③獲粗：當作「粗獲」，見《王文公文集》卷一六《札子》。

④「激」下當脫「切」字，見《臨川先生文集》卷四四《答手詔留居京師劄子》。

⑤場：據文意當作「場」。

⑥瞎征：當作「木征」，見中華書局點校本。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十九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九 自熙寧八年至熙寧九年熙寧十年上

熙寧八年乙卯年五十五

八年春正月、竄鄭俠於英州、罷叅知政事馮京、放秘閣校理王安國於田里。○考畧曰、此綱目大謬也、特錄之。

二月癸酉、以王安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官。

周禮義序○士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

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庚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



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亶亶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蔡條鐵圍山叢談○王元澤奉詔修三經義時

王介甫丞相爲提舉、蓋以相臣之重、所以假命於其子也。吾後見魯公與文正公二父相與談往事、則每云詩書蓋出元澤暨諸門弟子手、至若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爲之筆削者。及政和時、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吳氏資居檢校庫、而吳氏者王丞相之嫻家也、且多有王丞相文書、於是朝廷悉命藏諸秘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跡猶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而後知二公之說信。

簡明錄^②○周禮新義十六本^③、附考工記解二卷、



朱王安石撰原本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惟闕地官、夏官。其考工記解。則鄭宗顏輯。安石字說所補也。

考畧曰。三經義。安石實董。周官而詩書。則以子雱訓其辭。見於三序。甚明。公行新法。多本於周官。其上五事。劄子保甲。雇役。市易。亦然。不獨青苗也。原其初意。直欲比跡成周。所謂四時之運。陽陰積而成寒暑。真有周監二代之意。毀者徒謂祖宗之法不可變。是豈足以論聖君賢相經營天下大計哉。且有治人無治法。公嘗自言之。

矣。不得其人以治之，卽周禮亦足以誤國，又何必牽引五均六筦而與王莽共誚之也。

詩義序○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有，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旣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亡紛亡，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



下、內德純茂、則神國時惘、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與義、旣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爚火焉、豈足以庚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棧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

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匕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歟。謹序。

考畧曰、朱氏經義考載楊時三經辯十卷、專辯王安石詩書周禮三經義之失。又書義辨疑一卷、其書專攻王雱之失、朱氏俱載未見。今考世

所傳龜山集亦無有、然龜山書義辨疑、其自序有曰、書存者五十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中間援引汗漫、則皆北宋以前儒者所未道、後之君子試平心讀之、是豈足以攻安石之失者哉。

六月、以王安石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辭僕射劄子三

錄一

○臣伏奉制恩、以提舉修撰

經義了畢、特授臣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承命惶怖、已曾面辭。宣喻稠疊、未垂聽允。伏念臣特蒙陛下知遇、任使實以稍知經



術明塵非一、每愧無功。更以訓釋微勞、過受褒遷殊禮、格之公論、孰以爲宜。況在私誠、尤難安此。伏望陛下俯昭惻恤、特賜哀憐、追還誤恩、以保危拙。謹具劄子陳免以聞。

除左僕射謝表 未錄

辭男雱授龍圖劄子三

錄一

○臣伏承聖恩、以修

撰經義罷局、除臣男雱龍圖閣直學士。臣雖已懇辭、未蒙昭察。伏念臣男雱誤受之^④陛下知獎、特以粗知承學、比奉聖旨、撰進經義尙未了畢、遂自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擢授右正言、充天



章閣待制兼侍講。當是時、所叨恩命、已駭衆人觀聽。在臣父子、已所難安。伏蒙宣諭、令臣更勿辭免。臣亦以謂聖恩錄進書微効、遂不敢辭。自爾以來、雱以疾病隨臣、不復與聞經義職事。今茲罷局、在雱更無尺寸可紀之勞、不知何名更受褒賞。非特於臣父子私義所不敢安、竊恐朝廷賞罰之公、如此極爲有累。伏望聖慈察臣懇惓、追寢誤恩、非特臣父子曲蒙保全、亦免衆人於聖政有所譏議。

考畧曰、此三具劄子始獲辭免、雱以疾病、隨父

出金陵、復反京師、此亦一證也。

六月戊午、太師、魏國公韓琦薨、己未、以琦配饗英宗廟庭。

韓忠獻挽詞二首○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獨幹斗杓環帝座、親扶日轂上天衢。鋤耨萬里山無盜、衮繡二朝國有儒。爽氣忽隨秋露盡、謾憑陳迹在龜趺。○兩朝身與國安危、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勲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輅。



考畧曰、韓魏公歷相三朝、一代偉人、見於介甫
內制、賀啓、挽詞、非魏公不足以當之、而亦非介
甫不能爲此文。乃聞見錄曰、幕府少年、今白髮、
傷心無路送靈輜。猶不忘少年之語、是徒欲實
介甫平日詆毀魏公爲果有是事。伯溫造謗乖
妄、何爲一至於此也。

九月、王安石兼修國史。

十月、呂惠卿罷知陳州。

罷手實法。

十二月、天章閣待制趙鼎爲安南道招討使、嘉

州防禦使李憲副之、以討交趾。

勅勝交趾○勅交州管内溪峒軍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厭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趙鼎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廣南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內七侍省都押班李憲克副使、龍衛四廂都總管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克副都總管、順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



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迭克奔。咨爾士庶、少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爵祿賞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已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賦、到卽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

考畧曰、宋自慶歷以來、儂智高寇邕州、自是南方不靖、交趾亦數寇邊矣、至是陷欽、廉、邕三州、其勢尤岌也。史書載諜得交趾露布、言中國

作青苗助役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公大怒自草勅榜詆之。夫中國行新法數年只聞臣僚交攻於朝而閭閻未有揭竿者。卽外夷假異說爲兵端亦斷亡不及此。榜文真王者之師仁人之言與所謂大怒以詆何大不相肖也。造謗者於荆公無之而不毀而正史采之抑何不近人情至此耶。

朱翌猗覺寮雜志○元厚之與介甫詩云陳前與服嘉桓傳拜後金珠有魯公。是時修二經義成有賜予元澤亦加職厚之此詩爲切當。桓榮

以所賜輿服陳之前曰、此穆古之力也。公羊封
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

熙寧九年丙辰、年五十六。

七月、王雱卒。或曰九月。

考略曰、史載王元澤事、其最醜惡者多出於邵
氏聞見錄。穆堂先生嘗憤之、爲考其歲月、毫無
一實、是矣。予尤不可以無辯。荆公才高一世、其
志存經濟、自少時而已然矣。慶歷二年成進士、
其送孫正之序、即云欲使真儒效見於天下。皇
祐三年、文彥博初薦安石、則稱其有時才。自後

所著三司副使題名記、江東使還上皇帝書、所欲改易法度、卽後來新法所由見端也。旣秉國政而議行新法、固無人導之於前、而亦無有人能撓之於後。故後世言新法者、以呂惠卿爲黨、而實非由於惠卿。觀其後與惠卿書曰、舉朝譴譁、公獨助我、則亦祇言助之而已。故當時攻新法者、亦祇與安石爲敵。卽間有攻惠卿者、而究爲攻安石也。熙寧七年、公歸金陵、而惠卿叛公、始創行手實法、則旣非公意、公再相而手實法亦除。若其子元澤、治平四年成進士、卽爲旌德

尉、荆公尙未秉政。四年、元澤除崇政殿說書、則新法之行已少。從此爲右正言、同修經義、元澤久在病中、亦無一時干及新政、故終熙寧、元豐之世、凡元澤生前死後、無有一人議之者。自邵氏私書出、而梟韓、富之首一語、名臣言行錄采之、讀二陳遺墨又和之、正史遂從而錄之、而後世相傳以爲信史矣。又曰、凡安右不近人情之事、皆其子雱導之。不知所謂凡事者毫無一實事、是又妄襲辨姦一語、而轉輾附和如此也。

題雱祠堂

公自注、在寶公塔院。○斯文實有寄、天



儒藏

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煙畱衰草恨、風造暮林哀。豈謂登臨處、颺然獨往來。

考畧曰、李注云、臨川李子經謂此詩屬王逢原、恐非。且援引他書甚辨、以爲必公爲父子而作無疑。予謂雱固未必有祠、卽題祠又何必詳注之曰在寶公塔院、此則題之有可疑者也。豈謂登臨處、飄然獨往來、尤不合父子悼亡語。則李子經謂屬王逢原、或亦必有所據。然此詩爲世所口實久矣、故不得不並錄之。

與參政王禹玉書○某啓、越宿、伏惟台候萬福。某



火尸宰事、每念無以塞責、而比者憂患之餘、衰
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謀國、其能無
所曠廢、以稱主上任用之意乎。況自春以來、求
解職事、至於四五。今則疾病日甚、必無復任事
之理。仰恃契眷、謂宜少敦僚友之義、曲爲開陳、
使得早遂所欲、而不宜廼上見畱、以重某逋慢
之罪也。區區之懷、言不能盡、惟望深賜矜憐而
已。不宣。○ 其二 某啟、繼蒙賜臨、傳諭聖訓、徬徨
踖踖、無所容措。某羈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
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麤殞。顧自念行不

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人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欲及皐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旣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

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宜。

考畧曰、公於八年二月再相、九年春即辭至四五、少之既不得請、復乞同僚以助之、是神宗之於安石、可謂恩誼至渥矣。而史書乃曰、及子雱死、請解機務、上益厭之、罷知江寧府、何其妄耶。陳瑩中曰、神宗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是又以棄置誣神宗也。夫以安石決去至此、而尙可以復召哉。自是而公歸矣、既得長爲聖世知止不殆之臣、亦獲遂其平日富貴浮雲之思。每讀公此書、輒



爲反復流連、想見其人。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好爲議論者、其於公書何如也。十月、王安石罷、判江寧府。以吳充監修國史、王珪爲集賢殿大學士、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十年丁巳、年五十七。

相鶴經○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六十三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生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汙。百六年、雌雄相視。



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爲仙人之
騏驎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輕
於前、故毛豐而肉疎。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
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
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
之清崇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瞑、露睛赤白
則視遠、長頸竦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善飛、龜
背鼈腹、會舞、高脰促節、足力。其文、李浮邱伯授
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
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於近代。熙寧十年

正月一日、臨川王基筆。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二錄一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充鎮南節度管內觀察處置使、判江寧府、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者。恩典有加、事勞弗稱。陳力况難、於黽勉輸情終冀於矜哀。伏念臣晚出窮鄉、首陪典運。恕心量已、雖知容膝之易安。營職趨時、更似絕筋而稱力。旣及旣衰而成疾、重遭憂釁以傷生。姑



欲補完、唯當休惕。若任州藩之寄、仍兼將相之崇、是爲擇地以自營、非復籲天之素志。伏望皇帝陛下追還渙號、俯徇愚衷、許守本官、退依先塋。儻憐積歲、參大議於廣朝、或賜誤恩、食舊勞於外觀、尙緊眷獎、非敢干祈。臣無任。

朱炎傳聖旨令視府事謝表○臣某言、三月二日、提舉江南路太常丞朱炎傳聖旨、令臣便視府事者。使指遄臻、訓詞俯逮、敢圖衰疾、尙誤眷存。伏念臣曲荷搜揚、以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事而辭難。無力可陳、乃始籲天而求佚。然方焦

思有爲之日、以此懷恩未報之身、苟營燕安、豈免慙悸。伏蒙陛下仁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乘輅將命之臣、更喻推轂授方之意。踣屢無用、誠弗忍於棄捐。朽株匪材、尙奚勝於器使。永惟獎勵、徒誓糜捐。臣無任。

六月、王安石以使相爲集禧觀使。

除集禧觀使乞免使相表 未錄

李友詢傳宣撫問及賜湯藥謝表○臣某言、伏奉聖慈、特差李友詢扶護亡男、塋棺柩到府、并撫問者。孤臣特荷慈憐、未獲捐軀報德。賤息比叨



寵獎復以遺骨累恩。伏念臣釁積自躬、凶流及嗣、因仍積歲、藏厝不時。敢謂私憂、上貽聖慮。伏蒙皇帝陛下飭遣親使、護致旅棺、使亡子之魂、卽安於窀穸。天性之愛、得盡於暮年。申之訓辭、撫以藥物、眷被終始、施兼存亡。銘骨不足以叙欲報之心、瀝肝不足以繼感泣之血。獨恨旣愆之力、莫知自效之方。臣無任。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塋。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

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期不聞也、^⑤信其義而
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廉。
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
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
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
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蒞諫職、以觀其廸已也。
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
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
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旣病而歸死
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



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
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
可得也。

考畧曰、予觀劉原父雜錄、所載夷甫行誼甚詳、
予已錄入嘉祐二年。是時夷甫聲名已大著於
賢公卿間矣。歐公自治平三年至熙寧三年、所
與夷甫詩及尺牘十餘條。歐公長夷甫六年、而
乃稱之曰常夫子、又曰願得幅巾杖屨以從先
生長者遊。夷甫長介甫二年、固常與深交講學
者也。乃於其卒也、亦稱之曰公、而夷甫之賢可

知矣。治平四年、神宗初立、九月、以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十月、詔將作監主簿常秩赴闕、此非安石所薦。而夷甫猶在穎數年、至熙寧四年乃始入朝、而新法已徧行於天下、介甫固無藉夷甫爲之助、而夷甫官諫職學政、尤於新法無與也。史稱秩初隱居、旣不肯仕、安石爲相、一召卽起。其爲全屬虛妄可知也。卽夷甫清風高節、進退有道、數十年間、不改其操、又可於斯表見之矣。史又稱秩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爲不近人情。著講解十餘篇、自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



安石廢春秋、盡諱其學。是又從彭氏墨客揮犀所采而入之者也。於是又有爲之說者曰、予謂秩與种放皆穿窬小人、而無識者猶載之隱逸傳、不大謬耶。嗚呼。夷甫爲當世大賢、生前見推於原父、永叔、死後獲表於介甫。而王氏從六百餘年後、未嘗親見其人、徒信小說戲言而遽斥之爲穿窬小人、則吾不知有識者又將置斯人於何等也。吾嘗徧閱宋史及南渡後諸雜說、凡屬與安石遊者、無不盡遭詆毀。故雖名德如夷甫、博學如崔公度、皆不免焉。觀其所綴於二人

傳末、皆閭巷小兒穢褻不堪之談、而筆之於史、何也。

校記

①校學：當作「學校」，見《王文公文集》卷三六《周禮義序》。

②「明」下當脫「目」字，見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四庫簡明日錄》卷二。

③本：當作「卷」，見右引。

④受之：當作「蒙」，見《臨川先生文集》卷四三《辭男雋授龍圖劄子》。

⑤行期不：當作「行不期」，見《臨川先生文集》卷九〇《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儒藏

王荊公年譜考畧卷二十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二十熙寧十年下

熙寧十年丁巳。

洪範傳一卷。

考略曰、荊公三經義、字說、大喪於元祐黨人之手、故後世無傳。惟洪範傳以入於臨川集百卷中、幸存。其進御覽、必在於元豐之世、又無年月日可考、故錄於熙之末豐之首。

洪範傳○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日五



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爲政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爲政必協之歲月、日、星辰、歷數之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月、日、星辰、歷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建用皇極。中者、所以立本而未足以趣時。趣時、則中不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乂用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三德以趣時、而人君之能事具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

如之何。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而不專用已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已、而參之於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失微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君子所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



者何、厚也。言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乂。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亡也。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匕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爲魂、匕、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爲魄、匕者、有魂而後從之

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爲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数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爲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



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器與時者異也。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萬物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君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至神爲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

精唯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之所爲、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匕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匕生火。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匕生木。匕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匕生金。匕者、陰中也、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交而生濕、匕生土。土者、陰陽冲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爲稼、



斂之而爲穡。曰者、所以命其物。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者、材也。稼穡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匕者性之所、故於水言其性。夏、物之氣交、匕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火言其位。春、物之形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中央、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言潤、則火熯、土溽、木敷、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洌、土烝、木溫、金清、皆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

央皆可知也。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爲械器，皆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燠、能潤、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



曰從革者何。可以圓、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撓而水弱、金堅而火悍、土堅而濟以和、萬物之所以成也。奈何終於撓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穠穡作甘、何也。寒生水、土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土生苦、故炎上作苦。風生木、土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

金、土生辛、故從革作辛。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熀。熱之氣熀、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冲氣之所生也、冲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脉熀則和、故鹹可以養脉。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熀、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



則用甘、不欲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思爲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

後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食貨、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怠其所自、故三曰祀。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知不忘其所自、然後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



然後俟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於司寇。而治內者具矣。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星辰。下考之歷數。然後歲月日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歷者。數也。數者。一二三四五是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

始也、非特歷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敷錫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何也。言庶民以君爲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此、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中、也。庶民無淫朋、人無比德者、惟君爲



中而已。蓋君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其所猷、所爲、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爲、所守不協於極、亦不罹於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以誘之。不極^①於極、不罹於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當受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於極、

則非但康汝顏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如此、則人惟君之中矣。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而言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不爲已甚也。攸好德、然後錫之福、則獲福者寡矣。是爲已甚、而非所以勸也。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草面以從吾之攸好者、吾不深探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虐笑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笑獨、必進寵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羣廢之而不畏也。蓋笑獨也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者



也。高明也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衆、而不知自用其福威、則不期虐熒獨、而熒獨實見虐矣。不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畏矣。熒獨見虐、而莫勸其作德、則爲善者不長。高明見畏、而莫懲其作僞、則爲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僞、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虐熒獨而寬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賤、最人君之大戒也。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羞其材、有爲者、使在位、而羞其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

材有爲者羞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人
致此、蓋聰不明而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
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詘、
賢以寡助而爲不肖者所困、雖欲羞其行、不可
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
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而錫之
福。盡性矣、故能不虐癘、獨以爲仁、不畏高明以
爲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爲智也、雖不可誘而
爲智、必不使之詘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爲賢
也、雖不可革而爲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夫然



後有能有爲者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旣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其家、使人有好於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能使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效、而放僻邪侈亦無不爲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爲之用。人爲之用、然後可以爲政於天下。爲政於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自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

協於極、弗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虐罔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爲之用者、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爲政於天下者、凡厥正人是也。旣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也。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旣言



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七。無黨無偏、王道平。七。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唯義所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爲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爲彝、是以爲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爲物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

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匕者、言乎其大。平匕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所居。無黨者、言乎其所與。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匕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曰無偏無陂者、卒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



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孔子以爲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爲也。人爲則與性反矣。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爲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言凡厥庶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其說以爲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

王、當順而比之、以效其所爲、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順君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也。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七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爕友



柔克何也。變者和熟上之所爲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爲者也。疆者、弗柔從上之所爲者也。弗有者、弗右助上之所爲者也。君七臣七、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所謂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蓋先王用此三德、於一嘖一笑未嘗或失、況以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爲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言人君之用剛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柔克也、發見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剛克也、養之以卑晦。沈潛之於內、所以

制姦慝。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過而不廢。養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不折。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七有等。故曰物。七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嘖一笑之間而已。洪範之言三德。與舜典。皋陶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所序。以教胥子。而皋陶謨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先剛而後柔。至於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柔之先。而皋陶謨乃獨在剛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爲



先。至於序德之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剛克之事也。以其侔於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懷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爲禍。言作威則知福之爲懷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二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

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上失位則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故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也。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僭忒者、臣有玉食之効也。民側頗僻也、易、而其僭忒也難。民僭忒則人可知也、人側頗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於淫朋曰庶民、於僭忒曰民而已、何也。僭忒者、民或有焉、



而非衆之所能也。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曰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稱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政、故稱辟。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知者、德而已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騁、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何也。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

凡七、而其爲卜者五、則其爲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爲正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衍、則凶之爲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爲當亦可知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以爲福者、於文從畐、匕則衍之謂也。禍所以爲禍者、於文從𠂔、匕則忒之謂也。蓋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得位矣、其爲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其爲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



而位當者吉、數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爲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爲強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爲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立時人作卜筮、二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筮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爲難知、故其占也、從衆而已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已、已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卿士、又足不^⑤以決、然後

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人以鬼神爲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唯其誠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



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後謂之疑。上而從者衆、則作而吉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何也。尊者從、卑者逆、故逆者雖衆、以作內、猶吉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

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自王省惟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何也。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爲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性、皆可知也。一極備、一極無、何也。雨極脩、則爲常雨、暘極脩、則爲常暘、風極脩、則爲常風、燠極無、則爲常寒、一極無、則爲常燠、此饑饉疾癘之所由作也。故曰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



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脩、一極無亦、一極其施之、小大緩急無常、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脩、一極無亦、一極其施之、大小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寒、風者、五事之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又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

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固常思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爲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爲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臯、以致之。或以爲



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憚。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憚、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爲已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爲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何也。言自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不可變、所揔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多。自王至於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所揔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

不可以僭多。故歲月日者、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月日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既以歲月日三者之時、爲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而王及卿士、師尹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畧、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小大詳畧得其序、則功用興、而分職治矣。故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畧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



故百穀用不成、以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乚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後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能違也。故星者、庶民之証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何也。言歲之所以爲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爲也。猶王之所以爲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爲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政、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

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爲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寧矣、故三曰



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欲而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君人者

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擾、則人
不好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也。
弱者、小人之柔也。九疇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
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一數之、何也。
九疇以五行爲初、而水之於五行、貌之於五事、
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壽、凶
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爲初故也。或曰、箕
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
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
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何也。曰、人君



之於五行也、以五事修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建其常、以三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乂其失得。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得其死者衆矣。今日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而禍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

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於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已、則陵犯篡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乂宥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爲可畏、而欲其亡乎。

書洪範傳後○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



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鰲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者、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于此矣。吾可

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亡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註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也。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

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辨、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曉也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進洪範表○臣某言、臣聞天下之物、小大有彛、後先有倫。叙者、天之道。叙之者、人之道。大命聖人以叙之、而聖人必考古成已、然後以所嘗學、措之事業、爲天下利。苟非其時、道不虛行。伏惟皇帝陛下德義之高、術智之明、足以黜天下之鬼



瑣而與其豪傑、以圖堯禹大平之治。而朝廷未
化、海內未服、綱紀憲令、尙或紛如。意者殆當考
箕子之所述、以深發獨智、趨時應物故也。臣嘗
以蕪廢腐餘之學、得備論思勸講之官、擢與大
政、又彌寒暑、勲績不效、俛仰甚慙。謹取舊所著
洪範傳、刪潤繕寫、輒以草芥之微、求裕天地。
考略曰、公著洪範傳、廣大精微、觀於所書傳後
及所進表、其志在乎垂世立教至矣。當時歐陽公、
曾子固、王介甫、其學同出於一源。歐公不信河
圖、洛書、而子固以爲不然。皇極、子固遵前注曰

大中而介甫曰皇君也。庶徵曰肅時雨若曰狂常雨若子固亦遵前注曰若順也。介甫曰若如也。且復見於策問尤詳。則知君子著書立言皆欲傳信後世。必不以親昵同異爲嫌。又於諸公見之矣。吾友余之梅臥夫註於不蔽不蕙不固不忘之次曰以天變不足畏誣鱣公者真所謂狎大人侮聖言之小人也。



校記

①不極：當作「不協」，見《臨川先生文集》卷六五《洪範傳》。

②疆：當作「彊」，見右引。

③同①。

④有：當作「友」，見右引。

⑤足不：當作「不足」，見右引。

⑥一一：當作「一二」，見右引。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廿一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廿一 自元豐元年。至元豐二年。元豐三年。

元豐元年戊午。年五十八。

公以集禧觀使居鍾山。

正月。以王安石爲尙書左僕射。舒國公。集禧觀使。

封舒國公謝表○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封舒國公者。發號端門。外覃慶賜。疏恩列辟。俯逮空冷。舞手均歡。捫心獨幸。伏念臣以

孤眷遇、當卽譴訶。曠歲籲天、尙辭榮而未獲、新
恩賜國、仍席寵以有加。惟茲邦土之名、乃昔宦
遊之壤。少陶聖化、非復魯僖之所懲、積習仁風、
乃嘗朱邑之見愛。鴻私所被、朽質更榮。此蓋皇
帝陛下道冒羣才、彌天之所覆、恩涵庶品、弁物
之所包。以釐事脩於郊宮、而惠澤均於海宇。故
雖幽屏、弗以遐遺。顧冒昧之不貲、豈糜捐之可
報。臣無任。

封舒國公三首○陳迹難尋天柱源、疏封投老誤
明恩。國人欲識公歸處、楊柳蕭蕭白下門。○桐

鄉山遠復川長、紫翠連城碧滿隍。今日桐鄉誰
愛我、當時我自愛桐鄉。○開國桐鄉已白頭、國
人誰復記前游。故情但有吳塘水、轉入東江向
我流。

除依前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授依前行尙書左僕射、充
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者。屢黷天威、坐彌年
所。曲從危懇、仰荷至慈。伏念臣學止求心、行多
違俗。少隨官牒、徒有志於養親。晚誤聖知、欲忘
身而許國。疲曳火燠於宰事、閔凶適在於私門。

中解繁機、特上煩於矜惻。外分憂寄、復難強於支持。方累鴻私、更尸殊寵。旣兢慙於非據、輒冒昧以終辭。伏蒙陛下示以優容、屢垂訓獎、赦其逋慢、終賜矜全。猶加祕殿之隆名、俯慰窮閭之衰疾。地崇祿厚、尙非空食之所宜。歲晚力愆、雖欲捐軀而曷報。無臣任。

已除觀使、乞免使相。劄子○臣某衰疾疲曳、難於自力。干恩天聽、至於三四。逋慢訓獎、臯當誅殛。伏奉勅命、就除觀使。俯從燕安之願、欲猶假非分之名器。鴻慈覆載、不啻天地。感激涕泗、無言

以諭。然以將相之祿養疾於田里。歷選近世勲
賢。未有若斯比例。臣愚無狀。績効不昭。欲以何
名。敢此叨昧。且臣蒙陛下識拔。序之羣臣之右。
當以粗知分義。爲異庸人。今若以衰殘向盡之
年。貪非所據。豈不自墮素守。而仰累陛下知人
之明。伏望聖慈。察臣累奏。許以本官充使。於江
寧府居住。冀蒙瘳復。終誓糜捐。所有勅命。臣未
敢祇受。除已具表。謹復具陳。乞以聞。干忤天威。
臣無任。

孫珪傳宣許罷節鉞謝表○臣某言、二月二十二

日、江東轉運使孫珪到府、伏奉聖慈宣諭、以臣誠情甚確、志不可奪、故罷節鉞、春時更宜恤愛者。襲封屢黜、特荷矜從、使傳載馳、重煩慰撫。伏念臣以尸名寵、莫報恩私、既逃不職之誅、更竊無功之祿。閉門養疾、曾未憊於朝榮、擊壤歌時、顧難忘於聖力。伏蒙皇帝陛下義惟求舊、仁不忘遐。故雖簪屨之遺、尙蒙簡記、曾是筋骸之束、敢愛糜捐。臣無任。

添差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臣某言、近輒冒昧陳乞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一次、伏



蒙特恩添差者。去寄臥家、猶尸厚祿、祈榮及嗣、更荷殊私。伏念臣汗馬之勞、初無可紀、舐犢之愛、乃敢有言。顏雖黷以知慚、心固甘於獲譴。豈謂陛下矜軒幄之舊、錄簪屨之微、示特出於上恩、俾遽叨於世祿。繫曲成之造化、弗以遐遺。徒共誓於糜捐、安能仰稱。臣無任。

題旁詩

仲子正字

○旁近有詩云、杜家園上好花

時、尚有梅花三兩枝。日莫欲歸巖下宿、爲貪香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云絕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考略曰、此詩不知作於何年、然云俞秀老一見稱賞、則必在公歸鍾山後也。旁爲公次子、其他無所表見、故附錄於此。

呈陳和叔

并序

嘉祐末、和叔以集賢校理判登聞

鼓院、同知太常禮院、宅皮場街、有園數畝、中壘二墩、作棹墩表丈。^①北戶臨溝、畧徇通街、旁作小屋、毀輜車爲蓋。某以直集賢院爲三司度支判官、以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管勾三班院、間度徂、飯車蓋下、隨所有無、坐臥輒上笑語、常至夜如此三歲、而和叔遭太夫人憂、未幾、某亦喪



親以去。時永昭陵尙未復土也。復與和叔皆蒙
今上拔用、數會議語、皆憂傷之餘、責厚事叢、無
復故情。元豐元年、某食觀使祿、居鍾山南、和叔
經略廣東、道舊故、悵然、某作詩以叙其事。○毀
車爲屋、僅容身、三歲相要、薄主人、晝寓墩、輒常
至夜、冬、泐溝、約復尋春、南陔不洎、公歸里、葺墓
垂成、我喪親、後會縱多、無此樂、山林投老、一傷
神。

附與陳和叔內翰簡○某啓、今日承以券致饋、喻
令來取、與和叔交游三十年、豈敢復相求於末

度、然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有禮、非苟以象養爲利而已、是以不敢拜貺、竊恐此非公指。然人客於此、每以煩費公帑爲慙、自是臺無餽、不亦善乎。餘畱面叙、不宣。

附黃魯直跋王荊公惠李伯牖錢帖○此帖是唐輔文初捐館時也。荊公不甚知人疾痛疴癢、於伯牖有此賻卹、非常之賜也。及伯牖以疾棄官歸金陵、又借官屋居之、間問其饑寒、以釋氏論之、似是宿債也。

考畧曰、和叔書不知作於何年、遂與魯直跋以



類並附於此。明鄭曉室甫嘗曰、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夫韓范富歐諸公、豈可過哉、然以修身潔行言之、而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公實有大過人者。黃魯直謂予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又跋李伯牖帖曰、荆公不甚知人痛癢、非所謂一介不以與人乎。又與陳和叔書曰、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有禮、非苟以參養爲利而已。非所謂一介不以取諸人乎。及公之沒也、司馬溫公與呂晦叔書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是其終身守道安貧、不改其節、所

見稱於當世大賢者不一而足。後來象山作祠記、謂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雪。蓋悉與此合、皆實錄也。後人論荆公者、皆棄此勿錄、而惟於詆毀亂雜之書、悉采錄無遺、尙何貴於賢者知人論世乎。公與和叔書、與魯直之跋、特以類附於此、然不稍爲別白言之、而窒甫斯言、又不知遭後人痛詈何如矣。李注曰、此詩有石本在臨川饒蒙家、真迹墩作惇。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鄱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



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旣圖之矣、予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元豐二年己未、年五十九。

五月、蔡確參知政事。

己未、耿天鵬著作自烏江來、予逆沈氏妹於白鷺

洲遇雪、作此詩寄天鵬。公自注、辛酉冬、天鵬復來誦此、遂書於壁、請天鵬書所酬於右。○朔風積夜雪、明發洲渚淨。開門望鍾山、松石皓相映。故人過我宿、未盡躋攀興。而我方渺然、長波一歸艇。款段庶可策、柴荆當未瞑。與子出東岡、墻西掃新徑。

元豐三年庚申、年六十。

二月、章惇參知政事。

四月、觀文殿大學士吳充薨。

祭吳侍中冲卿文○嗚呼。公命在西、長我一時。公



先我苗、我後公萎。中間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棖。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誅、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憊耗、句^②辭能爲。婚姻之故、唯以告悲。考畧曰、吳充、冲卿、建州浦城人。元豐三年薨、年六十。介甫二女、長適冲卿子吳安持。介甫有酬冲卿詩、同官同齒、又同科、朋友婚姻、分最多。故祭文曰、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卽雜書或言生於辛酉、或明言年六十六、及引用白雞事甚多、自

史書誤載薨年六十八、後人不能改正、却移生於己未、以求合史書、何也。

王平甫墓^③○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少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



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卽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秘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司丞。^④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塋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

十卷。妻曾氏子旂、旂女婿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旂、旂亦皆疑。上有立。君社所施。庶在於此。

香祖筆記曰、王介甫狠戾之性、見於其詩文、可望而知、如明妃曲等不一。其作平甫墓誌、通首無兄弟字、亦無一天性語、叙述漏畧、僅四百餘字、雖曰文體謹嚴、而人品心術可知。唐宋八家文、選取之可笑。

考略曰、是說也。始於茅順甫評公誌、第平甫墓、絕不露兄云云、蓋兩不相能、而深忌之故耳。茅



氏蓋惑於遠佞人、哭影堂諸說、而王氏又因而
譏刺益甚也。夫稱人之美曰年十二爲銘、詩賦、
論爲一時賢士大夫歎譽、曰於書無所不該、於
詞無所不工、曰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
側。曰近臣薦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且稱其有
子能贊、曰君祉所施、庶其在此、其敘述詳密如
此、使非平甫誠賢、幾疑兄誌弟墓、揄揚大過、安
見有所謂深忌者。而王氏顧曰通首無兄弟字、
亦無一天性語、不知王氏以何者爲天性語、所
漏畧又爲何事也。曾子固作平甫文集序、在元

豐元年、此誌尤在其後、試合而觀之、不特子固稱其孝友、即介甫爲其兄亦然。而今乃曰不相能、不惟非毀介甫、而亦誣平甫甚矣。或曰、兄爲弟誌、而通首無兄弟字、可乎。蔡子咍然而笑曰、君何問之勤也。殆有惑於茅氏王氏之言乎。誌自有兄弟字、而茅氏王氏祇見其所見、而不能見其所不見耳。何以明其然也。公凡爲人誌墓、有曰臨川王某爲之銘者、固知其爲公文也。他文郎無此。及其勒石書後、亦必曰王某爲之誌、以今法求之、無不然者。豈其勒書以傳後世、亦



必弁此而錄之乎。公爲長安縣太君王氏墓銘。王氏公女弟也。通篇稱君、無一妹字、而其後書曰兄安石爲誌如此。弟安上書丹。則以是例之。平甫誌後亦必書曰兄某爲之誌。特於正文有書有不書。此所謂茅氏王氏不能見其所不見也。公爲金谿吳君墓誌銘。吳蕃字彥弼。公之舅氏也。通首稱君、無一舅字。惟銘辭末句厥銘維甥訂君實。吳錄事黃亦舅氏也。通首無甥舅字。誌亡兄常父墓。通首稱先生、無一兄字。然則先生卽兄也。君卽舅也。弟曰君、妹亦曰君也。何獨

於平甫疑焉。以文體言之、退之之於李元賓、介甫之於王逢原、平生交遊深愛、所推爲絕倫者也。而誌文謹嚴、尤異於他人。介甫誌吳蕃墓、其名字姓氏家世甥舅、誌中一切無有、悉於銘辭載之、祇三十餘字、包括無遺、此創體也。又誌曾子固母夫人墓、以其沒甚早、不及見其存時、故所誌甚畧、而於銘詞曰、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爲夫人之子、塋夫人於此。此亦創體也。亦祇二十餘字。則專道其子之賢、而其母愈得藉是以不朽。夫爲文而至於簡、簡而至於



識愈高、力愈大而筆尤奇、自七百年來、誰復有能繼介甫者。吾友黃陂徐子千數爲予言詩、詞、賦易耳。古文常數百年而一人、此豈茅氏王氏所知哉。使公果爲兄弟不相能、則曷不必爲之誌。旣誌其墓矣、又稱道其賢若此、而惟於不露兄弟字以寓其不相能之意、越後數百年乃始有茅氏推見至隱、至王氏遂斥爲狠戾、爲人品心術可知、謂選取其文者爲可笑。噫、後人復笑後人、吾尤不能爲王氏解矣。王氏兄弟孝友、自介甫而外、平甫尤博學、工詩文、見於介甫集中。

兄弟倡和尤多，雖晚年未之有易。平甫沒後，猶有寄四姪旂詩，其於家世可知也。自放鄭聲，哭影堂，發私書，皆出於涑水記聞。邵氏聞見錄、東軒筆錄，無識者又從而樂道之，而不知皆爲無稽之言而已矣。

九月，正官名，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

九月，以王安石^⑤特進，改封荆國公。

封荆國公謝表○臣某言，伏奉勅命，授臣特進、荆國公，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勲如故者。



宮庭嘉享、推惠術以及人。田里空餐、濫宸恩而累國。伏念臣苦窳賤質、卷曲散材、遭值休辰、登備貴器。有未償之厚責、無可錄之微勞。敢冀殫身、尙明徽數。此蓋皇帝陛下備成熙事、答四表之歡心、董正治官、建一代之明制。因令疲茶、與被光榮。雖自誓於糜捐、顧何禱於資幃。

考略曰、楊龜山說介甫先封舒、後封荆、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而李注亦采之。予謂以本詩言之、蓋美魯公用兵而能懲彼不順者也、故介甫於封舒謝表云、唯茲

邦土之名、乃昔宦游之壤。以陶聖化、非復魯僖之所懲。蓋介甫昔嘗判舒、而表辭亦應經義也。今龜山乃以荆舒爲懲介甫耶。如使宰相爲有意、則正不免學之過、而務爲輕薄者耳。如以爲無意、則第失於不學、而龜山乃以學得之。似此索垢求瑕、豈宜出於講道之人哉。

祭北山元長老文○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於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自我壯強、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大方現前。饌陳告違、世禮則然。尙饗。

附白鶴吟示覺海元公

李注

余於臨川得公此詩

刻本有跋在後。今附於此。白鶴吟。畱鍾山覺海之詩也。先是講僧行詳與公交舊。公延居山中。詳有經論。每以善辯爲名。毀訾禪宗。先師曾覺庵化西庵。而覺海孤立。詳益驕傲。師弗之爭。屢求退庵席。公固畱不可。寤詳譎妄。遂逐詳而畱師。乃作是詩焉。白鶴。譬覺海也。紅鶴。行詳也。長松。曾覺也。覽是詩者。卽知公與二師方外之契。不爲不厚矣。景齊外藏其本。今命工刻石。兼書其所以云。○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靜



無匹、紅鶴喧無數。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爲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爲而怒。去自去耳、吾何闕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喧而求靜、吾豈好丹而非素。汝謂松死、吾無依邪、吾方捨陰而坐露。

池北偶談曰、王介甫白鶴吟云、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靜無匹、紅鶴喧無數。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云。上當介甫得政變法、爭新法者白鶴也、所謂招不



不來者是也。呂惠卿之流、乃紅鶴也、所謂揮不去者是也。介甫之受穢、豈不以惠卿輩耶。此老好惡顛倒至此、可憐哉。

考略曰、荆公白鶴吟、李雁湖得臨川刻本跋語、蓋爲示覺海而作也。及閩王氏池北偶談、乃爲忿然作、喟然而嘆曰、嗚呼、憤乎甚哉、王氏之造謗也。夫荆公此詩、世不獲見、雁湖註、久矣。近世海鹽張青在始爲刊出流布。王氏以博洽稱、雖不見此書、不爲病、奈何讀前人詩、不能深明其義、又削其詩題而別爲之辭、至等於鑿空造謗、

可乎哉、可乎哉。使李氏注卒不獲傳於世後之人、孰不以博洽如王氏其言宜若可信、而輾轉附和、流爲口實、後之人又孰能從而爲之一洒耶。今李氏註石本具在、假設王氏復生、試以此示之、其將何辭以對。且卽以其說求之、亦無一辭之可通。夫公詩本以白鶴譬覺海、紅鶴譬行詳、長松譬曾覺。今以爲爭新法而作、則覺海方外緇流也、示之何爲。且將題示覺海元公五字削去、有意耶、無意耶。以爲無意而削之、則未有論人之詩、毀人之行、至於如此其詳、而不顧人



之詩題者。以爲有意而削之、以便於伸一己之說、則公之詩集不朽、而題之五字長存。王氏之說雖詳、終不免以削去五字爲後人所疑、其不可通至明也。王氏以白鶴譬爭新法者、以公與司馬諫議書考之、夫爭新法者、固公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者也、何云招之不來耶。又謂此皆洵之衆也、謂之喧無數可矣、而云靜無匹、何耶。至如呂惠卿始助公而繼叛之、初不在新法也。公自熙寧九年十月罷、判江寧府、歸金陵、自是不復在朝。終元豐八年、神宗行新法、不疑公

不復與^⑥其事、而亦未嘗有自悔之意、稍見之語、言文字、卽世所傳書、福建子三字、亦邵氏造謗者爲之。觀元豐初、公與惠卿往復書、公固謂相、响以濕、不如相忘之愈、而此後惠卿亦無有喧、無數之事也。若謂公以長松自喻、豈其自爲詩、而自詈之、且不以示他人、而獨示覺海、何哉、以此而推之、其說無一而可通、而乃謂公爲好惡、顛倒、何哉。元豐三年九月、公有祭覺海文、公以熙寧十年歸鍾山、此詩應作於祭文以前、以無年月可据、故附錄於後。又此詩亦載東坡集、近

時海寧查慎行註蘇詩駁入改編而此外無說、似亦未見李註也。

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二道 本注、元豐二年八月

二十八日、奉聖旨、宜令國子監依所奏照會改正。○臣頃奉勅提舉修撰經義、而聞識不該、思索不精、校視不審、無以稱陛下發揮道術、啟訓天下後世之意、上孤眷屬、沒有餘責。幸蒙大恩、休息田里、坐竊榮祿、免於事累、因得以疾病之閒、考正誤失、謹錄如右。伏望清燕之閒、垂賜省觀。儻合聖心、謂當刊革、即乞付外施行。臣干冒



天威、無任。云云。

論改詩義劄子○臣子雋奉聖旨撰進經義、臣以當備聖覽、故一一經臣手、乃敢奏御。及設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文辭義理、當與人共、故不敢專守已見爲是。旣承詔頒行、學者頗謂所改未安。竊惟陛下欲以經術造成人材、而職業其事、在臣所見、小有未盡、義難自默。所有經置局改定諸篇、謹依聖旨、具錄新舊本進呈。內雖舊本、今亦小有刪改處、并畧具所以刪復之意。如合聖旨、卽乞封降檢討呂升卿所解詩義依舊本

頒行。小有刪改。卽依聖旨指揮。

答手詔言改經義事劄子

九月十一日

○臣伏奉

手詔。依違之臯。臣愚所不敢逃。然陛下旣推恩惠卿等。而除其所解。臣愚不敢安此。若以其釋說有甚乖誤者。責臣更加刪定。臣敢不祇承聖訓。

故撰詩義序劄子。○臣伏奉手詔。以臣所進三經義序有過情之言。宜速刪去。臣雖嘗敷奏。以爲文字所宜。又奉聖訓再三。但令序述解經之意。不須過有稱道。伏惟皇帝陛下盛德至善。孚於

四海、非臣筆墨所能加損。然因事宣著、人臣之職也。誠以言之不足爲懼、不以近於媚諛爲嫌。而上聖所懷深仁謙損、臣敢不奉承詔旨、庶以仰稱堯禹不爭不伐之心。所解^⑦撰到詩義并前進書、周禮義序、諱隨劄子投進。昧冒天明。晁說之以道曰、三經義行之數年、後王安石乃自列其說之非是者、奏請刊去。不知古人懸諸日月、不刊之文者、果如是乎。其如歲七、故易不已、則學者毋乃徒費日月乎。

考略曰、夫前人著書、後之人猶有起而議其非



是者、如使同時人議之、而已卽從而改之、不獨見從善虛懷、亦爲當身一大幸事也、況已自知之、而自爲改之。所謂懸諸日月、不刊者、不當如是耶。三經義本奉朝旨修撰、安石專治周官、詩、書、則子雋主之、經局若呂惠卿、升卿亦與有力焉。則茲之刪改撰進、必由提舉而後定、固其宜也。是時君臣垂意經術、造成人材、頒之學官、兼明天下後世、而以道固曉。若此、不惟不識治體、亦鹵莽學術甚矣。因備錄諸劄子、以見當日奏請刪改之有由來也。

進字說劄子○臣在先帝時、得許慎說文古字、妄嘗覃思、究釋其意、冀因自竭、得見崖畧。若朦視天、終以罔然、念非所能、因畫而止。頃蒙聖問、俯及退復、黽勉討論。賴恩寬養、外假歲月、而桑榆憊耗、人不見功。甘師顏至、奉被訓勅、許錄臣愚妄謂然者、繕寫投進。伏惟大明、旁燭無疆、豈臣螢爝所敢銜冒。承命遑迫、置慙無所。如蒙垂收、得御宴閒、千百有一、儻符神旨、愚所逮及。繼今復上、干汙宸睟、臣無任。

進字說表○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



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喻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僮敢逮斯事。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袞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令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

也。以義自然、故仙^⑨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卽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唯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創法、紹天覺民。乃惟茲學、隕缺弗嗣、因任衆智、微明顯隱、蓋將以祈合乎神悌者、布之海內。衆妙所寄、窮之實艱。而臣頃御燕閒、親承訓勅、抱疴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浼、退



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謹言。

熙寧字說序○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

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予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進字說○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

可與人漫醬瓿、豈能令鬼哭黃昏。其二 ○鼎湖
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
目、漫將糟粕汗修門。

成字說後與曲江譚揆、丹陽蔡肇同遊齊安院。○
據梧枝策事如毛、以苦諸君共此勞。遙望南山
堪散釋、故尋西路一登高。

答呂吉甫書。○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
事。豈有它哉。同朝紛乚、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
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
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



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尙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繭然衰疾、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啗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考略曰、吉甫背公、在於發其私書、究未知所言何事。吉甫來書云、內省涼薄、尙無細故之嫌、仰惟高明、夫何舊惡之念。而公答之曰、同朝紛紜、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是知新法之行、公固以身任之、而於吉甫只云助我耳。去國十年、神

宗猶行之如故、又安得謂惠卿悞我而常有悔心、固知書福建子三字、亦邵氏造謗爲之耳。此書溫厚和平、其德量亦略可見於斯。吉甫來書載於東軒筆錄、茲不錄。元豐三年正官名、故特進易左右僕射、以王安石爲特進、封荆國公、吉甫書稱特進相公、故錄於是年。



校記

①「中壘」以下三句，乃據宋·李壁《王荊公詩注》卷二七。《臨川先生文集》卷一七作「中置二椽，甄袤丈」。

②句：當作「何」，見《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六《祭吳侍中冲卿文》。

③「墓」下脫「誌」字，見《臨川先生文集》卷九一《王平甫墓誌》。

④司：當作「寺」，見右引。

⑤「特」上當脫「爲」字，見《宋史》卷一六《神宗本紀》三：九月乙酉，「以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荊國公。」

⑥興：當作「與」，見中華書局點校本。

⑦解：當作「改」，見《王文公文集》卷二〇《改撰詩義序札子》。

⑧名法：右引書卷二〇《進字說表》作「名分」，當是。

⑨仙：當作「先」，見右引。

王荊公年譜考畧卷廿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廿二 自元豐四年至元豐五年元豐六年

元豐四年辛酉年六十一。

公居鍾山。

元豐行示德逢。○四山脩匕映赤日、田背坼如龜
兆出。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雷蟠
電掣雲滔匕、夜半載雨輸亭臯。早禾秀發埋牛
尻、豆死更蘇肥莢毛。倒持龍骨挂屋敖、買酒澆
客追前勞。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



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先生在野故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

後元豐行○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風雨。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水秧綿亙復多稌、龍骨長乾挂梁梠。鱗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勝牛乳。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長聞鼓。吳兒蹋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老翁塹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杙小舟。乘興欹眠過白下、逢人歡笑得無愁。

考略曰、元豐行云、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



復如此。卽錄於四年可矣。集中又有七言絕句歌元豐五首，曰第一秋、第二秋，其爲五年分紀不可知，則此後元豐一首，不必問其年可也。公自熙寧九年歸金陵，至元豐天下太平時和年豐、熙寧新法行之如故，而天時人事可知矣。人臣謝政歸里，歌詠君德，乃分之宜，況紀實耶。乃李氏於後元豐行注云，或謂公欲以徹神宗之聽，異復相。此繆論也。考畧曰，此出於魏鶴山語錄。南渡講學人於荆公無之而不毀，雁湖旣知其爲繆，而猶以或曰諱之，雖諱之而猶必錄之。

則予亦焉得而不錄也。

七月、詔曾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十月、史館修撰曾鞏乞收采名臣高士事迹遺文、詔從之。曾鞏史館申請劄子 節錄 ○一、自宋興以來、名

臣良士、或曾有名位、或素在邱園、其有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勲勞、或有貢獻封章、或有著撰文字、或本家有碑誌行狀紀述之文、或他人爲作傳記之類、今來所修國史、須合收採載述。爲人子孫者、亦宜知父祖善狀、使得見於國史、各令以其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

局、以備論次。

考畧曰、子固專典史事、必使嘉言善行詳爲采訪、此固分所宜然、而其用意亦良厚矣。然宋之史尤大不滿人意者、則惟南渡後最甚。前此景祐、慶歷間、朋黨之勢已成、然在朝多正人君子、故雖范、呂交惡、而歐陽公誌文正墓、必紀其實。其子淳父擅自增損、歐公猶力言之、以爲不足取信萬世。及乎元祐以降、士人好爲私書、蘇子瞻作溫國行狀、其冗至九千四百餘言之多、中間排擊荆公、幾屬三之一。不知古有此文體否、



而亦豈果爲子瞻之筆哉。故趙彥衛有言、近日行狀、墓誌、家傳、皆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七過實、人多喜之、率與正史不合。予謂不合特其一類也。至如采私書入正史、則正史皆私書矣。若安石本傳、其尤也。故因此聊一發之。

元豐五年壬戌、年六十二。

庚申正月遊齊安、有詩云、水南水北重七柳、壬戌正月再遊。○招提詩壁漫黃埃、忽七籠紗雨過梅。老值白雞能不死、復隨春色破寒來。考略曰、公生於辛酉、去年甲子一周、故用謝安



石白雞事。庚申詩云、水南水北重七柳、山前山
後處七梅。未卽此身隨物化、年年長趁此時來。
壬戌五月與和叔同遊齊安。李注、和叔裕陵時再
入翰林爲學士、時守江寧、當元豐五年六年七
年也。○縹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它
日玉堂揮翰手、芳時同此賦林垌。^①
考略曰、公庚申有木末詩、末木北山雲冉冉、草
根南澗水泠泠。^②第三第四句、卽此詩首二句。
夜夢與和甫別、如赴北京時、和^③作詩、覺而有作、因
寄純甫。○水菽中歲樂、鼎茵暮年悲。同胞苦零

落、會合尙悽其。况乃夢乖濶、傷懷而賦詩。詩言
道路寒、乃似北征時。叔兮今安否、季也來何遲。
中夜遂不眠、輾轉涕流離。老我孤主恩、結草以
爲期。冀叔善事國、有知無不爲。千里永相望、昧
昧我思之。幸唯季優游、歲晚相携持。於焉可晤
語、水木有茅茨。畹蘭佇歸憩、遶屋正華滋。
考畧曰、和甫名安禮、次六。純甫名安上、次七。最
幼。五年、和甫爲尙書右丞、六年、爲尙書左丞、故
曰冀叔善事國。純甫晚以管勾江寧府集禧觀
家居、故曰幸唯季優游。

示元度營居半山園作。○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

鑿池構吾廬、碧水寒可漱。溝西雇丁壯、擔土爲培塿。扶疎三百株、蔣棟最高茂。不求鸛鷀實、但取易成就。中空一丈地、斬木令結構。五楸東都來、斲以遶簷溜。老來厭世語、深臥塞門竇。贖魚與之游、餒鳥見如舊。獨當邀之子、商略終宇宙。更待春日長、黃鸝弄清晝。

考峇曰、蔡下字元度、興化軍仙游人、熙寧三年進士、公以次女妻之。

次吳氏女子韻

吳氏詩云、西風不入小窻紗、秋氣



儒藏

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淚看黃
花。南朝九日臺、在孫陵曲街旁、去吾園只數百
步。○孫陵西曲岸烏紗、知汝淒涼正憶家。人世
豈能無聚散、亦逢佳節且吹花。

再次前韻。○秋燈一點映籠紗、好讀楞嚴莫念家。
能了諸緣如夢事、世間惟有妙蓮花。

寄吳氏女子。○夢想平生在一邱、暮年方此得優
游。江湖相忘真魚樂、怪汝長謡特地愁。

寄吳氏女子。○伯姬不見我、乃今始七齡。家書無
虛月、豈異常歸寧。汝夫綴卿官、汝兒亦搢綬。兒



已受師學、出藍而更青。女復知女功、婉孌有典
刑。自吾捨汝東、中父繼在廷。小父數往來、吉音
汝每聆。旣嫁所願懷、孰如汝所丁。而吾與汝母、
湯熨幸小停。邱園祿一品、吏卒給使令。膏粱以
晚食、安步而輜駟。山泉臯壤間、適志多所經。汝
何思而憂、書每說涕零。吾廬所封殖、歲久愈華
菁。豈特茂松竹、梧楸亦冥七。芰荷美花實、瀰漫
爭溝涇。諸孫肯來游、誰謂川無舠。姑示汝我詩、
知嘉此林壑。末有擬寒山、覺汝耳目熒。因之授
汝季、季也亦淑靈。

考畧曰、公自熙寧九年歸鍾山、此詩云乃今始
七齡、應在五年、六年也。中父繼在廷、謂和甫現
爲尚書左右丞也。季父數往來、謂純甫也。汝何
思而憂、謂和淚看黃花詩也。擬寒山詩、亦作於
是時。因之授汝季、則蔡氏女子也。

寄蔡氏女子二首○建業東郭、望城西垞、千嶂承
宇、百泉遶霤。青遙_七兮纒屬、綠宛_七兮橫逗。積
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蘭馥兮衆植、竹媚兮常
茂。柳驚綿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下上、
魚跳兮左右。顧我兮適我、有斑兮伏獸。感時物



兮念汝、遲汝歸兮攜幼。其二 ○我營兮北渚、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苦、蓋綠陰陰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汝歸兮路豈難。望超然之白雲、臨清流而長嘆。

考畧曰、李注引西清詩話云、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過之、日與公遊。公以近製示坡、坡云、若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沒、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公曰、非子瞻見謏、自負亦如此。而晁无咎續楚詞、乃獨取公歷山思歸賦、書山石詞、獨遺此不錄、何也。予謂公詩

文每至極佳處、即絕人躋攀、如巫山高亦可方駕太白、此天才之不可及也。彼規上於摹倣者、豈足以語此哉。

附張邦基墨莊漫錄曰、王荊公女適吳丞相之子封長安縣君者、能詩、嘗見親族婦女有服者帶白羅繫頭子者、因戲爲詩云、香羅如雪縷新裁、惹住烏雲不放回。還似遠山秋水際、夜來吹散一枝梅。其姑丞相魚軒李氏侍從徐宥之女也、亦能文、有詩云、絮如柳陌三春雨、花落梨園一笛風。百尺玉樓簾半捲、夜深人在水晶宮。皆

婦人有才思者、可喜。

附魏泰詩話曰、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匕有臻古
人者。王荆公家最衆、張奎妻長安縣君、荆公之
妹也、佳句最爲多。著者草匕杯盤供語笑、昏匕
燈火話平生。吳安持妻蓬萊縣君、荆公之女也、
有句云、西風不入小窻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
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劉天保妻、平
甫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幙、春去春來那得
知。一作春去秋來。荆公妻吳國夫人亦能文、嘗有
小詞約諸親遊西池、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携



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脫灑可喜也。
考畧曰、春去春來爲是、若云春去秋來、與上句不合。

四月、翰林學士王安禮爲尙書右丞。

元豐六年癸亥、年六十二。

四月、御邇英閣、蔡卞進講周禮。

四月、曾鞏卒於江寧府、年六十五。

八月、王安禮爲尙書左丞。

答曾子固書○某啟、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
前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



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揚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

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尙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尙，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老子○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



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已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詆去禮、樂、刑、政、而惟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惟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

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疎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無



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考畧曰、王介甫、曾子固、定交甚早、相知亦最深、二家往來詩文、見於集中者多矣。子固上歐陽公書云、安石文甚古、行稱其文、其人爲古今不常有。是時介甫年二十四也。介甫贈子固詩曰、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又曰、借令不幸賤且死、後日猶爲班與揚。二人者可謂終身不愧乎其言矣。惟子固詩過介甫、歸偶成一首、似確爲新法而作、然於交情何害也。自造謗者曰、安石得志、遂與之絕、於是有始合終睽之

說介甫有答子固書、自道其爲學甚詳、不知作於何年、嚮以其無可附也、而今日附之。因論佛經而并及老子一篇、亦以類相從也。史稱安石晚居金陵、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子說今不可見、然以此二文觀之、後之學佛與關佛者、果能不沉沒利欲乎。讀老子者、有能推及於先王禮樂刑政、而知其所以成萬物者乎。故此二文者、尤爲介甫集中不刊之論也。

元豐六年附錄

考略曰、公之謝政歸金陵也、暮年詩雅麗精絕、交遊多清尚之士、見稱於山谷道人詳矣。茲於累年散見已錄外、其有無歲月可考、擇其尤者數十首、附於元豐六年。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錄之、是亦欲知其人之意也。與呂望之上東嶺○靖節愛吾廬、猗玗樂吾耳。適野無市諠、吾今亦如此。紛七舊可厭、俗子今掃軌。使君氣相求、眷顧未云已。追隨上東嶺、俯仰多可喜。何以況清明、朝陽麗秋水。微雲會消散、



豈久汗塵滓。所懷在分襟。藉草淚如洗。
考畧曰、呂嘉問爲公助行市易者也、熙寧十年
冬、知江寧府、元豐元年秋、改知潤州、公詩必作
於是時、然喜其來、悲其去、至於再三未已、又祭
其母郡太文曰、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
困而不渝、其賢乎望之甚矣、而史傳極其醜詆、
無非爲助行新法也。

移桃花示俞秀老○舍南舍北皆種桃、東風一吹
數尺高、枝柯蔦綿花爛漫、美錦千兩、敷亭臯、晴
清漲春綠、周遭俯視紅影移、漁舸山前邂逅武



陵客、水際髣髴秦人逃。攀條弄芳畏晡晚、已見
黍雪盤中毛。仙人愛杏令虎守、百年終屬樵蘇
手。我衰此果復易朽、蟲來食根那得久。瑤池絀
絕誰見有、更值花時且追酒。君來酩酊相隨否。
李注 潘子真詩話云、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詩、人
未知之、荆公愛焉、手寫一聯、有時俗事不稱意、
無限好山都上心、於所持扇、衆始異焉。

卽事二首○雲從鍾山起、却入鍾山去。借問山中
人、雲今在何處。
其二 雲從無心來、還向無心去。
無心無處尋、莫覓無心處。

考畧曰、此全類禪家機鋒語、而獨無其荒忽。無心無處尋、莫覓無心處、正可爲後來陽儒陰釋者下一針砭。

擬寒山拾得二十首

錄二

○我曾爲牛馬、見草豆歡喜。又曾爲女人、歡喜見男子。若我真是我、祇合長如此。若好惡不定、應知爲物使。堂上大丈夫、莫認物爲己。

其三

凡夫當夢時、眼見種種色。

此非作故有、亦非求故獲。不知今是夢、道我能畜積。貪求復守護、嘗怕水火賊。自覺方自悟、本空無所得。死生如覺夢、此理甚明白。

其四 風吹



瓦墮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豈但我血流。
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衆生造衆惡、亦有一
機抽。渠不知此機、故自認愆尤。此但可哀憐、勸
令真正修。豈可自迷悶、與渠作冤讎。其十六 打
賊。上恐怖、看客上喜歡。亦有客是賊、切莫受伊
謾。樂哉貧兒家、無事役心肝。旣無賊可打、豈有
客須看。

考略曰、此詩二十首、茲擇其顯白易曉者數首
錄焉。公寄吳氏女子詩、末有擬寒山、覺汝耳目
熒。以此而推之、讀者可以知所從事矣。

南浦○南浦隨花去、迴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

杖藜○杖藜隨水轉東岡、興罷還來赴一牀。堯桀是非時入夢、因知餘習未全忘。

李注、蔡寬夫詩話云、荆公居鍾山、一日晝寢、有古衣冠相過者、貌偉甚、曰、我桀也。與公論治道、反覆百餘語、不相下。公旣覺、猶汗流被體、因笑謂客曰、吾習氣尙若是乎。乃作小詩識之、卽此詩也。考畧曰、人生而有夢、七亦生於人心。人心有是非、而夢幻常擾焉。莊周言、與其是堯而非

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公詩意本此、祇言是非
難忘、不在乎堯、桀也。若如造謗者之言、詩言堯、
桀是非、曷爲論治道又專在於桀。且公志在唐、
虞、三代、以皋、夔、稷、契自命、使桀以不入耳之言
來相辨論、又何至汗流被體哉。而後人猶喜傳
之、此真所謂痴人不可說夢也。

南浦○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
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
木末○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繅成
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次俞秀老韻○解我葱珩脫孟勞、暮年甘與子同袍。新詩比舊增奇峭、若許追攀莫太高。

謝安墩二首○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其二謝公陳迹自難追、山月淮雲祇往時。一去可憐終不返、暮年垂淚對桓伊。

李註詩話曰、或云荆公性好與人爭、在廟堂則與諸公爭新法、歸山林則與謝公爭墩、此亦善諱也。考畧曰、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文人咏歌、何所不有。公此詩則猶在善謔之列耳。今以

爭新法、爭謝墩、並集於怨毀叢生之人、尙可謂之善諱乎。

北山○北山輪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灑七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寄四姪旂二首○數篇持往助歡怡、想見封題手自開。春草已生無好句、阿連空復夢中來。其二
一日東岡上幾迴、白重雲水隔蘇臺。遙知別後詩無數、黃犬歸時總寄來。

考略曰、公嘗誌平甫墓、子旂旂皆疑七有立、君社所施、庶其在此。至是猶眷念詩篇、益知二子

能賢。而世傳公于平甫弟兄不相能者，妄也。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茆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遠，兩山排闥送青來。

其二

桑條索漠楝花繁，風歛餘香暗度垣。黃鳥數聲殘午夢，尙疑身屬半山園。

示俞秀老二首○不見故人天際舟，小亭殘日更回頭。縹緲成白雪三千丈，細草孤雲一片愁。

其二

君詩何以解人愁，初日紅蕖碧水流。未怕元劉妨獨步，每思陶謝與同遊。

金陵卽事三首○水際柴門一半開，小橋分路入

青苔。背人照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李注

此詩吟諷不足、可入畫圖。其二結綺臨春歌舞

地、荒蹊狹巷兩三家。東風漫七吹桃李、非復當年

時仗外花。其三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

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

鍾山卽事○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

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考岑曰、舊詩鳥鳴山更幽、以分外語爲翻新、本不失爲佳句。一鳥不鳴山更幽、則又以本分語爲翻新之調、詩家之妙境、其不可窮如此。

附黃魯直書贈俞清老○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予共學於淮陽。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使之脫、逢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廢入俗、談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爲難事。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匕藥自雨、月寒逢夜闌。馬嘶車鐸鳴、羣動不遑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哦此詩、以



爲妙也。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歸自門下省、書於酺池寺南退聽堂下。

附黃魯直書王荊公贈俞秀老詩後○秀老蓋金華俞紫芝、道意淳熟、然建隆昭慶道人謂秀老百事過人、病在好說俗禪。秀老以爲知言也。秀老作唱道歌十篇、欲把手牽一切人同入涅槃場、雖未見策名釋迦之宅、然林下水邊、幽人衲子、往七歌之、以遺意於萬物之表。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功亦過半矣。來者未知秀老觀荊公所贈六詩、可知其人品高下也。初、僧仁擇刻六

詩於揚州禪智寺真覺堂。而秀老弟紫琳清老
又欲刻之東陽涵碧亭。嘉其伯仲清尚故書。
書元真子漁父贈俞秀老○金華俞秀老物外
人也嘗作唱道歌十章極言萬事如浮雲世間
膏火煎熬可厭語意高勝荆公樂之每使人歌
秀老又有與荆公往反游戲歌曲皆可傳長干^⑤
白下舟人蘆子或能記憶也此漁父計秀老必
喜之輒因清老遠寄幸可同作。
跋俞秀老清老詩頌○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
不能受流俗人拘忌束縛者也往者金陵見與



荊公往來詩頌、言皆入微、道人許傳之。清老往與予共學於漣水、其傲睨萬物、滑稽以翫世、白首不衰。荊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云。

考略曰、舊載熙寧四年、山谷尉葉縣時作新寨詩、傳至都下、荆公見之、愛歎稱賞。然未知相見在何年也。至元豐間、始親見公於鍾山、且云予嘗熟觀其風度、然猶唱和闕如。惟公有跋黃魯直畫一首曰、江南黃鵠飛滿野、徐熙畫此何爲者。百年幅紙無所直、公每玩之、常在把。雖屬率爾命筆、亦自大有風致。荊公生前身後、山谷傾

服甚至、備見於詩文、後人讀豫章集者、未聞有舉此以爲盛事、何也。

校記

①垆：當作「垆」，見《臨川先生文集》卷二九《壬戌五月與和叔同遊齊安》詩。

②泠泠：當作「泠泠」，見右引書卷二七《木末》詩。

③「和」下當脫「甫」字，見《臨川先生文集》卷一《夜夢與和甫別如赴北京時和甫作詩覺而有作因寄純甫》。

④梁：當作「梁」，見《臨川先生文集》卷一《寄吳氏女子》詩。

⑤千：當作「干」，見《山谷全書·正集》卷二七《書玄真子漁父贈俞秀老》詩改。



王荊公年譜考畧卷廿四^①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廿四^② 元豐七年

元豐七年甲子、年六十四。

五月、以孟軻配食文宣王、封荀况、揚雄、韓愈爲伯、並從祀。

王明清緝熙豐日歷曰、有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狀言、荀况、揚雄、韓愈皆發明先王之道、有益學者、未^④配享、誠爲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與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



次。所有荀況、楊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祀于左邱明等二十一賢之間。如先所請即乞荀況、楊雄、韓愈並加伯爵。奉旨依議。

考畧曰、自孔子沒、漢司馬遷傳儒林、以孟軻、荀卿並列、由漢至唐、曰孟、荀、揚、韓、勿道、則以此四子愈盛、儒效益彰、非孟、荀、揚、韓、勿道、則以此四子者皆遵尙孔子者也。至是元豐七年、乃有陸長愈以四子配享從祀是請、固非陸氏一人之私言。然而四子得配享從祀、不可謂非大幸在此一時也。而亦危乎其不得與於配享從祀、亦在

此一時、則以元豐七年、再踰年爲元祐、故元、故曰危。何以明其然邪。自唐陸魯望作大儒評、以李斯焚書坑儒、大爲荀卿罪、蘇子瞻繼之、及以性惡相攻者、抑又甚焉。揚子雲以艱深文淺易、喪其文、以莽大夫貶其節。韓昌黎著原道、醇乎其醇者、而以爲不知道、徒以上宰相書與大顛書相訾謗。蓋自元祐以降、道學持權、無復有以四子專門從事者、尙何配享從祀祀是請之有、故亦曰危也。然而配享從祀祀至於今不廢、則以陸氏一人之力、而又適值乎經學、道學未分之時、

故亦曰不可謂非大幸也。
七月、王安禮罷。

蘇軾由黃州奉旨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七月、過金陵、十二月、在泗州度歲。西清詩話曰、
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還、日與公
遊。後渡江至儀真、和遊蔣山詩寄金陵守王勝
之、公亟取讀、至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乃拊
几嘆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酴醾架盛開二首○午陰
寬占一方苔、映水前年坐看栽。紅葉似嫌塵染



汚青條飛上別枝開。

酴醾一架最先來、夾水金沙次第栽。濃綠扶疎雲對起、醉紅撩亂雪爭開。

北山^⑥○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灑七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酴醾架盛開。○故作酴醾架、金沙祇謾栽。似矜顏色好、飛度雪前開。考畧曰、此數詩不知於何年、從蘇詩和篇次第錄之。

蘇子瞻次荆公韻四絕

青李扶疎禽自來、清真逸少手親栽。深紅淺紫
從爭發、雪白鵝黃也鬪開。

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爲覓楷栽。細看造物
初無物、春到江南花自開。

騎驢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
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甲第非真有、閑花亦偶栽。聊爲清淨供、卻對道
人開。

蘇子瞻同王勝之遊蔣山○到郡席不煖、居民
空惘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款南朝寺、

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自註、荆

公以宅爲寺。

夾路蒼髯古、迎人翠麓偏。龍腰蟠
故國、鳥爪寄層巔。竹杪飛華屋、松根泛細泉。峯
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畧約橫秋水、浮屠揮暮
烟。歸來踏人影、雲細月娟娟。

考略曰、別紀王勝之名益柔、河南人、用蔭得官、
後歷知制誥、直學士院、連守大郡、至江寧、總一
日、移南都、故云到郡、席不煖、居民空惘然。

和子瞻同王勝之遊蔣山 并序 子瞻同王勝之遊

蔣山有詩、余愛其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之



句、因次其韻。○金陵限南北、形勢豈其然。楚役六千里、陳亡三百年。江山空幕府、風月自觥舟。主送悲涼岸、妃埋想故蓮。臺傾鳳火去、城踞虎爭偏。司馬埽廟域、獨龍塔層巔。森疎五願木、蹇淺一人泉。稅杖窮諸嶺、籃輿罷半天。朱門圍綠水、碧瓦第青煙。墨客真能賦、畱詩野竹娟。考略曰、荆公此和篇、與子瞻原唱、皆在金陵作。因子瞻有渡江至真州再和二詩、西清詩話遂誤以此爲至儀真寄勝之、荆公亟取而和之、而不知別有詩在也。卽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

亦屬詩話夸大其辭耳。公本序自明。子瞻至真州、祇有寄荆公二牘及秦太虛詩、因前錄詩話失實、續考之如此。

蘇子瞻與荆公書二○某啟、某游門下久矣、然未嘗得如此行、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已別經宿、悵仰不可言。伏惟台候康勝、不敢重上謁、伏冀順時、爲國自重、不宣。

其二 某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履、老於鍾山之下。旣已不遂、今儀真一



在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恙頗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附子瞻與滕達道書○某到此時見荆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畧往一見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

考略曰、前書作於金陵臨別時、後書則至儀真所致也、并錄與滕達道書、知子瞻倦上於公至矣。

回蘇子瞻簡○某啓、承誨喻累幅、知尙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藥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尙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



知也。公竒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邵氏聞見錄、介甫與子瞻初無隙、惠卿忌子瞻才高、輒間之。中丞李定亦介甫客也、不服母喪、子瞻以爲不孝、作詩詆之、定以爲恨、劾子瞻作詩謗訕、遂下御史獄、謫居黃州、後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款。子瞻曰、軾欲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辯前日事也。公曰、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

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爲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尙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公戲曰：

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介甫笑而不言。

考略曰、蘇子瞻由黃州過金陵、是時王益柔守江寧、子瞻與之同遊蔣山、因得并謁荆公、畱連累日、唱和甚多。若如葉夢得所說、辨姦姦來由、則子瞻于荆公實有宿怨、而至是又曷爲親往見之耶。且其詩曰、騎驢渺上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是時公病初愈、必實有見於伯時圖畫、亦以爲勝事、不可以無傳。又其詩曰、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初以爲是一時興會所



至、酬酢欣慕常談耳。及閱別後至儀真所與公
二牘、則真有求田實事。夫以兩公名賢、相逢勝
地、歌詠篇章、文采風流、照耀千古、卽江山亦爲
之壯色。而不料邵氏聞見錄大兵大獄之說、又
出其語言狀貌、如介甫色動、介甫色定、介甫舉
手兩指、介甫厲聲、殆如村庸搬演雜劇、淨丑登
場、醜態畢出。嗚呼、鄙矣、悖矣。且以一時之人、而
公全書具在、而顧與雜說紀載天淵懸絕若此。
則又有若史傳、若名臣言行錄、若王宗稷著東
坡年譜、皆去彼取此、其可解乎。如使有識之士



唯二公全書是信、則辨姦之爲僞作、亦可不待煩言而自明矣。聞見錄有最妄誕不堪者、亦嘗爲人所刪削、茲從名臣言行錄原本、所以存作僞者之真也。子瞻有雪詩、作於熙寧七年、公集有讀眉山集次韻雪詩五首、又讀眉山集愛其雪詩能用韻復次韻一首、此和詩不知作於何年、然於此益知二公交相傾服有素、茲不錄。

附蘇子瞻和王旂二首

自註王旂平甫子。

異時長

怪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聞道騎鯨游汗漫、憶嘗捫蝨話悲辛。氣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郎

尙絕倫。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
甥上春風送度關、娟上霜月照生還。遲留歲暮
江淮上、來往君家伯仲間。未厭冰灘吼新洛、且
看松雪媚南山。野梅官柳何時動、飛蓋長橋待
子閑。

考略曰、王平甫二子、旅字元鈞、旂字元龍。是年
子瞻揚州度歲。查氏本注云、秦少旂^⑦集有送王
元龍赴泗洲糧料院詩、殆卽此也。君家伯仲、註
者不一、旂爲平甫之子、平甫雖沒、伯仲屬介甫、
平甫、庶與來往江淮有合。



乞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并乞賜額劄子○臣幸遇
興運超拔等夷知獎眷憐逮兼父子戴天負地
感涕難勝顧迫衰殘糜捐何補不勝螻蟻微願
以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園屋爲僧寺一所永
遠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庶昭希曠榮
與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已。

詔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未錄

考略曰題半山寺壁詩李註云半山報寧禪寺
公故宅也由東門至蔣山此爲半道故以半山
爲名其地亦名白塘舊以地卑積水爲患公卜

石、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元豐七年、公以病聞、神宗遣國醫診視。既愈、乃請以宅爲寺、因賜額爲報寧禪寺。乚西有培塿、乃公決渠積土之地。又按續建康志、半山寺卽公故宅也。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卽納節、固辭同平章事、改左僕射。未幾、又懇求宮觀、累表得會靈觀。使築第於白下門外、去城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遊諸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湖溝以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



有勸築垣、輒不答。元豐之末、公被疾、奏舍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旣而疾愈、稅城中屋以居、不復造宅。父老曰、今江寧縣治後廢惠民藥局、其地卽公城中所稅之宅也。

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節錄

○臣父子遭值

聖恩、所謂千載一時。臣榮祿旣不及於養親、雱又不幸嗣息未立、奄先朝露。臣相次用所得祿賜、及蒙恩賜雱銀、置到江寧府上元縣荒熟田、元契見託蔣山太平興國寺收歲課、爲臣父母及雱營辦功德。欲望聖慈、特許施充本寺常住、

令永遠追薦。昧冒天威、無任祈恩屏營之至。
考畧曰、公乞以所居園屋爲僧寺、曰永遠祝延
聖壽、再乞將田割入蔣山、常在爲臣父母及雲
營辦功德、自兩事也。及邵氏聞見錄削去祝延
聖壽不言、乃曰、公坐鍾山、常恍惚見子雲荷柳
杻如重囚者、遂施所居半山園宅爲寺、以薦其
福。後公病瘡良苦、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錄
者。姪給公焚他書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
也。嘗見無名氏書其後曰、邵氏聞見錄妄撰惡
言以詆荆公、皆南渡初年楊龜山輩攻荆公甚

急、而邵伯溫子博作聞見錄、傅和當路、欲以希世而取寵耳。而尤陋而可鄙者、如恍惚見雲荷、枉條、則皆婦孺中稍有識者所不屑也。其言果可信、則生死輪迴、天堂地獄之妄、皆可信矣。



校記

①廿四：當作「廿三」，見前後卷。

②同①。

③先王：當作「先聖」，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

④未□：當作「久未」，見右引。

⑤與：當作「以」，見右引。

⑥按此詩前卷已錄於元豐六年下，此又重錄，當是偶有未照。

⑦旂：當作「游」。

⑧辯：當作「辦」，見《臨川先生文集》卷四三《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

王荊公年譜考畧卷廿四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廿四

自元豐八年至元祐元年

元豐八年乙丑年六十五。

三月上崩於福寧殿年三十有八。皇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大事。

詔特進王安石爲司空。

五月、司馬光過關入見。

以蔡確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惇知樞



密院司馬光爲門下侍郎。

七月以呂公著爲尙書左丞。
十月塋神宗皇帝於永裕陵。

神宗皇帝挽詞二首

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謀。聰明初四達。俊乂盡
旁求。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謳歌歸子啓。欽
念禹功修。

李注末句啟後來紹述之張本。考略曰。人臣事
君。稱頌世德。卽有過情之譽。亦屬禮則宜然。李
注正不必如此。新法欲世守之。固公之本意。使



非元祐掃除殆盡、卽紹述亦何由來哉。

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蒼梧雲未遠、姑射露先晞。玉暗蛟龍蟄、金寒鴈鶩飛。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

罷義倉。

罷方田。

元祐元年丙寅、年六十六。

正月、罷陝西、河東元豐四年後凡緣軍興添置官局。

二月、修神宗實錄。

閏二月、蔡確罷、以司馬光爲尙書左射僕、門下侍郎。

詔韓維、呂大防、孫固、范純仁詳定役法。
章惇罷。

罷諸州常平管勾官。

三月、置訴理所、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

罷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

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

四月、王安石薨。

蘇軾

王安石贈太傅○勅、朕式觀古初、灼見天



意將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
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
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
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故
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集禧觀使王安石、少學
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
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羣
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
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
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朕方

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遷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間、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是用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贈守太傅。

考略曰、此皆蘇子由中之言、洵爲王公沒世之光。晚師瞿聃一語、似不必有。公以經術自命、終生未之有易。蘇黃二公所著尤喜說佛、若以此爲定評、不知二公所以自爲、又何以云也。



以呂公著爲尙書右僕射。

五月、罷諸路重祿、復熙寧舊制。

六月、置春秋博士。

呂惠卿落職、分司南京、蘇州居住。

程頤上疏論輔養君德。

八月、詔常平依舊法、罷青苗錢。

九月、司馬光薨。

蘇軾爲翰林學士、知制誥。

十一月、呂大昉爲中書侍郎、御史中丞劉摯爲尙書右丞。

考畧曰、公薨而年譜亦止於是。然自元豐八年三月至元祐元年十一月、其時諸臣之進退、與夫法度之更張、猶必備載於是者、蓋自元祐進而熙豐退、無不以攻新法爲名、而朝廷之局一變、其爲他日禍基、卽洛蜀黨諸公、如司馬溫國、蘇子瞻、范忠宣、亦已有言之者矣。因得并書於其後。

司馬光與呂晦第二簡○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誤佞輻湊、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



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爲何如。更不煩荅以筆札。晨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考畧曰、君實、介甫雖嘗意見不合、然其人皆君子也。介甫得君如彼其專、而君實不願與之同朝、亦非由介甫擠而去之也。介甫謝世、而君實稱道其賢如此、且謂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是君實雖銳於變法、而介甫人品自在也。若如後來所傳之溫公日錄、涑水記聞諸書、果出於君

實之手、則已先自蹈於詆毀百端、而又何以責夫反覆之徒哉。固知諸書皆爲僞造無疑也。蘇子瞻與滕達道書○某欲面見一言者、蓋謂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同異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曉乚不已、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尙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



考畧曰、元豐七年、子瞻過金陵、與介甫留連唱和、見於詩文者詳矣。再踰年、公薨、而子瞻與滕達道書、且謂嚮時論新法者多差、若曉乚不乚、則憂患愈深。悉與溫國公范忠宣意合。惜乎後來反覆之徒、不能體諸賢之意、而詆毀百端、曉乚不乚、其禍遂中於國家。於荊公何尤哉。忠宣之言、載於王明清玉照新志、已錄之卷首。呂陶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臣竊以士之大患、在於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隳喪廉恥、遠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

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風動四方而示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黃隱素寡學問，薄於操行，以任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注措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常。先儒之傳註，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舊立于學官，布於天下，則膚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爲介於孟子。及其去位而死，



則遂從而詆毀之、以爲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燭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記誦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諷諭其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出降。何取捨之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形忿怒、將繩以率歛之法、此猶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於禮有心喪、古人或爲其師解官行服、與負土成墳者、前史書以爲美、後世仰以爲高、此固不論其

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收視者、欒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恕而不殺、班固亦以爲能知所處、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惟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輒廢。而諸生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欒布之比、隱何必忿怒、而遽欲繩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羣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奉爲定律、揭榜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委、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時。

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長育多士、而庶幾成林、^③乃以斯人爲之貳、則何以養廉恥、厚風俗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儉之士、久累教化之職。

考畧曰、公自熙寧九年謝政歸金陵、至元祐元年而薨、則已十年矣。而京師太學諸生聞之、猶爲設齋致奠。及司業黃隱不悅、且欲毀安石新經、則有呂陶起而攻之。是年、楊中立亦甚攻王氏之學、見于與吳國華書。更閱四十年、至于靖康元年、上疏追奪王爵、罷配享孔子、且欲劈毀



三經。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中立亦謹避之，不於此見公學問道德入人之深，心悅誠服，雖沒世而猶不忘哉。呂氏此疏慷慨而言，大義炳如，中引彭越、欒布事，尤爲通人之論。閩志載黃隱，莆田人，爲國子司業，力排王安石新經，取其版火之，則悉與楊氏合矣。

附黃魯直奉和文潛贈無咎篇末多見及以旣見君子云，胡不喜爲韻。

元祐元年秘書省作。

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

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公爲區別不。

考畧曰、此詩八首、錄一。是年公薨、而三經字說有禁、山谷獨言妙處堪不朽。附錄於黃隱楊中立後、竊怪當時玉石俱焚者、何紛乚也。

題西太一宮壁二首○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

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其二三十

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迹都迷。

考略曰、公此詩不知作於何年、因蘇、黃和篇皆



在元祐元年、故並錄於此。西清詩話曰、元祐間、東坡奉祠西太一宮、見公舊詩云云、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今以本詩考之、覺此語與詩意全然無着、疑必非東坡之言。

附黃魯直次韻王荊公題西太乙宮壁二首元祐元年秘書省作。風急啼鳥未了、雨來戰蟻方酣。

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其二晚風池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白下長干夢到、青門紫曲塵迷。

有懷半山老人再次韻二首○短世風驚雨過、

成功夢迷酒酣。草元^④不妨準易論詩終近周南。

其二

○噉炙不如放麕、樂牟終愧巴西。欲問老翁歸處、帝鄉無路雲迷。

考畧曰、諸和詩惟有懷二首、則爲專頌荆公。東坡詩二首、祇末二句畧及之、茲不錄。

附靖康初、楊時論蔡京疏有

無名氏

書其後曰、

荆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宋朝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爲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荆公、皆

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進、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荆公無涉。至於龜山在徽宗時不攻蔡京而攻荆公、則感京之恩、畏京之勢、而欺荆公已死者、爲易與。故舍時政而追往事耳。其論鳧鷖詩解、謂爲侈靡之端、尤爲可笑。宣和君臣豈嘗陳詩以聽政哉。此等謬論、皆當駁正、漫然載之、亦世俗之舊見也。

考畧曰、此高識宏論也。考略成、遂采錄以爲是書之殿。

校記

①意：《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九《王安石贈太傅制》作「命」，意較善。

②猶：當作「尤」，見《淨德集》卷四。

③林：當作「材」，見右引。

④元：當作「玄」，見《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一二《有懷半山老人再次韻二首》。



儒藏

王荊公年譜考畧卷廿五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廿五 實錄考上下二冊

元祐元年丙寅

二月、修神宗實錄。

實錄考上

神宗實錄、初修於元祐者曰墨本、紹聖重修者曰朱墨本、渡江後至紹興四年再修於范冲。以爲宣和間得之梁師成者、卽此朱墨本也。實錄詔修於元祐元年二月、四月而公薨、是實錄爲



公身後之書、而必詳著於卷末者、所以識黨禍之所由來、而公之受穢、且蔓延於千萬世、尤莫甚於此書。作實錄考。○王明清玉照新志二條、尤爲實錄考不可少之文、已特載之卷首、茲不錄。

考畧曰、嗚呼、自古朋黨之禍、見於漢、唐末造者、酷矣、而未有若宋南北之禍最烈、則以漢、唐之黨禍在一時、而宋南北之黨禍、且蔓延於千萬世。夫朋黨盛、則其國必亡、而徒黨之人亦盡、漢、唐之已事然矣。惟宋則不然、宋自景祐、慶歷以

來、朋黨已有其端、唯天子詔戒百官朋黨、其臣若歐陽修亦以爲言。然是時在朝多正人君子、雖以呂、范交惡、而仇讎已解、國事無廢。故自慶歷至嘉祐、天下尤稱盛治。至治平、濮議起、而在朝之局一變。然韓、魏公負天下重望數十年、雖若彭思永指以爲奸邪、而天下之人不信。卽傳之後世、於魏公無害也。呂誨亦稱歐陽修爲首禍、而修自爲濮議逾萬言、亦足以自達其旨、而濮議亦息。惟熙寧攻新法者則不然。熙寧攻新法之人、其徒黨旣盛、而神宗之信任安石益專、



則諸人之積怨亦已深矣。而不料元祐方起而
改新法者、皆前日攻新法之人也。且以攻新法
之人、又爲共修實錄之人、而朱墨史又出矣。自
是互相攻詰、則又不在于新法、而在于實錄。當
元祐初修實錄時、呂大防、劉安世諸人、定介甫
親黨呂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
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勝之朝堂、是以安石
無黨者、而皆名之以爲黨。及紹聖改元、章蔡用
事、卽首舉所修實錄非是、而以爲報復之端。是
朱墨史一書、元祐諸人實有以啟之。范祖禹、呂

大防初修實錄、既盡書安石之過、而紹聖反之、自紹聖至於紹興三十年間、流離竄逐、痛深骨髓。范冲爲祖禹之子、相爲報復、則凡嚮時元祐采於涑水記聞諸書、增添不知其幾、剗削朱墨、新書所書安石之美者、又不知其幾。且是時章、蔡徒黨既盡、更無有起而與之爭者。而道學門戶日熾、於是楊中立日錄辨出矣。李仁甫之長編又出、無非取之渡江後所修者。至其甚則有讀二陳遺墨、尙以攻詰安石爲未盡、而搜羅雜說尤夥。自是元人遂纂入宋史、而此書更無平

反之日矣。

神宗實錄熙寧日錄與後來朱墨史後之人不獲見全書久矣。然卽當時諸儒所紀載亦嘗參差而不合也。故有謂日錄安石自作及將終乃自悔而欲燬之者。有謂日錄爲蔡卞改作而非盡爲安石原本者。有謂朱墨本爲蔡卞不欲使人見其後梁師成得之禁中而元祐諸家子弟獨得見之。後遂有携之渡江者。又有謂渡江後朱墨本多爲范冲所改竄而并非紹興重修原本者。以予考之謂日錄爲安石所自作則然。謂



安石美則歸亡、過則歸君則不然。安石之得君至矣。熙寧所行之新法、皆出於安石、當時在朝所攻者新法、而安石自以爲美、則猶是新法也。安得於新法之外、別有過則歸君之事。如使過歸君、若猶在新法、則安石不幾於自毀其法乎。吾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熙寧二年、安石始參知政事、新法猶未盡行、而呂誨所疏十事見之彈章者、已有掠美於己、歛怨於君之說。予旣爲辨之詳矣。其後見高安陳汝錡作司馬光論、乃有先得予心者、予亦脩錄於雜說中。後來改朱墨



史者欲實安石之罪、乃造爲臨終自悔之言、以脫其改竄之私。使果自爲之而自悔之、則自歸金陵十年、何難舉而畀之火、而必待臨終始命猶子昉焚之耶。旣命防焚之、而防又以他書易之、其設心又果安在也。且是時有子旁侍側、豫國夫人亦知書、曷不命其子與妻焚之。子與妻又不知防、易以他書、是何一家之中、欺罔者如彼、而蒙昧者又若此耶。唐氏左編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下卽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

僞、盡改所修實錄、正史。又閱陳師錫與陳瑩中書曰、昔嘗見蔡致遠言、荆公晚年自悔作此書、臨終命門人焚之。下取他書以紿公、公沒、下遂縱橫撰造、恣逞私意、甚者至於因事記言、而爲異日自便之計。此言又與命姪防焚之異矣、要之、此皆妄言也。使非元祐諸臣造作謗書、則熙寧日錄必不出、下安得有縱橫改竄以爲異日自便之事。當元祐初修實錄時、陸農師與范淳夫爭辯、農師多是安石、故曰佞。范氏盡書安石之過、故曰謗。紹聖元年、蔡下言實錄非是、奏請



重修而安石之日錄始出、日錄出則人皆見之、使其其中果有菲薄朝廷譏訕同官之事、又何敢上之廟堂以欺君、而下益授仇讎以口實乎。故知荆公日錄紀美不紀惡、故下得公然據之以爲史、而又奚以故爲哉。吾意凡下朱筆所抹者、特在於書安石之過耳。豈其有元祐頌君之美而敢于抹之、又豈有君本無過而下敢以有過歸之哉。且實錄之爲謗書、則固確有明徵也。安石推尊韓、富、歐陽以及呂公著、生死未之有易、載于臨川集詳矣。而世傳史載安石謂修附麗

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又比富弼爲象恭滔天。使安石而果有是言。雖謂之病狂喪心可也。及閱王明清玉照新志。則知元祐初修實錄。所爲韓、富、歐陽傳。皆采之司馬涑水記聞。而是時安石日錄未出。則凡後來楊中立入於日錄。辯猶是元祐初成之新史。而非安石之日錄也。元祐之黨。而紹聖報之。及黨碑出。而當之者寒心。見之者切齒。孰不以紹聖報復爲太甚。而豈知先處於太甚者。則有元祐廟堂之勝也。使非明清玉照



載之、未有知其所由來者。卽玉照載之、而至今六七百年、未有舉是爲元祐黨人罪、是愈不可以不辨。

然則謂朱墨史得之梁師成之家亦非歟。曰、元祐新史多取於涑水記聞等書、以爲出於謗書無疑矣。陳直齋書錄有言、神宗實錄考異二百卷、史官范冲等撰、建炎初有詔重修、紹興六年書成。考異者、脩朱墨黃三書、而明著其去取之意也。初、蔡卞旣改舊錄、每卷成納之禁中、將泯其迹、而使新錄獨行、所謂朱墨本、世不得見。梁

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秦湛之流。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爲諸人道之、因曰：此不可不錄。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有得其書者、携以渡江、遂傳於世。由其言則皆愴恍而無據、使蔡卞於朱墨史以爲不可令人見、何難遽自毀之。如以爲猶是官書、不可得而毀、則亦當藏之秘閣。且徽宗時朝政雖壞、然猶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所秘未見之書、足脩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二館書逸遺、補全校正、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

秘閣。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秘閣之儲蕩然無遺、卽朱墨史猶存、亦必同歸灰燼無疑也。如以爲藏之禁中、師成得竊而出之、師成實卒於靖康元年、當此干戈搶攘之際、旣敗沒入之餘、安得有人焉得其書而攜之渡江者。此必元祐黨後人托之梁師成、而以爲死無可證、是又確然而無疑者也。

實錄考下

熙寧實錄一書、所甚昌言排之者、陳瑩中也。瑩中著尊堯錄、曰、蔡氏尊私史而壓宗廟。嗚呼。瑩



中祇知尊堯之爲名甚美、而亦知尊堯之實安在乎。夫所謂尊堯者、神宗也。堯誅四凶、而天下咸服、神宗以皐、夔、稷、契待安石、而諸人則盡書安石之過、有甚於共工、驩、兜、則神宗亦得分過矣。謂之尊堯可乎。安石在相位、始終不過七年、而神宗之行新法、十八年而末之有改。一旦新君初立、剗除成法殆盡、雖曰以母改子、而神宗十八年天子、非若中道崩殂、小弱者比也。設國無王母、其又何說之辭、而謂之尊堯可乎。且夫尊私史而壓宗廟、瑩中祇知安石日錄爲私史、



亦曾問元祐初修實錄、范祖禹、呂大防盡采之、
涑水記聞、邵氏聞見錄、獨非私書乎。夫以元祐
初史盡采之、涑水記聞諸書、則凡紹聖之所改
者、仍是以私史故私史、又豈得謂之壓宗廟乎。
王明清玉照新志曰、初史多取司馬文正涑水
記聞、至新史、於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則
是以私史抹私史、此固其明驗也。當元祐初、陸
佃與范祖禹、黃庭堅爭辯、大要多是安石、庭堅
曰、若是、則佞史也。佃曰、如君言、豈非謗書乎。以
此而推之、元祐初史、其不得以宗廟壓目錄、又

明矣。

神宗實錄詔修於元祐元年、此固朝廷體制則然、卽諸臣美惡畢書、悉操於史臣之手、而人主得垂爲世範、亦體制宜然。未有元祐之墨方乾、而紹聖重修之議卽起、此固千古所不數有之事也。若如王明清玉照所記、則當王氏日錄未出之先、而諸臣已肆爲醜詆、若此、雖欲不重修、可乎。故後來徽廟諸臣、亦言兩家互有得失、未嘗於元祐獨有偏辭也。

紹聖十二月、三省同進呈臺諫前後章疏、言實



錄院前後所修先帝實錄、類多附會姦言、詆熙寧以來政事。及國史院取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供文狀、各稱別無按據得之傳聞事。上曰、文字以盡見、史臣敢如此誕慢不恭。章惇曰、不惟多稱得於傳聞、雖有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但其言以傳聞修史、欺誕敢如此。安燾曰、自古史官未有如此者、亦朝廷不幸。○考略曰、子厚之言、極合當日情事、不可以爲出于仇讎之口而忽之。先是歐陽修乞根究蔣之奇事、亦僅以風聞了之。宋時臺諫習氣如此、亦一糝政

也。卽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又孰有甚於邵氏聞見錄、涑水記聞哉。

陸佃遷禮部侍郎、所修神宗實錄、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爲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實錄成、加直學士。紹聖初、治實錄罪、坐落職。

劉拯字彥修、南陵人。紹聖初、爲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爲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願明正國典。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徽宗時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衷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刊定。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徽宗立、遷中書舍人、修神宗史、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閱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訂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

謝文瓘、陳州人。徽宗立、詔修神宗寶訓、文瓘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其要旨、而爲之說以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放此考略曰、陸佃以下諸人、於元祐初修實錄、未嘗有恕辭、卽文瓘謂神宗能察衆多之口、任安石勿貳、故朋黨消而威柄立。尤甚切當日情事、未可以爲率是安石而忽之也。

王荊公年譜考畧雜錄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雜錄卷之一

五倫考序

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已任。此正言也。惟安石誠足以當之、毀言出而諸美畢敗矣。道德莫重於五倫、作五倫考。上翔著。

君臣考

嗚呼。自古君臣相與之際、蓋難言之矣。有君而無



儒藏

王荊公年譜考畧 雜錄卷一

臣則其國不治。有臣而無君，則其國不治。有君有臣矣，而或爲同朝忌之，有小人間之，則其國猶不治也。昔者堯舜在上，有臯、夔、稷、契爲之臣。都兪吁咈，其治可謂綦隆矣。至如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其人皆來自田間，學焉而後臣之。而周公以介弟之貴，憑叔父之親，輔相幼主，又無論已。迄乎霸國之餘，若齊桓公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亦相望於數百年而間有一遇焉。由漢、唐以至於宋，中間治君賢相，乘風雲之會，而同魚水之歡，亦固多有之，而未有若神宗之於王安石也。安



石在仁宗、英宗時，大臣屢交薦於朝，則文、富、韓、歐諸大賢也。辭召試，辭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辭服闋，趣召赴闕，或至於六七不允，則仁廟、英廟皆然。熙寧初立，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未數月而越次入對，二年而參知政事，三年遂同平章軍國事。新法議起，舉朝攻之者愈衆，而神宗信任之益堅。安石何以得此於神宗哉？蓋由神宗固大有爲之君，而安石又爲世所不常有之人。其欲振累世因循苟且之習，而措天下於家，給人足，君臣固一德一心也。七年辭位而去，八年復召，九年再辭，遂終

身不復出。其再辭而再去也。其君固強留之。而不能。其臣亦非有不得於君而決去。且其言曰。處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又曰。欲及罪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世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主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嗚呼。有臣若此。其於大臣進退之義。何歉焉。安石去而封舒。封荆。爲僕射。爲特進。十年之中。遣賜湯藥。有問無虛歲。有君如此。其於去國之臣。又何所歉哉。昔蕭何與漢高帝。並



起爲吏佐帝定天下功臣位居第一其後益封置衛買民田宅若有疑於其臣臣亦致疑於其君卒下相國廷尉械繫之唐太宗謂魏徵箴規過失不可一日離左右其薨也旣自製碑文又許以公主妻其子乃未數月而踣碑罷婚雖其後高帝以其過歸已太宗踰年爲復立其碑孰能如安石得君再起再罷皆出於己所自求而神宗恩禮有加終未之少替也哉夫何後之造謗者於安石初仕置文潞公歐陽公交薦於朝者不言而曰藉韓呂以爲重於熙寧之入朝也置仁宗英宗屢召不言而

曰由韓維素譽於東宮。至其甚則曰安石得進由
于藍元震。又於辭位而去也。於神宗勅斷來章者
不言。而一則曰雖上亦厭之。再則曰雖上亦厭之。
又曰太后亦嘗涕泣宮中也。吾試有以詰之。使安
石爲相而帝果厭之。則卽一辭而可聽之去。唯恐
其不速矣。曷爲每懇至再三而猶未之允。若安石
所與王參政二書。尤可證也。且上旣厭之。則安石
旣去。新法宜可以速改。上有以慰太后之心。以全
其孝而已。亦得以少寬其厭惡之情。何新法行於
元豐。猶十年而未之改也。又其甚者。神宗於熙寧



初、問韓琦、問富弼、司馬光、王安石何如人也。中間問王安國、卿兄何如人。至元豐三年、則安石歸金陵數年矣、猶於曾鞏有問曰、王安石何如人。夫問其人、是不知其人而問之、而從所問者以質其然否、雖不厭其數可也。乃當熙寧之初、舉朝攻之而不顧、元豐之去、新法尙行而未改、使諸臣進說於君者、皆不善而不足聽耶、則朝廷可謂無人。使其言皆善而君不一聽之耶、視神宗爲何如主也。原作僞者之心、不過欲借他人之口吻、以遂其貶損私懷、而乃據其私書、喋匕登之史冊、奚爲哉。夫以

安石之得君如此、神宗之信用其臣如此、而卒不能大有爲於當世、實由朋黨有以激之也。激而不已、則有元祐之更張、紹聖之報復、崇寧、大觀之竄逐、遂使奸邪得志、國勢敗壞、以至於亡、而猶不覺悟、豈不哀哉。而論者且曰、宋之亡由安石一倡而百和。作君臣考。

父子考

考畧曰、荆公生於臨江官舍、幼而隨父宦遊、年十九而孤、其事父固無可言者。母長壽縣君、曾子固稱道其賢、載於墓銘中甚詳。安石事母孝、養見於

上執政書、上富相公書、及辭官職諸表章甚備、亦無可言者。及閱程氏遺書、謂介甫事君不知道、因及其平居事親最孝、至是亦想其孝之非實。則雖未嘗明言其不孝而已。若於孝道爲有虧、是豈仁人君子論人所宜牽連若此哉。公之子雱、幼負其過人之姿、長而以科名自致、通顯官止於天章閣待制、受詔纂修經義、而不及軍國重務、亦無可言者。自梟韓、富之首、其言見於邵氏聞見錄、而程氏遺書亦載之、則吾不知二書孰爲先後、豈果由出於伯淳之口耶。於是地獄荷校之說、尤紛紛並起、

則因毀其父而弁及其子。穆堂李氏旣辨其妄矣、而予於元澤本傳亦有所論著云。女與子一也、公有二女、一嫁吳安持、一嫁蔡元度下。二女皆能詩文、公亦屢有寄二女詩、亦無可言者。而說者曰、安石女嫁蔡卞、知書能詩、蔡氏事必先與謀然後行、後卒以敗名。荆公生子女皆聰俊、其敗類流禍、乃爾、真間氣之鍾也。此載於湧幢小品、不知朱氏采自何書也。又王氏池北偶談曰、李騰空、林甫女、得道廬山、卽李白送內往廬山尋女道士李騰空是也。茅山有秦檜女繡大士像、甚靈異、見蔣說。安石



女最工詩。見覺範詩云云。曰此浪子和尙耳。見吳曾漫錄。又云蔡卞妻亦安石女。能文。三奸皆有如此女子。亦一奇也。嗚呼。此王氏非毀女子也。譽女子也。然亦非譽女子也。譽女子而因得擠其父於林甫、秦檜之列。而以爲三奸。王氏非毀安石。又何其牽連之不憚煩若此哉。以是知毀安石者。無之而不毀。以至於一家之中。自父子兄弟子女而無一人得免者。於是作父子考。

兄弟考

夫臨川王氏之才盛矣。安石兄弟七人。而安仁、安

道皆爲異母兄、而相繼早喪。安石爲文而哀之甚痛、二兄一嫂未塋、屢見於尺牘章奏甚詳。惟安國文學聲名見推於當世大賢尤著、卽安石兄弟詩辭倡和見於集中者、於安國尤多。安國之死也、曾子固序其文集稱之曰孝友與安石同。使平甫生前果有大不悅於其兄安石、於平甫死後、又安能揄揚其美至此。說者曰、安國甚惡呂惠鄉、^①於是有放鄭聲、遠佞人之誚、亦遂有鄭俠之獄、而辭連安國。是不然。夫惠鄉^②敢於背安石、何有於安國。且事有無不可知也、是時輕薄者慣造僞書、又安知非



以鄭俠獄事後僞爲之以實其惠卿之罪耶。故遠
佞人之說三載之而三異辭。穆堂李氏辨之尤詳。
云至哭影堂孰從而見之。新法行而其禍滅門。又
何爲至於此極。安國之不得大用而亦未嘗不用
也。而曰由不悅於其兄使然。於是乎蘇軾薦王游
一表又作其言尤鄙俚不堪。此如子瞻謂唐人妄
撰與大顛書者。雖退之家奴僕不爲。今予於子瞻
亦云。安石之誌常父墓也。曰先生孝友最隆。於誌
平甫墓則亦曰孝友。而安石友愛之誼其詩與文
施於一兄一弟者尤可考而知。是孝友固王氏之

家法也。作兄弟考。

夫婦考

予既作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考，以爲一家之中，毀其子而弁及其女，而無一人得免者，亦已甚矣。而夫婦可無論也。雖嘗見魏泰東軒筆錄載豫國夫人叱葉均、毛抗事，高文虎蓼花閒錄載吳國夫人以錦帳嫁女事，以爲二說雖瑣屑誕妄，然猶無已甚之辭，卽實有其事，猶無大傷於名義，固可置而勿辨也。及閱讀二陳諫議遺墨，覩列荆公罪狀甚厲，而其中有曰：「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



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以爲安石不能齊家之證，是愈不可以不辨。夫荊公之母與荊公夫人皆吳氏女，吳敏父子三人並起家成進士，爲時聞人。考曾子固誌永安縣君謝氏墓，則安石之祖母也；誌仁壽縣太君吳氏墓，則安石之母而吳旼之女也。安石所撰黃夫人墓表，旼之配而安石之外祖母也。旼爲敏之弟，安石誌河東縣太君墓，爲吳敏夫人而荊公夫人之祖母也。考其文，因以知諸夫人皆遵尙禮教，上下和睦，其被及於諸婦女，無不知書能詩文。不獨王氏閨門，世有家法，而得之

外戚尤不爲無助。安仁、安道爲安石異母兄，而及其死也，無不喪事盡哀。二兄一嫂未塋，屢見於尺牘奏章，其友愛如此。夫人安得有斥逐娣姒之事。安石守道安貧，見稱於當世。太賢③甚著，雖處鄉相之貴，自奉與寒素無異。今而曰窮奢極侈，豈卽錦帳嫁女之事乎。而又曰斥逐娣姒，則又不知其出於何書也。要之一家之中，自父子兄弟子女而無一人得免者，至是又及於豫國夫人，而責其不能教家以爲安石罪，則讀二陳遺墨者之爲之也已甚也。不得已，於是乎夫婦考又作。

朋友考

嘗考荆公生平、其交遊最厚者、自曾子固而外、則有孫正之、王逢原、孫莘老、王深父、劉原父、貢父、丁元珍、常夷甫、崔伯易諸人、此皆文學行誼見推於當世大賢者也。而後人詆毀荆公、無論當時同行新法者、既盡目之以爲黨、指之以爲小人、卽後來稍官於熙寧間、雖於新法之行無所與、亦必從而詆毀之、如於常夷甫、崔伯易、其尤也。惟原逢^④、深父皆卒於嘉祐、治平原父亦卒于熙寧元年、丁元珍、軾軻兵戎間、莘老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子固在外

十年、轉走六郡、至元豐三年而後入朝、惟孫正之終身不仕、獨幸得免耳。嗚呼。荆公無黨者也、而後來樹黨以攻荆公、弁以荆公所交當世賢者盡目之爲黨、其造作語言、鄙俚不堪、而求其實則皆爲無稽之言。故予於孫莘老、常夷甫、崔伯易皆有所論著焉。莘老以議新法不合、亦緣公事、其於朋友交誼何傷哉。及公謝政歸金陵、而莘老往見之、後之好爲議論者、亦必曰人皆服其德量。嗚呼。使介甫果小人耶、則莘老旣常水火於朝、亦何嫌遽絕之於後、而必往見之奚爲。且使莘老與介甫爲貧



賤之交、則當介甫勢位隆盛時、而吾不屑與之爲苟合、及其零落可憫、而吾猶念其故舊之情、不惜徃見之、謂之有德量可也。乃介甫以使相之重、得遂其山林之志、君臣恩誼、稠疊無間。又以當時負才如子瞻、及其道過金陵、流連唱和、見於詩篇、不一而止。安得以莘老一見、獨漫許爲有德量哉。且朋友有誄與銘並重、使莘老非有深服於介甫、則生前一徃見足矣、而死又何爲誄之。觀莘老徃見介甫、有書寥寥數語、而猶見錄集中、以傳於後世、然而友朋之誼自在也。至如介甫子固、說者謂二

人始合而終睽則予於是集中已辨之詳矣。作朋友考。

原黨

考畧曰、儒學莫盛於宋、而其學術源流至宋而大分、則尤莫盛於洛學。夫問其源則皆曰自孔氏、而及其流也則經學、道學之名以立。宋自天聖、明道以來、若孫明復、石守道、胡翼之、歐陽永叔、李泰伯、皆以經學鳴於世者也。同時若曾子固、王介甫、劉原父、其年輩稍後於諸君子、而其通經學古、自孔子後、必歸於孟、荀、楊、韓。周茂叔與曾子固、王介甫年相若、而程伯淳、正叔兄弟又後曾、王十餘歲、自二程師事周茂叔、而道學興焉。然當嘉祐、治平間、



知茂叔者甚稀、以故歐陽、曾、王皆以文學議論奔走天下士、而於茂叔不聞有往來竿牘之煩、彼此交相慕悅之言。蓋自道學諸儒既以爲獨得千五百年不傳之秘、自是如荀卿、揚雄、猶不得與孟子同列、而韓愈、歐陽修亦並以浮華文士目之、則凡子固、介甫皆不得與於道學之數、又無論也。伯淳爲嘉祐二年進士、與子固同出於歐公之門、及考二程遺書於歐、曾二公、曾無一言相及、獨紀與介甫論學多至數十條。伯淳於介甫、其年少十餘歲、其於論學也、一則曰望塔說相輪、一則曰近與吳



師禮談介甫錯處爲我達諸介甫。其言若甚高而其形爲辭氣狀貌不啻若師傅自居而以弟子畜介甫。又介甫與茂叔年相若之人一則曰少年懷刺三及門而三辭。一則曰介甫年三十九茂叔與語連日夜至忘寢食及徧考茂叔介甫二人全書亦皆無一語相及則又何也。介甫生平旣無聚徒講學之名卽人有問焉必荅亦無有近於望塔說相輪之事。介甫之學以孔孟爲師如使茂叔與語若猶不出太極圖一書與尋孔顏之樂有吾與點也之意兩語亦安能令其精思至忘寢食哉。夫自

介甫當國所不理於衆口者新法耳而於講學無與也熙寧四年初變科舉法而春秋不以之取士八年始頒三經義於天下踰年謝政歸金陵而字說復行於元豐之世故春秋及三經義字說熙豐諸賢未有起而議之者惟元祐初立司馬光盡反熙豐新法以至變更貢舉立春秋學三經字說皆有禁而其首攻王氏學術者程門弟子楊中立也中立與吳國華書在於元祐元年自是若邵氏聞見錄涑水紀聞溫公日錄范氏朱墨史著書立說各私行其胸臆以攻王氏則皆爲洛學之徒奪王



爵去配享三經字說有辯紛七見於章奏者亦先發於楊中立。故予於陳氏遺書首錄李端伯所紀二條以見後來介甫得謗於洛學之徒最先亦最甚。此宋世學術源流之所由分而以講學自名者顧以不講學之王介甫爲標的而集矢不遺餘力焉。至此外議介甫者數十條皆已甚之辭而爲後人采錄增加者予亦時有所辨論不得已也。

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

王安石一

高安陳汝錡曰、介甫以新法負謗於當時、貽指摘於後世、善狀不彰、而惡聲之嘈々滿耳、此古今一大冤案、卒未有開而赦之者、何也。今姑無論其立法之是非、與閭閻之利病、試就攻介甫之人而反覆其議論、有以見攻之者之好勝而不情、而曲不在介甫也。熙寧新法、所稱爲民最害者、莫如免役、青苗、而斷々新法立、赤幟而攻之者、在當時莫如蘇子瞻、范堯夫、而在後莫如朱元晦。子瞻論免役



之害、謂役人必差用鄉戶、如衣之必用絲麻、食之必用五穀、不得以他物代換。及君實議復差役、又極言役可雇不可差、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農民應差。官吏百端需求、比於僱役、苦樂十倍。而堯夫亦謂差役一事當熟講、不然滋爲民害。然則向之所謂必不可行、而以爲有錢荒之弊者、又後之所謂必不可罷、罷則滋害、而以俟聖人於百世者也。朱元晦恨介甫汲七財利、使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及建社倉、則夏受粟而秋息以償、猶之乎青苗法也。有問之者、元晦奮然曰、介甫獨散青苗一事

是耳。因作社倉記以述其意。後上其法於朝。朝以其法下之於諸路。而堯夫當元祐時亦嘗有復散青苗足國用之請。然則熙寧諸老所鬭爭而以爲有蠶食督責之弊者。又堯夫所復請以足國而元晦所陽避其名而陰祖其實者也。卽三君子以例餘人而一時爭辨皆好勝可知。卽免役法之不可罷青苗法之可已罷而復行乃可易名爲社倉以例餘法而一切設施皆便盡可知。周茂叔不嘗喜好介甫與語連日夜乎。不媿七頌熙寧新政之美乎。事具蒲宗孟墓碣。以茂叔所嘉與而樂頌者而流



俗曉乚不已、後之人又從而吠聲焉。嘻甚哉。原介甫所以負當時謗而貽後世指摘不解者、一則峻逐言者以期於法之必行、而爲士大夫所不喜。一則更張無序、講非常之原於旦夕間、以與愚民慮始、紛乚而爲閭里市井所驚疑、重以用事諸臣推行大過、浸違初旨者、比乚有之、此則介甫所不得不任其咎者、而法無恙也。奈之何咎介甫而遷怒於介甫之法哉。豈惟遷怒於其法、且併遷怒於其所與之人、而俾之無所容於天地、如李定是已。定之自秀州人也、舉朝喙齧爲匿服不孝、而定自辨

實不知爲仇氏所生、疑不敢服、故以父老侍養解官。本傳亦謂定分財賑族、家無餘資、得任子以與兄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用情厚矣。世有厚於宗族與兄之子、而反薄於其母乎。世有能解官侍養父、而不能持所生母服乎。此事理之必不然者。今徒以附合新法之故、橫而被之以不孝之名、不以本傳求之、一往污蔑、無浣濯之路矣。嗚呼。厚士而忍污蔑之甘心焉、又何怪良法而不曉也。爭曰罪之魁而禍之首也。

王安石二



楊中立當靖康初論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加王配享孔廟今日之事雖成於蔡京實釀於安石此語旣倡口寔翩翩以熙寧爲禍敗靖康之始基以安石爲鼓舞蔡京之前茅不惟下誣安石抑亦上累神考今史牒具在凡京所逢迎如虛無是溺土木是崇脂膏腴剝於下而惰慢盤樂於上蠹國害民非一政然何者爲熙寧之政凡京所交結如內侍則童貫李彥梁師成佞倖則中勛父子執政則王黼白時中李邦彥輩挑釁召亂非一人然何者爲熙寧之人雖京第

于館甥介甫、而京不以卞故、受知介甫、用事於熙寧、元豐之間也。何與介甫事、而以爲致有今日之禍者、王安石乎。推尊配享、特借此爲欺君盜寵之地、而庶幾彌縫其不肖之心耳。如篡漢爲魏者、未嘗不藉口於舜禹之事。造作符命、弄孺子嬰於股掌者、未嘗不以周公之居攝爲解。然豈可謂三讓登壇、厲階于讓德稽首、而負扆南面、乃教後世以稱假皇帝、成卽真之謀哉。夫京惟不能繼述熙寧之法、京而繼述熙寧之法、卽保甲一事、已足以尊武、救敗、杜南牧之萌、而寢北轅之釁矣。何者。宋武



衰而積弱之國也。將權釋於杯酒，而藩方之兵弱。天子之禁軍，以戍邊，脩征討，而王畿之兵弱。招遊手而湟刺之，既違土著，兼困民供，而所在防禦之兵弱。以故金虜一訐，陷朔代，圍太原。下燕薊，直擣汴京，有南朝無人之嘆。而太后手詔，亦有人不知兵之恨。使保甲不廢，則訓練以時，韜鈴^⑤日熟，家有千櫓，而人皆敵愾。縱胡馬南嘶，亦何至掉臂行數千里，無一城一壘，撓其鋒者。而又何至紛匕召集，下哀痛勤王之詔哉。故吾以爲編保甲，習民兵，已逆知他日之必有靖康，而靖康之所以河決魚爛。

者正以保甲之法壞、蒙其名而棄其實、額日廣而銳日銷、驅病婦弱子張空拳以與餓豺狼鬪而立碎於爪吻之下耳。尙介甫之詛且詈乎。抑又有疑熙寧新法皆法所不得不新而獨增置官觀使以處異議落職之人爲崇左道而紊官制。然先後諸老靡不喋匕新法之爭者。至於宮觀有差則以天子之心脅侍從勾管昏淫之鬼而提舉之反安焉。噤不聞出一語而太一、神霄、醴泉、萬壽之踵相望而奉祠者皆前日扼腕新法之人也。豈祠祿實便於已而諸法乃無一便於國而更以爲靖康禍本

乎。信矣夫。宋人之議論多也。

司馬光一

靖康之禍。論者謂始於介甫。吾以爲始於君實。非君實能禍靖康。而激靖康之禍者。君實也。夫新法非漫然而姑嘗試之者。每一法立。其君其相。徃復商訂。如家人朋友相辨析。積歲彌月。乃始布爲令甲。而神宗又非生長深宮。懵於閭里休戚之故者。推利而計害。原始而究終。法未布於方內。而情僞已瞭徹胸中。如列眉。故雖以太后之尊。岐王之戚。上自執政。下迨監門。競苦口焉。而不爲中止。雖其



間奉行過當、容有利與害隣而實與名戾者、要在
因其舊以圖其新、救其疵以成其美、使下不厲民、
而上不失先帝遺意、斯宵小無所乘其間、而報復
之禍無從起矣。安在悻匕自用、盡反前轍、前以太
后諸人爭之而不能得之於神宗者、今以范、蘇諸
人爭之而亦不能得之於君實。一有逢匕之蔡京、
則喜爲奉法。蓋先帝肉未冷、而諸法破壞盡矣。是
欲以臣而勝君、而謀之數十年者、可廢之一朝也。
是謂匕之識慮爲能賢於先帝、而昔以爲良法、今
以爲秕政也、不大橫乎。孔子何以稱孟莊子之不



改父臣與父政乎。今其言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夫以神宗之爲君、豈政由甯氏聽穿鼻於其臣者、而云安石所建立乎。安石免相居金陵者八年、新法之行如故也。安石建之、能使神宗終身守之、而不與手實、鬻祠俱報罷乎。且元祐之刻除更張無予遺、而所云百世不可變者安在乎。吾恐先帝有靈、目不能一日瞑地下也。又云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夫一切因革所爲告之宗廟、頒而播之天下、臣民者、吾君之子、不曰吾君

之母也。君母而可廢閣先帝行事，是呂后之所以滅劉，而武后之所以篡唐爲周也。人臣而可挾母后之權，弁髦其主，是徐紇、鄧儼、李神軌之共相表裏而勢傾中外也。尙可訓乎？況元祐之初，嗣君已十餘齡矣，非遺腹襁褓而君者，朝廷進止，但取決於宣仁，而嗣君無與焉。雖嗣君有問，而大臣無對，此何禮也？蘇子容危其事，每謂諸老無太紛紜，君長誰在其咎。而哲宗亦謂惟蘇頌知君臣之體，蓋哲宗之藏怒蓄憤，已不在紹聖親政之日，而小人之逢君報怨，亦不待惇京用事之時矣。何者？人臣

而務勝其君以爲忠、豈人子而不務繼述父以爲孝。上見其意、下將表異、一表之於章惇、而羈管竄逐無虛日、再表之於蔡京、而爲妖爲孽、外假紹述之名、而以濟其私、而宋事不可爲矣。君實不當少分其咎哉。孔子曰、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不慮終、不稽敝、乃舉而委之於天、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天可倖乎。天而以死先君祚宋乎。則太甲之顛覆典刑爲天實祚商、而漢惠帝之與曹參輩守畫一而淨清焉、爲天不祚漢矣。

司馬光二



然則史何以是君實而非介甫。豈是與非皆兒戲。不足爲明徵考信之地歟。曰。史何可廢也。惟是熙豐元祐之史。則不幸而近於兒戲。夫史公評也。定論也。許不公爲曲筆。論不定則毀譽以愛憎而讀者靡所適從。陳壽被撻於蜀。而謂將畧非武侯所長。魏收德楊休之助已。作佳傳以報。而旣貪且虐之父。以惠政稱之。口語迄於今而未已。神宗實錄始之以范祖禹。而終之以范冲。祖禹君實之門人也。君實與介甫爲水火。而史作於其門人之手。有不舉之使升天。按之使入泥者乎。於是乎有蔡下



之芟改、有陸佃之重修、不旋踵而范冲之朱墨史行矣、而冲又祖禹之子也。祖禹坐詆介甫獲罪死、而史復竄易於其子之手、重以天語之叮嚀、有不修父之怨、詆益深而益巧者乎。一介甫一君實耳、前是之而後非之、甲非之而乙是之、以此定論、論定乎。評且公且私乎。曾公亮謂上與介甫如一人、神宗亦謂自古君臣如朕與安石相知絕少。而范氏父子皆儘書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夫既君臣相知如一人矣、則有唱必和、既都且俞、神宗雖聖、安石得取分焉。而過安石亦所以過神宗矣。又

何必揚上休美、而聚諸不美之談、歛之此一人之身也。徽、哲二宗、非神宗子乎。哲宗謂祖禹錄神宗事、非實、而刊定之以金陵日錄。徽宗當失國播遷之餘、聞有携日錄來者、亟輟衣鬻而視之。是二君終不以安石爲過也。知變法實先帝本意、而過不在安石也。先帝不以爲過、先帝之二子不以爲過、而秉筆者務索其瘢、而求其疵不少貸、何意哉。況蔡史之專、是介甫、與范史之專、是君實等耳。是介甫者有所私、不得稱信史。是君實者獨無所私、一皆實錄乎。使范氏史可信、則蔡氏史亦可信。又



何所據、而此之信彼之疑也。陸農師嘗謂新法擾民、謂介甫拒諫、其於介甫非苟同者、而亦指范史爲謗書、蓋譏稱之難憑、而斧衮之失實、有不可勝記者矣。後之人、乃日攘臂於其中、據一家私議論而詛之、視之曰、某也是、某也非。嗚呼愚哉。然范史遂行於世、而日錄湮不傳、何也。曰、蔡京假紹述爲身利、身之不保、而國亦隨之。建炎、紹興之政、羞稱焉。故尊元祐而黜熙豐、熙豐黜而日錄黜矣。若之何其行之也。

存是樓書陳氏王安石四論後○嘉慶二年丁

已十月、高安王生齡啟周、以鄉先輩陳汝錡所著王安石論二篇、又論司馬光二篇、并至、若怪安石不得大行其志於天下、與負重謗於後世、實由於司馬光也。先是予聞無錫顧棟高先生著有王荊公年譜、求之十餘年、至戊午、乃因金匱顧公響泉光旭使人從其家鈔得之。及觀其自序云、嘗緝司馬溫公年譜成、說者謂汴宋之局、溫公與荊公爲乘除、譜有司馬而無王、則是紀美而貸惡、卽於勸懲之道不備。及較觀陳書、亦以司馬爲言、而主意各別、判若天淵。適予全



部稿亦成、其是非所散見於譜中者已略具矣、故於二公書均可置而勿辯。惟陳氏以一人獨見、似爲衆耳所駭聞、不得不悉爲錄之。安知天下之大、數千百年之後、不復有衆惡必察如陳君者哉。汝錡字伯容、高安人、前明萬歷間貢生、官止於教諭、著有周史總、長書、短書。王生云、此四論卽長書中所錄而出之者也。王生并錄長書中王安石史謗十九條、其中又錄來短書中數條。其好辯如此、殆猶有不得已之意乎。伯容於陳邦瞻德遠爲叔父行、德遠官尙書、以文名

世予觀所著宋史紀事本末一書傳安石事與羣言無異遂不能無異於伯容而伯容乃以異獨傳。

校記

①惠鄉：當作「惠卿」，見《宋史》卷四七一《姦臣傳》一

②同①。

③太：當作「大」。

④原逢：当作「逢原」，逢原爲王令字。

⑤鈴：當作「鈐」。



儒藏

王荆公年譜考略雜錄卷之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二雜錄

楊氏丹鉛錄五條

楊用修學極博著書最多丹鉛錄其一也。從來攻安石者多矣其甚也未有若周德恭斥神宗合赧、亥、桓、靈爲一人其和之未有若用修斥安石合莽、操、懿、溫、伯鯨、商鞅爲一人之甚。及考其丹鉛所錄則已不勝其支離誕妄。昔唐柳子厚作非國語而宋元人又有作非七國語者。用修



作丹鉛錄而陳耀文正楊之書又出、正楊之書出、而後人又有非之者、則必又有正七楊者矣。今予所錄楊五條、近於正楊者、尤不無望於正正楊者後有其人也。上翔書。

丹鉛錄瑣語之一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京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啟之也。安石嘗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奸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邱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寶

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魍魎。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魍魎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驚。赤縣邱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爲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爲惡而顯。遭戮。國史名著爲姦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光並列。夫司馬光



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爲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爲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並列則是石礫與州吁皆爲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爲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並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於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

之見同焉者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爲其護細行、有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憝、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彛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於九原而一問之耶。



考略曰、荆公詩、神姦變化、人難知、禹鼎由來、更不疑魑魅、合謀非一日、太邱真復社、亡遲。其二曰、泰壇東路、遶重營、獨背朝陽、信馬行。漫道城南天、只五、荒林時見一柴荆。楊用修以元祐黨籍碑成於蔡京父子、而其意則啟於王安石、曹社詩。考荆公詩題遊城南、卽事二首、所謂城南者、卽今徐州之城南也。九鼎沈於泗水、秦始皇時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卽此也。所謂卽事、則非專爲九鼎而作是詩也。用修改曰曹社詩、乃牽入元祐黨碑、謂喻新法異意之人、則與改白

鶴吟題、而牽入爭新法者、何以異。此詩有二首、用修只錄其一、而肆口譏訕如此、試以第二首詰之、其意又安在。用修又以安石列於名臣錄、而大爲文公罪、至于再、至于三。予謂綱目之作、未知視孔子春秋何如。用修豈果以名臣錄爲等於孔子春秋耶。昔孔子作春秋、太史公謂其采善貶惡、非獨刺譏而已。今考名臣錄、安石傳共三十六條、比安石未當國以前、所見稱於當世賢公卿大夫士者、不具論。卽如歐陽公、曾子固、黃魯直、所稱道安石之賢、則人家有其書、而



此錄無一語及之、而所采若邵氏聞見錄溫公
璣語、涑水紀聞、東軒筆錄、則皆詆毀醜惡靡不
畢載。用修尙以安石得列於此錄爲榮、以文公
列安石名臣爲輕於惡惡耶。吾竊謂安石得謗
於天下後世、固結而不可解者、尤莫甚於言行
錄。何則。邵氏、魏氏、司馬氏諸書、以及此外詆毀
安石尤甚者、一經名臣錄采入、於是元人修史、
皆以大賢所錄爲可信、亦遂盡筆之於史。自是
後人讀史者、祇知國史爲可信、而不知雜出於
紀載私書。故曰安石得謗於天下後世、固結而

不可解、莫如此錄爲甚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言乎名之美者也。否則流芳百世者名也、遺臭萬年亦名也。安石錄於名臣、有惡而無美、徒然遺臭而已矣。而猶以是罪文公、用修倡之、張受先和之、何芳臭之不辨也。

丹鉛錄璣語之二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



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奸、則末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奸、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樸、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

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矣。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爲笨。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之書。疊七千餘言。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與。



考畧曰、楊用修謂朱文公談道著書、評論古今人品、皆於無過中求有過。又謂文公與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無復有道者氣象。夫如是用修責人甚明、宜其以有道者自處矣。而考其生平、視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抑又甚焉、何也。艾千子曰、國朝著述之富、無踰於楊用修、生平所編輯百有餘種、及觀用修所自爲文、何其萎蕸不振也。豈用修徒有其學、而不能達之手與口與。予考用修詆訶荆公、可謂能達之手與口矣。而其是非乖謬、若於

前賢所稱道荆公者、全未之入目、尙得謂有其學耶。簡明錄載陳耀文撰正楊四卷、一百八十五條、皆糾丹鉛之訛、其間精確者甚多。池北王氏謂前輩大家、各有本末、非後生小子一知半解所得擅譏。胡應麟元瑞作丹鉛新錄、莪林學山以駁升菴、至比例於蚍蜉撼大樹、予於陳氏正楊、胡氏丹鉛新錄、俱未見其書、今專辨用修誣詆荆公者數條、不知陳氏一百八十五條中、有此一二否、可謂一知半解否。

丹鉛錄人事類之一



楊用修曰、宏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爲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爲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爲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社^①摯之議、安石力戰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是其本相盡露矣。先姦後姦、其揆一也。朱子以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公並立、審

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新法之行、吾輩激成。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酤酒、擊人醒者必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酤、而反罪醒之救、可乎。諺云、無奈冬瓜何、捉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事實類也。此言一出、遂爲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孔廟、而無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議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遇孔子、必膺少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廷、私祠之於州縣、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宋

人迷邪、今世猶聾可乎。不可因程、朱之言、而貫此古今第一小人也。

考略曰、昔神宗信用安石、安石之得君、雖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傳說、不是過也。後來攻新法、排安石者、雖衆、未有議及神宗者、則以神宗固勵精圖治之主、而又有恭儉仁愛之德、其任用安石、雖專、無非同有以安天下之心也。周德恭何如人也、而乃斥神宗、合赧、亥、桓、靈爲一人。德恭倡之、而用修和之。夫赧、亥、桓、靈皆亡國之君、而胡亥殘賊、尤不可與赧、桓、靈並論。德恭以



異代臣子、非毀前世之賢君、而毫不顧忌、匪惟不仁、抑亦無禮。嗚呼、德恭何爲而至此極也。用修讀數萬卷書、宜於古今治亂興衰之迹、人君賢不肖之相去、若權衡之於輕重、較然不爽、其毫釐、乃以德恭指斥神宗不仁無禮、一至此極、猶以其言筆之書、而稱爲最公最明。嗚呼、用修又何爲而至此極也。德恭謂安石奸邪合莽、操懿、溫爲一人、夫莽、操懿、溫皆前代篡弑之臣、已有成事者也。安石新法之行、果有潛移宗社之邪心乎。然而德恭倡之、用修和之、而猶未已也。



曰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自嘉祐以來，人達宸聽，辭修起居注不就，辭英宗召不起，其聲名滿天下。卽謂借韓、呂爲巨室，已屬毀者妄言，何有於得君由藍元震哉。用修又謂伯淳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大爲伯淳罪。予考後來極毀安石學術者，程門弟子楊中立也。程門弟子錄二程遺書，無非詆毀安石之言。新安名臣言行錄，於安石亦無一好語。今謂不可因程朱之言，而貫此古今第一小人，是又於程朱之書，似全未入目也。伯淳固非以吾輩激成爲異

日調停張本、而又忽及於荆公祠堂記、謂象山全祖此意、則尤妄說也。象山嘗與胡季隨書曰、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怪。同志之士、或猶未能盡察、此良可慨歎。蓋是時醜詆安石如邵氏聞見錄、溫公涑水記聞、魏秦東軒筆錄諸書、已徧行於天下、殆象山所謂餘子也。二程餘書、呂東萊文鑑、新安名臣言行錄、紛乚盡出、是所謂同志之士、猶未能盡察、而爲象山所慨嘆者矣。安有一言及於



調停哉。象山方自謂此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而其後議此記者、宋季則有黃東發、明宏治間則有周德恭、穆孔暉最甚。自楊氏之附德恭、王氏之附孔暉、至合莽操、懿溫、伯鯨、商鞅而聚於一人之身、於是以象山時大公案中所未有者、而大公案又出矣。後之人雖欲從而斷之、其將何時而了耶。東發論見於黃氏日鈔、孔暉書載於池北偶談。

丹鉛錄字學類之一

黃魯直跋范文正公帖曰、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

沈著極似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愛其才而忌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屈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概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鈎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學書，當不但學其筆法，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也。深愛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爲吉人志士，吾不信也。又跋范文正



公書伯夷頌曰、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如斯人不以書立名於來世也、然翰墨乃工如此。又跋范文正公詩曰、范文正公在當時諸公間、第一品人、故予每於人家見尺牘寸紙、未嘗不愛賞、彌日想見其人。此山谷之言也、而用修非之、其言曰、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荊公

字本無所解。評者謂其作字甚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荆公字法出于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荆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荆公字法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於山谷獻諛於王安石乎。此用修之言也。蔡子於是見之而大駭。作考略。

考略曰。黃山谷曰。蘇才翁評范文正公書。謂與樂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故云少屈董狐之筆。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



最工。山谷立說如此、分別少時、老年甚明、并觀所跋文正書共三帖、因論書而及文正之爲人、雖童子稍解文義者、皆知其爲推尊文正甚至也、何用修徒據少屈董狐之筆一語、而不顧少時、老年四字、大肆譏評、用修其醉耶、夢耶、白日病狂耶。似此不顧文義、雖在兒童、尤爲賦性頑劣、不屑施之夏楚者。而乃出之著書、數百種之楊用修耶。且因論范公書而弁及荊公之本不解書、尤異甚。荊公一生以學術經濟自命、雖善書亦不欲以此見長。予嘗閱其全書、無一字稍

及於前人書法。卽自謂學王濛書亦祇見之山谷紀載耳。山谷親見荆公書而以楊少師擬之。用修生數百年後固未嘗見其書者何得而遽斷之曰荆公於字本無所解。又曰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道之。夫米元章、張邦基、非與荆公同時者乎。朱晦菴、張南軒、非皆親見荆公遺墨而稱道其善書者乎。用修非醉非夢非病狂曷爲於諸賢所評皆不錄而曰無一人賞音。卽南軒稱王丞相書佳處甚詳、用修亦舍去勿錄而獨記作字甚忙一語何也。荆公當國時山谷



固未_レ在朝、卽用修所指爲阿私所好、乃在定林寺壁間書及摹刻書陶隱居墓中文、則荊公已沒、又何所覬覦而藉是以獻諛於地下耶。用修因論范公書而毀、及於荊公書、又因荊公書而毀、及山谷之獻諛、弁不顧獻諛在生前死後、謂之曰醉曰夢曰病狂、不亦宜乎。余因全錄山谷跋語、并荊公書見賞于前後者、脩錄于後覽者、得以考焉。

黃魯直跋王荊公書陶隱居墓中文曰、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冢、得隱起輓於冢中、識者負

得之、讀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荊公嘗誦之、因書於金陵天慶觀齋房壁間、黃冠遂以入石。王荊公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筆墨、此固多聞廣見者所欲得也。又題王荊公書後曰、王荊公書字得古人法、出於楊虛白。虛白自書詩云、浮世百年今過半、校他蘧瑗十年遲。荊公此二帖近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題少師大字壁後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真能賞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荊公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又云、荊公



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筆墨。又云、不着繩尺、而有魏、晉間風氣。又題法帖王濛書云、王荊公嘗言學濛書。

襄陽米芾元章書史曰、楊凝式字景度書、天真爛漫、縱逸類顏魯公爭坐位帖。王安石少嘗學之、人不知也。元豐六年、予始識荊公于鍾山、語及此、公大賞歎曰、無人知之。其後與予書簡、皆此等字。又海岳名言曰、半山莊臺上故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楊凝式書、人尠知之。予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考略曰、據此則米元章謂文公學楊凝式

書與山谷同。豈元章亦阿私所好耶。又謂半山莊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亦爲文公薨後之言。豈元章亦獻諛於地下之人耶。

張邦基墨莊漫錄曰。王荊公書清勁峭拔。颺匕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

張敬夫曰。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間。乃有晉宋間人用筆佳處。又云。余喜藏王丞相字畫。丞相于天下事多鑒以已意。顧于字畫獨能行其所無事。晚年所書尤覺精到。又云。荊公率意而作。本

不求工而肅散簡遠、如高人勝士、敝衣破履、行乎高車駟馬之間、而目光已在乎牛背矣。考略曰、此見于董史皇宋書錄。

朱新安題荆公帖、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僞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爲不可曉者。今觀此書、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於後。又題荆公帖、熹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爲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



之者、畧識於此。又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雖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于左方。慶元丁巳十月。

考略曰、新安嘗言先君子好學荆公書、至于再、



至于三。且跋其帖曰。恨不令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於後。是其因論書宜若甚愛荆公矣。及觀於跋韓魏公帖。竊又怪其不可解。有數端焉。張敬夫言荆公書載於董史書錄者。曰能行其所無事。又曰日本不求工。而蕭散簡遠。今而曰皆如大忙中寫。與前言何其戾也。夫昔人評書工拙。未有及於忙與暇者。卽使斯言果出於敬夫之口。則亦爲不知書甚矣。乃新安旣以敬夫爲戲言。而又以躁擾急迫以形其太忙之實。不知嚮言先君子學荆公書爲何等書。抑將并學其太

忙而不免同入於躁擾急迫乎。且又推及有關於人之德性而已。卽因以自警。其與嚮時恨先君不及見。又何如其戾耶。夫寫字大忙。本非可以論書法也。自敬夫倡之。新安和之。至用修遂以荆公書。昔時見賞於人者。一槩抹殺。惟以敬夫此一言爲誚。其可解乎。荆公固不以書法能否爲輕重。尤不必以書法較能。否。乃新安因跋魏公書。而及于荆公之躁擾急迫。用修因不直山谷論范文正公書。而及於荆公之本不解書。是皆不可以已乎。故予備錄諸跋語。以見新安

之於荆公、嘗一出、一入、要歸之無一好語、不獨論書爲然也。

丹鉛錄詩話類史籍類二條

詩話類

題曰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

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邇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於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馳奔放、若決江河而下也。

史籍類

題曰半山文妙

○節錄王半山之文、愈短



儒藏

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云。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考略曰、曾子固作老泉哀辭、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今用修以爲半山稱老泉文、一誤矣。又與子固原辭大異、再誤也。半山學博才高、其長篇若上仁宗皇帝書、洪範傳、皆雄絕千古、非賈長沙、韓昌黎無與抗行者。短文如憫習、三經義序、與王子純言兵、與司馬諫議論新法、則皆辭簡義深、又豈以檢束篇章字句見長哉。後人選錄半山古



文、無不知有讀孟嘗君傳、用修乃舉書刺客傳
後同類並視之、謂半山文妙尤在於短篇、且若
以此自矜獨識、是豈足以言半山之文哉。

校記

①社摯：當作「杜摯」，見《史記》卷五《秦本紀》。

②魏秦：當作「魏泰」，見《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③肅：當作「蕭」，見《皇宋書錄》卷中。

王荊公年譜考略附錄

附錄存是樓諸篇。以其有關於考畧。而又不可
以入譜中也。擬重刊唐百家詩選序。使其言果
是有功於此書不淺。是存作於乾隆庚午。其後
名讀書樓曰存是。以此。公年譜考畧成。大懼有
愧於斯言。錄此亦就正之一端也。嘉慶甲子。上
翔年八十有八。



儒藏

再與金式似郎中書名三吾仁和人

上翔謹白、弟去年作三江考、九江考二篇、竊謂禹貢一書、自冀州旣載壺口、至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一千十一字、又除去土田、貢賦等文、僅六百七十餘字、所紀自流沙、崑崙、以及中國九州名山川、廣袤數萬里、無不較然若視諸掌。而愚爲此二文、合計三千五百餘言。以本經言之、讀經者何必如此、自讀者由漢至今數千年之久、此是彼非、彼非此是者之衆、而猶未知其所止、豈經之難知固然哉。用致左右、教所不逮。承諭荆公年譜可以



無作。第謂荆公受謗七百有餘年一事也。積小而
成鉅一言也。屢出而多變。而其中間有力爲表襮
者。在宋則吾邑陸象山所作荆公祠堂記。自謂此
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元崇仁吳澄草廬虞集伯
生又繼之。明臨川邑人章袞汝明爲公文集序四
千八百有餘言。與近者李侍郎穆堂諸稿所辨證
誣罔尤切。而議者又有以鄉人私鄉人之說。孔子
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若此數君子者。是皆仁
智賢人。豈猶有好惡不近人情之事哉。今愚讀公
書。想見公之爲人。其好之不後諸君子。其爲言鮮

不敢少有偏私於其間、而不幸又爲其鄉人、則後此執是以相攻詰者、又不知其幾然、豈敢避是名哉。且好之不必其在鄉人、又有明徵也。如君浙產也、浙有海鹽鄒曉室甫、古言曰、王荊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得人、似荊公耳。乃不諒其心、萬口交訕、豈不冤哉。荊公自信無愧、不以人言爲意、誤天下矣。家山應雲鸞爲臨川令、嘉靖丙午重刊臨川文集、自言、少小時侍先君論宋史、至熙寧、奮袂誚公、先君厲聲曰、稚兒毋乃勦說。其後讀公全書、



深知學本經術、才宏經濟、志存周孔、行比夷由、固傑然人豪也。一咻衆排、甚者寃以靖康禍本、此非所謂勦說者耶。二公之論若此、而皆以爲寃、然而二公皆浙產也。至如年譜之作、亦自有說。前書云海鹽張氏宗松重刊李壁所注荆公詩、念獨無年譜、不無有待來者。又無錫顧公棟高欲爲公編輯年譜、以補藝苑之闕、此皆非私於荆公者。第憤公遭毀太久、亦太甚、非年譜不足以破其謬妄、而非浮慕二公爲之也。顧愛我者阻之、不必爲衆矣。惟己酉客郡署汪公如藻甚韙之、弁達於督學翁覃

溪先生。先生謂表彰先哲，乃分之宜。顧氏書未知其成與否。覃溪先生已許代訪見郵。他日此書有成，將俟之百世，必有同其衆惡必察者，而不汲汲於近投衆人之耳目也。又承問孟子題文二篇，今并納來。計在太平院署，君見此文時，迄今四十年，非其識高出等倫，誰復記憶及此。然萬章焚廩之問，桃應瞽瞍之問，前人多有言之者。惟弟見之時，文而或謂可作荆公古文讀，君聞之又當一笑置之爾。乾隆癸丑。

鄭氏、應氏皆在明中葉爲公稱冤，其言斟酌盡

善、是真能讀公全書識宋時事者。



儒藏

王荊公年譜考略 附錄

答汪豫年書

名世樟秀水人

上翔謹白、汪君豫年足下、違別以來、倏經八載。憶
己酉、獲侍昭武郡齋、僅踰月耳、而語言相接、又無
幾時、固已私識足下爲奇士、難得。茲蒙手書下界、
讀罷、輒爲驚歎、而不能已、以爲士志乎古者希矣、
足下若望古人爲必可至、而尤爲愚所願深交。益
自奮發、而忘其年之老、其喜極無量、則又不獨爲
一己之私、與一時交相慕悅之情已也。夫士之志
乎古者、不必有合于今、而亦未嘗無一合、此似有
天焉、而非人事之偶然者。漢以前無論、唐自昌黎



韓氏於文有起衰之功而生同時則有柳子厚。歐陽修崛起於宋一時若王介甫曾子固蘇明允子瞻父子亦相繼並世。不可謂非天之有意於斯文也。自是六七百年中間才大而學博者不可勝數。而其文終不能與諸君子相後先。則以學術至宋南渡後壹切議論源流本末分門異戶其勢有難以復合。尤非言說所能盡於此。而欲使文與道合其能言之者誰與。卽言之其能聽而和者又誰也。愚竊不自量所爲王荊公年譜一書亦以公道德文章經濟節義本爲宇宙不常有之人而遭世汚

蟻實起於挾私好勝之徒、輾轉造作語言、出于無稽者什八九。思欲掃除浮說、以警雷同、使公道以明、人心以正、而學術有歸、亦爲荆公身後不可少之書。今足下求觀甚切、而來書所舉明妃曲若甚忿疾於毀者之言、于黃山谷和張文潛詩、特舉荆公六藝學一首、因知用心于荆公全書、于此可見其槩矣。愚嘗于明妃曲竊怪羅景綸依附范冲、而支離尤甚。山谷和文潛詩八首、宋文鑑僅錄既見二韻、而于所稱荆公妙處不朽一首、反逸之、悉爲辯駁有成言矣。茲何幸與足下不相謀而相合、已



無間于千里之外邪。愚前年爲公像贊、亦謂吾爲此譜、固將貽諸衆惡必察者、而迢遙以俟乎千春也。陳伯玉有言、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愚謂古人在則人亡、則書、後人日日讀古人書、卽日日如見古人矣。惟來者誠不可知耳。今愚年八十、而足下齒方壯、天如假我數年、尙得以有言不盡者、往來相證於千里之外、而卽以千春之來者、幸得於目前、所謂不獨爲一己之私、與一時交相慕悅之情者、此也。來諭又謂近日考據鉅釘之學盛行于世、不足爲通儒。足下所見及此、古人不難到、到古

人未必不有得於今、況古所稱富貴而名磨滅者衆也、惟非常之人紀焉。君如爲非常人、勉爲志古之道而已。昌黎所謂毋慕乎速成、毋誘於勢利是也。別要論言、嗣容續覆、不宣。

附汪君來札○嘉慶元年八月初四日、後學汪世樟謹啟東墅先生几席。憶在昭武郡署仰承教訓、雖未獲列名函丈、竊窺殷乚教誘之懷、視執經問業者殆有進焉。違別以來、數易寒暑、川途旣已修阻、復迫俗冗、奔馳南北、鮮有寧晷。然行篋中先生文稿、及時藝內外篇、無不取諸左



右、雖未會心、粗可記憶。會托撫州邵別駕令弟名自本者、轉求先生己酉以後著作、及王荊公春秋斷爛、朝報辯、承寄二冊、仍是前所得讀者、爵上兩載。頃以江西回空糧艘過德、獲接先生手書寄家大人者、並閱所致金舅祖各札、反復尋玩、如獲百朋。竊惟先生之學與年增長、所見者大、所志者遠、然而難爲今之人言也。數十年來、考據餽釘之學、盛興於世、往七掇拾註疏、及說部中剩語、自誇博物。夫魯魚亥豕、審別固宜、然謂通儒必知此、則可、謂知此卽爲通儒、則未

必可。樟賦性愚劣，竊不願爲流俗人附和。自至撫州，蒙先生教令，讀王荊公上皇帝書，比年以來誦之不輟。因取今人所自以爲古文者讀之，而嘆古文之學至今殆廢矣。荊公自朱以後遭誣太甚，前人議論大都勦襲相因，卽海鹽張氏所刊李雁湖詩注，如明妃曲二章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范仲以爲背恩棄主，心術具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宋以來惟黃文節公庭堅推嚮獨至，其挽神廟詩云：釣築收賢輔，天人與聖能。三章云：昔在基皇極，



師臣論九疇。皆以古大臣爲比。又和張文潛詩云、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公爲區別否。嘗於尉葉縣時作詩、有俗學近知回首晚之句、大爲荊公所稱賞。先生積學高識、能自立於古作者之林。今聞荊公年譜有作、知必可傳於後世無疑。違教後歸至敝廬、讀書二年、繼遂竊食京華、隨宦東魯、倥傯逼迫、多撓物務。今者不知果克回首乎、抑終淪廢於俗學乎。倘蒙先生念其嚮往之切、憐而教之、亡羊補牢、

收之末路、則此後所學皆先生賜之也。年譜書成、尙祈附入都者、便交德州、并近來有所著作、悉以賜覽、幸甚禱甚。家大人專札致候、曾附督運官回、諒能卽達。樟恭請文安、去人倚馬以待、語無倫次、並惟恕之。是幸。謹啟。

送嚴生淑襄序

存是樓稿

奉新嚴生淑襄、吾年家子、又常從余問業焉。生好學工文、挾其少年英銳之氣、又備家世科名隆盛之時、宜躡巍科致通顯不難。比年有志乎古、諄乚歲音問不絕。今年秋、不遠五百里而來、有造於敝廬、則以聞吾所爲王荆公年譜將成、必欲親見之、且得聞吾言以爲他日讀是書之法。嗚呼。生之意勤矣、而其爲有志於古學誠大矣。雖然、荆公之書之不易讀也、卽荆公之爲人之不易知也。自世有讀荆公文者、曰、吾不以人廢言也。則又有爲之說



者曰、吾惡其爲人、而遂不欲讀其文。彼其人第見
人人所見之書、而不知人人所未見之書、卽讀人
人所見之書、則必棄其所美而暴其所醜皆是也。
於是、有稱號爲讀書萬卷者、至等於日不識字。此
余年譜之所以作也。余老矣、今且由耄而耄、讀其
書猶望洋而莫得其涯涘。生年方壯、其於是書也、
他日必有起予所未逮、而余又烏乎測之。揚子雲
曰、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崩、施也。其荆公之謂乎。世
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自宋至今七百年、惟荆
公誠足以當之。生如有志乎古、其又奚他求哉。於

其別遂書之以答其遠來之意。嘉慶八年癸亥仲
秋月朔日。



是存

道者、是而已矣。以是存道、而非道之所以存、何也。是專而道廣也。而以道藏是、又道粗而是精也。故聖人得其常道、析之而皆是、則道存矣。細人得其偶、是合之而皆道、則是存矣。是故聖人常精其是、於事會交錯之間、無專是也、無非是也。後有尊道者、亦若是焉。權其一、是必交於衆、非、譬、淘人淘金、沙盡而金乃見。指沙爲金、雖上知不能測其存、沙盡見金、雖悍者不得誣其實。且是不甚、其是不足存、而存是太甚者、其是亦常不存也。故言其所是、



必無或爲非是者。窮之古有堯舜、道之祖也。是之主也。人之所尊亦衆能之所共阻也。堯舜之後人無堯舜矣。故孔子曰：蕩亡乎。民無能名焉。雖然，賢堯舜者，湯武不能及。賢仲尼者，堯舜又弗及。博而較之，皆有所不及。推而愈下，則其爲不可及之數無算矣。然而言湯武者，不必以堯舜之故貶賢也。商周革命之事，仲尼無及焉。故曰：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賢仲尼者，亦不必以賢於堯舜賢之也。仲尼其至聖矣，而不自以爲聖也。嘗稱祖述堯舜矣，然又曰：不爲已甚者。是故六藝無非教也。

三十、七十子之徒無非學也。推而愈下，雖互鄉之童猶進焉。故語其甚，則堯舜湯武有所不及。去其甚，則人皆進。此無他，是存而已矣。是故比干剖心，仁其死也。微子箕子生存亦仁。而後世有匹楊雄於箕子者，此無他故焉。是存而已矣。伯夷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柳下季之降志辱身也。介然於殷周之世，先後稱賢矣。然而後世有李仲元者，則又措其躬於不夷不惠之間，此無他故焉。是存而已矣。夫畫蛇者不可爲之足，天下固有有足之蛇矣。然而所畫之蛇，必非有足之蛇也。夫逐亡羊者



以多岐而失、然而不岐不足以爲道、羊固在岐而逐羊者自不得岐之羊也。今以一羊不可之百岐、而必舉一羊之岐以廢岐之百、豈岐之固然哉。瞽無與於五采、聾無竅於五音、是固然已。今且有歌舞于此、爲之見見聞聞者、莫不暢然也。今且有聾盲於此、聾者得形亦復暢然、瞽者得聲亦復暢然。然則聾盲何病於歌舞哉。歌舞也、夫何喪於聾盲哉。而河伯方竊亡然望洋而見少也、不知惡沱之視江河猶水也。故曰無專是也、無非是也、而且是之中有是焉。聖人又嘗辭于其迹。東海有鳥鯁焉、

照水而水墨、鳥鰓於是焉、患其物之窺已也、則照水以自蔽。然而有海鳥者、視其墨而攫之、乃愈得鳥鰓矣。夫自蔽是也、然卒爲海鳥所窺者、存是太甚也。有甚則有迹、故不善用其迹者、無迹也、而使有迹、鳥鰓是已。如有善用其迹者、則雖有迹也、而使人不見其迹、故孫臏減竈、可以禽梁將、虞詡增竈、可以勝羌。是故聖人之於道也、達之若水、其來無已、其往無所止。禮樂以柔之、鬼神以幽之、詩書以侈之、仁義道德以體之、百王征禪損益以紀之、猶陸則資車也、水則資舟也、夏則承葛也、冬則



衣裘也。是存而已矣。故其上者尊之、其次存之、或小或大、循於其會、或毀或成、安於不爭、或已與人相爲主臣、猶數南北、東西各得、惟然、故天下莫能窮。由是言之、是亦有定、是亦無定、是其所是、則宋襄公之以仁義挫其國也、是也、非是而已矣。非其所是、則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說也。於是、有以杖擊公孫龍者曰、吾擊非公孫龍。而公孫龍乃始卷舌而亡其辨。非其所非、其是乃存、此有定之一端也。故存是者、去其太甚、而是已存、亦聖人所以精其是、而全其道於至廣也。

王交三墓誌銘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四月二十三日、吾友王君交三卒。予聞而傷之曰、嗚呼。交道之薄也。君獨以重友生、敦尙氣誼、名聞於一時。士之爲學、以苟且趨合時好者衆也。君獨務爲博洽、謂學必通經、文必擇其尤瑰琦者法焉。予嘗言科舉之學、其能辯論古今文、高卑正僞、因以古文爲時文、必曰宜師艾千子。君以爲然。乾隆壬午、君從艾氏後人、訪先生文所未見於今者、畢以授予。獲其像、畀予贊焉。復爲裝潢完好而歸之。此一事也。予讀荆公書、常憤



後世詆毀者皆失實、竊計倘盡取公事實論次之、以爲年譜、宜得以正其謬妄。而君亦以爲然。東鄉上池王氏、荆公之弟、安上之後也。世藏有荆公畫像、君又親往求之、至則設几席焚香、戒予具衣冠肅拜、然後得從瞻仰焉。有題其上者、則江西前布政使彭公、云有同年顧棟高欲爲公年譜、屬求公像以冠其卷首、檄下撫州守得之、遂撫以往、則乾隆十五年也。君益舉酒酌公前、揖予而言曰、斯事之鬱滯久矣、今子有志於是、賴公之靈、有以默相告子、子其曷可以已乎。予謹謝曰、不敢忘。是爲辛

丑三月此又一事也。嗚呼。君之志如此。其於爲學也可推而知之。君名思泰。世居東鄉黎墟。年踰四十始爲縣諸生。曾祖某。祖某。父履宏。國學生。母唐氏。君事親孝。友于兄弟。娶金谿銅嶺李氏。裁數里。父之族皆曰此吾家賢女。夫之族皆曰順婦也。子爲標。孫式和。君得年七十有三。李氏前君一月卒。年六十有七。以十月某日合塋於本里某山。君之未卒前十日。予猶及見君。尙孜孜問予荆公年譜書成否。金谿蔡上翔銘曰。黎墟一隅。舊爲臨川十里而東。上池在焉。其西北里。段墟艾氏。文學宗工。



與荆公同。兩公堂堂像則拜之。曷爲謠詠務詆壞之。君今已矣。我書未成。他年宿草敢告君靈。

譜成於嘉慶八年癸亥。距乾隆壬寅二十有二年。上翔年八十有七。

張子年譜

清·武澄編撰

吳洪澤校點

刁忠民一審

劉琳二審

西京清麓叢書本

《張子年譜》一卷，清武澄編撰。原載《西京清麓叢書》本《張子全書》卷一五。

張載（一〇二〇—一〇七七），字子厚，先世大梁（今河南開封）人，徙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嘉祐二年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調丹州雲巖縣令，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召對，除崇文院校書。次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謁告西歸，行次臨潼，卒於館舍，年五十八。張載是北宋著名理學家，爲關學學派宗師，人稱橫渠先生。其學推尊孔孟，闡揚儒學傳統，爲宋代理學創始人之一。其《西銘》、《正蒙》等對後世頗具影響。著有《崇文集》十卷、《正蒙書》十卷、《經學理窟》一卷、《西銘集解》一卷，久已散佚。明萬曆中沈自彰始輯其遺文編爲《張子全書》十五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出版有章錫琛點校本《張載集》。事跡見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張子全書》卷一五附）、《宋史》卷四二七本傳。

此譜爲武澄所編，成於清道光年間，爲現存張載譜中最早的一種。澄字子仙，一作子鮮，岐山（今屬陝西）人。其編此譜，係據《資治通鑑綱目》、《宋史》及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掇拾而成，攷載行歷，逐年繫事，大抵有據。又逐年附載其弟張戢年歲簡歷，亦爲此譜之特色。然於同時人文集未及參攷，不免疏漏，如卷末鄭士範跋所列舉之論龍女衣冠事，《二程遺書》明載其爲熙寧十年罷太常禮院歸途經洛時事，而譜載於熙寧三年，實出臆斷。

張子年譜

岐山 武澄 子仙

張子全書舊無年譜，澄每讀輒以爲憾。壬寅夏，爰據綱目、宋史、行狀諸書，參考成篇。

庚申宋真宗天禧四年帝諱元僈，更名恒，太宗第三子。生於

長安。

一歲。宋史：子厚，長安人。

父迪，涪州公，未仕。

行狀：子厚父。母陸氏。

澄按：張子本籍宋史謂爲長安人，行狀謂爲大梁人，撰大順

城記自稱曰汴人，蓋其先世居大梁，及涪州公始僑于長安，

生張子焉，故宋史直以爲長安人，自稱曰汴人者，不忘本也。

辛酉宋真宗天禧五年張子二歲。



王 宋真宗 乾興元年 張子三歲。

癸 宋仁宗 天聖元年 帝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張子四歲。

涪州公仕。能行狀父迪仕仁宗朝終于殿中丞知涪州事然不

甲 宋仁宗 天聖二年 張子五歲。

乙 宋仁宗 天聖三年 張子六歲。

丙 宋仁宗 天聖四年 張子七歲。

丁 宋仁宗 天聖五年 張子八歲。

戊 宋仁宗 天聖六年 張子九歲。

己 宋仁宗 天聖七年 張子十歲。

就外傳。行狀先生始就外傳志氣不羣知處奉父命。

守狀不可奪。

澄按禮內則十年出就外傳。

庚午宋仁宗天聖八年張子在涪州十一歲。

父迪知涪州。行弟戢生。一歲諱戢字天

澄按行狀涪州公卒於西官涪州即今四川地在長安西故

曰西官時諸孤之中惟戢尤幼則可知戢之生適乃父仕涪州時耳。

辛未宋仁宗天聖九年張子十二歲。

弟戢二歲。

壬申宋仁宗明道元年張子十三歲。

弟戢三歲。

癸酉宋仁宗明道二年張子十四歲。



弟戢四歲。

甲戌宋仁宗景祐元年張子十五歲。

弟戢五歲。

澄按行狀涪州卒于西官未嘗實指爲何年不敢臆斷然據諸孤皆幼之文則其時當亦在張子十五歲前也遷郿事亦

可類推。

乙亥宋仁宗景祐二年張子十六歲。

弟戢六歲。

丙午宋仁宗景祐三年張子十七歲。

弟戢七歲。

丁丑宋仁宗四年景祐張子十八歲。

與邠人焦寅游。行。弟戮八歲。

行狀云、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澄按、謁范文正公、據宋史、旣在二十一歲、則所謂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者、正是與寅游時也。特康定二字誤耳。若十八以前、則其年太幼、斷非出交之時。且寅言能爲先生所悅、寅必非常人、亦無向一童子妄語用兵之理。

又按、宋史、先生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所謂客、指焦寅也。

戊寅宋仁宗寶元張子十九歲。



弟戡九歲。

巳寶元宋仁宗二年張子冠。二十歲。

弟戡十歲。

庚康定宋仁宗元年張子至延州。二十一歲。溫公哀先生詩云先

上書謁范文正公。宋史道學傳年二十著邊議其九條。載文集。

弟戡十一歲。

澄按行狀云當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又云先生卒於熙寧十年享年五十有八。考熙寧十年距康定元年共三十七年則當康定時先生乃二十一歲而行狀云年十八則不當在康定時。在康定時則



不當云年十八、自相矛盾、其失不辯而明。至綱目又以謁范文正公時年二十、亦誤。惟宋史道學傳以爲年二十一、時適當康定元年。証之綱目、是年夏范文正公始爲陝西招討副使、兼知延州、極爲有據。若年十八、則爲景祐四年、年二十、則爲寶元二年、彼時范文正公尚貶知饒州、越州先生何由而以兵策謁之乎。

澄又按、上范文正公書、恐卽是文集所載邊議。是年元昊猖獗極矣、官軍莫敢撓其鋒、惟鄜州將种世衡能守要地以禦寇。証之邊議、時事悉合、且其議論頗有策士風、的是先生少年文字無疑。

己未宋仁宗慶曆元年張子二十歲。

訪諸釋老。宋史行狀。弟戢十二歲。

澄按先生少負材氣見范文正公後忽中庸爲淺近又訪諸釋老蓋能究極釋老之害故能堅志孔孟之道也李二曲謂釋氏諸書吾儒不妨一寓目如訊賊一般不見賊如何與他定得罪此論極通。

壬午宋仁宗慶曆二年張子至慶州三十歲。

撰慶州大順城記。記載文集。仲淹所築與白豹金湯皆截然屹立。澄

按大順城築於慶曆二年。弟戢十三歲。

癸未宋仁宗慶曆三年張子四歲。

弟戡十歲。四

甲申 宋仁宗慶厯四年張子二十歲。

弟戡十五歲。

乙酉 宋仁宗慶厯五年張子二十一歲。

弟戡十六歲。

丙戌 宋仁宗慶厯六年張子二十二歲。

弟戡十七歲。

丁亥 宋仁宗慶厯七年張子二十三歲。

弟戡十八歲。

戊子 宋仁宗慶厯八年張子二十四歲。



弟戢十歲。九

巳宋仁宗皇祐元年張子三十歲。

弟戢冠歲。二十

寅庚宋仁宗皇祐二年張子三十歲。

弟戢二十歲。

卯辛宋仁宗皇祐三年張子三十歲。

弟戢二十歲。

辰壬宋仁宗皇祐四年張子三十歲。

弟戢二十歲。

巳癸宋仁宗皇祐五年張子三十歲。



三月岐山大旱。府志、仁宗聖祐五年三月、岐山大旱、無禾。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饑殍盈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

弟戢舉進士、調陝州閿縣主簿。二十四歲。本天祺行狀。郿志。

澄按天祺行狀、旣冠登進士第。郿志、戢世家東都、策名入仕、歷中外二十四年、生四十七年而暴終。時熙寧九年三月朔旦也。熙寧九年距皇祐五年適二十四年、是年戢二十四歲、與行狀旣冠之說極合、故知戢舉進士在是年。而鳳翔府志則以戢舉進士在慶元二年、考慶元乃南渡後宋寧宗年號、是時戢物故已百有餘年矣。或疑慶元元字恐是歷字之誤、不知慶歷二年戢方十三歲、非惟顯與行狀郿志背謬、且穉

修知貢舉、先生與蘇子瞻兄弟二十。
瞻兄弟同登進士第。八歲

宋史云嘗坐虎皮講易京師一夕二程至與論易遂撤坐輟講。行狀云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澄按嘉祐二年先生因舉進士至京師坐虎皮講易故宋史特載之而不云嘉祐初者畧也。行狀不及撤坐輟講事者爲先生諱也。

澄又按行狀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邢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未詳遷於某年姑闕疑以俟考。

戊戌
宋仁宗嘉祐三年張子九歲。



儒藏

張子年譜

弟戡

二十九歲。

己亥

宋仁宗

嘉祐四年

張子

四十歲。

弟戡

三十歲。

庚子

宋仁宗

嘉祐五年

張子

四十歲。

弟戡

三十一歲。

辛丑

宋仁宗

嘉祐六年

張子

四十歲。

弟戡

三十二歲。

壬寅

宋仁宗

嘉祐七年

張子

四十歲。

聞立皇子喜甚。

明道謂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者食便不美澄按生當作立。

弟戡

三十三歲。

程明道謂子厚聞生皇子喜甚澄疑皇子不知何指時二弟



蔚亭彬在側、謂皇子無可疑、疑在立字訛爲生字耳。考宋紀、
 仁宗春秋高、無嗣、包拯、范鎮論建儲事、帝不決。見綱目。司馬光
 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
 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見宋史司馬光傳。壬寅秋八月、始立宗實爲
 皇子。則明道之所謂生皇子者、乃立皇子之訛無疑也。外此
 終張子世、並無生皇子事。

癸卯 宋仁宗嘉祐八年張子四十歲

弟戢三十歲

甲辰 宋英宗治平元年帝諱曙、濮安懿王元讓第十子也。仁
 宗無嗣養于宮中、立爲皇太子、更名宗實。在位四年、
 改元者一。張子四十歲
 壽三十六。

弟戢

三十歲。

乙巳

宋英宗

治平二年

張子在長安。

四十歲。

應文潞公聘。

行狀。

按綱目、文潞公時判長安。

弟戢

三十歲。

行狀云、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

聘以束帛、延之學官、異其禮際。澄按、潞公判永興軍在英宗

時、永興軍卽所謂長安也、時先生登進士第已八年矣。若方

未第時、則潞公尚同平章事、並無以故相判長安之說。考潞

公皇祐三年免知益州、嘉祐三年罷判河南、至治平二年始

判長安。

丙午

宋英宗

治平三年

張子在京兆。

四十歲。



應知京兆王公樂道聘。行狀。按宋史。賀蔡密學書。載文集。

綱目是年夏人寇邊環慶經弟戡七歲。

行狀云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未嘗實指為某年。澄

按宋史王陶傳英宗即位以陶知永興軍召為太子詹事永

興軍即京兆也何以知其治平三年也綱目是年十二月

穎王頊始立為皇太子也。

丁未宋英宗治平四年張子在渭州。四十歲。

簽書渭州軍事。軍府大小政先生贊助之與蔡帥邊事畫一

策。載文集。澄按策內論諒祚身死涇原路經畧司論邊事

狀。載文集。澄按狀內論誘殺楊知弟戡三十歲。

澄按行狀云簽書渭州軍等又云在渭渭帥蔡公子正宋史
字子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大小咨之蓋先生四十八歲時事
也詳玩邊事畫一諸書且以綱目證之不辯而自明矣

文集載送蘇修撰赴闕詩四首澄按宋史蘇宋使契丹還半
道聞英宗晏駕謂送者爲之徹樂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修
撰知鳳翔時治平四年也蓋宋長于刑名民有盜改嫁母極
衲父事法當死宋請生之故先生詩有秦弊于今未息肩高
蕭從此法相沿之句特難定赴闕之年爲何年耳

戊申

宋神宗

熙寧元年

帝諱顒英宗長子初封穎王未幾立爲
皇太子英宗崩卽位一十八年壽三十八改元者二

張子

四十
九歲

講學於綠野亭。亭在武功縣。與武功主簿張山甫交。河南偃師人。

康對山武功志熙寧間張山甫簿武功與張子厚善故有綠野亭時程伯淳簿鄆朱光庭簿萬年三子皆齊名關中號三傑焉。

澄按綱目反宋史伯淳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再調晉城令熙寧二年八月召為監察御史裏行武功志所謂熙

寧間者必是熙弟戩三十歲。

熙寧元年無疑弟戩九歲。

己酉宋神宗二年張子至京師五十歲。

見帝論治道帝初即位一新百良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

三代者終苟道也帝十二月召為崇文院校書尋辭歸。書尋悅。綱目。辭歸。

予知幾也。見王安石。語新政不合。弟戩召為監察御史裏行。行狀。四

考行狀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澄按天



祺以言被黜、在熙寧三年、則綱目之書尋辭歸、乃統辭也、並

非是年冬、即西歸也。

又按行狀、天祺以言得罪、得罪二字殊欠斟酌、直云被黜可也。

戊申宋神宗

熙寧三年

張子歸鄆。

五十一歲。按行狀、自涪州卒、先生勿不克歸、遂家鄆、橫渠鎮南大振谷口。

案獄自浙東還朝。

行狀。明州別館中諸公詩一首。文集載。

苗振獄也。

七絕載。

過洛見程子、論龍女衣冠事。

詳載鄆移疾歸居橫渠本行著。

正業諸書。

按宋史、張子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

取燭以書、其志道術思、未始

開井田渠。詳載鄆志。張焜井

須與惠亦未嘗須與志也。

神宗朝慨然欲復井田、行三代之制、為執事新法所礙、退而

買田分井、疏東西二渠、期驗試於一鄉。明范吉有唯有橫渠

祠下水、滔滔二派、與天長之句、二派指東西二渠也。澄按、

先生驗試井田之事、據張焜碑記、當在真戌初、歸後故附於

此以。四月、弟戡由監察御史襄行貶知公安縣。戡屢言王安石

矣。考。四月、弟戡由監察御史襄行貶知公安縣。戡屢言王安石

矣。考。四月、弟戡由監察御史襄行貶知公安縣。戡屢言王安石

矣。考。四月、弟戡由監察御史襄行貶知公安縣。戡屢言王安石

又諸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戡曰、正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戡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四十一歲。

澄按郡志、橫渠初罷大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見程子、論龍女衣冠事。或因橫渠言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耳云云、遂疑爲再移疾西歸事。澄曰、橫渠再移疾過洛見二程時、據邵氏聞見錄、病已不起矣、而二程相見、顧諄諄然論龍女衣冠事不已、有是理哉。

辛亥 宋神宗熙寧四年張子在鄆。五十歲

弟戡四十歲

壬子 宋神宗熙寧五年張子在鄆。五十歲



弟戡四十歲。

癸卯 宋神宗熙寧六年張子在郿。五十歲。

弟戡四十歲。

甲寅 宋神宗熙寧七年張子在郿。五十歲。

弟戡四十歲。

乙卯 宋神宗熙寧八年張子在郿。五十歲。

老大吟一首。七絕。載文集。澄按：詩內有個中終日面名堯之句。又有六年無限詩書樂之句。蓋先生自快成

歸居南山下。弟戡四十歲。

丙辰 宋神宗熙寧九年張子在郿。五十歲。

編正蒙十七篇。行狀。熙寧九年先生感異夢。以爲弟書。屬門人廼集所立言。謂之正蒙。



戰疏哀辭。天祺行狀、戰暴病卒、戰哭失聲、如不欲生、將葬、手疏哀辭、納諸壙曰、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勉夫。

三月朔旦、弟戰感暴疾卒於官。本宋史、行狀、享年四十有七。

澄按郡志、戰策名入仕、歷中外二十四年、如移普潤、靈寶、金

堂諸縣、皆無實年可考。自捫枵腹、曷勝浩歎。

丁巳宋神宗熙寧十年、張子至京師。五十八歲卒。

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本行狀、綱目、呂大防薦。

與禮官議禮

不合、引疾歸。行狀。九月、邵堯夫疾、與司馬君實、二程子晨夕候

之。宋史、邵雍傳、雍疾病、司馬光過洛見二程子、邵氏聞見錄、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

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冬十二月乙亥、卒於臨潼館舍。

戰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澄按、綱目、作冬十一月、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甥

宋京從遊。

行狀先生沒之日、惟一甥在側。門人奔哭臨窆、奉

柩歸。

行狀張子沒明日、門人在長安者繼來奔哭之、轉、遂始

南、呂希哲、藍田呂大鈞、武功蘇

妻郭氏存。

子因幼。

行狀宋

張、皆名儒也。其餘諸公俟考。張、年、今載止有一妻一子、衣食不足、寄托云云。

澄按行狀、張子卒、以其喪歸殯于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

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考涪州墓在郿縣橫渠鎮南大振谷

口、南嚮、張子墓在涪州墓左、里人訛呼曰仙人墳。戲臺與張

子同墳、傍涪州墓右。計地四十五畝、詳載郿志。

書橫渠年譜後

道光間岐山武子鮮輯橫渠年譜、用心勤矣。其考辨亦頗持之有故、惟論龍女衣冠自是禮官職事、而誤譜之崇文移疾之年。賢裔述銘翻刻全書、不欲輕移其次、屬余題跋正之。余感懷舊雨、而歎西銘意思鮮人知也。廣居之示、不能無望於尙論之人、敬誌之以俟。

同治庚午夏月丙辰、冶亭鄭士範謹書。



余自束髮受書、學務干祿。既而躋場屋、閒嘗從賢師友遊、得讀小學近思錄諸書、乃知正學所在。奈奔馳戎馬、執掌簿書、果違潛究也。同治庚午、宰鳳翔、張君述銘奉其祖橫渠先生集、囑爲序。余愧曩之失學、今何敢贊一詞。且張子之書、炳垂天地、何容辭費。書云：匪知之艱、行之惟艱。若余則知亦非易易也。述跋卷末、以誌悔憾、並以自勗、且以望讀是書之真知而實踐者。

丹棱後學羅驥謹跋。

張子全書終

校記

①其：當作「共」，見《張子全書》卷一三《邊議九首》。

②「於」上空字，當爲「成」字，見右引書卷一三《慶州順城記》。

③聖：當作「皇」，見本譜前文。

④矣：當作「俟」。



儒藏

張子年譜

橫渠先生年譜

清·歸曾祁 編撰

吳洪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劉琳 二審

據《孔教會雜誌》第一卷第六號排印

《橫渠先生年譜》，清歸曾祁編撰。原載《孔教會雜誌》第一卷第六號。

張載年譜，在宋有其孫張同然所編《橫渠先生張獻公年譜》一卷，見於《郡齋讀書附志》，久已失傳。現存最早爲清武澄所譜，本書已收入前卷。稍後又有清楊耀榮所撰《張子年譜》（載光緒間石印本《五子行狀年譜》，見謝巍《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卷六）以及歸曾祁撰《橫渠先生年譜》，均較簡略。今人陳正榮編有《張載譜略》，收入《張載傳記資料》一（臺北天一出版社，一九八一），可參看。

本譜爲清歸曾祁撰，曾祁字小宋，常熟人。此譜成於宣統年間，其跋稱「將先生《行狀》及《宋史》本傳等，按年分注，成年譜一卷。惜事蹟少而著述又無年月可稽，寥寥數紙，不足盡先生萬一」，並未參考前譜，叙事與前譜詳略互見，故兩存之。今據一九一三年《孔教會雜誌》所載年譜點校，惟此譜以事繫年，無事之年則闕之，而民國間四惜堂排印本則無事之年亦紀年歲。

橫渠先生年譜

常熟歸曾祁小宋譔集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真宗朝、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今陝西鳳翔府郿縣。今四川重慶府涪州。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

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呂氏大臨張子行狀。

曾祁案、郿縣志、張氏宗子在郿世系、一世迪、二世載、三世因、四世炎、五世荏、六世晉。晉自郿徙郿、復食邑於灤、遂爲灤人。

張子名載、字子厚、其先宋人、世居大梁。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居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家焉。朱子伊洛淵源錄。

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橫渠先生。著正蒙、東西銘行於世。朱子綱目。

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宋史四百二十七本傳。

宋真宗天禧四年庚申、一歲。

曾祁案、朱子伊洛淵源錄、先生生於真宗天禧四年庚申之歲、僅知生年月日、時無可考。吳氏榮光歷代名人年譜、張子厚一作生於天聖九年辛未、年四十七。此係先生之弟戡、非先生也。且戡生於天聖八年、亦非九年、詳下。

乾興八年庚午、十一歲。



先生弟戢字天祺生。

曾祁案張子全書弟戢墳志卒於熙寧九年年四十七則生於是年也。

康定元年庚辰二十一歲。

先生上書謁范文正公公勸之讀中庸。

曾祁案先生年二十一謁范文正公呂氏張子行狀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葉氏分類近思錄集解及文正年譜引行狀作年十八孫氏理學宗傳劉氏理學宗傳辨正黃氏全氏宋元學案祁州志均作年十八朱子伊洛淵源錄先生生於真宗天禧四年庚申之歲仁宗康定元年庚辰年二十嘗以書謁范文正公綱目亦作年二十宋史本傳年二十一歲以書謁范文正公熊氏學統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公鳳翔府志人物亦作年二十一行狀淵源錄綱目皆誤以生年甲子考之庚申至庚辰正二十一年宋史學統府志是也。學統於先生年十八上云當康定用兵時則又非也。茅氏星來近思錄集註首列淵源錄與下原列行狀一作二十一作十八未深攷也江氏永近思錄集註同。

慶曆二年壬午二十三歲。

著慶州大順城記。

曾祁案記慶曆二年某月日經略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塞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爲之文以記其功。

嘉祐元年丙申三十七歲。

先生初至京師。

曾祁案呂氏行狀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

二程外書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原注逐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橫渠乃歸陝西。

朱子張子像贊勇撤皋比一變至道。

熊氏學統引廣平游氏曰子厚少時自喜其才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明道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虚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攷而知也。孫氏理學宗傳嘉祐初至京師。

二年丁酉三十八歲。

先生成進士授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

曾祁案呂氏行狀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今直隸保定府祁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今陝西延

安府宜川縣。又其在雲巖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



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以訓誡子弟之意。有所告教。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

李氏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嘉祐二年。賜進士章衡等及第出身。共三百八十八人。

鳳翔府志選舉。嘉祐二年。章衡榜登進士第。陝西通志同。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四十九歲。

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著與蔡帥邊事畫一。涇原路經略司論邊事狀。經略司畫一。

曾祁案先生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軍事判官。渭帥蔡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事大

小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理學宗傳、宗傳辨正、理學學統。

二年己酉五十歲。

先生爲崇文院校書。

曾祁案吳氏歷代名人年譜。此條列在冬十二月。非。

弟戢爲監察御史裏行。呂氏張戢行狀、宋史。

閏十一月先生案獄浙東。

曾祁案明道文集論遣張載按獄注。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曾祁案呂氏行狀。熙寧二年。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又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

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臯陶、猶且讞囚、此庸何傷。宋史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今浙江寧波府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其罪。

劉氏理學宗傳辨正、以呂公著薦、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辭未得遂、命按獄浙東。明道程子爭之、曰、載以經術德義進、而使之按獄、非朝廷所以待賢之意也。安石曰、淑問如臯陶、猶讞囚、此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

三年庚戌五十一歲。

先生移疾歸橫渠。

曾祁案行狀於二年下云、明年移疾、則是年移疾歸也。又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二程外書、邵氏

聞見錄、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遂移

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不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劉氏理學宗傳辨正、會先生弟戢與明道同爲御史裏行、並以論新法得罪、同時補外。先生按獄還、明



道等已出乃謁告西歸屏居終南山下。鄆縣志引通典鄆有終南山又引元和郡縣志山在鄆縣南三十里敝衣疏食

危坐一室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

又案張子經學理窟。宋元學案作橫渠理窟某既閑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則經學理窟正

蒙等書皆成於居橫渠之時正蒙見下。

四年辛亥五十二歲。

居橫渠。

五年壬子五十三歲。

居橫渠。

六年癸丑五十四歲。

居橫渠。

七年甲寅五十五歲。

居橫渠。

八年乙卯五十六歲。

居橫渠有老大詩一首云老大心思久退消個中終日面岩嶢六年無限詩書樂一種難忘是本朝。

曾祁案先生詩不多作集中祇十餘首除別館中諸公一首外大抵皆居橫渠時作無年月可分錄惟

老大一首中有六年句先生自居橫渠至是正六年當是是年作。

九年丙辰五十七歲。

三月丙辰朔弟戢暴疾卒年四十七歲。

張子弟戢壙志呂氏張戢行狀宋史宋元學案。

曾祁案行狀既冠登進士第則戢登進士當在皇祐時而陝西通志鳳翔府志選舉皆作寧宗慶元二年鄒應龍榜張戢登進士豈別有一張戢耶抑紀年之誤耶劉氏長華歷代同姓名錄二張戢一唐表清河文琮子江州刺史一宋道學載弟字天祺官監察御史裏行知公安縣今湖北荊州府公安縣是則宋祇一張戢也。

秋先生感異夢。

曾祁案行狀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示門人曰此書於歷年致思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凡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

二程外書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朱子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

十年丁巳五十八歲。

春知太常禮院冬十一月再移病西歸乙亥卒於臨潼館舍。

曾祁案行狀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今陝西西安



府臨潼縣。卒於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於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於涪州墓南之兆。
鄜縣志、橫渠鎮在鄜縣五十里、張子故宅及墓祠皆在焉。又歿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

繼來奔哭之、賻襚始克、歛遂奉柩歸殯以葬。張氏舜民乞追贈張載疏、熙寧末年再至闕下、神宗方將任用、使行其所言、其疾再作、謁告西歸、死於道路。孫氏理學宗傳、劉氏理學宗傳、辨正黃氏全氏宋元學案、皆云九年以吕大防薦、召知太常禮院、辨正又云冬十一月至潼關、沐浴更衣而寢、比旦視之則卒矣。九年誤十一月是也。李氏長編十一月戊申朔、十二月丁丑朔、以戊申下推之二十八日乙亥二十九日丙子、十二月朔丁丑、乙亥日明在十一月也。且吳氏歷代名人年譜十年十一月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年五十八、亦作十年十一月、是則九年及十二月皆非也。

又案邵氏聞見錄、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人衰絰挽車以葬。

二程遺書、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諡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然。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耶、五十三龍耶。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又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閑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二程外書正叔謂子厚在禮院所定龍女衣冠使封號夫人品秩爲準。正叔語其非。此事合理會。夫大河之塞莫非上天降鑒之靈。官吏勤職士卒效命。彼龍水獸也。何力焉。今最宜與他正人畜之分。不宜使畜產而用人之衣冠服。

又案先生嘗以禮教人。此行本儼可以有爲。所以有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之語。及議行冠婚喪祭之禮不決。正郊廟之禮而衆莫之助。鬱鬱以疾卒於館舍。惜哉。明道哭以詩曰。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

又案宋史寧宗嘉定十二年賜諡明公。理宗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

宋元學案嘉定中賜諡淳祐初追封郿伯。從祀學宮。原注太常初擬曰達。衆論未叶。再擬曰誠。又擬曰明。俱未用。最後定諡曰獻。

學統嘉定中賜諡曰明。淳祐初追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張子。

東華錄雍正二年先生父迪從祀夫子廟。稱先儒張氏。

曾祁讀西銘既以註說集錄一編。名曰西銘彙纂。又將先生行狀及宋史本傳等。按年分注。成年譜一卷。惜事跡少而著述又無年月可稽。寥寥數紙。不足盡先生萬一。願有道者鑒正焉。宣統辛亥首夏。歸曾祁謹記於金陵小南強室。



校記

①涇：原作「經」，據《張子全書》卷一三原題改。

②歎：原作「歉」，據右引書卷一五附程顥《哭子厚先生詩》改。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清·茆泮林編撰

吳洪澤校點

李文澤一審

劉琳二審

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一卷，清茆泮林編撰。清道光二十五年高郵甘雨亭刻本。

孫覺（一〇二八—一〇九〇），字莘老，高郵（今屬江蘇）人。皇祐元年進士，歷合肥主簿、館閣校勘。神宗朝爲右正言，知諫院，以忤王安石出知廣德軍，歷知湖、廬、潤、蘇、福、亳、揚、徐州、應天府，召爲太常少卿，改秘書少監。哲宗即位，遷右諫議大夫，擢御史中丞。元祐五年卒，年六十三。孫覺早從胡瑗學，善於論議，尤長於《春秋》，著有《春秋經社要義》六卷、《春秋經解》十五卷、《春秋學纂》十二卷、文集四十卷、《奏議》十二卷、《外集》十卷、《荔枝唱和詩》一卷。今存《春秋經解》十五卷及近人所輯《孫莘老先生奏議事略》一卷、《補遺》一卷。又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交厚，爲北宋名賢。事蹟見《東都事略》卷九二、《宋史》卷三四四本傳。

此譜爲茆泮林編。泮林字雱水，道光諸生，著有《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老子河上公注》、《唐月令注續補遺》等，輯有《孝子傳》、《伏侯古今傳》等。至作是譜，自稱「惓惓於鄉之賢人君子」，乃「表揚先哲」之作，成於清道光年間。是譜依據史傳所載，博引群書，正誤考異，於譜主仕歷、交遊、學術、政績等均有考述，可補史傳之不足。



藏齋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序

高郵地介揚楚有宋之世為南壯
要區魏公瞻衮之堂忠武駐兵之
地、蘄王復築之城、赫然在人耳目。
其間人材輩出、著者莫如孫龍圖
莘老、秦學士少游。秦氏淮海集盛
傳於世、龍圖始終大槩見於宋史。
本傳其書則春秋傳十五卷僅存。

所稱文集奏議六十卷、今已不可得見。夫君子為善於鄉、宣力於國、後之人得其遺聞軼事於簡牘、編殘之餘、猶慨慕焉弗能置。矧先生德量淵涵、樹立閎遠、為一代偉人哉。文學茆君雱、水郵之後進也。垂老一衿、家徒四壁、中年迭遭困頓、



遂日以著述為樂。嘗輯十種古逸書、儀徵相國序而行之。曩余續脩郵志、得君覽社餘聞、備採擇焉。茲編莘老先生年譜、旁徵博引、辨析詳明、於先生出處大節、立朝風軌、以至一交際、一游歷、視史傳加詳、傳覽者按年可稽也。茆君齒近七

十閉戶研書不求聞達獨惓惓於
鄉之賢人君子其景行可知矣。秦
郵文獻之邦代有傳人如茆君者
固當世不可多得哉。余故亟梓之
以為深心好古者勸。
道光二十有五年歲在乙巳夏五
月天中節湘鄉左暉春並書于震

澤縣衙之詠史精廬。



左暉雲校刊



儒藏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序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高郵後學茆泮林纂

宋仁宗天聖六年戊辰先生生。姓孫氏名覺字莘老。先世江都人徙居高郵。曾祖諱公誠。祖諱再忻。父諱億太常寺奉禮郎。母元氏。

案先生先世名諱有無官秩宋史本傳不詳。茲據宋畢仲游西臺集孫公傳師墓志銘載入。父贈銀青光祿大夫母贈河東郡太君。不知在何年附此存攷。

天聖七年己巳

天聖八年庚午

天聖九年辛未

明道元年壬申、五歲。始入學。宋人入學、男子多用五歲。或七歲見趙與峕賓退錄。案邑志、先生嘗從鄉先生喬竦學。喬竦字立之、臨澤人、以鄉先生教授州里、倡明孔孟之教、從遊者多以文行知名。一時淮南數千里間、其視高郵若齊魯。孫龍圖覺亦其徒也。竦卒、先生撰墓銘。今未能確指從學何年。首載於此。

明道二年癸酉

景祐元年甲戌

景祐二年乙亥

景祐三年丙子

景祐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儒藏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寶元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厯元年辛巳

慶厯二年壬午十五歲。通易書、春秋經大義。

慶厯三年癸未

慶厯四年甲申

慶厯五年乙酉

慶厯六年丙戌十九歲娶某氏。

策。米秦少游淮海集與先生簡云。前書聞姨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撓。不知所爲。疑是娶於徐氏。

慶厯七年丁亥二十歲。從海陵胡瑗游、入經社。

宋史孫覺傳、覺甫冠、從胡翼之游。

案、宋史作胡瑗、國史傳作胡翼之、載先生春秋經解書前。以下凡與宋史小異者、俱參國史本傳。

慶厯八年戊子二十一歲。春秋經社要義成。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春秋經社要義、龍圖閣學士孫覺莘老撰。覺從胡安定游、門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列其間、衆所推服。此殆其時所作也。

是歲歐陽修知揚州、先生往謁。

宋蘇軾東坡集、頃歲、孫莘老嘗請益於歐陽公。公曰、



此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卽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孫書於座右。宋周輝清波雜志亦載。

皇祐元年己丑、二十二歲。登馮京榜進士第、爲河南縣主簿。

宋史李常傳、常與孫覺齊名、俱受知於呂公著。

案先生登第後爲河南縣主簿、宋史本傳不載、茲據邵伯溫聞見錄纂入。詳後。

是歲、登社湖珠見。

宋邵伯溫聞見錄、孫覺龍圖未第時、家高郵、與士大



夫講學於郊館別墅。一夕晦夜，忽月光入窗隙。孫異之，與同舍望光所在，行二十里餘，見大珠浮遊湖面上，其光屬天，旁照遠近。有崔伯易者，作感珠賦記之。
熙甯二字邵錄誤也。初，孫登科爲河南縣主簿，自云：宋龐元英文昌雜錄，禮部李侍郎說，祕書少監孫莘老莊居在高郵新開湖邊，嘗一夕陰晦，莊客報湖中珠見，與數同人行，小草徑中，至水際，見微有光彩，俄而光明如月，陰霧中人面相覩，忽見蚌蛤如蘆蓆大，一殼浮水上，一殼如張帆狀，其疾如風。舟子飛小艇逐之，終不可及，旣遠乃沒。

案宋沈适^①夢溪筆談載此事在嘉祐中不言莘老。今不錄。明隆慶高郵州志稱嘉祐壁社湖神珠見。是年莘老登第。蓋沿筆談之誤。沈談又以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燄。殆類日光。與前二說亦異。存攷。崔伯陽賦載高郵舊志。

皇祐二年庚寅二十三歲。簿河南。

案宋時選人七階。初階不到任。主簿乃七階之一。先生登第後爲河南簿。當是初階。空銜。是年或由初階得調。未可定。今因先生合肥滿秩。當在至和。故此仍以簿河南繫之。

皇祐三年辛卯二十四歲。調合肥主簿。

宋史孫覺傳。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刑。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

案先生調合肥簿。不詳何年。通鑑綱目、皇祐三年秋八月、京東淮浙饑、諫官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合肥屬淮南道、今據作皇祐三年。

皇祐四年壬辰、二十五歲。在合肥。

皇祐五年癸巳、二十六歲。在合肥。

至和元年甲午、二十七歲。合肥簿滿秩、入都注令。

宋王安石荆公集別孫莘老詩、李壁箋注云、莘老嘗爲宣州太平縣令。此是合肥簿滿秩、入都注令時也。改官爲太平令、呂同從學。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孫莘老初爲太平令、有呂同者學於孫。一夕夢試南宮中、高選主文孫也、衣緋魚。



覺以告孫。孫曰：子學已充，料不日取高第，而某方任州縣，何事文衡？況朱衣豈主文服耶？熙甯初，呂赴禮部試。孫以記注知諫院同知貢舉，尙衣緋。呂大喜，必在高等。俄又被黜，大悵恨，自放江湖，無復宦意。元豐初，呂以五舉免解，再赴禮部。孫以祕書少監知舉，尙衣五品服。榜出，呂預高薦。

案：先生爲太平令。宋史本傳不載，茲據補。時王令與先生素親厚，竊意先生寄詩逢原，欲招致官舍，故廣陵集荅先生詩云：高門鞍馬日光榮，勢力紛紛起共爭。偶以不能聊自便，敢於茲世獨求清。生無人愧甯非樂，死有天知豈待名？客食官居同是苟，何須稱別異平生。阮王詩起句當是先生新爲縣令時也。

至和二年乙未，二十八歲在太平。



案王令廣陵集寄先生詩云。默默不自得。勞勞非所任。不與君子逢。誰復明此心。偶客來自南。口有千里音。知無木索勤。頗復山水吟。對之爲一笑。欣如獲千金。宣城風物佳。古語昔已忱。太平在其右。道途邈幽深。溪流渺鬱環。山勢屹抱臨。況復寂寞人。黃綬事陸沈。公田秭既收。客席酒屢斟。梅子昔南浮。不往一就尋。波濤忘日月。疾病廢古今。歸來就羈銜。外慮日已侵。適時愧非材。對客輒自瘖。譬如火炙膚。暫忍久莫禁。唯思百畝田。爲可足釜鬻。投身脫世籍。斂足蹈古箴。寄言所同懷。相期在中林。此詩未能確指何年寄。然定是先生在此。平時也。引次於此。

嘉祐元年丙申二十九歲。在太平。

嘉祐二年丁酉三十歲。在太平。

嘉祐三年戊戌三十一歲。在太平。

案王荆公集度麾嶺寄莘老詩云。區區隨傳換冬春。夜半懸崖託此身。豈慕王尊能許國。直緣毛義欲私

親施爲已壞平生學夢想猶歸寂寞濱。風月一歌勞者事能明吾意可無人。是詩歲月無攷惟集中寄沈鄱陽詩云夜過麾嶺月明中。荆公自注時爲江東提刑。攷宋史故知在嘉祐三年也。又案別莘老詩李壁箋注介甫白羣牧出憲江東莘老時猶在太平。介甫集有與莘老一書論朋友切磋及鹽秬子事可見二公情分其始事未嘗不同也。王臨川文集與孫莘老書某昨日相見殊忽忽。所示及信獄事深思如此難處足下試思其方因書示及。今世人相見誠未有切磋琢磨如古之朋友者蓋能受善言者少幸而其人有意而與游者猶以爲陽不信也此風甚可患。如某之不肖雖不爲有道許足下猶當以善言處我而未嘗有善言見賜豈以爲不足語乎足下尚如此復何望於今世人也。某爲是事雖亦多復辨論非敢自強蔽以所職直以爲不如是則亦有所未悟彼此之理不盡在他人或可以不敬受其說而欲是者因而遂已。在足下聰明想宜知鄙心要當往復窮究道理耳。古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無朋友則不聞其過最患之大者況某之不肖所學者非世之所可用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



爲忍心拂性、苟取衣食、而盲人之寄厲其太過、宜日
 日有方、理稽求、可以自脫冀足下時見諭也。鹽秤子
 騷擾事、幸疏示其詳、不敢作足下文、字施行、要約束
 今後耳。足下既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
 避、避太過、則其事將不直、而職事亦何由理也。如鹽
 秤子事、悉望疏示、自足下職事、然某不敢漏露也。至
 摩嶺鄉詩、奉寄一覽也。秋冷、自
 愛。讀此書、益見二公當時情分。

嘉祐四年己亥三十二歲正月、詔編校昭文館書籍、在
 京師。

宋史孫覺傳、仁宗擇名士編校昭文書籍、覺首預選、
 進館閣校勘。王安石臨川文集奏舉人編校昭文
 館書籍、孫覺著作佐郎制、先帝置校讎之官、所取皆
 天下望士。爾惇行力學、爲時俊傑。治民有紀、稱者衆

多。會課進遷往其厥服可。

案本傳不詳何年。據宋程俱麟臺故事。嘉祐四年正月。三館祕閣各置官編校書籍。故知先生被召。當在是年也。玉海

作四年二月。

又案廣陵集附注。先生呈逢原雜詩云。鴻雁最知時。未逃羅網。不能忘稻粱。千里安得往。鳴蜩腹空虛。見啄因其響。丹鳳穴九霄。虞人常夢想。逢原效先生。體云。魚鰕無所能。動輒因人得。蛟龍能則乖。覆舟取人食。龜鼈雖謂殊。剝剝同一劇。龍不入網羅。亦不為人識。又云。大羊養於人。壯則人食之。猛虎嗜人肉。終味獵者機。豺狼與狗同。爲害豈必威。封狐能爲人。還作行子妻。先生呈逢原及逢原效先生詩。今未能確指何年作。玩其語意。疑是同時。名士被召也。逢原是年六月卒。

嘉祐五年庚子三十三歲在京師。

嘉祐六年辛丑三十四歲自京師歸高郵黃庭堅來謁。

以女許嫁庭堅。

宋黃庭堅山谷年譜嘉祐六年庭堅年十七從李公擇學始識孫公得聞言行之要。啟迪勸獎使知向道之方。孫公爲多。孫公憐其少立以女歸之。

案陳書目錄曾鞏序是年八月有與詔校讎陳梁等書之役。而山谷詩和荅莘老見贈云往歲在辛丑拜公古邗溝。故知先生自京師歸高郵。

嘉祐七年壬寅三十五歲在漣水軍。俞澹黃庭堅從學。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俞澹字清老揚州人與魯直同從孫莘老學於漣水軍。魯直時年十七八自稱清風客。



儒藏

嘉祐八年癸卯三十六歲。在京師。七月，與趙彥若、孫洙、曾鞏等校定陳書上之。

案陳書目錄序，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宋、魏、梁、齊等書，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悉上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始定。序末稱臣某某等謹敘目錄，旨死上。據此，則受詔在六年，校定在八年，故七年先生得在漣水也。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三十七歲。在京師。

宋劉延世孫公談圃、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治平初全在館中。花時，人各歷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



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下。則雜花盛開、雕欄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主人曰、此未足佳。頤指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時在諒闇中、莘老辭之、衆遂去。莘老嘗語人、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治平二年乙巳、三十八歲。在京師。先生弟傳師先生覽登彭汝鵬榜、與邑中孫君孚升、喬希聖執中同進士第。談圃黃魯直得洪都解頭赴省試、孫君孚、喬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直爲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君孚與同舍三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

罷與君孚同看榜不少見於顏色。公嘗爲其婦翁孫莘老言甚重之。案公嘗爲云云疑非當時言。傳師登第時先生似已不在京師或當有出爲縣令之役亦未可定。

治平三年丙午三十九歲爲吳江令修垂虹橋。

宋范成大吳郡志垂虹橋慶厯八年縣尉王庭堅建。治平三年縣令孫覺重修以木爲之。

治平四年丁未四十歲復在京師直集賢院擢右正言。宋史孫覺傳神宗卽位覺直集賢院爲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擢右正言。案宋史英宗紀四年正月崩太子頊卽位是爲神宗。先生爲右正言本傳敘在神宗將革敝政之前故編入治平四年。

神宗熙甯元年戊申、四十一歲。正月、詔修英宗實錄、與曾鞏充檢討官。

宋晁公武讀書志、熙甯元年、詔修英宗實錄。曾公亮提舉、呂公著、韓維修撰、孫覺、曾鞏檢討。

神宗將大革敝政、先生上言。

宋史孫覺傳、神宗將大革積弊。覺上言、敝政固不可不革、革之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爲難、而終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而人主用臣之道、曰任賢使能而已。賢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



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之事功而不可責之言議。陛下欲興太平之治、而所獎拔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日長、彙征牆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去、正人日遠、其爲禍患、尙可以一二言之哉。願觀之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

案宋史、熙寧元年正月朔、日食、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謂文彥博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故知先生上言在此時也。

疏論邵亢奪官兩級、判越州。

宋史孫覺傳、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神宗語覺、欲出

之、而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卽奏疏如所言。神宗以爲希旨、奪官兩級。執政曰、諫官有出外、無降官之理。神宗曰、但降官、自不能住。覺連章丐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

案通鑑綱目熙甯元年十二月邵亢罷。

復右正言、旋罷。

宋史孫覺傳。

案綱目稱先生爲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此當是復右正言時事、與疏邵亢希旨固當另是一事。
徙知通州。



儒藏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通州志、孫覺過掘港營寨詩云、海口來屯數百兵、貔貅嚴衛號精明。馳驅每列長蛇陣、駐劄無殊細柳營。千里旌旗驚遠寇、四圍戈戟比重城。遐陬未解將軍令、石礮聲疑辟厯聲。

熙甯二年己酉、四十二歲。自通州召還、知諫院、同修起居注。

宋史孫覺傳。

以記注知諫院、同知貢舉。

案先生知貢舉、宋史本傳不載、茲據燕談錄纂入。詳見前。

改知審官院。

宋史孫覺傳、王安石蚤與覺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助。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王、呂果交惡、疏論滕甫。

案先生論滕元發、宋史本傳不載。東坡集滕公墓志、稱唐淑問、孫覺言滕公短、上不信。當卽此事。通鑑綱目、滕甫熙甯二年罷知開封府、墓志敘事在罷開封府之後、故附此。

熙甯三年庚戌、四十三歲、知審官院。二月、韓琦請罷新法、爲王安石所沮。先生疏論、不聽、貶知廣德軍。

宋李燾續通鑑長編、熙甯三年、呂公著在三言職、上諭



執政以公著自貢院出、上殿言朝廷摧沮韓琦太甚、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王安石怨公著叛已、因此用爲公著罪。孫覺嘗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誤記以爲公著也。原注、公著家傳云、三月十一日壬寅、諫官孫覺見上論青苗事、且言條例司駁韓琦疏、鏤板行下、非陛下所以待勳舊大臣之意。後二日甲辰、公著見上、復極論青苗事。然未嘗及琦也。已而上謂執政曰、呂公著、孫覺皆極言青苗不便、且云駁難韓琦非是。因面詰王安石、韓絳、不



當鏤板初無罪覺意。覺旣被黜、執政遂以覺語加公著。及公著黜、覺猶艤舟城東、未赴廣德、乃謂人曰、韓琦事、獨覺言及之耳。然後人知公著未嘗言琦。

案邵博聞見後錄、申公素謹密、實無此言。或云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申公。
宋史孫覺傳、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材、用取具焉。覺奏條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予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以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十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

作也。今以農民乏絕，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家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焉。倘專取具於泉府，則豕宰九賦，將安用耶。聖王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政而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奸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鈞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安石覽之，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呼抑配。」



之擾。覺亦上言。府界諸縣

此下至出知廣德軍。參魏泰東軒筆錄語補入。

百姓

率不願請。往往追呼抑配。深爲民害。安石因請遣覺行視虛實。主上俾覺同府界提點。往諸縣體量。有無追呼抑配之事。覺旣受命。面奏曰。敢不虔奉詔旨。卽日治行。旣而復上疏曰。臣聞古者有言之者。有行之者。故言者不責其必行。行者不責其能言。臣備員諫省。以言語爲官矣。又能一一而行之乎。且如陳畱一縣。前後曉示。情愿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陳畱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愿與官相交。所有同體量指揮。望賜寢罷。遂以覺爲反覆落同修起居注。出知廣

德軍。

案先生出京。盧桐來餞。談圃。盧桐^①。昭州人。蔡挺薦爲國子直講。爲人樸質。不修人事。至京。杜門。以故皆疎之。唯孫莘老與之善。莘老見桐看易。詰其義。皆非今世所學。得京房厯數之說。莘老出京。桐夜半餞之。言莘老禍福無不中者。

在廣德軍。張戢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首召還先生。不聽。

宋史孫覺傳。

熙甯四年辛亥。四十四歲。在廣德軍。

十二月。移知湖州。

宋史孫覺傳。覺徙湖州。適大水。歲饑。百姓相率亡去。



覺賑以倉廩、躬自撫循、所活不可勝計。嘗因松江隄

沒、

參國史
傳補入

易築石隄以禦湖水、隄高丈餘、長百里、

參國

史傳

隄下化爲良田。民甚德之。

補入。案先生自廣德軍徙湖州、適大水、宋史本傳不詳何年、茲據蘇東坡墨妙亭記所識年月編入。

爲屯田郎中俞汝尙作墓表。

宋蘇軾東坡詩集施宿注、汝尙字退翁、第進士、以屯

田郎中致仕。逾年、忽告其妻黃

談圃
作袁

曰、人生七十者

稀、吾與夫人皆以過之、可往矣。黃曰、我先去。退翁曰、

善。後三日、黃沐浴化去。退翁明日召諸子告曰、吾亦

行矣。俄隱几而終。孫莘老以爲事類龐公、表其墓、秦

少游爲書之。

案宋史隱逸傳汝尚以屯田郎中致仕。先生與兩蘇公及李公擇皆賦詩文歎美之。唯卒後作墓表事不載。茲故據蘇詩施注。攷宋史傳本出國史。周必大益公題跋四朝國史於遺逸中立俞退翁傳。大槩用孫莘老所作墓表。唯自西川召爲御史。力辭不拜。墓表但云以關員召。據此則先生志墓之文可見。竝知宋史不載先生墓表之由。蓋其文已采入傳也。又案淮海年譜元案時少游蓋在先生幕府也。以下引蘇詩及蘇詩注多依東坡年譜引。少游詩文亦多依年譜及文集。

春秋經解成先生自序。

春秋者魯國之史。孔子老而後成之書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刪詩。書。定禮樂。在於



反魯之年、而贊易在於五十之後也。春秋止於獲麟、而孔子沒於獲麟之後二歲耳。是孔子於未沒之前、猶記春秋之事。則春秋之於六經、最爲晚成也。孔子於未老之前、不作春秋、必其老而後作者。蓋孔子尙壯、猶冀當時之君有能感悟而用之者矣。柰何周旋天下、至於窮老、而一丘之地不可得、一旅之民不可有。孔子之年益老、而天下之亂不止。至於臣弑君子、弑父、而天子不加誅、方伯不致討、三綱五常掃地俱盡。孔子於是因魯之史、以載天子之事。二帝三王之法、於是乎在。春秋之所善、王法之所與也。春秋之所

惡王法之所棄也。至於修身正家、理國治天下之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法，莫不大備。故前史云：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爲人子而不知春秋，必陷大逆之罪。故學者不可以不務也。春秋之作，蓋以天下無主，而孔子以王法正之，誅罰褒賞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作傳者旣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杜預、何休之徒，又妄爲之說。如杜預之說，則曰：周德旣衰，官失其序，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



則刊而正之、其餘則皆用舊史。若如其說、則孔子乃一史官耳。春秋旣曰作之、又徒因其記注卽用舊史、則聖人何用苟爲書也。何休之說曰、春秋將以黜周、王魯。孔子爲天下無王、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魯。如經書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先王人者、卑諸侯也。不書王戰者、以見天下莫之敵也。書王而加天者、別乎楚之僭僞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謂之黜周乎。作傳者旣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釋者又妄爲之說。至今好怪之徒、更增引血書、端門諸讖緯之說、以解春秋、此啖氏所謂宏綱旣失、萬目從而失去者。

也。故自孔子之沒，能深知孔子之所以作與春秋之
所以存者，孟子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孟子之意，以謂王者號令尙行於天下
而於號令之中有過差失謬，則詩人得以刺規而正
之。至其大亂而王道板蕩，號令不行，天子名存而已，
則孔子作春秋以代其賞罰也。春秋旣成，孔子不久
而沒，又其書刺譏誅絕，多病當時之人，不可顯傳於
世，故門弟子受業春秋者無聞焉。其後遂有春秋五
傳，鄒氏、夾氏久已不傳，而左傳、公穀代興於漢。然其
祖習傳受傳記不明，如習左傳者，卽託爲丘明，言與



孔子同其好惡、又身爲國史、所載皆得其真。然左氏之書、時亦失謬、此亦黨左氏之言也。習公、穀者、又言孔子經成、獨傳子夏、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若二子同出子夏之門、不應傳有同異、此亦黨公、穀之言也。三傳之出、旣已譌謬、諸儒之說、不可依據、但當取其是而舍其非耳。春秋之名、說者亦衆、如左氏說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又孟子亦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檣杙、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是孔子於未作之前、已名春秋、孔子因之不改也。杜預曰、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綜以爲所記之名也。

孝經亦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言春秋可以舉四時、杜預之說亦得矣。三傳之作、既未可質其後先、但左傳多說事迹、而公羊亦存梗槩、陸淳以謂斷義卽皆不如穀梁之精。今以三家之說較其當否、而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穀梁爲本、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唐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卽以所聞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云。

案宋史神宗紀、是年三月、更定科舉法。從王安石議、專以經義策論取士。旣而請廢春秋經書錄解題云、初、荆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先生之書已出、一見而忌之、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云。故附此。

熙甯五年壬子、四十五歲。在湖州、輯吳興詩集。

書錄解題、吳興詩一卷。熙甯中、知湖州孫氏集而不著名、以其時攷之、蓋孫覺莘老也。

作張氏十咏圖序。

宋周密齊東野語、先生序云、富貴而壽考者、人情之所甚慕。貧賤而夭短者、人情之所甚哀。然有得於此者、必遺於彼。故甯處康強之貧、壽考之賤、不願多藏而病憂、顯榮而夭短也。贈尙書刑部侍郎張公諱維、吳興人。少年讀書、貧不能卒業、去而躬耕以爲養、善教其子、至於有成。平居好詩、以吟咏自娛、浮游閭里、



上下於谿湖山谷之間、遇物發興、率然成章。不事雕琢之巧、采繪之華、而雅意自得、徜徉閑肆、往往與異時處士者爲輩。蓋非無憂於中、無求於世、其言不能若是也。公不出仕、而以子封至正四品、亦可謂貴。不治職而受祿養以終其身、亦可謂富。行年九十有一、可謂壽考。夫享人情之所甚慕、而違其所哀、無憂無求而見之吟咏、則其自得而無怨懟之辭、蕭然而有哀澹之思、其然宜哉。公卒十八年、公子尙書都官郎先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愛詩十首、寫之縑素、號十咏圖、傳示子孫、而以序見屬。余旣愛侍郎之壽、

都官之孝爲之序而不辭。都官字子野，蓋其年八十
有三云。陳振孫跋云：子野爲十咏圖，當治平甲辰。又
後八年，孫莘老爲太守，爲之作序，當熙甯壬子也。
作墨妙亭。

東坡詩集孫莘老求墨妙亭詩。蘭亭重紙入昭陵，世
閒遺跡猶龍騰。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
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峴山傳刻典型
在，千秋筆法畱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
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吳興太守
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縑。龜趺入座螭隱壁，空齋
靜聞登登奇蹤。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說誇友朋。書來
乞詩要自寫，爲把栗尾書溪藤。後來視今猶視昔，過
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
蘇子由欒城集孫莘老墨妙亭詩。次東坡韻。高岸爲
谷，谷爲陵。一時豪傑空飛騰，身隨造化不復返。忽若
野雀逢蒼鷹，當年碑刻最深固。風吹土蝕銷無稜，遺



文漫滅雨中綠翠石斷裂春後冰古墳欲毀古廟廢
行人不去征鞍憑書生眈眈立風雪飢驢厭苦疲奴
憎愛之欲取恨無力旋揮翠墨濡黃縑不如好事孫
太守牛車徒置黃堂登繞牆羅列耀主壁罷宴起讀
娛賓朋卻思遺跡本安在原隰處處荒榛藤田夫野
老誰復顧鬼火夜照來寒燈廢興聚散一如此反使
涕泗沾人膺宋曾子固元豐類稿孫莘老墨妙亭
詩隆名盛位知難久壯宇豐碑亦易亡棗木已非眞
篆刻色絲空喜好文章岷山漢水成虛擲大厦深簷
且祕藏好事今推雪溪守故開新館集琳瑯東坡
文集墨妙亭記熙甯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高郵縣孫莘老自
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
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
吳興自東晉爲善地號爲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
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
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自
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⑥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飢將相
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公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
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
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夜治



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罔羅遺逸得前人賦咏數百篇爲吳興新集其刻畫尙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爲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爲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古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畱之推是意也其母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生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辨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

案先生知湖州按聚境內遺刻凡三十二通其名物不可詳攷東坡南豐兩詩紀敘外唯東坡集米海岳集陳直齋書錄解題閒載一二王象之輿地碑日載亦不全徐獻忠吳興掌故集最備

十二月判杭州蘇軾來遇。

案東坡將之湖州戲贈莘老有詩又贈莘老七絕六首載東坡集蘇軾烏臺詩案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隄岸利害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之某是時約孫覺竝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蓋。

黃魯直庭堅邵茂誠迎來。

案東坡集蘇公寄先生詩云江夏無雙應未去恨無文字相娛嬉蘇公自注黃庭堅莘老壻能文時魯直蓋從先生生在湖州也又東坡邵茂誠詩集序云茂誠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座上攷東坡年譜嘉祐二年中進士乙科順數至十五年當在熙甯四年而蘇公以四年十一月初到杭先生以十二月移守吳興不當有到湖州與茂誠相見事故附此又案是年七夕東坡有寄先生詩蘇詩卷六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老之作編年在熙甯壬



子以後益次韻子野在六年而寄先生在五年也。又蘇公宿餘杭法喜寺後緣野堂望吳興諸山有懷先生詩俱載東坡集。又晤吳僧文捷談圃吳僧文捷戒律精至孫莘老知湖州日問呂吉甫如何吉甫在潤州持服捷曰只三年便在官家。左右更有一人白而肥一人美髯而長。後三年吉甫果參大政同列韓子華馮當世皆如捷所言。

熙甯六年癸丑四十六歲。在湖州葺天慶觀作歸雁亭。明徐獻忠吳興掌故集歸雁亭孫莘老作。道士乞名於東坡以歸雁名之。

案蘇詩曰先生葺天慶觀小園有亭北向。道士山宗說乞名與詩於東坡卽其事也。

春由吳興移知廬州。

宋蘇軾東坡詩施宿注。

案東坡次韻孫莘老見贈時莘老移廬州因以別之。有詩載東坡集蘇公自注莘老見稱政事與書而莘老書至不工。

四月與傅欽之晤劉攽於廣陵。

宋劉攽揚州芍藥譜序熙甯六年攽罷海陵至廣陵正四月花時會友傅欽之孫莘老偕行相與厯覽人家園圃及佛舍所種凡三萬餘株。

案宋時四至入到由湖州之廬州蓋宜有路經廣陵之役。

熙甯七年甲寅四十七歲在廬州以祖母喪求解官不可。

宋史孫覺傳。

熙甯八年乙卯四十八歲。改右司諫直集賢院。十月旋詔知潤州已持喪。

長編熙甯八年十月辛亥前右司諫直集賢院孫覺知潤州。初覺知廬州喪祖母以嫡孫解官持服。而覺有叔父在有司以新令嫡子死無衆子然後嫡孫承重覺不當爲祖父解官故有是命。而覺已去廬州亦不赴潤州也。

案宋史本傳先生由知廬州改右司諫。長編亦云前右司諫直集賢院自是另有遷除故秦少游淮海集僧道潛參寥子集皆有懷莘老司諫詩其事或在七年亦未可定。但緣何詔入不能確攷。茲惟據長編纂人。



熙甯九年丙辰、四十九歲。在高郵。八月、訪漳南道人昭慶於湯泉。

經六合西門水亭懷裴博士詩云、昔同裴博士、酌酒俯庭柯。晚岫潭潭碧、風池瑟瑟波。蒼崖遺老沒、白首故人過。轉眄成陳迹、勞生可柰何。

案、淮海集此題次韻三詩、俱以爲少游作。參寥子集此題詩、日稱和莘老。然則淮海次韻、蓋次莘老韻。其第三詩、卽參寥詩。驛入也。據淮海參寥兩集、則前一首是莘老作。玩起句、昔同裴博士、定是原唱。又白首故人過、時少游年不滿三十、亦不應有此語。第二首是少游作。邑中重刊淮海集、仍之、今訂正於此。

初至湯泉詩云、川谷閼深阻、天時正莽蒼。聊同不速客、來浴自然湯。茂宰謫休政、道人棲淨坊。恍如登十

地熱惱頓清涼。

案淮海集次韻莘老初至湯泉二詩後一首載參寥子集淮海集當是羈入附正。

遊龍洞詩云側徑縈紆入杳冥神鑪鬼鑿露巖扃。天
懸乳石映華蓋壁隱莓苔矗翠屏。九道寒江雲外白
一池陽井雪中青。還同康樂登臨海可共羊何筆不
停。

案淮海集參寥子集俱有和詩。

題間求仁虛樂亭詩云禪房幽構徑彎環噪鵲鳴鳩
竟日閑。隱几冥濛超物表畫圖髣髴見林閒。褰簾雲
吐池中月岸幘天橫竹外山。秋興已闌成麗句板輿



時此慰慈顏。

案淮海集此題三詩俱少游作。題下注云一本前二首莘老作。今據參寥子集第三詩乃道潛作。則是前一首莘老作。二首少游作。淮海集題下注二當一之。謬蓋不審第三詩在參寥子集也。唱和與初至湯泉遊龍洞正同。今訂正於此。

案先生遊湯泉愛其地勝欲寄以老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以約之。淮海集題之禪老許以草庵見處二詩疑前一首卽莘老作。明年少游追敘登臨之美作遊湯泉記。

十月王安石免退居金陵先生枉駕過之。

宋史孫覺傳覺有德量爲王安石所逐安石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從容累夕。

臨川文集荅孫莘老書某啟。耶園自屏頃公遠屈衰疾不獲奉迓仰惟營從跋涉勞苦謹遣人馳此奉候。

不宣。

吳充同平章事，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等及先生。

案：吳充薦先生事，宋史本傳不載，茲據通鑑綱目纂入。

熙甯十年丁巳，五十歲在高郵。

寄老庵成。

宋黃庭堅山谷集代孫莘老作寄老庵賦，生平今茲
兮，見曩之人。萬物一家兮，券宇宙而無鄰。橐籥可以
爲澤兮，鬢鬚蒼然。獨柰何俯仰以是兮，吾獨立而不
陳新。彼族庖之技癢兮，伐大觚以嘗巧風。悲郢人之
宰木兮，顧無所用吾斤。澔澔汗汗兮，黃川日夜流。吾
誰疎親兮，行天下以虛舟。無地以受人之微纒，故超
世而不避世。槃礴於蝸牛之宮，徑行於羊豕之隧。斟
簞社以爲樽兮，舉海門以爲觥。觴豆於無味之味，從
衲子以卒歲。儻然以寓其不得己，是謂無累之果。何
用窮山幽谷爲獨安往而非寄。寄吾老於簪紱，及高



儒藏

位之疾。頭。春秋以旅力去矣。奉腴祿而彫年。寄吾老於孫息。厭羣雛之瞿瞿。眷火宅之無安甯。執枯而俱焦。寄吾老於友朋。未沫平生之言。人壽不能金石。忽相望於鬼伯之阡。伊漢上之龐禪。空諸有以爲宅。沈貨泉以棄責。聊生涯於緯竹。維衡岳之懶叟。獨金玉其言音。踞燒木以煥寒。投鼻涕而無寸陰。相彼宛童寓於柏松。白干青雲。束縛舍翁。主人不承澤。螻蟻爲宮。薪者斧焉。賓主禍同。無意以爲智。維此意而天。天申申從人以嬉。寡婦之茨。高明之懷。相與社而稷之。訖無累於去來。養生者諱盈。術竅者天門不閑。此其是邪。非乎。窮於外者反於家。困乎智者歸愚。伊未嘗一用其智。對萬世而德不孤。若而人者。其在斯乎。託軒冕而鵲居。無德色之可鉏。殆其肆志於江湖。翁乎強爲我著書。無促駕青牛之車。^⑧山谷年譜此賦爲元祐三年作。云按有。此賦眞蹟。跋云。庵在厯陽之溫湯。莘老來索此文。雖莫詳年月。因前詩請外。故附此。今案。年譜元案亦未能遽定之辭也。不從。秦少游亦有寄老庵賦。見淮海集。

作寶林禪院記。

案淮海集錄寶林事實寶林禪院熙甯十年八月一夕火十月集賢程公來領州事郡之人陳請修復故寺具其事以聞賜號寶林禪院遂以明年三月興工未再期工成程公以前日賜號革爲十方集賢孫公既爲之記今棟宇垂備將乞文於集賢林公益撫實以請少游錄其事稱前日賜號云云然則孫公作記時益在熙甯十年也

元豐元年戊午五十一歲在高郵。

山谷年譜王立之直方詩話云元豐初山谷過下邳淮陰侯廟作詩示孫莘老莘老言其太過無含蓄遂

改今詩。案謂山谷集韓信詩。

服除。

宋史孫覺傳。



儒藏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案東坡詩曰先生有與施大夫賞花詩。李公擇過高郵見之憶去歲與蘇公彭門折花餽荀故事作詩贈蘇公。蘇公依韻奉荅中有寂寞兩詩人殘紅對櫻筍之句。蘇詩王注兩詩人指莘老施大夫也。施注編年在己未守吳興時先生詩當是己未前在高郵作也。

元豐二年己未五十二歲起官知蘇州。

宋史孫覺傳。

案先生官蘇州宋史不詳何年唯蘇詩次韻和先生云去國光陰春雪消還家蹤跡野雲飄功名正自妨行樂迎送纔堪博早朝雖去友朋親吏卒卻辭讒謗得風謠今年我亦江南去不問繁雄與寂寥。攷東坡年譜唯元豐二年三月蘇公自徐州移知湖州宜有我亦江南去之句讀此可知先生已起官蘇州矣。其起官或在元年之後半年亦未可定。

自高郵之蘇州過邵伯堰畱詩斗野亭。

詩云、淮海無林、曠澤千里平。一渠間防濬、物色故
不清。老僧喜穿策、北戶延朱甍。簷楯斗杓落、簾幃河
漢傾。平湖杏無涯、湛湛春波生。結纜嗟已晚、不見芙
蓉城。尙想紫芡盤明珠、出新烹。平生有微尙、一舟聊
寄行。遇勝輒偃蹇、霜鬢刷澄明。可待齒牙豁、歸與謝
浮榮。

案先生斗野亭詩、和者甚夥、俱非一時作。山谷集和
先生詩題云、外舅孫莘老守蘇州、畱詩斗野亭。庚申
十月、庭堅和。庚申爲元豐三年、據此則和作山谷最
先、少游次之。蓋卽於庚申歲莫得魯直和詩次韻。餘
如兩蘇公次韻、依施注當在元豐八年。

守蘇州案治鄭伋。



儒藏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宋史孫覺傳、覺知蘇州、監倉官鄭伋倚宰臣爲姦、覺以伋屬吏按治、不少貸。

七月、坐蘇軾詩獄、徙知福州。

長編。

十二月、復坐罰銅。

長編、元豐二年十二月庚申、知福州孫覺罰銅二十斤、坐御史舒亶言收受蘇軾譏諷朝政文字也。

馮應榴蘇詩合注長編詩案中、孫莘老知福州、未知何時赴閩、案淮海集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狀云、公以元豐二年還朝、越人謀立祠、去年冬、福州太守孫公嘗道於此、具見其事、今祠堂成、所云今者、元豐三年也、則知赴閩在二年冬。

元豐三年庚申五十三歲。在福州。裁閩俗昏喪費、定爲中制。

宋史孫覺傳、閩俗昏喪費無藝、覺裁爲中制、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明日、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率減什伍。

募償市易錢。

宋史孫覺傳、福州民有欠市易錢者、

此下參談圃載入。

繫獄

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覺。覺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覺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其錢爲獄囚償官逋、使



儒藏

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輸錢、囹圄遂空。

案秦少游是年有寄先生書。淮海集與孫莘老學士簡某頓首。司諫學士丈丈。屢奉所賜教誨慰殷勤。雖父兄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復勝言。幸甚幸甚。比日伏惟鎮撫餘暇尊候萬福。某自入夏得中暑疾去之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餘月。今雖少間而疲頓非常。氣息僅屬。人事殆廢。起居之間曠然不進於下塵。職此之故。前書聞姨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撓。不知所爲。近聞得僧法賓者調治已平。可勝忻慰。南方險遠風氣固非人所安。然丈行已二年。北歸之期甚近。更喜調護數月。卽達中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頃蒙教以先至會稽迎侍祖父還家。家叔徑入都。甚荷畱意。已封所賜教。取稟於越州矣。蘇黃州雖不得書。然昨蘇子由著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黃甚能自處。了不以遷謫介意。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嘗患其才高太銳。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也。前日辱齒及



亂道誨諭尤詳某雖不肖請終身誦之矣。自越歸後
 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久去門下日益昏塞。雖復區
 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漫錄呈左右。因風更乞指
 諭教育之賜。幸甚幸甚。又案參參寄先生有詩參
 參子集寄福州太守孫莘老詩云。公子自淮海弱不
 猶羣兒。良哉白玉質。炯炯無磷淄。澡身以道德。餘業
 爲文詞。端能處庠序。邈有鸞鳳姿。一朝擅高名。卓然
 動京師。餘輝耀天末。煜煜如斗箕。校讐芸閣中。精義
 無參差。同時鵷鷺行。半已翔鳳池。雨登諫官職。抗疏
 犯天威。揚舲去江海。曠歲成流離。朱輪擁蒼雪。五馬
 從合肥。編氓仰遺愛。墮淚存豐碑。歸來邁風樹。憔悴
 不展眉。藉苦一室中。四壁無重幃。南鄰有古刹。而我
 方棲遲。杖藜時過公。泣血問嗟咨。從容勸我坐。一飯
 常共爲。蒸蒸沸古鼎。簌簌投園葵。客來慵應門。客去
 知爲誰。禮喪事云旣。始領吳門麾。瓶盂走梁苑。恨不
 相追隨。秋風亟東下。旌旆俄已睽。浮川與遵陸。多病
 亦多疲。七閩富名山。空翠相逶迤。在昔慕仁智。於今
 慰遨嬉。棠陰想初坐。吏案紛交馳。庖刀一爲解。往往
 無子遺。麥秋薦丹實。梅雨裁纖絺。黃金燕佳客。柔
 禾指鳴哀。絲萬事不芥蒂。羨公能自怡。

又案先生是年當爲越州作程給事祠堂記。秦少游
淮海集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狀。元豐二年公還朝。
越人謂吾州更饑歉札瘝之後。公實撫養而教誨之。
去年冬福州太守司諫孫公嘗道於此。具見其事。今
祠堂成有日矣。謀爲記。宜莫如孫公者。聞子與孫公
鄉里。且門人也。盍撫厥實以爲我請乎。據長編先生
以元豐二年由蘇州徙知福州。道經越。
則知越人之請記於先生。在三年也。

先生夫人壽安君卒。

淮海集與參寥大師簡莘老壽安君卒。子實遂丁憂。
六月。傳師先生以知尉氏縣改司農寺主簿。

長編元豐三年六月壬辰朔丁未。御史滿中行言尉
氏縣孫覽被召赴闕。議者皆以覽能彈壓將叛卒。得
見擢用。而中外之言以爲閒者尉氏軍中本結連實。



狀止緣本縣都監與將官不協多以好語姑息意在
中傷幸小有言又復張大其事陰被知縣掠爲己功。
今將官旣非次替罷而覽又召對將被賞擢恐自今
將官軍政無以振舉而邑令之好利者皆有僥倖萬
一意詔覽歸任覽覺弟也先是尉氏將官御下苛酷
軍士謀就大閱殺將官以叛及期將官不敢出覽聞
之亟往旣至軍士猶族語不顧覽徐諭之曰將官暴
虐誠有罪然汝曹衣食縣官縣官顧負汝耶何敢爲
滅族計衆皆感悟就列二將伺間徐至皆衷甲從子
弟自衛覽面責之命吏趣具奏衆遂貼服上聞而嘉

之故欲召見也。尋以覽爲司農寺主簿。

元豐四年辛酉五十四歲。徙知亳州。辭不赴。

宋史孫覺傳。

案本傳先生知福州後連徙亳州揚徐不詳何年今分注。案附上年少游作書云丈大行已二年北歸之期甚近更喜調護數月卽達中州矣。蓋其時已聞移亳之命。

又徙知揚州辭不赴。

淮海集與蘇先生簡子駿以保任不當罷去莘老復固辭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

案宋史及東都事略鮮于侁字子駿元豐二年爲揚州守。三年命教授馬希孟作揚州集。四年命少游作序。今云罷去自是指揚州而言先生復固辭不來亦是指揚州言明矣。又案先生是年有寄東坡書淮

海集與蘇先生簡中稱莘老云有兩書託公擇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渠云非求荅但欲知達否爾據少游敘事當在是年故附此。

徙知徐州。

案先生徙徐州道經揚州。淮海集與蘇先生簡昨過此不多日然相聚甚款無一日未嘗不數十次及公昆仲也雖不求揚州爲公作黃樓主人亦是吾黨中一段佳事某來歲東歸時庶幾到徐見之也。

六月傳師先生以司農寺主簿提舉利州路常平等事尋詔改將作監主簿。

長編元豐四年六月丙辰朔辛未宣德郎司農寺主簿孫覽爲通直郎提舉利州路常平等^⑫判司農寺因^⑬舒亶言詔改覽將作監主簿亶兼知諫院嗜排擊欲



引覽以自助、覽不從、直劾覽不置、遂改命。

元豐五年壬戌、五十五歲。在徐州、釋候門盜不誅、爲例。
宋史孫覺傳、覺在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五、而乙
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強以挺畀我、
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它也。問吏法如何。曰、
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爲例。

李成季昭玘教授徐州、先生禮之。

宋史列傳、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
爲蘇軾所知。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每
從容講學、及古人行己處世之要、相得甚歡。

七月、請修城及官舍。

長編、元豐五年七月丁亥、賜徐州度僧牒五十、修城及官舍、從知州孫覺請也。

詔知應天府。

宋史孫覺傳。

張芸叟、舜民來遇。

清波雜志、張芸叟遷流遠適、厯寺三、涉水六、過州十、有五、自汴抵郴、所至流連。南京孫莘老、揚州孔周翰、泗州蔣穎叔、江甯王介甫、黃州蘇子瞻、衡州劉貢父、皆相遇、談詩覓勝、無復行役之勞。



案蘇詩施注張舜民字芸叟元豐辛酉爲環慶帥屬明年謫監郴州酒稅宋應天府屬南京故知是年先生有與芸叟相遇事。

元豐六年癸亥五十六歲在應天府十月請修外城門及西橋等。

長編元豐六年十月癸巳賜應天府度僧牒四十修外城門及西橋等從知府孫覺請也。

入爲太常少卿易祕書少監。

宋史孫覺傳 宋程俱麟臺故事孫覺入爲太常少卿時元豐官制行會李常爲禮部侍郎覺與李有親隙易爲祕書少監。



案宋史本傳不詳何年、茲據長編纂入。秦少游參寥寄先生有詩。淮海集寄孫莘老少監云、一出承明七換麾君思復許上形埒。白衣蒼狗無常態。璞玉渾金有定姿。天上圖書森似舊。人間歲月浪如馳。龍頭只在蓬山畔。行赴蟠桃熟後期。參寥子集寄莘老云。十年手把使君麾。一日歸來踐赤墀。偶爾夢中成故事。凜然霜後見奇姿。枯荻在昔嘗叨蔭。微蚋於今賴附馳。況有雲庵閔深谷。他時香火與君期。

十月、傳師先生權京西路轉運判官、更以京西提舉官試右司員外郎。

長編十月癸酉朔辛巳、孫覽權西京路轉運判官。己丑、遣京西提舉官孫覽覆度湖南元議官修建堡寨等事、卽以覽試右司員外郎。

元豐七年甲子五十七歲。在祕書少監任。

案先生爲秘書少監有寄墨蘇公事。東坡集孫莘老寄墨有詩。

七月傳師先生爲河東轉運使。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七月左丞王安禮罷以右司員外郎孫覽爲河東轉運使。

案文昌雜錄不詳何年。攷宋史王安禮罷在元豐七年七月先生爲河東轉運使雜錄繫於安禮旣罷之後亦當在七年無疑。

九月與葉祖洽王仲脩錢長卿韓宗古趙彥若校定算經上之。

案孫子算經三卷五曹算經五卷張丘建算經三卷王孝通輯古算經一卷後識年月職名皆元豐七年九月日校定降授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葉祖洽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王仲脩朝奉郎行秘書省



校書郎錢長卿奉議郎守祕書丞韓宗古朝請郎試祕書少監孫覺降授朝散郎試祕書監趙彥若上進元豐八年乙丑五十八歲三月詔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宮僚以司馬光呂公著及先生作之。

宋王鞏聞見近錄元豐八年三月神宗詔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以出閣當議官僚謂司馬光呂公著孫覺俱可作之未幾神宗棄天下。

案邑志載神宗賜新除試御史丞孫覺辭免恩命不允詔據長編先生有神宗朝無作御史丞事宋秩官志有御史中丞無御史丞疑是贗作茲不敢採。

以祕書少監權知貢舉。

長編元豐八年三月己未祕書少監孫覺權知貢舉。

案先生以祕書少監知舉有呂同被薦事載燕談錄詳見前。

四月兼侍講。

長編四月丁丑朝奉郎祕書少監孫覺兼侍講。

案先生官侍講復寄墨東坡。宋李之儀姑溪集莘老作字至不工每得佳墨必悵然思見東坡。方時初入講筵例有所賜乃以爲寄。蘇詩施注引姑溪集在先。生爲祕書少監時查慎行云詩中明云歸天祿非講筵也。哲宗朝始兼侍講耳。茲輯故前據蘇詩此據姑溪集載入。

七月詔爲右諫議大夫賜三品服。

長編七月戊戌朝奉大夫守祕書少監兼侍講孫覺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賜三品服。

案是時先生雖遷諫大夫尙未離少監任。長編注覺有劄子九月始供諫職。山谷集和莘老病起寄同舍



詩云。西風。挽不來。殘暑。推不去。出門。厭鞞帽。稅駕。喜巾履。道山。鄰日月。清樾。深隔戶。同舍。多望郎。間官。無窘步。少監。巖壑姿。宿昔。廊廟具。行趨。補衮職。黼黻。我王度。歸休。飲熱客。觴豆。愆調護。浩然。養靈根。勿藥。有神助。寄聲。舊僚屬。訓誥。及匕箸。尙憐。費諫紙。玉唾。灑新句。北焙。碾元璧。谷簾。煮甘露。何時。臨書几。剝芡。談至暮。玩山谷。詩情。事正合。又案。周益公。跋孫端帖。元豐八年七月。孫覺。莘老。自祕書少監。遷諫議大夫。是月。山谷。以校書郎。召夏秋間。到京云云。據此。知山谷。和先生。詩當在是時。故附此。

九月。供諫職。

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未便。諫官得奏陳。從之。

宋史孫覺傳。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

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奏事之未便。皆得

奏陳。長編九月一作八月。癸未。右諫議大夫孫覺言。乞依

天禧元年手詔言事、勘會制事、目格字、左右諫議大夫、左右補闕、拾遺、遣^{①⑥}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而薦言。詔依此申明行下。疏論賜諡。

長編九月、孫覺言、諡法當責任有司、人主不可自親其文、應乞賜者、宜一切不許。從之。

十一月、奏御史察官言事、乞令中丞等察舉可言事者以聞。從之。

長編十一月丁巳、右諫議大夫孫覺奏、朝廷近降指

揮御史、察官并許言事。臣聞朝廷初置察官、止令察省寺稽違、恐其間有不可任言職者、乞令中丞、侍御史更加察舉、某可言事、某可罷、如不足、卽令舉可以言事者以聞、從之。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五十九歲。正月上、災變乞罷宰相議。

長編、元祐元年正月庚寅朔戊午、右諫議大夫孫覺言、竊見漢陳平對文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化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也。丙吉見牛喘、



問之、掾吏謂丞相失問。吉曰、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
熱。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兩漢大災異
免宰相者、以其責在變理之地。太宗朝李昉以霖霖
百餘日、陰陽乖戾罷。仁宗朝王曾以昭應宮災罷。梁
適以苛慝并作、變異重仍罷。水旱過常爲大災、變爲
宰相者當任其責。宰相不以爲任、誰當任之。今自皇
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親政以來、所以便安元元、有
所更易者、其事不一。至閭巷小人、山海殊絕之處、莫
不謳歌而鼓舞。然而陰陽未和、旱氣太甚、經冬無雪、
春又不雨、彌數千里、粟麥失種、此其爲憂、不一日二



日而已也。將恐編氓乏食、盜賊羣起、良民受害、浸爲遠近之憂。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親出祈禱、憂勤切至、徧走羣望、未嘗一日而忘其憂。而蔡確、韓縝視之眇然、若不任其責者、未有閉門引咎、上章謝罪、引故事乞賜罷免。天意有可知者、前後雨雪少降而輒止、雲稍合而復散、意者揆務不勝其任、和氣不格、其應乎。爲宰相而無體國憂念之心、愛民惻怛之意、晏然自處、若其事非己憂者、臣以爲此非大臣之道也。伏乞依兩漢故事、循祖宗舊例、各賜黜罷、以警百官。

二月疏論蔡確、韓縝。

長編二月甲申、右諫議大夫孫覺言、臣竊見左僕射蔡確、右僕射韓縝、兩人皆非以德進者也。或以典治獄事、或以分畫邊界、而至執政官。臣不敢論其小節、細行以瀆天聽、直以其進身本末爲陛下——言之、可以知曲折矣。蔡確案濬川獄、知制誥判司農寺、熊本奪職、確卽遷知制誥、判司農寺。案御史中丞鄧溫伯治相州獄、溫伯罷知撫州、卽遷御史中丞。案參知政事^①元絳太學獄、絳罷知潁州、確卽遷參知政事。此三獄者、士大夫多以爲寃、確皆批其頰、拉其背而奪之。



位。未幾先朝更定官制，確卽爲左僕射。所謂大臣以道事君，難進而易退者，其若是乎。今確在朝立百辟之上，士大夫相與歎息，以其廉隅不修，有甚於市人也。永裕陵禮畢，宜避位以去，今已五月矣，而遲遲不決，雖請不堅，尙冀聖恩之復畱也。韓縝不學無術，士大夫不以輔相期之。先朝嘗以北敵爭地事付之，衆謂縝必辱命，已而果然。無故割地，其長七百餘里，以遺北敵。邊民怨之切骨，以爲奪我祖父之地，棄之敵人，非獨惜其地也。又歸怨於朝廷，敵人得地日益桀傲。今縝爲右僕射，臣見北使來朝，問知其官，各相顧

微笑、意以爲中國無人、乃使是人爲相也。蓋有輕中國之心、每輒驕慢。漢王商爲相、單于仰視商、大畏之。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伏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災異之故、罷免確、續別選有德有言、衆所畏服者、使稱其位。外足以鎮撫四夷、內足以悚動天下、以懷徠桀驁不軌之心、不勝幸甚。

蔡確自陳有功、先生復疏論之。

長編覺言、臣聞蔡確已遷出東位、上章求去。見傳報表草、方更自陳功勞、頗更矜伐。其詞曰：請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王室。若如其言、則是司馬光、呂公著



之徒、今位在執政、皆其所引也。獨省有司之煩碎、以
安慰民心、若如其言、則自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
親政以來、所以便安百姓、省減諸色誅求者、皆其所
陳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
作福、作威、玉食、如確之言、是作福也。嚴邊衛以杜二
敵之窺覷、人臣在相位、不以鎮撫四夷爲心、則焉用
彼相矣。今北敵盟好八、九十年、非確所能爲也。假令
西人納款入貢、如他時、祖宗威靈所致、確亦何功之
有。走輶傳以察遠方之疲瘵、如張汝賢、陳次升、往福
建、江西、以陛下卽位以來、上書言利害者、多遣往案

之、非確所建也。就令建之、豈可自言乎。明法令之美、意以揚先帝之惠澤、²⁰惠澤在人人、豈忘之、不待確而後明也。厲公平之一道、以合衆志之異同、人心異同、亦何足恤、在上者以道揆之可也。異者是耶、不以其異而卻之。同者非耶、不以其同而取之。顧吾所設施、合於道與否爾。確之表幾百言、其尤甚者此六句爾。大抵欲自明有功無罪、以言攻之者爲非也。尙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大臣之任賢者之事也。今確爲左僕射、上章求去、宜曰久典政機、何補毫末。冬



愆陽而無雪、春不雨而害農、引咎自陳、庶幾可免。今乃厚自矜伐、若市道然、非尙書所謂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也。臣聞禮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確爲左僕射、人臣無二矣。朝廷政事有害於民、不引以爲己過。至於更改之際、乃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圖民疾苦、有所更張、確乃以爲功。人臣操心若此、可乎。確雖避位求去、陛下未賜詔可、確更遲遲有欲畱之心。伏願蚤賜罷免。如韓縝非才、士論所駭、臺諫雖間有所彈擊、縝方便然自居、未有引去之意。伏願以臺諫臣僚所上章疏、悉以示縝、并令罷去。如

此則確雖去位、不敢更懷怏怏不平之心。伏願聖慈蚤賜睿斷。

閏二月詔與劉摯看詳元豐八年命官諸色人赦狀。

長編閏二月己丑朔壬辰三省言元豐八年三月六日赦恩以前命官諸色人被罪今來進狀訴理據案已依常法慮其間有情可矜恕或事涉冤抑合從寬減者欲委官看詳奏詔御史中丞劉摯右諫議大夫孫覺看詳以聞。

復疏論韓縝。

長編覺言臣竊見右僕射韓縝素無德望稔有愆惡



百揆之任、非縝所宜。前後臺諫臣僚章疏不一、未聞
縝有避位之心。臣不勝憤懣、以爲朝廷今日四夷窺
測之時、天下延頸之際、必得重德偉望、才謀出世之
人、以爲輔相、則敵人不致外侮、姦雄不敢生心。自縝
在位、敵使見之、相顧失笑、適足以遺朝廷之羞、增邊
陲之氣。唐宰相裴度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
必問度年今幾何、狀兒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德業
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今者皇帝陛下
春秋方幼、太皇太后陛下垂簾聽政、此宜旁求遴選
有德有望、內足以操制姦雄、外足以厭服邊境、與司

馬光同心一德、佐佑聖政、維持紀綱、天下幸甚。韓縝物情不歸、人望不屬、言者紛紜、久煩聖聽、遲遲不急免罷、深恐爲朝廷生事。

遷給事中、先生疏辭、乞畱諫職。

長編、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孫覺爲給事中。覺言、臣竊聞有旨除臣給事中、聖恩深厚、所不敢當。然臣伏見前後執政大臣、每臺諫臣僚言有及之者、多遷官以寵之、使罷言職。尋復令人別伐微細過失、逐之使去、以報其私忿。今言事官不顧大臣之威、斥言其罪、乞行黜免者、所以報主上之恩、行言守之責也。至有人



言未絕於口、而身已擯於外。不惟人主威福移於大臣之家、又使上爲朝廷、不顧忌諱、直節敢言之士、慄慄畏懼、不保其身、豈不可爲朝廷惜哉。臣近因御史翟思在神宗朝論韓縝受人私饋馬、先朝不爲施行、擢思爲國子司業。思進神宗挽詞誤落韻、亦小過、且言者及之、謫臨江軍。御史黃降言縝爲相非才卽遷降國子司業、罷其言職。臣見仁宗朝言事臣僚爲國盡忠、於大臣無所忌避者、仁宗終始保全之。故言者敢直言以報國恩、一時名臣多由此出。如臣微渺流落於外十有五年、神宗晚歲始賜召還。皇帝陛下太

皇太后陛下臨政之始、首蒙擢置經筵、去年九月中始供諫職。如臣愚賤、前後言事不合聖意者、不可勝數、宜在斥逐之日久矣。今日蒙恩遷給事中、於臣之私、極爲榮幸。然臣前後論縝、未蒙施行、一日去職、使縝得挾怨中傷、臣實未知死所。今日在得言之地、尙可布露本末、爲陛下言之。一日去職、怨嫌已成、恐如翟思、黃降、臣雖欲自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收還給事中、新命使臣且供諫職、他日韓縝去位之後、別有差遺、臣不敢辭。

復疏論韓縝及章惇、張璪。



長編、覺言、竊見已降制除司馬光左僕射、中外歡慶、以爲得人。然臣見光論役法、文字頗或疎略。尋有聖旨、更差韓維等四人專切詳定、立法推行、可以永久矣。光之學業行義、羣臣莫與比者。如再得忠亮篤實、才識敏明之人相與左右揆度、則萬務無不舉矣。今韓縝人品汙下、才薄望輕、先朝以爲樞密院都承旨、本以輔相期之。陛下臨御未幾、擢爲右僕射、士大夫無不失望。今左相之位以處司馬光、論者以爲得矣。韓縝尙爲右相、則賢不肖混淆、人材雜處、所謂冰炭同器也。伏願聖慈罷縝相位、別求賢材、使與司馬光

協心共濟、則天下不難治矣。惇雖小有才、而爲性強、復操心不公、廟堂之上、以惡言相加、所謂具瞻之地、若此可乎。張璪閭繆荒疎、尤非所處。若惇與璪可竝罷去、乞別賜推選有德有言、堪其任者、擢以代之。

御史孫升奏請先生以給事中看詳、元豐八年以來、斷配人罪狀。

長編。

詔復爲右諫議大夫。

長編二十六日甲寅、詔復爲右諫議大夫。

傳師先生改權河北路轉運使。

長編朝請郎權發遣河北路轉運使李南公朝奉郎權發遣河東路轉運副使孫覽兩易其任。

疏論安燾。

長編乙卯右諫議大夫孫覺言臣竊聞有旨安燾除知樞密院權給事中王巖叟封還不下臣以爲安燾材識未有過人者臣嘗論執政數人皆當罷黜燾其一也臣以言韓縝未效未敢論列今陛下乃以燾知樞密院則是燾已遷矣臣安得晏然而已乎若燾之材能不爲士大夫所稱徒以舉進士名在第三因緣以至館職先朝逐去言事臣僚過多無人可用故燾



得備位於朝。已而遣使高麗、以燾爲使者、不以海道爲辭、亦人臣之常事耳、遂稍擢至戶部尙書、同知樞密院事。燾之才品中人以下。臣竊以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進退大臣以新庶政、若燾在所先罷者也。不謂陛下因惇之罷拔范純仁。純仁立朝木末、習知邊事、非燾之比也。朝議以爲陛下於安燾未忍卽有所去、則亦以爲同知院事、令與純仁同列而處其上可也、何遽遷之乎。臣以爲嚴叟封還、稍爲舉職、伏乞特畱聖念。

三月、復疏論安燾。



長編辛未、右諫議大夫孫覺等言、臣等伏見朝廷差
安燾知樞密院、給事中以爲不當、駁正封還。陛下未
信其言、遂不送本官書讀施行。臣等竊爲朝廷惜之。
夫安燾之才不才、差除之當與否、自有天下之公論、
臣皆置而未議、所惜者朝廷之法度耳。且三省之設、
事相表裏、勢相終始。凡命令之出、先自中書省、一人
宣之、一人奉之、一人行之。次由門下省、一人讀之、一
人省之、一人審之。苟有未當、則許駁正。然後由尙書
省受付施行。紀綱式其密如此、蓋以出命令而尊國
體也。或闕其一、則於制敕爲不全、中外難以取信。近

日除呂公著爲門下侍郎、不由本省而下、給事中范純仁力辨其事是也。夫國家所以維持四海而傳之萬世者、惟守法度而已。況當陛下諒闇之日、簾聽之時、正宜謹守法度、不可毫釐差失。今安燾之命不送、給事中書讀施行、乃是封駁一職、遂爲虛設。制敕不全、命令不重、而法度不存矣。斜封授官、恐漸起於此、臣等所以爲朝廷深惜也。臣等竊度聖意必謂已行之命難於追改、且失序遷、則是一舉而兩失之矣。爲安燾者、豈可受不全之制敕、而處具瞻之地哉。莫若因其辭免、寢罷新命、則君臣之際、授受皆得其宜、而

法度不廢也。況朝廷差除、因臣下辭免、或臺諫論奏而罷與免者多矣、豈得於燾獨不追改。伏望聖慈追還安燾告命、及詳覽臣等論列安燾文字、別降指揮施行。陛下遷推大臣若合公道、何故不令給事中依條書讀。臣等所論乃是國體、若陛下不賜改正、臣等須至再三論奏、不敢自己。

奏請刊定元豐編敕。

長編己卯、右諫議大夫孫覺言、臣竊聞中外之議、以爲今日之患切於人情者、莫甚於元豐編敕細碎煩多、難以檢用、而因事立法不可通行者、其間不一。雖



有老於爲吏、習於用法者、亦或莫能通曉。至有一條分爲四五、緩急不相照會。其細碎如此、豈所謂王者之法如江河、使人易避而難犯也。臣愚竊以謂今者朝廷務爲簡易、使就寬平、法當使人人通曉、不難了知。累朝編敕是也。至於引用斷罪、先據律文、後乃鋪編敕格令。今敕條如律、卽是律可廢也。伏乞聖慈特置一修敕局、格令式附之、擇取臣僚中曉經術義理、法律詳明、不至深刻者五七人、依故事大臣典領、應省寺修敕令格式者、竝付之。事有損益、卽可施行者、先次行之。如此、則朝廷仁厚愛育之意、可以宣布四

方而刻薄之風寢以衰息矣。於是有所刊定修立之命。安燾免。先生疏謝復乞罷韓縝。

長編右諫議大夫孫覺言、臣近有劄字^②論門下省封駁安燾知樞密院事、去除同字不爲過、乞賜聽從、又同本省諫官具疏論列。十四日、同右正言王覲上殿、再三口陳、未蒙垂允。十五日、聞有聖旨、令范純仁告送門下省書讀、安燾告更不降出。臣不勝歡忭踴躍、與諸諫官竊相頌歎、以爲陛下開廣諫道、容受直言、不憚追改已行之命、使臣等得以鋪寫所知、指陳得失、有補萬分、眞臣等遭逢際遇、諫行言聽之日、幸甚、



幸甚。臣竊不量其力不勝愚忠。前後爲陛下開陳。右僕射韓縝不可用爲相。論說不一。略數愚臣所聞。所見者。凡十有二。實封而上進者。八光登殿而口陳者。再。雖蒙聖慈。面賜褒獎。而臣所言猶未效。見於事。臣竊疑之。以爲先帝之臣。不欲遽去。則蔡確、章惇亦先帝所擢用也。以爲陛下卽位之後。擢以爲相。未及久。試不欲罷之。則安燾之命出才數日。而言者及之。卽爲追寢。反復求之。不識陛下之意。將安在耶。今安燾之命收還不下。中外臣僚莫不慶陛下從諫弗咈。有古聖王之風。臣愚妄意陛下終將聽臣之言。賜縝罷。

免。而臣愚無知、妄自疑外、有如握管窺天、豈足以識大造之高明、見天倪之博大哉。

四月、疏請振濟淮浙災傷。

長編、四月辛卯、右諫議大夫孫覺言、淮浙災傷、米穀踴貴、盜賊因緣而起。乞差官體量、廣行振濟、徧下諸路轉運、提刑司、災傷各以實言、不實者坐之。災傷雖小而言涉過當者不問、如此則諸路不敢不言。朝廷隨災傷之大小振濟而防虞之、則四海之內無倉卒之憂矣。時災傷至甚、轉運等司并無奏報及宿、亳州、詔令發運司體量災傷、州縣闕食處、仍令宿、亳州分



無藏

所并不申奏災傷次第、及具見斛斗價例、各疾置以聞。

詔爲給事中兼侍講。

長編壬辰、右諫議大夫孫覺爲給事中、依舊兼侍講。韓縝旣罷、覺乃以遷。

疏請看詳囚徒、減降區斷。

長編戊戌、右諫議大夫孫覺言、去冬以來、天久亢旱、無大雨澤、麥已不收、春種失時、人方闕食。陛下側躬卹災、無所不至、親御便殿、慮問囚徒、所犯所死、例從寬減、憂勞之至、而聖澤未至、浹洽者、或有所在。減降



之恩雖出自聖意、然獄吏治囚根究未見本末、或會問在遠州縣、候事畢議法始引減降、得從輕坐。臣以爲在京左右軍巡司錄乞差兩制官一員、畿內諸縣差諫官一員、分視獄囚已殺人及重傷守辜外、皆酌情約法、減降區斷。應照證驗未圓、會問未到者、并許召保押出知共在、以稱聖恩蕩滌之意。詔在京并開封府界諸縣見禁罪人內有根究未見本末、或會問結絕未得者、在京差左司諫王巖叟、開封府界諸縣差監察御史孫升、親往逐處分視巡囚、與當職官同看詳、已殺人及重傷守辜外、餘并酌情約法、一面區

斷。內府界諸縣徒罪已下不該刺配者、亦許一面斷遣訖奏。應照證驗未圓、會問未到者、并召保知在聽候斷遣。

五月、詔與顧臨、程頤看詳、修立太學條制。

長編、五月戊辰、詔給事中兼侍講孫覺、祕書少監顧臨、充崇政殿說書、程頤同國子監長貳看詳、修立國子監太學生條制。

六月、疏論將兵戍諸路。

長編、六月庚子、右諫議大夫孫覺言、將兵之禁、宜可少解、而責之所在、守臣與州郡兵官、可乘此時令所



在廣行召募、稍補前日之額。循祖宗之法、使屯駐三邊及川、廣、建諸道州軍。往來道路、足以習其勞苦、南北番屯、足以均其勞佚。詔陝西、河東、廣南將兵不輪戍他路、河北輪近裏一將赴河東界。諸路隊將與不隸將兵、并更互差發出戍別路。赴三路者、差全將或半將、餘路聽全指揮、分差仍不過半將。如本路州軍闕人、安撫鈐轄司相度合銷人數移那、亦不得過半將。具軍分人數申樞密院、半年一替。因出戍別路而住營處闕人者、本路安撫鈐轄司那移應副、不足卽奏取旨。東南、川、峽闕人路分、樞密院相度添戍兵。諸

路將在州駐劄、不係路分兵官、知州并州鈐轄兼充者、并差將官一員兼本州都監、卻減罷本處鈐轄止一員者、不減其本單將駐劄處勿復差兼。

與胡宗愈、蘇軾、范百祿疏畱劉攽。

宋史劉攽傳、哲宗初、祕書少監劉攽以疾求去、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言、攽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宜優賜畱政事。

案長編、六月甲辰、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奏疏畱中、不報、不詳疏奏何事。署銜與此正同故、不復錄。

與蘇軾表薦鄭俠爲泉州教授。

宋史鄭俠傳、俠徙英州。哲宗立、得歸。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爲泉州教授。

與范祖禹、胡宗愈、交章薦張舉。

宋史隱逸傳、元祐、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張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詔拜祕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

七月、進吏部侍郎。

長編、七月丙辰朔、戊辰、給事中孫覺爲吏部侍郎。

十一月、呂公著言中書侍郎未補人、先生及呂大防、李



常等皆可用。上然之。

長編十一月乙卯朔丙辰，自張璪罷，中書侍郎久未補人。呂公著言：「呂大防可任大事。」又言：「孫覺、李常、胡宗愈皆可用。」上深以爲然。

是年王安石卒，作文誄之。

宋史孫覺傳。

尙書解義成。

案：晁公武讀書志：「孫覺仕元祐，謂康王以喪服見諸侯爲非禮。朱彝尊經義攷引之。今未能確指是書成於何年。姑因晁氏仕元祐之說附此。」

元祐二年丁卯六十歲。三月，以吏部侍郎初領右選，尋

改左選、勘定選人額數。

長編、元祐二年三月戊戌、吏部選人改官、每歲以百人爲限、從侍郎孫覺請也。覺在吏部幾二年、初領右選、右選萬五千員、而闕不滿六千、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袒免親從員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於是復磨勘員。宋史字句小異四月、與鄧溫伯、蘇軾、李常、王存、胡宗愈疏畱顧臨於朝、不報。

長編、夏四月癸巳、給事中顧臨爲天章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新河北路都轉運



使范子奇爲陝西路轉運使。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伯、翰林學士蘇軾、戶部尙書李常、兵部尙書王存、吏部侍郎孫覺、胡宗愈等言：「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議論，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寅之左右，以補闕遺。或者謂緣黃河掇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選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畱臨在朝廷，以盡忠亮補益之節。」宋史



顧臨傳元祐初給事中臨以朝廷方事回河時河決商胡賈昌朝欲開橫隴故云拜天章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道回河使東故云孫覺蘇軾李常王古鄧溫伯胡宗愈言臨宜畱寘左右不報。

與蘇軾傳堯俞疏薦陳師道爲徐州州學教授。

長編己巳徐州布衣陳師道爲亳州司戶參軍充徐州州學教授先是蘇軾傳堯俞孫覺等言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爲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錄用以獎士類宋史陳師道傳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師道文

行於朝。

案蘇詩施注元祐初公與傅欽之堯俞孫莘老覺薦其文行起家爲徐州教授公守杭履常以知己之義求郡檄送行守不聽以疾謁告別於南京馮應樞蘇詩合注案施注所云守不聽指孫莘老也時守徐州今案東坡年譜公由翰林學士出守抗在元祐四年先生安得有守徐事。

傳師先生直龍圖閣權知秦州。

長編乙亥朝奉郎右司員外郎孫覽爲直龍圖閣權知秦州。

十一月疏令御史糾舉四方使者以聞詔從之。

長編十一月庚申吏部侍郎孫覺言歷代相承每遣使者以行黜陟今天下萬里使者不爲少矣然自陛



下卽位以來、使四方者有能推行陛下保養元元之意、不使暴政侵漁、慢吏姑息、如唐陸贄之說、能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乂、四賦輕財費、六聽保罷瘵、五要簡官事。如是者雖有其人、不以聞不可也。無其人、不求其人尤不可也。伏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詔大臣立法、專令御史臺糾舉以聞。設若下吏貪贓犯法、與弛慢不才及才賢過人、使者宜詳知之。一或不知、猶可至二三人焉、則使者爲不職矣。乞以臣言降付三省、委御史臺糾察、仍降詔諸路使預知此意。貼黃稱、臣訪聞四方使者、以陛下卽位

以來罷行青苗免役及市易等事以爲朝廷專務姑息雖有貪贓不法之吏莫敢誰何以故民受其敝臣故敢乞令御史臺彈奏若黜一人歸吏部則其他寡不悚動矣。詔割與諸路及府界監司仍令御史臺常切覺察。

元祐三年戊辰六十一歲。春正月詔與蘇軾孔文仲同知貢舉。

長編元祐三年正月乙丑翰林學士蘇軾權知禮部貢舉吏部侍郎孫覺中書舍人孔文仲同知貢舉。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



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奏號進士五百人、宗室二人。子瞻、莘老、經父、知舉、熙叔、元興、彥衡、魯直、子明、參詳、君貺、希古、履中、器之、成季、明略、无咎、堯文、元忠、遐叔、子發、君時、天啟、志完、點、檢試卷。

三月、與蘇軾、孔文仲疏、乞去冗官之害。

長編、三月乙巳、權知貢舉蘇軾、同孫覺、孔文仲言、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唯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爲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旣立成法、天下肅然、無

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義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爲、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來是龍飛榜、乞爲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注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近、準聖旨、依逐舉體量下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準尙書省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遞減一舉



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行，卽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爲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有損無益，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卽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卽位之初，有所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

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敕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攷校，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卽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列選限，免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旣忝近臣，理難緘默。貼黃稱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出，爭之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烟瘴之地，不問月日遠近，唯欲爭先注授。臣竊怪之，陰加訪問，以爲授官之後，卽請雇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旣授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憚無厭之人，又以衰老到官。

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四月、擢御史中丞。

長編、四月壬午、吏部侍郎兼侍講孫覺爲御史中丞。

案、秦少游賀先生啟見淮海集。又案、先生爲御史中丞、有語傳楫事。宋史列傳稱、楫字元通、興化軍仙遊人。少從孫覺、陳襄學、第進士、調揚州司戶參軍、攝天長令、轉福清丞、知龍泉縣。孫覺爲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欲用君、盍少畱。楫曰、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今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也。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蹟大臣門。

疏舉歐陽棐自代。

長編、五月丙午朔、丁巳、歐陽棐爲集賢校理、權判登聞鼓院。右正言劉安世言、棐以庸材、因緣傳會、造爲



虛名遂至呂公著薦充史館。孫覺舉以自代。伏願罷
棐館職以慰搢紳之望。節錄。

案宋史裴字叔弼歐陽修仲子。本傳稱其不附魏泰卒坐黨籍豈以庸材造爲虛名者所能。先生舉其入自代定非漫然。

五月疏論胡宗愈。

長編注五月甲戌右正言劉安世言胡宗愈除尙書
右丞不協。29御史中丞孫覺乃宗愈之故人見其改節
今已彈奏伏望罷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下之幸。節錄。

六月疏請黃杲卿黃穎除教導官從之。
長編六月丙子朔丁亥詔經明行修黃杲卿黃穎竝

特與應天府助教。以被舉不至、御史中丞孫覺請合就除一官教導後進、故有是命。

九月、詔與蘇轍、彭汝礪、張績考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

長編、九月辛亥、御史中丞孫覺、戶部侍郎蘇轍、中書舍人彭汝礪、祕書省正字張績、考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直諫科舉人。

先生子子實端應制科、登進士。

案邑志、子實、先生子、爲宋制科進士。攷宋史、元祐二年復制科、三年應試、故附此。子實名端、邑志以爲卽淮海集北海尉孫誠之。陸佃陶山集依韻和孫勉教授詩、元注、莘老最稱重誠之。誠之乃孫勉也。與莘老



伯仲邑志
之說非也。

先生引疾求罷。詔爲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講。

長編乙未、御史中丞孫覺爲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講。覺引疾求罷。故有是命。宋劉放彭城

集、御史中丞孫覺可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依舊兼侍講制。吾以風憲齊邦法、而用經藝求多聞。儒臣之任是者、異事而同功。此皆有益於朝者也。具官某資性樸茂、學問該達、有子政之博識、兼叔向之遺直。近者擢置中司、以從民望。未得聞生之奇論、乃因

以疾而求解。知其不欺。在所從欲。擢龍馬之峻秩。仍
虎門之詔徵。兼總殊庭之事。增重講闈之寵。祇服休
命。毋怠初心。

案山谷年譜。九月。莘老以御史中丞提舉醴泉觀。曾
直送天壇靈壽杖。有詩。李公擇在宣城寄草。元筆。
周易傳成。

游酢序云。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以一言蔽之。則順
性命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
隆汙。三極之道。皆原於易。而會於理。其所遭者時也。
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
理得矣。仰則著於天文。俯則形於地理。中則隱於人



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於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尙。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爲作也。伏羲象之而入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羲至於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於中正之途。而要於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公莘老少而好易。常以是行己。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於易而後行。

也。晚而成書，詞約而旨明，義直而事核。又將於學者共之，蓋亦先聖之所期，豈徒爲章句以自名家而已。此先生傳易之意也，學者宜以是觀之。

案是書未能確指成於何年，唯因定夫有晚而成書之說，姑附於此。

元祐四年己巳，六十二歲。春正月，詔免侍講，依舊提舉醴泉觀，免朝參。

長編：元祐四年春正月壬申朔癸巳，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講孫覺免侍講，依舊提舉醴泉觀，免朝參。

五月，傳師先生爲江淮荆浙等發運副使。



藏

長編庚寅新兩浙轉運使朝散郎直龍圖閣孫覽爲

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

先生請罷以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歸。

宋史孫覺傳。

案先生罷歸有詩贈少游少游次韻淮海集次韻莘老妙齡隨計日紺髮度關年較藝先豪俊飛聲動眇天。御香春晚炷宮燭夜深然。漢殿螭頭筆岐藩幕下蓮。孔鸞人共貴蘭蕙世皆憐。附尾方瞳若提刀獨若然。皂囊封細札青簡續遺編。璧府深難造龍媒雋莫先。大農參奏計宗伯與興賢。玉鉉行眞卽金甌忽浪傳。兩輪茗上駕百丈剡中牽。荏苒馮唐老淹回賈傅還。星霜俄九換金竹遽三遷。鼓吹吳雲外旌旆淮水驕。經綸殊未倦憂患復相連。惡草空搖毒羣蜎漫汙



延松筠終不易。雨露竟無偏。憔悴千株橘。荒涼二頃田。幾書借船帖。屢廣絕交篇。禪譽推龐蘊。親評主閔騫。懶因閒處極。樂向靜中全。歲月黃塵裏。鶯花白髮前。冰臺清照底。玉海湛無邊。身世尤飛集。功名眇蛻蟬。蕉心難固待。楮葉漫勞鐫。佇續清都夢。還隨濁世緣。泉虬淹已久。風翮去應便。預想朝元處。簪裾立萬仙。黃魯直亦有詩。山谷集荅孫莘老見贈。往歲在辛丑。從師海瀕州。外家有行役。拜公古邗溝。兒童被鑑賞。許以綜九流。仍許歸息女。采蘋助春秋。斯文開津梁。盛德見虛舟。離合略十年。每見仰清修。久次不進遷。天祿勤校讎。文武修衮職。諫垣始登收。身趨鄴公城。逐臣旣南浮。變彼丞中饋。家庭供百羞。堂堂來問寢。忽爲雲霧休。遺玩猶在篋。汝水遶墳邱。南箕與北斗。日月行置郵。相逢輦轂下。存沒可言愁。當年小兒女。生子欲勝裘。甌越委琴瑟。江湖拱松楸。持節轉七郡。治功無全牛。還朝蒙嗟識。明月豈暗投。抱被直延閣。疎簾近奎鉤。三生石上夢。記是復疑不。隱几付天籟。閱人如海鷗。襟懷俯萬物。顏鬢與百憂。長歌可當泣。短生等蜉蝣。悲歡令人老。萬世略同流。軒冕來逼身。白蘋晚滄洲。履拂知道肥。淨室見天遊。小人樂

蛙井癡甚。顧虎頭。世緣真嚼蠟。骨相謝封侯。松根養
茯苓。歲晏望華朝。魯直又呈莘老。九陌黃塵烏帽
底。五湖春水白鷗前。扁舟不爲鱸魚去。收取聲名四
十年。璧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故應剖
蚌登王府。不若行沙弄夕暉。

十一月、傳師先生權知桂州。

長編十一月丁卯朔甲申、江淮荆浙發運副使、直龍

圖閣孫覽權知桂州。

案傳師先生守桂、嘗因宋顏延年讀書巖、創爲堂、軒
榜曰五詠堂、且爲記云、桂林爲郡、千山環秀、而井邑
之內、一山峙立、狀如冠冕、凡州堂臺亭榭、開戶相倚、
清輝可掬、玩之無斂、游者忘歸、名曰獨秀山。山復有
巖、可容十許人、蕭爽虛涼、坐卻煩暑。宋顏延年出守
是邦、來游巖間、讀書爲文、以自娛、名曰讀書巖。蓋紀
於圖志者、其略如此。歷大厯中、李昌縷爲桂管觀察
使、因建學其下。建元間、御史裏行鄭叔齊爲之記。脫



落顏延年事而獨載昌巖之事。景平建元相去視今爲未久不應頓失其傳。觀叔齊文字猥陋非愛奇博古之流亦不能考尋前載也。余元祐五年被命承乏於此視事累月間斯巖名嘉顏延年好尚不凡訪求古迹而荒崖斷石榛莽蕪穢殆不可見乃命寺僧芟夷營葺之創爲堂軒以面巖曲而唐人名刻猶有存者因鑱其旁曰顏公讀書巖延年才高性偏放蕩不羈前後見斥於徐羨之劉湛輩不能無怨嘗著五君詠旨味閑淡推重一時然亦以此取怨當路故又榜其上曰五詠堂五詠雖非延年在桂所爲乃其平日自況也并刻之左右嗚乎士之負才不羈而趨世尤疎者其大足以殺身滅宗次或流離困挫不能自保者踵相躡也如延年文采江左以來蓋一二數少與謝靈運齊名辭氣軒揚凌傲當世亦略相似。靈運竟以僂死而延年獲免蓋幸矣。後之來者遊其巖觀其詩足以想見其平生大槩云。

元祐五年庚申六十三歲。哲宗遣使存勞。

宋史孫覺傳。

二月丙申朔戊戌先生卒。

長編元祐五年二月丙申朔戊戌龍圖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提舉靈仙觀孫覺卒。

宋史李常傳常與孫覺齊名其死先後一夕。宋陸游老學庵筆記李公擇孫莘老平時至相親暱皆終於御史中丞。元祐五年二月二日公擇卒三日莘老卒先後纔一日。案東坡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酬詩云蚤知身寄一漚中晚節尤驚落葉風卽謂此也。

先生子子實端時爲郢州長壽縣主簿遂丁憂。

三月詔賜先生家錢五百緡給葬事。

長編三月丙寅朔丁卯詔賜故龍圖閣直學士孫覺家錢五百緡令所屬給葬事及借官舍御史中丞梁

燾爲之請也。

案秦少游挽先生有詩。淮海集孫莘老挽詞同功一體盡調元獨抱沈疴返故園。壺遂暮年非不遇。人生到此可忘言。青春芸閣妙文詞。進讀金華鬢若絲。轉守七州多異政。奉常處處有房祠。月旦常居第一評。立朝風采照公卿。門生故吏知多少。盡向碑陰刻姓名。華屋邱山可奈何。百年光景一投梭。故人惟有羊曇在。慟哭西州不忍歌。

先生子子實端歸葬先生於廣陵。

江南通志郡志宋學士孫覺墓在府善應鄉。

紹聖四年丁丑詔追奪官秩。

宋史。

徽宗崇甯元年壬戌詔立黨人碑於端禮門外。



儒藏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宋史。

崇甯五年丙戌詔毀黨人碑、無問存沒、復其官。
宋史。

校記

①沈适：當作「沈括」。

②寄厲：當作「寄屬」，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七六《與孫莘老書》。

③日長：當作「月長」，見《宋史》卷三四四《孫覺傳》。

④廬：當作「盧」，見《孫公談圃》卷中。

⑤關員：當作「闕員」，見周必大《文忠集》卷四七《題俞洪所藏滕元發與俞退翁詩》。

⑥勸公：當作「勸分」，見蘇軾《東坡全集》卷三五《墨妙亭記》。

⑦頃：當作「煩」，見《臨川文集》卷七八《答孫莘老書》。

⑧云按：當作「元按」。

⑨猶：《參寥子詩集》卷六《寄福州太守孫莘老龍圖》作「游」，當是。

⑩得：當作「將」，見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〇五元豐三年六月丁未條。

⑪被：當作「報」，見右引書。

⑫「等」下當脫「事」字，見右引書卷三一二元豐四年六月辛未條。

⑬因：右引書無。據文意當乙至句首「判司農寺」上。

⑭而乙：《宋史》卷三四四《孫覺傳》作「其一」，當從。

⑮「制」上當脫「官」字，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五九元豐八年八月癸未條。



①⑥遣：當爲衍文，見右引。

①⑦「至」上當脫「下」字，見年譜後「攷證」。

①⑧「即」上當脫「確」字，見右引。

①⑨「政」下當脫「事」字，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六六元祐元年二月甲申條。

②⑩「惠澤」上當脫「先帝」二字，見年譜後「考證」。

②⑪「紀綱」下當脫「程」字，見右引。

②⑫劄字：當作「劄子」，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七三元祐元年三月丙戌條。

②⑬所死：當作「非死」，見右引書卷三七五元祐元年四月戊戌條。

②⑭共：當是衍文，見右引書。

②⑮「鈐轄」下當脫「二員」二字，見年譜後「攷證」。

②⑯掇：當作「輟」，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九八。

②⑰此注係編者誤記。賈昌朝議四河事在宋仁宗景祐年間，昌朝卒於治平二年。元祐間議四河者爲張問、王令圖等。分見《宋史》卷九一、九二《河渠志》，卷二八五《賈昌朝傳》。

②⑱不注：當作「不住」，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八元祐三年三月乙巳條。

②⑲「不協」下當脫「公議」二字，見右引書卷四一〇元祐三年一月甲戌條。

③⑰極言直諫：當作「直言極諫」，見右引書卷四一四元祐三年九月辛亥條。

③₁草元筆：實應爲「草玄筆」，見黃蓀《山谷年譜》卷二四。

③₂五月：應爲「七月」，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三〇。

③₃「等」下當脫「路」字，見右引書。



藏 齋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孫龍圖軼事

杜叔元字君懿爲人文雅學李建中書作詩亦有可觀蓄一硯云家世相傳是許敬宗硯始亦不甚信之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江中網得一銅匣其中有鑄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有容足處不差毫毛始知是真敬宗物君懿與吾先君善先君欲求其硯而不可君懿旣死其子沂以硯遺余求余作墓銘余平生不作此文乃歸其硯不爲作乃以遺孫覺莘老而得志文余過高郵莘老出硯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棒殺何以其硯爲余以爲憎而知其善雖其



藏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孫龍圖執筆

人且不可廢況其硯乎。乃問莘老求而得硯端溪紫石也而滑潤如玉殺墨如風其磨墨處微窪真四百餘年物也。匣今在唐諶處終當合之。宋蘇軾東坡題跋又一本小異

故人楊元素顏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或不可識而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觀之亦自不識也。三人相見輒以此爲歎。今皆爲陳迹使人哽噎。上全案東坡詩自注嘗謂莘老見稱政事與書而莘老書至不工

孫勉莘老弟其兄莘老以詩寄之皆言戰事。蘇詩東坡自注客有傳朝議欲以蘇公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者白

罷之。莘老作詩以紀其事，與秦少游同賦。莘老詩云：文章異域有知音，鴨綠差池一醉吟。穎士聲名動俊國，樂天詞筆過雞林。節旄零落甌吞雪，辯舌縱橫印佩金。奉使風流家世事，幾隨浪拍海東岑。

宋秦少游淮海集附。

注

孫君孚升嘗學詩於孫莘老。

宋劉延世孫公談圃

孫莘老形貌奇古，熙甯中論事不合，責出世，謂沒與孔夫子。孔宗翰宣聖之後，氣質肥厚。劉貢父目之孔子家小二郎。元祐中，二人俱爲侍郎，二部爭事於殿門外，幄次中。劉貢父過而謂之曰：吾黨之直者異於

是坐中有悟之者大笑。宋趙德麟侯鯖錄

參寥舊有一詩寄少游、少游和之、樓闕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分禁路、雲氣繞宮牆、亂絮迷春濶、鶯花困日長、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孫莘老讀之、至末句言者、小子又賤發也、後少游編淮海集、改云經旬率酒伴、猶未獻長楊。宋王立之直方詩話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預作蘇公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蘇公見之、果不能辨、大驚、及晤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豈此郎耶。宋釋惠洪冷齋夜話



儒藏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孫龍圖軼事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如

詩。宋陳師道後山詩話

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旁、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以爲難。宋葉夢得避暑錄話

王洙原叔內翰常云、作書冊、黏葉爲上、歲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鈔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續歲久斷絕、卽難次序。嘗與宋宣獻談之、宋悉令家所錄者作黏法。予嘗見舊三館黃本書及白本書、

皆作黏葉。上下欄界出於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

家書。亦如此法。

朱張邦基墨莊漫錄

詩辭固多協韻。晦菴用吳才老補音多通。然亦有太甚者。古人但隨聲取協。方言又多不同。至沈約以來。方有四聲之拘耳。然亦正不必牽強也。離騷一經。惟多艱多替之句。最爲不協。孫莘老蘇子容本云。古亦應協。未必然也。

宋周密齊東野語。案書錄解題洪興祖楚詞攷異。嘗得歐陽永叔孫莘

老蘇子容本於關子東。葉少協。校正以補其遺。

孫巨源洙從劉貢父乞墨。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後知是莘老誤畱。以



儒藏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孫龍圖執事

其皆姓孫而同爲館職、吏輩莫能別。劉曰、何不取其
髯爲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別。劉曰、旣是皆髯、何不
以身之大小爲別。於是館中以莘老爲大髯、孫學士巨
源爲小髯。孫學士。語林。案宋魏泰東軒筆錄、孫覺
小然二人皆髯、劉攽呼爲大胡孫、小胡孫。
孫莘老以書問懷璉宗教。宋岳珂程史。

孫君孚升嘗與孫莘老傳師、喬希聖約異日爲林下
友、不至者以書督之。公曰、今莘老希聖相繼謝世、獨
傳師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謫遠方、前日之約不能
及矣、良可歎也。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

焉。公曰然。談圃。公
謂孫升。



儒藏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孫龍圖軼事

高郵先賢孫莘老先生宋代偉人也。其品節政事文章具宋史本傳。然史文約而不詳。其軼往往散見他說。泮林平生景仰。遇先生事蹟。隨手輒錄。仿紀年之例。編次成帙。其不可以年次者。則以軼事別紙記之。是編始輯於道光戊戌孟冬。至辛丑夏初。乃克纂成。嗚乎。吾鄉碩彥。宋時首推孫秦。少游淮海年譜行世已久。而先生舊無譜錄。殊爲闕事。泮林生龍學七百年後。望古茫茫。又以鄉曲見聞。學植蕪淺。不足當表揚先哲之責。比年從王君寬甫游。常有所請益而寬甫亦按討不厭。余不敢攘吾。因樂道其始末如此。邑

後學茹澤林識。



儒藏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跋

攷證原纂間有脫落、鏤成復據長編校補。

第三十六葉第八行不一下落下字。

第三十七葉第八行撫州下落確字、第九行元絳上落事字。

第三十九葉第二行惠澤在人上落先帝二字。

第四十四葉第十九行紀綱下落程字。

第五十葉第二行鈐轄下落一員二字。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補遺

爲司封員外郎王惟熙作墓銘。

如臯縣志、王惟熙墓志銘、孫覺撰。君諱惟熙，字伯廣，景祐元年進士，起家楚州鹽城縣尉。君時尙少，然已自力爲吏。縣濱大江，盜恃之殺人覆舟，去莫可得。君常治輕舸，乘風輒出，索其江之上下，以多克獲。羣黨皆避匿解散。州有獄羣飲酒斃一人，意一人扶之，莫能辨，以屬君。君脫其械，勞以酒食如平民。旣食，君呼曰：「汝手用左而死者之傷右，尙何拒焉？」囚服曰：「有仇久矣，幸其醉扶之。」官得其情，死，不恨。秩滿，爲開封府。



儒藏

扶溝縣主簿、選開封府縣尉、辟刑部詳覆官。逾年、遷大理寺丞、改大理寺詳斷官。持法堅正、事有奏成而卿不可、使易之、君不爲易。卿置酒以命其屬、語之曰、王詳斷易某奏耶。君曰、否。卿怒、呼吏戒曰、王詳斷如是、不可以其事矣。趨奏罷之。坐爲之恐。君徐曰、事顧是非何如、罷非所恤也。奏亦不報。常州晉陵縣有兄弟居、而更訴其子毆世父與叔父者、求異其籍。君曰、是寧可以法治之耶。呼諭之曰、兄弟、天屬也。子猶子也。爭錢財、小不忍、隳其天屬。寘子以法、非人情。後將大悔、爲杖其二子而去之。二人者卒聽君教、相與如



初其爲政多類此。召爲審刑院詳議官。賜緋衣銀帶。讞上而平反之者甚衆。泗州船卒盜米當死。君議之曰。米來遠矣。盜者豈一朝耶。如必其賊於所敗之州。卽殺人多矣。覆之得不死者五人。朝廷嘉之。賜帛三十疋。儂智高反。轉掠嶺南諸州。州吏棄城者數十人。棄城法死。君與其長進議上前曰。州之所恃以守者。城完而兵足用也。嶺南諸州多不足恃。奈何以常法加之。先帝內亦矜之。數十人者皆得不死。丁母夫人。徐氏仁壽縣太君憂服除。通判棣州。至則完復舊防。以除棣民決河之災。其長蓋數百里。而民不告勞。流

移四歸州大有年。召修嘉祐編敕。權大理少卿。編敕成。遷權判大理寺。兼光祿寺。累官至尙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勲上騎都尉。君天性平恕。雖從事於法令。專務推原人情。傳以古義。今所行敕多君所爲更定。大理領天下之獄。奏讞煩委君。旣通達而又久於其間。遇遭先帝慈仁。欽愼恤刑。緩死。君故得伸其志。議論每爲朝廷所從。其屬多自以爲不及。居家恂恂。事上接下。皆能得其歡心。與人交久而不渝。俸入與族之貧者共之。喜讀書。於諸史尤能記悉。所爲文章皆可觀采。其家收而類之。凡十五卷。年四十有六。嘉

祐七年九月十日卒於光祿寺之正寢。明年十二月十七日葬於泰州如臯縣之赤岸鄉先塋。夫人史氏太康縣君有婦道能相其家。子覲進士及第秀州司戶參軍學行知名。子覲太廟齋郎孫男計孫女二人皆尙幼。銘曰仕不習法治或濶疎習而精淡有刻有拘其孰如君質有信厚施用不疑寬而能守先帝陟君天下之平宜君百年明清邦刑豈其杞之半塗而止。是將又興君實有子。

案墓志稱惟熙卒於嘉祐七年九月明年十二月葬於如臯縣之赤岸鄉則此文當作於嘉祐八年。先生著作不可多觀存之以待後得。



爲尙書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陳襄作墓銘。

古靈先生集附載陳公述古墓志銘。門生孫覺撰。公姓陳諱襄字述古。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代時王氏入閩。因隨家焉。今爲福州侯官縣古靈人。曾祖諱令圖。仕閩通顯祖。諱希穎。文林郎。果州司戶參軍。父諱象。台州黃巖縣尉。累封尙書兵部侍郎。母黃氏。永嘉郡太君。繼母王氏。集慶郡太君。慶厯二年進士及第。建州浦城縣主簿。浦城多世族。侵擾請托。以撓法敗政。爲常。縣缺令者久之。公不爲恤。辨治有能聲。移台州仙居縣令。益務以禮法教其民。民愛樂之。莫肯犯。皇



祐三年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孟州河陽縣。時司徒韓國富公爲之守，一見而知之。土人不知水種之利，公度田二百畝爲法以示人人，習行之至今。移彭州濠陽縣。富公入相，薦之，召試，充祕閣校理、判尙書祠部。有乞寺觀額度人爲僧道士者，公論不可。編定昭文館書籍，知常州。州濱大湖，而運渠高水，不能溉。公爲剗去堰埭，浚之，與湖通波，賴其利者二百里。民有父母存而出贅，叱使還養，凡數十人。召爲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上初卽位，使北虜。虜人欲屈公下坐，公以禮固爭，不爲屈。還知明州，未至，召修起居注。

知諫院、管勾國子監。有詔兩制臺閣議學校貢舉之制。公因奏常秩等四人知經有實行。宜以禮召見。補太學官。未幾罷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有旨知制誥闕。召試。公上言。陛下以義使臣。臣當聽命之不暇。敢懷利以事上哉。從之。兼判吏部流內銓。賜紫衣金魚。言內外臣僚乞親屬官多選人已授者。請以三月爲限。從之。時朝廷大新法度。而聽者爲屈。公數上疏論列。輒畱中不下。召試知制誥。公奏辭曰。臣有言責。不敢不言。言未足塞責。謹其可逃。召試。臣何敢當。又除直舍人院。天章閣侍講。兼修起居注。皆固辭。乞補外。



官。上賜手詔曰：近以卿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己，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摩道義，以釋所願聞。今覽來奏，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歟？還卿來章，當亟就職。乃復起居注，判流內銓。明年，知制誥兼直學士院，詔河決河北諸郡，公當視草，以水不潤下爲言，中書改之。乞知陳州，移杭州，復唐相國李泌六井，通判杭州事。蘇軾爲之記。僧方人居，而禪學久廢，不傳。公以宗本傳宗^③二人爲之倡，其徒至奔走天下。移應天府，又移陳州，修八字溝，以泄城中霖雨水潦之苦，州人便之。

召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提舉進奏院。公久去朝廷、上見而勞問之甚渥。除尙書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明年、兼侍讀、知審官東院。又明年、提舉司天監。元豐元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明年、兼判尙書都省。是年十月、慈聖光獻太后山陵、以公爲鹵簿使。公蓋已病矣。三年三月十一日、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四。公在告久、上數以問大臣、及遣中貴人臨視、而公已卒。奏至、上爲愍悼、贈給事中、錄其子之未官者、且及其外孫焉。階朝散大夫、勳護軍。公布衣居里巷、與陳烈、周希孟、鄭穆游、鄉人尊



之號四先生。仕宦所至必斥學舍、新祭器、歲時行禮其中、親爲諸生橫經以講。及任太府、事劇體重、猶不倦以止。其樂善好學、殆天性也歟。資稟溫厚、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人交久而彌篤。折節下士、所游多時聞人。鄭穆、劉彝皆其女弟之壻。娶陸氏、封文安郡君。子男二人、紹夫、祕書省正字。中夫、將作監主簿。女五人、長適蘇州錄事參軍傅楫、次適宣德郎方蒙、次適承奉郎孫之敏、二女未嫁。所著文集二十五卷。以元豐四年九月葬于常州宜興縣永定鄉蔣山之原。銘曰、

有嚴陳六^④不降色辭。躬厲以正，去嘗見思。小邑大州，視之若一。勸學談經，人罔不率。問學醇古，操行則高。經術行己，天語之褒。如公羈孤，又無黨援，學士歿身，維帝之眷。行信于友，有德在人。雖不百年，在公猶存。毗陵宜興、公治管者，今葬其鄉，將配公社。

案此文稱門生孫覺撰，則先生定為陳襄後輩。謹中前據宋史傳，相傳稱相少從孫覺，陳襄學列先生。在陳襄前傳者之失也。今訂正。又案古靈文集襄與兩浙安撫陳舍人書，稱有廬州合肥縣主簿孫覺者，材質老成，志於經學，而浸有原本觀其文詞，或簡而能粹。殿中丞胡瑗門人高第數百，而稱其賢蓋先生初仕已為時所推重如此。先生年凡三年而古靈年謚不及此書，故今未能定指何年。又襄乞召還范純仁狀稱近降中書劄子，差知河府。又襄乞召還范直集賢院，范純仁充成都府路轉運使。比聞右正言



知諫院孫覺與御史中丞呂公著皆有文字、乞畱純
 仁要劇差遣、未蒙俞旨。據古靈年誼事在熙甯三年。
 又襄熙甯經筵論薦司馬光等三十人、章藁稱館
 職有學行、器識可備侍從者、右司諫直集賢院孫覺
 素有鄉行、明經術義理之學、端良信厚、可以鎮浮厲
 世、與李常范純仁皆可充耳目、近侍之臣。據古靈年
 誼事在熙甯十年。其時先生雖未起官、而爲朝士訪
 求論薦、又如此。譜中俱失載、附識於此。

請著本朝式一編付有司議

明張溥歷代名臣奏議右正言供諫職孫覺論所急者近效所勤者小數奏略曰臣聞祖宗之時躬於便殿試士伍短長之技角馬足之疾徐觀器械之精苦事出於便宜且一時之制也今天下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有所未備顧但守祖宗一切之法而不知變則何以異於膠柱鼓瑟刻舟求劍哉臣以爲若軍頭引見殿前司公事日至於便殿者可悉付之殿前司而責其課中外章奏有不足以煩聖覽者可令執政一人從官二人取奏目閱視凡可以付有司者不必悉

奏也。蓋古者致治必皆品式章程全具周密。事出於有司、非人主所宜親者、一切付之而已。以歲月攷其成、而加誅賞焉。今有司無式可守、故雖至易宜任者、亦須旨後行。尊者反任其煩、卑者反任其簡、紀綱錯倒、未有甚於此者也。願陛下詔有司約取唐式、著本朝式一編付之有司、永永遵守。有不如式者、以法從事。如此、陛下日力有餘矣。

案張集此文舊從宋諸臣奏議刪正錄入、不載年月。今據先生作右正言供諫職時、當在熙甯元年。



與李常、范百祿、蘇軾、鮮于侁、連章論薦常安民。

宋史常安民傳調知長洲縣。元祐初李常、孫覺、范百祿、蘇軾、鮮于侁、連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丞。

案淮海集鮮于子駿行狀稱元祐元年拜右諫議大夫、既拜命卽言論薦之法。明年春病不任朝謁。夏五月終于州寢。據此則當是元年事。



儒藏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補遺

受業陳奏平校補

校記

①「顯」上當脫「尚」字，見《孫公談圃》卷上。

②「坐」上，疑脫「一」字。

③傳宗：當作「宗傳」，見《四庫全書》本《古靈集》附錄此文。

④陳六：當作「陳公」，見右引書。

宋徐節孝先生年譜

清·段朝端編撰

刁忠民校點

吳洪澤一審

劉琳二審

民國十年刻本

《宋徐節孝先生年譜》一卷，清段朝端編撰。民國十年冒氏刊《楚州叢書》本。

徐積（一〇二八—一一〇三），字仲車，宋楚州山陽（今江蘇淮安）人。早從胡瑗學。治平四年進士。中年以耳聾不仕，屏處鄉里，而四方事無不知曉。元祐初，以近臣舉薦，授揚州司戶參軍、楚州教授。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崇寧二年，監西京嵩山中岳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謚節孝處士。徐積以孝行聞，蘇軾以「古之獨行士」稱之，並稱其詩文「怪而放，如玉川子」（《仇池筆記》卷下）。《四庫全書總目》謂其「奇譎恣肆，不主故常」，縱逸自如，不可繩以格律，而大致純正（卷一五三）。著有《節孝先生文集》三十卷，附《語錄》一卷、《事實》一卷，有明嘉靖四十四年刊本、康熙丙子刊本、《四庫全書》本、宣統三年重刊本。事迹見《節孝事實》（《節孝集》卷首附）、《東都事略》卷一一七、《宋史》卷四五九本傳。

本譜為清末民國初人段朝端所編，有《楚州叢書》本，民國十一年淮南志局重刊本，附於《節孝先生集》，故中縫題稱「徐集年譜」。據段氏《徐集小箋序》，此譜曾經田毓璠續補。述及譜主世系、生平履歷、仕宦、交遊等，而尤重節孝事迹。凡鈎考未定事，加「端案」予以標識，較為審慎。末有朱孝臧跋，稱「山陽詩人段蔗叟」「於先生文集中鈎稽剔抉，並旁採博證，以得其梗槩，其用力可謂勤矣」。

段朝端字笏林，號蔗叟，清末民初淮安人，卒于民國十四年。官至縣教諭訓導等。曾總纂《續纂山陽縣志》，分纂《淮安方志》、《江蘇通志稿》，著有《椿花閣文集》、《椿花閣詩集》、《椿花閣隨筆》、《續筆》、《淮茗收藏記》、《淮人書目》等四十種（據「淮南論壇網」記載之《淮安歷史年表》，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宋徐節孝先生年譜

邑人段朝端蔗叟纂

宋仁宗天聖六年戊辰先生生。

先生諱積字仲車姓徐氏世爲楚州山陽人曾祖崇祖爽皆不仕父石神童出身知融州羅城縣事王資深行狀。

端按先生母王氏按先生江甯府句容縣廳壁記前代縣令治行名跡見於吏民者晉之劉超宋之孫謙齊之周洽之是也景德中我外父太常王公實紹厥後據此先生之母蓋王氏。

歸侍太夫人與二叔父居無何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



儒藏

止之不可。於是請二叔父先取所欲。餘書十篋。敝屋數椽而已。先生怡然受之。二叔父沒。家事替。先生事叔母。送死無不備。狀行。據此。是先生有叔父也。蓋羅城君之弟。先生自陝奉以歸。行狀叙於從安定學之後。初猶同爨。至旣冠。從海陵歸。叔父始議析居耳。

天聖七年己巳二歲。

天聖八年庚午三歲。是年羅城君卒。

先生自爲兒童。不爲嬉戲。寡言笑。莊毅如成人。羅城君卒。先生始三歲。晨昏匍匐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一日使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攜先生育於陝右外家。事其母篤。

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幞頭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笑不已。被笑旬日、彌恪。自是至老不廢。居家必冠帶。當暑、絺綌必重。行狀。

端按冠帶起居、非孩嬰所能。以意揣之、三歲喪父、太夫人攜之外家、稍長、卽知孝敬。此皆十五歲以前事。姑連類繫此。

天聖九年辛未、四歲。

明道元年壬申、五歲。

明道二年癸酉、六歲。

景祐元年甲戌、七歲。



藏

景祐二年乙亥八歲。

景祐三年丙子九歲。

景祐四年丁丑十歲。

寶元元年戊寅十一歲。

寶元二年己卯十二歲。

康定元年庚辰十三歲。

慶厯元年辛巳十四歲。

少喜鼓琴弈棋皆絕人。射百步外發必中。能馳惡馬。嘗乘醉入華山。逢巨寇。視之若無人。寇不敢害。行狀。

端按此亦十五歲以前事。不能定爲何年。姑繫於此。

慶厯二年壬午十五歲。

自陝右歸。

十五歲奉母自陝右歸楚。晝治生夜讀書達旦。太夫人憂其疲夜戒使休乃就枕。伺太夫人寐讀書如故。行狀。

慶厯三年癸未十六歲。

慶厯四年甲申十七歲。

慶厯五年乙酉十八歲。

慶厯六年丙戌十九歲。

治六經喜難注疏有不合者輒加點竄嘗恨康成不同時與之對辯諸子百家誦一過不忘。行狀。

端按此十五歲以後事不能定爲何年姑繫於此。



儒藏

宋徐節孝先生年譜

慶厯七年丁亥二十歲。從安定學。

既冠、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獨以別室處之、遺婢視飲食澣濯。盛寒惟一衲裘、以米飯投漿甕中、日食數塊而已。安定使其徒饋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先生之命、終不可違。嘗曰：吾於安定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行狀。

仲車先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積思六經而喜文詞、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稍偏。安定厲聲曰：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至是不敢有邪心。

呂氏童蒙訓。



儒藏

宋徐節孝先生年譜

了翁嘗問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蓄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安定先生曰、門人或問見侍女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所得、此積之悟門也。安定言行錄。

慶厯八年戊子、二十一歲。

皇祐元年己丑、二十二歲。

皇祐二年庚寅、二十三歲。

皇祐三年辛卯、二十四歲。

皇祐四年壬辰、二十五歲。

皇祐五年癸巳、二十六歲。

至和元年甲午、二十七歲。

是年秋九月、有書鄭繁傳文一首。文集。

至和二年乙未、二十八歲。

嘉祐元年丙申、二十九歲。

嘉祐二年丁酉、三十歲。

嘉祐二年戊戌、三十一歲。

嘉祐四年己亥、三十二歲。

是年有代愼郎中遺表一首。文集。

嘉祐五年庚子、三十三歲。

嘉祐六年辛丑三十四歲。

嘉祐七年壬寅三十五歲。

嘉祐八年癸卯三十六歲。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三十七歲。

治平二年乙巳三十八歲。

治平三年丙午三十九歲。

治平四年丁未四十歲。

中許安國^①榜、敕同進士出身。

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一日借書冊、經夕還、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還金、先生終不受。平居日未



嘗事聲律及試有司亦以賦中第同榜第一人許安國^②率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爲太夫人壽數往返先生終拒之一時儒宗巨人與先生文字相贈答不敢以學行加公若有所畏焉。狀行年四十不昏不仕不昏者恐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不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鄉人勉之就舉遂偕母之京師。東都事略

始舉進士以治平四年賜出身始赴舉時不忍一日離其親推車載母暴露道途有重聽之疾。知楚州憲公奏乞改官狀

神宗熙甯元年戊申四十一歲。

熙甯二年己酉四十二歲。



東都事略卓行傳謂既登第未調官而母亡。端按宋史選舉志凡進士出身當年改官賜同進士同身則次年改官。然則先生母亡當在戊申己酉之間。

熙甯三年庚戌四十三歲。

熙甯四年辛亥四十四歲。

熙甯五年壬子四十五歲。

端謹本行狀事略推考疑庚戌辛亥壬子正先生廬墓之年。

熙甯六年癸丑四十六歲。

行狀先生居州序三十年未嘗一日絕祿。又元祐七年知

楚州蹇公奏乞改官、謂今積賜第二十有六年、在任將書七考。端按、先生卒於崇甯二年、年七十六歲。行狀所云居州序三十年、是先生四十五卽居州序。距今歲癸丑二十載、蹇公云在任將書七考。曰將者、正見尙未至廿一年。疑先生廬墓三年畢、太守迎致州序、或正是年也。

熙甯七年甲寅、四十七歲。

熙甯八年乙卯、四十八歲。

熙甯九年丙辰、四十九歲。

熙甯十年丁巳、五十歲。

元豐元年戊午、五十一歲。

是年有和楊掾月蝕篇詩。文集。

元豐二年己未五十二歲。

元豐三年庚申五十三歲。

元豐四年辛酉五十四歲。

是年山陽大水。見文集聖書長句詩序。

元豐五年壬戌五十五歲。

元豐六年癸亥五十六歲。

是年有送李守詩。文集。

元豐七年甲子五十七歲。

先生始受知神宗皇帝、數召對、而先生以耳疾不能從仕、故



藏

元豐七年屢有采帛之賜。行狀。

元豐八年乙丑五十八歲。

是年有贈愼叔良詩。神宗皇帝挽詞。蘇軾赴登州任。過淮見先生。並文集。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五十九歲。

除揚州司戶參軍。特差充

楚州州學教授。

臣寮奏乞判官充教授。臣伏見楚州勅同進士出身徐積。經明行修。事親至孝。家雖窮窶。必以甘旨養其母。及居母喪。徒跣廬墓。日自執爨。具膳如生。三年無違。僅不滅性。無田可耕。無屋可居。而收養孤甥。教之養之。甚於己子。一方之人服



其道義節行。自爲布衣時、已延至州學、相與師事。既登第、監司郡守、屢徇人之請、優令在學。自元豐推行學制、以郡守兼領教授、自是引避、無復廩祿之賴矣。今年過五十、其窮益甚、而清苦自守、終不妄干於人。但不幸有瞶疾、以此不可出仕。然其安窮好學、訓道諸生、應酬士大夫、問難質正、雖窮不廢。朝廷近下兩省臣寮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固不易得。伏望聖恩、置其疾苦、錄其所長、特除以判司官、差充楚州、仍實三年理爲一任、使積遂霑俸給、伏望敕旨。四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徐積除揚州司戶參軍、特差充楚州州學教授。吏部符充楚州教授。準尙書吏部符、今月廿五日卯時受敕。

中書省。臣寮上言。竊以古之聖帝明王。必崇獎幽素盛德之士者。以其風化之所繫也。臣伏見楚州進士及第徐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聞。其道義文章。顯於東南者垂三十年。久處鄉校。以教育爲事。秉德純一。士民歸仰。今安窮好古之志。老而益堅。臣愚以爲積雖不從仕。若朝廷特與改官。優加廩俸。使天下之人知朝廷貴德獎善之意。足以敦厚風俗。實有補於聖化。伏望聖慈。詳酌施行。內黃帖子。風俗偷薄。民未勸善。如積之賢。若蒙旌別。庶幾四方之人。知所矜式。伏候敕旨。

四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徐積特除楚州州學教授。事實。

元祐二年丁卯六十歲。

是年有謝李自明詩並序。文集。

元祐三年戊辰六十一歲。

是年有上天章公顧子敦大河詩。文集。

元祐四年己巳六十二歲。

是年蘇軾赴杭州任過淮見先生。

元祐五年庚午六十三歲。

是年有贈盧君常詩。文集。

元祐六年辛未六十四歲。

是年有送趙守詩。文集。

元祐七年壬申六十五歲。



藏

知楚州。筮序辰奏乞改官。伏見楚州州學教授徐積，孝友之性，發於誠心，義理之文，資以學術。其居鄉則安處窮約，雖敝衣糲食，一介不取。其事親則躬執勞苦，雖嚴霜烈日，終身不渝。交游託以死生，宗族均其俸廩，潔已刻意踰四十年。平居杜門，未嘗求聞於人。故學士大夫知其人者，常或稱其文，或道其行。至於究知物情，推見天變，通政之體，識兵之機，練習古今而智足以知當世取舍，慨然有尊主庇民之心。雖素所從學者有不知也。積始舉進士，以治平四年賜出身。始赴舉時，不忍一日離其親，推車載母，暴露道塗，有重聽之疾，由是不肯從仕。元祐元年，緣近臣薦舉，卽就除爲學官。一方之



人知所矜式。庠序學者彬彬加多。至有革頑立懦、勇於爲義。序辰寤謂爵祿慶賞所以助治。然而不必徧加於天下。而民自勸。天下之眞賢實廉蓋鮮矣。果得一二而序諸位。褒異寵獎以風四方。則人懷慕心。衆樂遷善。今積賜第已廿有六年。在任將書七考。國子祭酒司業及監司守貳薦者十數人。其行實資望殆難與比。自布衣擢居學校者分較錙銖。同議輕重。若必論年理任事應格法。始與之改一官。是以衆人遇積恐非朝廷褒德進賢養廉恥息貪競之意。向使積早自貶損。與俗浮沈。甘屈首於勢利之域。宜已自致顯位。其下猶不失爲郎。乃能用心剛明。以義勝欲。仕不苟進。默與道游。旣未超

拔佐時、宜有以旌別勵世。伏望聖慈更賜考積經行、優加錄用、勿限資格、特與改官、依舊充本州州學教授、仍許不理任數、以優養其身而寵異之。庶幾顯示中外、敦厚風俗。已具錄奏聞外、具申轉運衙伏乞更賜敷奏施行。謹狀。元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發運蔣公奏乞改官。臣竊見楚州同進士出身徐積、少孤、事母至孝、得於天性。初以進士貢有司、不忍去其母、遂徒步攜載至羈旅。以入京師。母死、水漿不入口者十日、廬於墓側、食粥三年、瘠毀之貌、見於形色。逮終喪、至今猶設几筵、溫清告面、如事其生。按自治平中登科、以耳疾不仕、寓居佛寺、閉



門不出。一布袍二十餘年。饘粥不繼而不改其樂。有所饋遺。皆却而不受。今居本州州學。見充教授。月得供給。自奉甚薄。而斥其餘以周親舊之不給者。臣久在本州。察其所得。出於至誠。古之所謂孝廉者。未能遠過。至於讀書爲文。長於理趣。辨論慷慨壯而不屈。楚俗本薄。今乃近厚實。積化之。近楚州嘗據衆狀。敷奏以應。敕書之求。伏蒙聖慈憐其節行。加賜粟帛。然猶未盡旌賞之義。況積已係進士出身。偶以病廢。其學行足以爲四方表率。欲望朝廷特賜考察。與改官充本州州學教授。使得微祿以終其身。如此庶幾下以助四方敦風勵俗之方。上以見朝廷表賢顯善之意。事實。

是年有寄崔汝弼詩。文集。

蘇軾由潁州移知揚州、過淮見先生。

元祐八年癸酉、六十六歲。

知江甯府曾公奏乞處以太學官。臣待罪從官、職在薦士、有所聞見、不敢以中外爲閒。臣伏覩楚州州學教授徐積、居今之世、行古之道、安窮守約、垂四十年、其稱於天下、不止一善、而於事親、最爲篤至、力行之外、讀書爲文、雖處閭閻、有志世務、察其所存、蓋非山林之士、沈溺枯槁者之所爲也。不幸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昨用舉者、處以學官、一州之人、賴其矜式。然臣竊謂、如積之賢、不獨可教一州、宜置之太學、使太學



諸生朝夕親炙而則倣之、自然四方承風、遠近知勸、其於補助教化、成就人材、得積一人、所補多矣。伏望聖慈、因臣之言、詢訪近臣、如臣言不妄、乞優加官秩、授以太學職事。然尙恐積安於鄉里、未易輕致、乞敕本路監司守長敦遣就道、量給裝錢及具人船、送至闕下。如此則朝廷待遇之禮已周、積自無名辭避者。昔唐用陽城爲國子司業、而諸生歸養者一日至二十餘人、得一何蕃爲太學生、而六館之士不從亂。蓋賢者所在、必有宏益。況今風俗陵遲、士節不勵、如此等人、尤在崇獎、此臣所以惓惓懇懇爲朝廷言之、忘其身之疎遠也。臣與積皆治平四年進士、雖知其名、初未識面。昨過楚州、入境、

道積之賢者、衆口一辭。既見其貌、聽其言、與衆之所稱者同、惜乎尙滯一州掾。如太學風化之地、最其所宜、而未有以上聞者、輒冒昧以言。仰瀆天聽、臣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伏候敕旨。元祐八年九月初三日。事實。

紹聖元年甲戌六十七歲。

諸司公舉奏乞異寵。具位臣王宗望等伏見揚州司戶參軍充楚州州學教授徐積、事母至孝、卓異之行、遠追古人。其餘事讀書著文、博瞻清奧、足以爲學者宗師。不幸以耳疾廢居里閭、教導生徒、取給而止。蓋其名節暴著、尤見於幽閒窮約之間。陛下卽位之初、宗望以從官論薦、起除州學教授、歲



滿復留、殆書八考。前後從官國子長貳監司、守臣列其行而聞於朝者非一、而積行年六十有七分老教官、而秩卑祿薄、不離掾屬、未副朝廷所以褒美德行、砥礪風俗之意。論者惜之。臣等伏見昨者朝廷以福州教授陳烈年老就任、改宣德郎、俾食其祿而久其任、以終其身。今徐積年已庶幾、重以疾廢、而宜在所禮。況盛德高行、不在陳烈之下、使積萬一無疾、幸遭聖世、不知朝廷處以何官、爲稱公義。而退居鄉校、已可惻然。況復限以資格、與衆無異。臣等竊懷區區、不敢苟默。欲望朝廷特賜異寵、使善類興起、其勸必速。臣等無任屏營激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元祐^⑤年正月一日狀。事實。

紹聖二年乙亥六十八歲。

紹聖三年丙子六十九歲。

特授和州防禦推官。

紹聖四年丁丑七十歲。

是年有贈袁評事詩。文集。

元符元年戊寅七十一歲。

元符二年己卯七十二歲。

元符三年庚辰七十三歲。

是年有贈呂公侍講詩。呂公童蒙訓元符三年滎陽呂

公自和州謫居起知單州。道山陽出過市橋橋壞墮水而不傷焉。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端按公時

年七十三云幾七十者誤。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七十四歲。

特改宣德郎。

今上卽位特改宣德郎。行狀。

改官告詞敕和州防禦推官知壽州壽春縣事新差充楚州
州學教授徐積無常產而有恒心惟士爲能古之爲士者好
德自修豈待爵祿而後勸哉然先王以此鼓舞天下爲勸沮
之術則亦未嘗廢也爾行潔而德茂學博而志恬晦跡無求
鄉閭之子弟以爲矜式近臣交薦名達予聞特遷文階俾視
京秩殊恩不次非獨息奔競之風亦以勸無求之士往承異
寵益懋遠猷可特授宣德郎差遣如故。事實。



是年有謝呂師寄書詩并序。文集。

崇甯元年壬午七十五歲。

崇甯二年癸未七十六歲。

特除西京嵩山中岳廟。

朝廷特除西京嵩山中岳廟。逾月終於舍。實五月一日也。臨終門人至卧內問起居。遽以衣覆其首曰。不巾。不敢延坐。又謂其子曰。君子命在須臾。恍惚之間。然而不敢少忘禮義。并舉曾子易簣之事。因誦檀弓一篇。誦畢而化。前此二十年間。一日枕書卧。既覺。忽冊問大書五月榴花不敢開。直候徐郎來。筆蹤奇異。不類人書。臨終之日。所居震動。移時若百餘人曳車以往。鐘鼓之音。喧然聞卷。^⑥一愚婦死而復蘇曰。適道旁



見大宅、扁高門、榜曰徐先生宅。後數日先生卒。以六月十三日葬於東郊。是日門人會葬者蓋千人。夾道擁觀。無不流涕。道人徐神翁在泰州。每寄聲問先生。呼先生爲兄。先生旣歿。長女與其夫王仲穎詣海陵見翁。問先生何之。遽答曰仙去也。行狀。

先生初娶李氏。尚書郎紳之女。再娶亦李氏。越州新昌令景先之女。行狀。

子四人。安道將樂尉。曰安叟。曰思遠。曰思正。徐氏譜。

女四人。長適王仲穎。行狀。

女弟適張六子莊。孤甥老老。本集。

政和六年賜諡節孝處士官其一子。宋史本傳。

端按長子官將樂尉見楊時詩簡跋卽由蔭所得在紹興二年。

附開封尹王革奏請賜諡革伏覩故楚州教授徐積孝行之美比跡古人經術之純見推學者自頃擢第不復進仕操守堅正始末不渝昨崇甯初朝廷方興學校之制革以本路提舉學事蔡觀之命委以計議首至楚州與徐積討論究觀條畫皆有法度既而有司大比淮南一路之學楚州選首今積不幸沒故不獲親見聖朝學制之大成竊以本州士人具以昨來興學勤事之功請於部使者張



學體制乞賜追諡。部使者既已聞於朝矣。按積行誼不在張學之下。如蒙朝廷特賜考察。節惠易名。賁及泉壤。不獨慰積之平生。風於四方。足以表勸。革待罪輦轂不當潛越。緣往者推行學政。與積共事。今淮人之情。實藉以爲言。故敢冒昧干懇朝聽。不勝下情惶恐之甚。事實。

賜諡告詞。敕宣德郎徐積。天下有道。士知所守。進則功業見於世。退而節義信於人。其趨一也。爾學求諸己。仕弗競榮。操履得古人之純。孝弟爲縉紳之表。使者言狀。朕甚嘉之。夫生有封秩之崇。則沒有節惠之典。倘克修於天爵。亦無吝於德名。庶幾有知。尙克歆受。可。特授節孝處士。

按事在政和六年。

徐節孝年譜跋

右節孝徐先生年譜。山陽詩人段蔗叟所編。先生以卓行聞。今古而生平事蹟頗少流傳。叟乃於先生文集中鉤稽剔抉。並旁采博證。以得其梗槩。其用力可謂勤矣。顧孝臧尤心折其於邪說恣肆、彝教淪胥之時。獨孳孳崇昔賢、發潛德爲急務。使人用心如叟。斯世其有望乎。謹識。欽遲益深慨歎。宣統丁巳冬十一月長至日。歸安朱孝臧跋。

原名祖謀。



儒藏

宋徐節孝先生年譜

校記

①許安國：當作「許安世」，見《節孝集》附《行狀》及《淳熙三山志》卷二六、《嘉定赤城志》卷三三。

②同①。

③同：當作「出」，見《宋史》卷一五六《選舉志》二。

④遺：當作「遣」，見《節孝集》卷三二附錄《事實》。

⑤闕字：當作「九」。按《宋史》卷一八《哲宗本紀》二，是年四月癸丑改元紹聖，是正月猶稱元祐，當爲九年。

⑥間巷：當作「間巷」，見《節孝集》卷三二附錄《事實》。

⑦潛：當作「僭」，見右引。

宋程純公年譜

清·楊希閔編撰

刁忠民校點

李文澤一審

劉琳二審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宋程純公年譜》一卷，清楊希閔編撰。民國二十三年燕京大學圖書館排印本。

程顥（一〇三二—一〇八五），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宋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嘉祐二年進士，歷鄆縣、上元主簿，爲晉城令。熙寧二年，以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與王安石不合，以言求去，簽書鎮寧軍判官。七年，監洛河竹木務。元豐元年，知扶溝縣。除判武學，被劾，責監汝州酒稅。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嘉定中賜謚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程顥博覽群書，出入六經，精研《易》學。嘗從周敦頤學，後講學洛陽，與弟頤同爲北宋理學奠基人。著有《明道集》四卷、《遺文》一卷，南宋時將程顥、程頤二人文集合編爲《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今人王孝魚有點校本《二程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事迹見韓維《程伯純墓誌銘》（《名臣碑傳琬琰集》下卷二一）、《宋史》卷四二七本傳。

程頤年譜，有明代楊廉所編《明道先生年譜》一卷，未見傳本；又有唐伯元《明道年譜》一卷（清黃中訂補）、趙滂《明道先生年譜》一卷，據程頤《明道先生行狀》改編而成，均較簡略。清池生春、諸星杓編有《程子年譜》五卷，則較翔實。近人單丕編有《程明道年譜》一卷（《不厂叢稿》本），管道中有《明道年譜》（《二程研究》附，中華書局，一九三七年）。本譜爲清楊希閔編，據《行狀》、史傳及宋人文集、《學案》等纂集而成，較爲簡明。

宋程純公年譜序

濂溪、伊川皆有年譜，獨明道無之。因據伊川所作行狀爲綱，緯以宋史、學案諸書，緝爲年譜一卷，而語錄之粹者，節要附後。明道上元、晉城、扶溝之治，不愧古之循吏。而其立朝不事激訐，意在以誠感動君相，轉幹事機，尤是大儒作用。格君心之非，安社稷爲悅，不爲己名，不立意見。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吾於明道彷彿見孔孟遺意焉。即其論學，言近指遠，人可持循。不立門戶，亦無崖岸，酌於河海，挹之不盡。洙泗而後，此爲木鐸矣。獨可疑者，二程均從濂溪游，太極、通書略未稱引。又曰：汎濫諸家，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又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得。豈其時年學尙淺，濂溪未與深言耶。然明道天資殊絕，不應不領師旨，乃落落如是。斯疑竇之難破者。



矣。

光緒丁丑十一月之望、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書。

宋程純公年譜引用書目

二程遺書、語錄

宋史

通鑑長編

續通鑑 薛氏 畢氏

通鑑輯覽

周濂溪集

楊龜山集

謝上蔡語錄

朱子文集、語類、伊洛淵源錄



藏書

宋程純公年譜 引用書目

呂成公集

李氏名臣言行錄

呂氏童蒙訓

孫氏理學宗傳

黃氏明儒學案

宋程純公年譜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備編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公生。

公程氏、名顥、字伯淳、河南人。祖逵、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父珣、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兄弟二人、公居長。弟頤、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者也。公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公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

參行
狀。

二年癸酉、二歲。

景祐元年甲戌、三歲。



藏

宋程純公年譜

二年乙亥、四歲。

三年丙子、五歲。

四年丁丑、六歲。

寶元元年戊寅、七歲。

二年己卯、八歲。

康定元年庚辰、九歲。

慶歷元年辛巳、十歲。

十歲能爲詩賦。

行狀。

二年壬午、十一歲。

三年癸未、十二歲。

四年甲申、十三歲。

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行狀。

五年乙酉、十四歲。

六年丙戌、十五歲。

七年丁亥、十六歲。

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行狀。公少好獵、既見周

茂叔、自謂今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暮歸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語錄。公受學於周茂叔時、周



儒藏

宋程純公年譜

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①。又曰、自再見周茂叔歸、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
閔案、二程爲濂溪弟子、今伊川爲公行狀、乃字之曰聞汝南周茂叔論道、似
在師友之間、非游楊立雪者比。且果經濂溪講授、則太極通書源本斯在、何
至未得其要、汎濫諸家、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然則初實未嘗有得於濂溪
也。其表明道墓也、亦曰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並不及濂溪、此極可疑者。他日
伊川爲父太中公傳、叙茂叔事、亦止云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
因與爲友云云、亦略不及令二子從學之事、豈雖嘗問學而年輕、尙未與深
言耶。

八年戊子、十七歲。

皇祐元年己丑、十八歲。

二年庚寅十九歲。

三年辛卯二十歲。

四年壬辰二十一歲。

是年公丁母夫人侯氏憂。見伊川爲母夫人墓誌。

五年癸巳二十二歲。

至和元年甲午二十三歲。

二年乙未二十四歲。

嘉祐元年丙申二十五歲。

二年丁酉二十六歲。

是年舉進士弟^②除鄆縣主簿。



三年戊戌、二十七歲。

官鄂縣。鄂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公至、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公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時嘉祐三年也。史傳。鄂令以公年少、未之知、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

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證佐難決。公問其人曰、藏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曰、借宅居幾何時。曰、二十年矣。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公戒寺僧曰、俟復現

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
邑皆狼狽、獨公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參行狀。
當路者欲薦公、多問所欲。公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同上。

四年己亥、二十八歲。

官鄆縣。

五年庚子、二十九歲。

官鄆縣。

六年辛丑、三十歲。

調上元主簿。

七年壬寅、三十一歲。



官上元。

八年癸酉、三十二歲。

再主上元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公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尙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行狀。

閱案、均畝欲不擾民而事集、大是難事、公爲令畫法、一邑大均。行狀未詳述如何畫法之處、令人缺然。大凡作史傳、作行狀、碑誌、遇有措置之方、當載其曲折大要、斯爲有益世道、未可簡而不明晰也。



會令罷去、公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公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公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甯常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公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公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公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公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公曰、公

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並行狀。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三十三歲。

當在上元。

二年乙巳、三十四歲。

當在上元。

三年丙午、三十五歲。

當由上元移澤州晉城令。

四年丁未三十六歲。

令晉城。澤人淳厚、尤服公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孝弟忠信、人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殘殘廢者、資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公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公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



常疑此人惡少之弗草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外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踊、多者至數十倍。公常度所需、使富家豫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公擇富民之可任者、豫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公盡知民業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公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並行狀。

神宗熙甯元年戊申、三十七歲。

今晉城。^③公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公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

作佐郎。並行狀。

二年己酉、三十八歲。

是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公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公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公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公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孫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荊公安石日益信用、公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



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公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浸行其說、公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公雖道不同、而嘗謂公忠信。公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公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公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資、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案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公無資。行狀。

有上殿劄子、有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有論十事劄子、師傅、六官、經界、鄉黨、貢士、
兵役、民食、四民、川澤、分數。

又論王霸劄子。

朱子曰、王霸劄子說得好、自古論王霸至此無餘蘊矣。閱案是年四月、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賦役利害。八人者、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之、王汝翼、曾伉、王廣廉。當日明道在八人內、則亦當參謀議者、而行狀略而不載、殆諱言之也。

三年庚戌、三十九歲。

爲監察御史裏行。

有諫新法疏、再上疏、罷爲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公力辭、並行狀。



荆公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罵、公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以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愎、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爲知言。又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介甫欲去、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



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尙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苦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介甫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則感賢誠意緣張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由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一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旣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尙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並言行錄。

四年辛亥、四十歲。

改差簽請鎮甯軍判官事。④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

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公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公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遭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公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公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公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公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



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公曰、君自用之。公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公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公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公在職、安有是也。行狀。

五年王子四十一歲。

郊祀霽恩。公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行狀。五年、太

中公告老而歸、公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家素清貧、儲居洛城殆十餘年、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爲事。士大夫從游者盈門。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言行錄。

六年癸丑、四十二歲。

歸洛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

丞。並行狀。

七年甲寅、四十三歲。

居洛。

八年乙卯、四十四歲。

十月彗星求言、公上疏論朝政甚切。上欲召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旣而手批

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參行狀。

九年丙辰、四十五歲。

知扶溝。先生爲治、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公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潁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公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



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公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公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公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公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公曰、吾邑貧、安能做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公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公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公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

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參行狀。

十年丁巳、四十六歲。

知扶溝。

元豐元年戊午、四十七歲。

知扶溝。

二年己未、四十八歲。

詔以公同判武學。右府同李定劾公爲御史沮論新法罷、復舊任。參行狀。

是年、諸賢修楔洛園、公席上賦詩、末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嘆其溫

柔忠厚、聞之者自然感動。言行錄。

三年庚申、四十九歲。



知扶溝。官制改、除奉議郎。行狀。

閱案據史、元豐三年詳定官制。

四年辛酉、五十歲。

知扶溝。

五年壬戌、五十一歲。

知扶溝。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公經畫溝洫之法、未興工而去官。公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廢興係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哉。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廢

與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隣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公

坐是以特旨罷。邑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得監汝州稅。

並言行錄。

朝廷遣官

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案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反聽賣易如私田。民旣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公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公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公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公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公盜逸罷任。邑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

行狀。



六年癸亥、五十二歲。

在汝州。

七年甲子、五十三歲。

在汝州。

八年乙丑、五十四歲。

召爲宗政寺丞、未行、以疾卒、六月十五日也。行狀。三月、神宗升遐、會公以檄至

府舉哀。既罷、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二公果並相、以宗丞召公、未行而卒。或問公於富鄭公、公曰、伯淳無

福天下之人也無福。

並言錄行。

夫人彭氏封仁利縣君先一年卒。子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

士業。女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八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狀行。文潞公采

衆論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學案。嘉定二年賜諡曰純。淳祐初封河南伯從祀

孔庭。

遺事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見上蔡語錄。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

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見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明道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

字云顥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見龜山語錄。明道臨

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見侯子雅言。謝師直尹洛時嘗



談經與鄴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新改之改，以今日之忠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何妨。伯淳當言職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官，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己。尙有私意在，卻不在朝廷，不干事理。聞見錄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見上蔡語錄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伯淳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



平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見外書

語錄、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

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

消盡者是大賢。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

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

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

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邢和叔言、吾曹常須

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

况臨大事乎。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人之於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個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個中字。此則又爲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特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



虛中一點浮雲過日。懈怠一生便是自暴自棄。不學便老而衰。謝上蔡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背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背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凡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須是大其心使開濶、譬如爲九層之臺、須是大做脚始得。性靜者可以爲學。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敬勝百邪。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職事不可以巧免。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克勤小物最難。欲當大任、須是篤實。凡立言、欲

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邢恕云、一日三點檢。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先生資之。邢曰、無可說。先生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人心不得有所繫。所守不約、汎濫無功。敬勝百

邪。^⑨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⑩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觀天地生物氣象。心要在腔子裏。

伊川明道先生墓表云、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



可湮、明道之名亘萬世之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劉立之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先生傑然自立于千歲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又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溢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人問以臨民、曰、使人各輸其情。又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范祖禹曰、自孟子沒、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真學者之師也。

朱光庭曰、先生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



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披抉、判然胷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乎。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

呂大臨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

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朱子曰、明道答橫渠定性書、直是條理不亂。定性書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定性書自胷中瀉出云云。問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個下手處。問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功處。曰、這是說已成處。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不以爲不是。蓋那時也是个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爲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

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或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害、何故明道不以爲非曰、自若二程出來擔負、莫復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並朱子語。



程純公薛文清公年譜跋

有清一代、著述家輒好爲年譜、見諸清史稿藝文志者凡六十有四家、其中以新城楊希閔氏所作尤多。豫章先賢九家年譜九卷、四朝先賢六家年譜七卷、皆楊氏撰也。楊氏字臥雲、自號鐵脩、以明經隱居不仕、撰述自娛。有餘師錄前集十四卷、後集十卷、續集八卷、榕陰日課十卷、永經注匯校四十卷、及各家年譜若干卷。同光間主講臺陽海東書院有年、故所著書多刊自福州。其先賢各譜均於光緒四年刊行、合稱先賢十五家年譜。迄今五十餘年、藝林重之、幾謂楊氏年譜之作蓋止此矣。去秋張亮丞氏携來楊氏所著年譜稿本十一冊、係張溥泉氏購自金陵、願與燕京大學圖書館選刊以廣其傳。乃見其中更有韓文公、程純公、朱子、薛文清公年譜各一卷、爲福州所未刊。餘卽陸宣公、歐陽文忠公、曾文定公、王文公、



黃文節公、陸文安公、已列入十五家、但刊本較詳、大抵付梓時有所增補、或遺稿有所散佚也。韓程朱薛四譜既已具稿、胡爲未刊、韓朱均有譜行世、且作者不一、楊氏之作、自謂私心取益、是猶可不必刊也。若程固無譜、薛曾有譜、而正誼堂不爲刊傳、楊氏此稿正以補前人所未及、是則不可不亟刊也。且程薛爲宋明粹然儒者、論學立身、居官臨政、皆可爲天下後世法。法其一言一行、以致治平而有餘。純公嘗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又曰、介甫性很復、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爲知言。文清公嘗差監湖廣銀場、疏罷沅州銀課、黜貪墨、正風俗、至今沅人士猶葺景薛軒以識遺愛。予嘗過沅、爲之低回不置。今者國事糾紛、民生憔悴、未

有甚於此時者也。倘秉國者能法純公之言、牧民者能法文清之行、謂猶不足以釋紛亂而解倒懸也、其誰信乎。二公言行雖史傳、語錄、學案諸書不少概見、然勞散未合於一、讀者每苦搜求、不足盡其生平。楊氏作譜、於程則以伊川所作行狀爲綱、緯以宋史、學案各書。於薛則以讀書錄爲抵、緯以明史、學案各書。各爲一卷、於是二公之學術事業、燦然明備、得此可攬擷其原委而資觀感。楊氏當更慎重作此、故將十五家先爲一集、特留此二稿再加考証搜討、以期精密、此其所以遲遲未刊也與。惟楊氏刊行十五家時、年已七十、雖自序有云、他日力可及者仍作之、功可加者仍述之、然年事既衰、功力亦難於強勉、程稿多所點竄、譌舛較少。而薛稿序之正誼堂全書誤爲鬱書、譜之公薛姓下脫公名、似此顯而易見之脫誤、固爲鈔胥之粗心、抑亦楊氏之功力有所未及加也、得毋引爲缺憾。今幸此稿歸

張溥泉氏、而不以自私、又幸洪煨蓮、馬季明、田洪都三氏見之、亟謀梓入燕京大學圖書館叢書、以竟楊氏志而闡程薛宗傳。鏤板既竣、予欣然爲之覆校、作校勘表附諸卷末、略遂平生景仰先哲之懷、更望有維繫治術人心之資者、各手一編焉可。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益陽薛祈齡瀛伯識於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



宋程純公年譜校勘表

原稿脫誤者著・或經考正仍載原稿脫誤者著

頁數	行數	脫誤	考正
四	二一	所樂	所樂何事
四	二一	自爾見	再
一〇	四	閱按以下應另行	
一七	一九	特其志	持
一八	二〇	敬勝百邪四字重出	
一九	一	毋不敬九字重出	

校記

①「所樂」下據楊氏原稿，脫「何事」二字，見卷末薛祈齡校。

②弟：當作「第」。

③今：當作「令」。

④諸：當作「書」，見《伊洛淵源錄》卷二。

⑤楔：當作「楔」，見《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二。

⑥政：當作「正」，見《二程文集》卷一二《明道先生行狀》。

⑦改：當作「政」，見《二程遺書》卷二上《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⑧特：據薛祈齡校，當作「持」。

⑨敬勝百邪：據薛祈齡校，此四字重出。

⑩「毋不敬」句：據薛祈齡校，此九字重出。

⑪永：當作「水」。按楊希閔《水經注匯校》，今有光緒間福州刻本。



伊川先生年譜

宋・朱熹編撰

尹波校點

吳洪澤一審

劉琳二審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本

《伊川先生年譜》，宋朱熹編撰。載明嘉靖十一年刻本《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八。

程頤（一〇三三—一一〇七），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宋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從周敦頤學，年十八，上書乞朝廷以王道爲心。嘉祐四年應試落第，遂不復試。元祐初，以薦除校書郎，授崇政殿說書。以洛、蜀黨爭，出管勾西京國子監。紹聖中，謫居涪州。徽宗即位，徙峽州，復舊官。崇寧中又奪官致仕。大觀元年卒，年七十五。嘉定十三年，賜謚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與兄程顥同爲北宋理學奠基者，開程朱理學一派。著有《易傳》六卷，《繫辭說》、《書說》、《詩說》、《春秋傳》、《大學說》、《論語說》各一卷，南宋時與《程顥文集》合編爲《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今人王孝魚有校點本《二程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一）。事迹見《東都事略》卷一一四、《宋史》卷四二七本傳。

程頤年譜，以宋朱熹所編爲最早。明唐伯元輯《二程類語》（萬曆十三年刊），附有《二程年譜》，係據朱譜改編，無所增益；趙澐《程朱闕里志》卷四收有《伊川先生年譜》（清雍正三年重刊），仍依朱譜改編，有所訂補，而略去出處。清池生春、諸星杓編《伊川先生年譜》七卷，則較翔實。近人單丕著《程伊川年譜》，有《不厂叢稿》本；姚名達纂《程伊川年譜》，搜羅資料弘富，訂正前譜之訛，價值較高，有一九三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史學叢書》本（一九三七年再版）。本譜爲朱熹編，不按年歲繫事，其體例雖爲後人詬病，然效法者亦夥，影響頗大。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中伊川生於明道二年

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

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關

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

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

生方主教導。嘗以頤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

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

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舉進

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

輒推與族人。見崇寧。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



足不願仕也。傳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
公即命薦之。又韓愈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
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一、有四特立之操、出群之姿。
嘉祐四年、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
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
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迂
士曲儒、徒有偏長。今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
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爲薦。人元豐八年
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
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集見哲宗、申公宗實錄。案、公
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家貧守節、言必忠信、
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尚時、聖世之逸
民。伏望特加召命、羅以不次、足以待之。又言、頤道益風化、
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益風化、
擊問淵妙。言行相顧、而無不仁義。在躬而識、重明。敬至知
其神妙。言行相顧、而無不仁義。在躬而識、重明。敬至知
又、當勸講先王之補養聖德、當世之務、乃天正之君、先覺
又、當勸講先王之補養聖德、當世之務、乃天正之君、先覺



真謂。又。俾。之。日。侍。經。楚。之。陳。博。之。仲。坡。高。聖。訓。彙。集。學。教。足。以。玉。賢。
 斯。文。又。祖。宗。時。楚。陳。博。之。仲。坡。高。聖。訓。彙。集。學。教。足。以。玉。賢。
 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所。不。及。知。者。觀。其。
 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正。論。之。所。以。平。治。天。下。
 之。道。又。謂。順。以。言。乎。道。則。實。散。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間。以。
 古。乎。總。則。井。包。衆。美。而。無。一。善。才。之。或。遺。以。言。乎。聖。則。傳。通。
 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之。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
 之。不。終。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十。一。月。丁。巳。
 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錄。見。實。先生。再。辭。尋。召。
 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聖。王。嚴。聖。奏。云。伏。見。程。頤。學。強。
 粹。早。與。其。兄。顯。俱。以。博。名。顯。於。時。在。下。復。起。順。而。用。之。願。
 聘。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起。而。觀。朝。廷。之。
 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為。否。而。特。選。焉。則。陛。下。此。舉。繁。
 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之。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
 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朝。廷。出。矣。而。除。宣。
 已。四。海。濟。光。隱。德。之。士。皆。待。知。招。而。為。朝。廷。出。矣。而。除。宣。
 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
 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除。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

以見陛下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
區區之誠尚有一高賢而陛下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
言問焉。國之要務陛下至明。遠可自觀。其人。臣以明也。試以一
德之。日又而潛神積慮。臣之功深。靜而觀天。下之義理。若多
必有成。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歷歷而進。願。然非為願也。
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此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願當之而
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為
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
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
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
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
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同上在
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
請今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
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見文獻三。道



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先生出與語、默然之際、其義固已精矣。
 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畧、
 如此、乞今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
 輔上德。見。文。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
 子監條制。見。實。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
 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
 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
 士、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
 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
部尚書、胡宗愈、謂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因
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然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

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乖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澤。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極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



用人之體再辭不受。

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

兼數局如翰林院。宋院之數。亦有。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

講官。朝廷去秋。使。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

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

交。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

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

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

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

讀為不可。有旨。修長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長邇英

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

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

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

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

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親文而其為

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
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
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
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
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李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
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初氏論而哲
宗亦嘗首肯之親文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
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
居親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
事或侍立終日不辭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
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
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見邵氏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
 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
 海則天下幸甚見語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
 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編劉諫
 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從或云恐無此事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履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
 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
 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
 復避見語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
 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
 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
 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

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君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規。語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云：規。無山語。或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爲謗詆。峴。語錫王公繫年錄：呂中云：公家傳又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殺以辭也。又按其司馬光呂陶言：明堂降教，臣素稱賀，迄而兩省官欲其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哉？才了却性。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哉？不吉歌，則不哭。今已賀教了却性。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哉？



以辭語。行香、伊、頤、樂皆大笑。結然之端。盡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先生行香。曰。吾嘗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不飲酒。不食肉。曰。正。又。食肉。又。辭于。傳信錄云。舊例。行香。皆用肉食。矣。元祐初。諫官破。蘇軾。然以。蘇軾。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矣。矣。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大。當。排。食。運。月。蘇。軾。內。翰。蘇。子。瞻。因。以。語。不。行。又。語。錄。云。時。呂。中。公。侯。華。所。之。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軾。云。時。呂。中。公。侯。華。所。之。事。有。疑。必。質。于。伊。川。辭。為。某。官。蘇。軾。右。丞。止。毀。及。伊。川。率。相。之。事。有。疑。必。質。于。伊。川。如此。頃。觀。有。異。論。劉。非。蘇。軾。蓋。不。相。知。耳。議。一。日。赴。講。會。盡。善。集。亦。有。異。論。劉。非。蘇。軾。蓋。不。相。知。耳。議。一。日。赴。講。會。

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儲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

口聞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呂中實錄又文仲傳載
蘇軾所請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中實錄之言曰文仲爲
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
大仲本以爲小人然不先事爲浮薄華所使以害忠良
此類乃自知爲小人所給償讐恒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
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大史家傳云
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稱頤之
事而後及崇政殿說書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
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在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
者非爲求用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
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
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
走交結又謂頤不當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使臺諫言皆
極同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
伏頤之賢乃是以不輔事者指以爲頤黨陛下廣降經筵之
如頤之賢乃是以不輔事者指以爲頤黨陛下廣降經筵之
望頤也臣欲爲頤一言懷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
用之請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
臣若獲終老在勸外無所有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



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臯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編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也。和奏事三省進呈經順服除缺典館職判檢院。議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遷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順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順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執事輟政財進先生再稟便云但恐不肯靖。議中入其說故順不復得名。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重燾連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官勾崇福宮。見舊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親文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親實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

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語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

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

任便居住。制親。曲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十月復

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

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

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

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

邦直、范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補此

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

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臯罰，而叙復過優。已追所復

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者追毀出身以來文

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覈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其以和說



之羽翼。事下河南府。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
 先生遂學徒。後錄蒙諸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
 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親。每五年復
 宜義郎致仕。見。實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
 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
 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
 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
 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
語。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親。實於疾革
 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
 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
云。非也。忠孝自當事起。不與。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
先生性來。及卒亦不致奠。
 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
 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揆見明道于汝
州。喻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

了一月。待不敢去。夫楊中立來見伊川。曰：「二子猶先生坐而瞑目，二姑沈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弱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至，但於聖人氣象差少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容惜其蚤死，不及用。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焦序尹傳曰：先生之學本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尋常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簡易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重素冠，襟必整，食雖簡，饌飯必潔。太中年，左右致養無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勤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以餉者。已而會所，何也？謝子曰：「賈利也，遂止。伊川有議，更以餉者。已而會所，何也？謝子曰：「費省私，遂止。伊川有議，更以餉者。已而會所，何也？謝子曰：「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少盜，曰：『此乃國家之政，盜則利多。平則盜易，淺人人大利乎？又少盜，曰：『此乃國家之政，盜則利多。』」



則反是。己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知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然。」
熙寧、豐復沮宗之舊伊川曰：「彼法當計論未可以輕改也。」公不
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校記

- ①義：當作「善」，見《二程外書》卷一二。
- ②「至」下脫「言」字，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三。
- ③聰：當作「總」，見右引。
- ④數：當作「類」，見右引。
- ⑤「舊名」下當脫「嫌名」二字，見右引。
- ⑥破：當作「設」，見右引。
- ⑦是：當作「足」，見右引。
- ⑧重燉逸：當作「董敦逸」，見右引。
- ⑨燉：當作「燇」，見右引。

程子年譜

清·

池生春

編撰

諸星杓

張尚英

校點

吳洪澤

一審

劉琳

二審

清咸豐五年刻本

《程子年譜》含《明道先生年譜》五卷、《伊川先生年譜》七卷，清池生春、諸星杓合編。清咸豐五年味經室刊本。

此譜包含程顥、程頤兄弟二人的年譜。二程行年事蹟，已見前各譜，此不贅述。二人文集自南宋合爲《河南程氏文集》，又稱《二程文集》、《二程全書》，歷代均有刊刻，影響較大。而爲二程兄弟編譜，彙爲一編，此風昉自明代。明楊廉、唐伯元所編程顥、程頤年譜，即合稱《二程先生年表》、《二程年譜》，趙滂《程朱闕里志》卷四則存有所編《明道先生年譜》、《伊川先生年譜》各一卷。不過，總體而言，明人所編年譜，相對比較簡略。至清人池生春、諸星杓合撰此譜，則要翔實得多，其參考價值亦勝過前譜。其論二程進學及同時人交遊論道等，往往可資參考，而引載資料則大段鈔錄原文，稍嫌冗雜。

池生春（一七九八—一八三六），字籥庭，雲南楚雄人。道光三年進士，歷任編修，入南書房瀛臺應制，出任粵西學政，擢國子監司業。在京任職間，與諸星杓共講濂洛之學，商訂編《程子年譜》。及去世前，以譜寄項名達修訂。其後星杓又請姚椿等裁定，幾易其稿，迄付刊梓。含《明道先生年譜》五卷、《伊川先生年譜》七卷，卷首有《程氏世系圖》、《二程子年譜提綱》、《明道先生年譜目錄》等，卷末有《商訂二程年譜手簡》。

本譜初稿、二稿本均流傳至今，爲上海圖書館收藏。

二程年譜後序

道光初年、稷辰與項潛園、諸恕齋同客德州文肅公邸。其時恕齋深向學、方與滇中池籥庭分輯二程子年譜、徧攷北宋史書、文集、補拾舊譜之所遺、特書其大事爲之綱、附書其事迹及文詞見於他籍者爲之目、積數年而後成。籥庭於侍直之暇、曾手爲訂定。迨籥庭下世、恕齋南歸、爲慈湖校官、續有所得、幾經增補、一決其去取於潛園。潛園遂爲之定其凡例。稷辰雖嘗見其爲是業、實未嘗能有所是正也。昨歲稷辰以憂歸、恕齋亦居憂、旣各葬親、乃以所書定本示於雪廬、屬相參校。今夏曾攜之登龍泉山、始卒讀焉。其別擇之精、旁證之確、收集之廣、且瞻、非愚



者之所能加贊矣。而恕齋舊所屬序之師長如陳蘭鄰、林少穆、兩先生皆許而未作。潛園以既爲例辭不爲，於是謬以見屬曰：業是之初，子實先見之。今書成而子歸，其序言舍子誰任者。雖重且鉅，弗敢謝也已。夫自宋至今，講學家多宗河南二賢，以爲最醇而高明者，或偏主純公，沈潛者或專主正公。其實兩賢如日月之並明，水火之交濟，非可執一以論也。顧學可不分而譜則不容不析。讀譜者備識純公之廣大而知無時不可爲聖賢，識正公之謹嚴而知吾道幾微不容貶統而觀之，孔孟之矩具在是矣。近時大崇漢學而宋學不談，張儀封後莫有刻程子書者。籀庭乃業之以終身，恕齋守此編至垂老而不倦，其不以世

尙爲趨嚮、不甚足多與。惜龔庭有志於學、而中道奄棄、不能備
怨齋以深造於道、而所成者唯此書。噫、過此以往、能業是書者、
知更有何人以爲嗣音與。稷辰愧無以贊益其間、而僭爲之序、
良不勝慨然憂道之思也。道光戊申歲冬十有一月朔、宗稷辰
謹書。

男樾校字



儒藏

程子年譜 後序

商定二程年譜體例書

承以二程年譜屬校、自維學識荒陋、捉筆懷慙、兼苦俗氛致延累載、負歉良深。竊意譜例取其徵信、故博採諸書、備註出處、以依文直錄爲貴、不容有所增刪。然亦難概從原文者、畧有數端。如原文本無庸載、只須撮舉其事、則刪繁就約、而於書名上添註見字以別之。記言之條與記事異、不能依原文直起、則於條首加先生曰三字以標之。所採書有史傳記集之不同、其稱謂亦各不同、或名或字、或稱子及先生、若照原文、頗形其雜。且輯而成譜、已攙入作譜人語氣、自宜概稱先生以一之。總之、不失本來以昭信實、仍不妨小變以就體裁也。至末註出處、凡敘述

紀聞及他人文集等書名上、宜註明某某、眉目方清。又玩所援引、似尙有可彼可此者、想出自兩書、宜擇其尤而專主之、庶無歧混。名達探討功疎、去取是非、不敢妄議、謹按體例、就鄙見所及、謬加籤注、恐其中錯誤滋多、尙乞高明裁定是荷。道光乙巳人日、梅侶項名達識。



二程子年譜緣起

道光己丑夏、數過籀庭直廬、相與讀濂洛關閩之書。一日、星杓謂籀庭曰、生平今之世、尙論古人、則世宜知也。二程子以上智之資、繼往開來、前人表章備矣。惟其出處進退、士大夫視爲盛衰、卽一言一行、亦莫非千百世羹牆之所在。今其書雖存、而平生梗概、無年譜以綱紀之、可乎。籀庭欣然曰、此予夙志也。昔李方子親炙紫陽、故所輯朱子年譜最詳。若度正之周子年譜、蒐采不遺餘力、猶多闕畧。其時去周子未遠也。以今日上論程子之生平、更非易易。然就吾二人所知、互相訂正、其無可考者、則闕焉。寬以歲月之力、聞見漸多、當有所得。於是徧采羣書、與籀

庭往復推勘、積四寒暑、稿初具、而籥庭視學粵西、星杓又南下、未遑卒業。癸甲以來、續有聞見、以次增編。方期就正籥庭、其商定本、詎籥庭疾終使院、夙志竟違。因念稿中采輯雖較備於前、體例終未畫一。爰本籥庭所商榷之意、斟定凡例若干、則復因是重加增改、始訂成編。卷雖無多、稿已屢易。追維始事、迄今幾二十年、而益傷是編之成、不克起籥庭於九京而一見之也、爲敘緣起若是。道光丁未歲仲冬、諸星杓謹識。



明道、伊川兩先生年譜、諸恕齋、池籥庭兩君同志編輯、年經月緯、綱舉目張、蒼萃微言、旁搜穆行、信不朽之盛業也。籥庭視學粵西、早世、恕齋獨抱遺書、廣諮師友、厯十餘載、始謀付槧。人余受而讀之、竊媿半生汨沒俗學、無所發明、猶思收斂身心、深以媮情無成爲懼、况於高材樸學、溯伊洛、達洙泗者乎。知守先待後、所津逮遠矣。咸豐壬子人日、會稽陶際堯謹跋。

凡例

一、明道程子事實尙有行狀可據、伊川程子之沒、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能形容其德美者。然伊川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日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朱子嘗謂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因取實錄、文集等書、次爲年譜、且云旣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夫以朱子所不自足者、豈後人敢有補於朱子之萬一。但朱子約舉大要、首尾自成一篇、名爲年譜、實猶行狀也。今欲取二程子行事、逐年分纂詳備、實難。然及此遺編僅存、不網羅考訂、安知更千百年不散佚殆盡、



并此而莫可考乎。故本朱子意、輯爲年譜、使後之讀程子者、得所守以尋未墜之緒、得所據以擴未盡之傳。雖知僭妄、亦不敢已。

一、程子書存者、惟文集、易傳、經說、遺書、外書、粹言。文集乃程子自著。易傳別自成書。經說隨文解義。遺書門人所記。朱子編次之。外書亦門人所記。朱子又取他書程子語、補遺書所未備。粹言則楊龜山編次師說、變語錄而文之者也。今據程子書爲根柢、先文集、次遺書、外書、庶幾次第不紊。欲考程子書者、開卷瞭然矣。

一、程子繼絕學於千四百年無傳之後、其入處固由濂溪指



受而其深造自得、實無愧爲鄒魯正宗。考其著述、如定性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易傳序、春秋傳序等篇、精義微言、當與四書並讀、故譜中悉載全文。其餘若游鄠山詩序、晉城縣令題名記、養魚記之類、亦不苟作、並全載焉。

一、出處關時運之盛衰、言行實儒宗之準的、挈其大要、二者盡之。明道在言職、伊川爲講官、凡論列奏疏、皆純儒實學、實際切於時務、立可施行。茲載明道論王霸君道、請脩學校養賢十事等疏、伊川經筵三劄子、上太皇太后書、皆格君輔治之大者、其文亦簡要易讀。他如一言一動、隨時著

見、無非真儒氣象、悉不敢畧。

一、微言奧旨、散見於門人集錄、賴朱子搜逸訪遺、始克成編。其尤切於日用者、類爲近思錄。又自程子上溯濂溪、旁羅張邵及各門人言行事實、纂爲伊洛淵源錄。今采二錄及朱子文集、語類足資疏通證明者、畧註於下。至遺書中性說、識仁論、凡語理道之要、不能決知爲何年、則類附於各門人所錄之後、亦倣史傳例也。

一、世系爲年譜所不可缺、程氏世系圖伊川集中有目無文、乃元人譚善心所考、不知如何。今據歐陽文忠公所作翼國公碑及程文簡公所作世錄補之、迄於程子之孫者、從

所及見也。

一、家事宜備載、苦於典籍無徵、非故畧也。明道夫人、彭侍郎女、封仁安縣君、先明道一年卒、見行狀。伊川不爲妻請封、遂莫考其氏族、惟遺書范彝叟云、只爲正叔太執、註、一作姨夫、意與彝叟爲友壻、今范集亦不可考。至於子女生卒、婚嫁亦不能詳悉、有因文附見者繫之。

一、門人記錄有淺深、伊川謂只有李籲得其意、朱子謂劉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呂與叔亦記得真、惜乎早喪、使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蘇季明記洛陽議論、最在諸錄之前、雜有橫渠語。若上蔡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



意。游氏所記，則有溫純不決之意。龜山無錄，其于遵道有錄。伊川稱其好學。朱公掞所抄，伊川謂某在，何必讀是書。張思叔錄，朱子謂其多作文，故有失本意。他若劉元承、唐彥思等錄，工拙具在。今各采其精要者，編於譜，讀者當自得之。

一、自來年譜並無提綱之例。是譜之編，不難於比屬，而難於大綱。非確有證據以提其要，則事以遠而難稽，文以散而無統。今特書其大事爲之綱，附書其遺文爲之目，庶綱舉目張，便於檢閱。

一、以年繫事，以事繫人，以人繫言，此年譜通例也。有不可繫



者、則倣宋胡仔孔子編年、必得其人與事與言之確有符合者、分年編次。凡所采諸書、備註出處、以便檢校。然有不能依原文直錄者、概稱先生曰以一之、從項梅侶訂定體例也。

一、徵引羣書、自周程、張邵、朱五子外、於宋史則采李氏熹續通鑑長編爲多、於北宋文集則歐陽文忠公、范忠宣公、司馬溫公、楊龜山、尹和靖諸老全集及王氏存元豐九域志、邵氏聞見錄、呂氏童蒙訓、度氏周子年譜、濂溪志、李氏道命錄、黃氏日抄、備資搜討。於明人著述、則唐伯元程子類語、趙涉程朱闕里志並有程子年譜、不知孰創孰因、要皆

疎畧不備。國朝惟李文貞公全集遜齋道南講授疏證特詳。最後得黃梨洲宗義宋儒學案原稿全謝山祖望補編於程門授受統緒援據尤多。其顯然訛舛處亦隨註辨正。不敢沿誤苟徇。

一道光丙戌星杓與滇南池簞庭定交。己丑始議輯是譜。往復推勘務求精核。嘗質蒲城相國王省厓師。謂講是學者近鮮有聞。今得同志默而成之。道在是矣。癸巳簞庭視學粵西。攜副本去。星杓亦南歸。過吳中謁侯官林少穆先生。齋庭受知師也。以藁就正。深加獎勵。謂探訂之精足傳正學。許爲作序。時閩縣陳蘭鄰師官秀州。畱止郡齋。出藏書



資參考、時有是正。簡庭手訂未竟、終於任、項泗躬收其藁、以歸。丙申、屬項梅侶訂定體例。戊申、得宗滌甫序其大指、杜尺莊參補遺略。庚戌、訪姚枬、寮於雲間、訂正脫訛、且謂先賢必不可少之書、亟勸付梓。辛亥、陶槎仙又爲校定字體。追念數十年來、師友贊成、獲益益難數、今則大半成古人、可感也夫。敬誌簡端、闕畧之病、知不能無、紕繆拾遺、以俟來哲。

咸豐甲寅仲秋、會稽諸星村惕生謹識。

男樾校字

程子年譜目錄

卷首

程氏世系圖

二程子年譜提綱

明道先生年譜目錄

卷一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先生生起至英宗治平四年丁未。

卷二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起至二年庚戌。

卷三

熙甯四年辛亥起至十年丁巳。

卷四

元豐元年戊午起至四年辛酉。

卷五

元豐五年壬戌起至八年乙丑六月丁丑先生卒。

伊川先生年譜目錄

卷一

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先生生起至英宗治平四年丁未。

卷二

神宗熙甯元年戊申起至十年丁巳。



儒藏

程子年譜 目錄

卷三

元豐元年戊午起至八年乙丑。

卷四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

卷五

元祐二年丁卯起至八年癸酉。

卷六

紹聖元年甲戌起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卷七

崇寧元年壬午起至大觀元年丁亥九月庚午先生卒。

卷終

商訂二程年譜小簡

講論師友紀畧

宋儒發明聖學會合先後攷

男樾校字



藏

程子年譜 目錄

程氏世系圖

此圖伊川集中有目無文、今據歐陽文忠公所作冀國公碑及程文簡公所作世錄補之、迄於二程之孫者、從所及見也。

程伯休父
周大司馬曰
喬伯封於程。

嬰
程伯之後、仕晉、封思誠君、宋封成信侯。

昱
仕魏、封安鄉侯、中山之程祖之。

元譚
仕東晉、爲新安太守、賜宅黃墩。

元祚
元譚六世孫、宋山陽內史。

茂
元譚九世孫、梁郢州長史。

答茂子梁祕
書少監。

寶惠
答子爲本郡儀曹。

靈洗
字元滌、寶惠子、元譚十二世孫、仕陳、梁諡忠壯。

文季
靈洗子、爲越武將軍、封東安縣公。

嚮
文季子、襲父封。

大辨
靈洗五世孫、爲唐六合令、再徙中山博野。



儒藏

程子年譜 世系圖

秀少師羽
之祖。

誼秀長子。
新誼子、贈太師。

倅秀次子、
贈少監。羽字仲遠、淑子、大辨六世孫。始為醴泉令、事宋太
祖、太宗、累贈太子少師、賜第京師、始居河南。

贊明

新長子、贈太
師、書令。

元白

贊明子、封
冀國公。

琳

元白四子、同平章事、
贈中書令、諡文僖。

象明

新次子。

嗣先琳四子、呂
公著、幕官。
嗣弼琳次子、賈
昌朝、壻。
嗣隆琳籍子、壻。
嗣恭琳三子、王
德用、壻。
嗣宗琳五子、嘉祐
初、令扶溝。

韓叔明先生。

應昌早亡。

天錫早亡。

頭伊川先生。

密奴早亡。

顧璠長子。

顧璠次子。

顓璠長子。

顓璠次子。

希振

羽子、贈太
師、外郎。

適終黃陂令、贈開府。

適右班殿直。

道贈寺丞。

璠適次子、累遷比部郎中。

璠適長子、如黃陂尉。

璠適三子、累遷判官。

璠適道子、累遷承。

顥

端輔 明道次子早亡。
端懿 明道長子汝陽縣主簿。
端本 明道三子舉進士第醴泉令。

曩 伊川孫紹興初分宿令。
昂 明道長孫端懿子。
昂 明道孫。

頤

端中 伊川長子舉進士知六安軍靖康之難死其官。
端彥 伊川次子司戶參軍。

晟 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伊川孫。
陽 端彥子紹興十年補將仕郎。
暉 伊川孫尹和靖塔桐廬令。

按太中年七十自撰墓誌男六人孫男五人曾孫六人。公墓誌明道子名端懿或其一也。端彥子陽伊川孫暉太中撰墓誌時尙未生。又太中女一適奉禮郎席延年一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孫女長適宣義郎李億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席正次爲李億繼室次適清河張敷皆見太中自撰墓誌。伊川孫暉見宋儒學案。晟見元祐黨案表。

男樾校字

二程子年譜提綱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明道先生顓生。

二年癸酉、伊川先生顓生。

慶厯三年癸未、明道居庠序。

六年丙戌、二先生始事周子。

七年丁亥、伊川至醴泉。

皇祐四年壬辰、母侯夫人卒。

嘉祐元年丙申、二先生至京師、始居河南。伊川至醴泉。

二年丁酉、明道登進士第。伊川上書不報、遊太學。

三年戊戌、明道任鄆縣主簿。



四年己亥、伊川廷試報罷。

六年辛丑、明道調上元主簿。

七年壬寅、明道攝上元令。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明道罷上元任、至磁州。伊川至京師、

公著請爲太學正辭。

二年乙巳、明道移晉城令。

三年丙午九月、呂公著薦伊川、不召。

四年丁未、明道秩滿、改著作佐郎。二先生至漢州。

神宗熙寧二年己酉四月、明道爲農田水利使。八月、以呂公著

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三年庚戌四月、明道罷授京西提點刑獄、辭、改簽書鎮甯軍節度判官事。

四年辛亥、明道簽判鎮甯軍。

五年壬子、明道求監局養親、罷歸、始僦居洛。伊川至醴泉。

七年甲寅、明道監洛河竹木務、陳襄薦明道性行端醇、明於義理、可備風憲、不果用。伊川在洛。

八年乙卯、詔明道修三經義、不果。十月、堇見翼軫間、應詔上書。還朝、差知扶溝縣事、辭、復求監局。

九年丙辰十月、吳充薦明道、不報。

十年丁巳五月、明道以賈昌衡、李南公言、改太常丞。



元豐元年戊午、明道知扶溝縣。伊川至扶溝。

二年己未二月、召明道判武學、以李定、何正臣論罷、復舊任。

三年庚申、明道除奉議郎、罷扶溝住、寓潁昌。伊川至關中。

四年辛酉、二先生在潁昌。

五年壬戌、二先生在洛。

六年癸亥、明道監汝州酒稅。

七年甲子、明道彭夫人卒。

八年乙丑三月、哲宗卽位。明道改承議郎。五月、召爲宗正寺丞。

六月丁丑卒。九月、司馬光、呂公著同薦伊川。十一月、授汝

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辭至再、召赴闕。以下伊川年譜。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二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辭不許。三月、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始受命。五月、命同修學制。六月、上疏論輔養君德。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再辭。

二年丁卯八月、罷說書、權管勾西京國子監。十一月、乞歸田里。十二月、乞歸田里。

三年戊辰正月、乞歸田里、皆不報。二月、乞致仕、再又不報。

四年己巳、判西監。

五年庚午正月、父太中卒於西監。四月、葬伊川塋。

六年辛未、至醴泉、改葬少師羽。

七年壬申三月、除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再辭。五

月、管勾崇福宮。八月、申河南府、乞尋醫。

八年癸酉九月、哲宗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

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追毀出身文字、放歸田里。十一月、編管涪州。

元符元年戊寅、在涪。

二年己卯、在涪。序周易傳。

三年庚辰正月、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復宣德郎、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追所復官。冬、居伊川。

崇甯元年壬午五月、入黨籍。

二年癸未四月、追毀出身文字。序春秋傳。七月、禁學術。十一月、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

五年丙戌、復承務郎。尋以通直郎致仕。

大觀元年丁亥九月庚午、卒於家。

男樾校字



藏

程子年譜

提綱

程子年譜卷一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明道先生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先生生。

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日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
程後遂以爲氏。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按喬伯休父當是一人喬名而休字豈亦取喬木休息之意與。

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
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京師曾祖希振尙書虞部員外郎
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邁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妣孝



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疑卽張子之姑。父珙、太中大夫。

母壽安縣君侯氏。父道濟、潤州丹徒令、贈尙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縣太君刁氏。曾祖而

下葬河南。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

狂氏。殿丞瑜之母。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

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明道行狀。程氏之先、

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

分。至唐定世族、而程氏之望分爲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

安鄉侯昱之後也。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

宋太平興國初、少師羽佐太宗、爲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

侍郎。子孫蕃昌、世族昭著、其所自來者遠矣。歐陽修撰冀國公程元白

碑。按元白碑銘中山之程出自靈洗靈洗者梁將軍忠壯公實昱之裔孫也。程朱闕里志明方宏靜見元祐諸公墨蹟有明道先生忠壯公裔四字圖章。凡引書直錄原文皆不加按。問有考訂則以按字別之。天聖

中洛人程公珦初任黃陂尉秩滿不能去遂家焉以明道

元年生先生。

朱子文集。州齊安郡。

元豐九域志黃陂屬淮南南路黃

生於京師賜第開府終於黃陂公年始冠遂寓黃陂後數歲朝廷錄舊臣後授郊社齋郎不赴文簡公為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任滿不能去以明道元年生先生時公年二十七朱子文本此。

二年癸酉二歲弟頤生。

景祐元年甲戌三歲。

二年乙亥四歲。

三年丙子五歲。

四年丁丑六歲。

寶元元年戊寅七歲。

二年己卯八歲。

康定元年庚辰九歲。

慶厯元年辛巳十歲。

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劉立之敘述。

二年壬午十一歲。

三年癸未十二歲。

先生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戶部侍郎彭公



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明道行狀。按太

狀太中罷廬陵尉謝潤州觀察支使彭公知常州常潤隣郡先生居庠序彭公謝客到學許妻以女當在寓丹陽時

四年甲申十三歲。

五年乙酉十四歲。

六年丙戌十五歲始事周子。

太中在虔時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茂叔年甚少。年三不

爲守所知太中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

與爲友。

太中家傳。

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

濂溪事狀。

呂氏童

有所自未有無因而然如周茂叔先生官守南安軍爲守

所不禮二程之父太中公自虔州差攝南安倅與茂叔相

善力庇護之其後

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

二程皆師事茂叔。



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明道行狀。先生從汝南

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

從容不勉。劉立之敘述。先生嘗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

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遺書呂與叔東見錄。李安溪云、周程授受第一義。周

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遺書謝顯道記。

先生曰、觀天地生物氣象。註、周茂叔看遺書卷六。先生書窗前有

茂草覆砌、或勸之芟、先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

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

意。張橫浦語。按此與周子意思同。又游定夫懷先生詩、記得程門秋草綠、至今遐想每馳情。先生

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外書上蔡語錄。

黃東發云、樂記已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先生始發越大明於天下。

荀子云、養心莫

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先生曰、既誠矣、心焉用

養耶、荀子不知誠。

外書朱公揆錄。

二程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

聖人。

張子語錄。

呂氏童蒙訓云、二程先生自小刻勵、推明道要以聖學爲己任、學者靡然從之、時謂之二程。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

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期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

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子也。

朱子語類。

仲尼、顏子所

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

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

六經、而後得之者、特語夫用功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

濂溪不可誣也。朱子文集。

七年丁亥十六歲。

八年戊子十七歲。

皇祐元年己丑十八歲。

二年庚寅十九歲。

三年辛卯二十歲。

四年壬辰二十一歲。母侯夫人卒。

夫人從太中官嶺外、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脈、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以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



甯。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顥。即先生次頤也。次韓奴。次蠻奴。皆幼亡。女四人。長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上谷郡君太中家傳。按太中自龔州代還。當在此時。

五年癸巳。二十一歲。

至和元年甲午。二十三歲。

二年乙未。二十四歲。

先生侍太中至鳳州。按先生之娶雖不可攷。然以周子作彭推官詩序推之。彭公以至和二年爲益州轉運使。而先生行狀云。彭夫人。事舅以孝稱。而不及姑。時太中正在鳳州。疑彭夫人之歸。當在服闋後也。

嘉祐元年丙申。二十五歲。至京師。



先生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劉立之敘述。張子厚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

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

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

可師之。

外書尹和靖語。

先生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

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遺書呂與叔東見錄。

呂榮

陽公希哲嘗言、往與二程諸公遊、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

盡、先生忽歎曰、不知自古至今、更曾有人來此地說此話

耶。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說此等話道理也。

呂氏家傳。

伊洛淵源錄、希哲字原明、正獻公長子、首以師禮事伊川、亦從明道先生遊、官侍講、封滎陽郡公。

立之

家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

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

劉立之敘述。伊洛淵源錄立之字宗禮河間

人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稱其登門最早、精於吏事。

太中家傳、公遇伯母劉氏之族子於襄邑、詢其宗系、知姻

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歲、公取歸教養、今登進

士第、爲宣德郎矣。按立之稱從先生三十年、則嘉祐初

方七

始少師厭五代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

俶於京兆

歲。

之興平、將謀居醴泉、及貴、賜第於秦甯坊、遂再世居京師。

嘉祐初、公

太中家傳。元中。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豐九域志興平

醴泉二縣、屬陝西路京兆府。家世舊事云、

少師治醴泉、惠愛及人至深、遂謀居焉。

二年丁酉、二十六歲登進士第。

仁宗御殿親試、先生與張子、朱光庭同登第、乙科、則呂大



鈞與焉。程朱闕里志按蘇文忠集是年正月詔歐陽修

月八日殿試進士民監賦驚刀詩重申巽命論十部貢舉三

四日賜進士章衡第一蘇軾蘇轍曾鞏等並登第有南

廟試佚道使民賦九敘惟歌論策五道見明道先生嘗

言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遺

謝顯道記李安溪云此是周程授受之秘即孔顏樂處

按周子年譜是年在合州有傅伯成答周子書云執事

以濟衆爲懷神所勞資故得高士與施至術而心朋遠寓

名方賤子聞之弗勝喜蹈道國志註心朋指二程則再見

周子當

在合州

三年戊戌二十七歲任鄴縣主簿。

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

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

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猝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



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

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明道行狀。元豐九域志、鄆縣屬陝

西路京兆府。先生生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

子厚友而師之。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
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
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外內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
考而知也。初至鄆、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
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
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
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

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

游酢

書行狀後。

答橫渠先生書、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

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尙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

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
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
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
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
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
吏事怱怱，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
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明道文集。朱子云：先生此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
在後，逼逐他相似，所謂造道之言也。大綱在廓然而大公，
物來而順應，兩句緊要在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
一句。遽忘其怒，便是廓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
應。先生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又云：定性書是正
心誠意以後事。對戢山云：此先生發明主靜立極之說，最
爲詳盡，而無遺也。主靜之說，本千古秘密，卽橫渠得之



不能無疑、向微先生發明至此、幾令千古長夜矣。按朱子云、先生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蓋大約言之。

四年己亥、二十八歲在鄠。

先生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遺書呂與叔東見錄。延平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畧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卽恐滯礙。明道在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爲未定、屢數愈差、遂令一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在鄠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上蔡語錄。戲

題曾。是去年賞春日、春光過了又逡巡。卻是去年春自去、我心依舊去年春。題淮南寺、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對愁。明道文集。延平答問云、錄示明道二絕句、便是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氣味。某尚疑此詩、若是初見周茂叔歸時之句、即可、此後所發之語、恐又不然也。按延平所云、疑卽此詩。

五年庚子、二十九歲在鄆。

先生遊鄆山詩序云、僕自幼時、已聞秦山多奇古。②有扈者尤復秀出、常憾遊賞無便。嘉祐二年、始應舉得官、遂請於天官氏、願主簿書於是邑、謂厭飫雲山以償素志。今到官幾二年矣、中間被符移奔走外幹者三居其二、其一則簿



書期會、倉廩出入、固無暇息。惟白雲特在山面、最爲近邑、常乘間雨至、其餘佳處都未得往。變化初心、孤負泉石。五年二月初吉、聞貳車晁公來遊諸山。先是晁公見約同往、會探吏失期。二日早、晁公以書見命、始知車騎已留草堂。走白邑大夫張君、寺丞與宗。時民產有在山麓者、以罪沒官府。符方命量其租入之數、因請以往。鞭馬至山、而晁公已由高觀登紫閣、還憩下院、見待已久、遂奉陪西遊。經李氏五花莊、息駕池上、夜宿白雲精舍。詰旦、晁公西首、僕復並山東遊紫閣、登南山、望仙掌、回抵高觀谷、探石穴、窺石潭、因周視所定田、徜徉於花林水竹間、夜止草堂。是晚雨氣自

西山來、始慮不得遍詣諸境、一霎遂霽。明日入太平谷、憩
息於重雲下院。自入太平谷、山水益奇絕、始非人境。石道
甚巖、下視可悸、往往步亂石間。入長嘯洞、過虎溪、西南下
至重雲閣。訪鳳池、觀雲頂、凌霄、羅漢二峯、登東嶺、望大頂
積雪、復東北來雲際。下深澗、白石磷磷於水間、水聲清冷
可愛、坐石掬水、戀戀不能去者久之。遂宿大定寺。凌晨登
上方、候日初上、西望藥山、北眺大頂、千峯萬巒、目極無際。
下山緣東澗、渡橫橋、復憩於重雲下院。出谷、遊太平宮故
基而歸。馬上率爾口語、往往成詩章。自入山至歸、凡四日、
得長短詠共十二篇、姑存之以誌遊覽之次第云。明道文集按



宋史晁无咎字補之宗慤之曾孫嘉祐二年進士又蘇文忠集有送晁美叔端彥發運右司詩二晁皆先生同年未
知孰是
時朱公揆主萬年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先生
貳車。

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伊洛淵源錄。

六年辛丑三十歲調上元縣主簿。

先生居鄆再暮以避親罷再調江甯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紫山積而尙有訴不均者計其

力比上元不啻百千矣。明道行狀。按續通鑑長編嘉祐六年冬十月有陝西轉運使彭思

永薦河中府進士南宮魯爲試將作監主簿一事先生避親疑卽彭公也。又按先生爲令畫法疑卽李仲通均田稅事詳熙寧七年

李寺丞墓誌

先生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

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先生假公僕掘桑白皮先生問

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

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

此。家世舊事下同。宋史謝師直名

景溫嘉祐間爲江東轉運判官

謝師直尹洛時嘗

談經與鄢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某說春秋猶

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願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

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



如是乎。按先生說易雖無成書而散見於遺書者皆可考而知對橫渠稱先生深明易理及以師直言易爲非是所謂得不傳於遺經者必有在矣伊川嘗謂張繹曰我之道蓋與明道同則欲求先生之言易者卽求之伊川
易傳可也。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

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一

云先生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

獵者不覺有喜心。遺書卷七。朱子云明道氣質如此年

可以此自恕。劉蕡山云方未見時不知此心閃在何處知此可知未發之中。九月庚戌孝女

生。見伊川文集。

七年壬寅三十一歲。攝上元令。

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一二百爲政者疲於省

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隄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甯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悉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明道行狀。元豐九域志上元屬江南路。三月十八日、
 江甯府黃百家云、此卽是欲立欲達之體。
 先生叔父殿丞瑜卒於京師。見明道文集。叔父瑜字叔
 君任氏。歷官至殿中丞、
 終於京師。年四十三。
 八年癸卯三十二歲。

仁宗登遐、三月辛未。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
 王贊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
 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
 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
 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
 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

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

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

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

此。明道行狀。朱子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淳熙三年、

此資政建安劉公守建康、以屬邑上元、先生少日宦遊處

也。均田塞隄、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而

兵革變故、風聲無復傳者、奉祀致意、願請文以記之。嘉謂

上元之政、於先生懼未足以稱揚也。然其言有曰、一命之

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中之所在、久矣。得以

小大而議之哉。先生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

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

茅山、岳勅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爲

小兒玩之致死。此只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爾。遺書蘇

季明錄。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三十三歲罷上元任至磁州。

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邢恕敘述。

元豐九域志。磁州屬河北路真定府。

按邢恕字和叔。陽武人。

祐初早從伊川學。治平初初見先生於磁州。觀敘述所稱蓋知尊先生者。惜乎其後極狼狽。伊川所謂義理不勝利欲之。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

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先生責之。邢曰。無可說。先生曰。無可說便不



得不說。外書上

八月四日、子端慤生。

見明道文集。按

端慤、汝陽縣主簿。端輔早亡。端本治進士業。皆先生子。無名端慤者。惟先生行狀一作五子、三早卒。端慤或其一也。

時太中知磁州。
先生至磁省親也。

二年乙巳、三十四歲。移晉城。

先生居上元再幕^③。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



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

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隣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議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尙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倣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



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

聲振野。

明道行狀。元豐九域志。晉城屬河東路澤州。

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

未幾、晨起有老父立於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

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

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某月

某日、某人抱去、某人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久矣、爾何記

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則書於藥法策後。因懷中取

策進之、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

問張氏子曰、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

七十六矣。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人已謂之

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家世舊事。

晉城俗樸陋，民不知學，中

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爲置學舍，糧具聚而

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

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爲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

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

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

以不遵教令爲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

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

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劉立之敘述。

先生晉城縣令題

名記。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一無記字。故其善惡皆見於後



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盡其惡，斯一作其與古史之意一作事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知爲之，且不

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

去惡而從善。則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

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

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卽，皇皇然圖所施設，

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令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尙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明道文集。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觀民如傷四字、常曰、某常愧此四字。外書龜山語錄。

三年丙午三十五歲。在晉城。

先生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爲冬爲夏而已。遺書呂與叔東見錄。晉祠之魚極多

先生嘗到水濱魚可俯拾然衆人不取以神爲畏而特不殘及此魚也。外書卷十。

四年丁未三十六歲秩滿改著作佐郎至漢州。

先生叔父琬年四十五以太中恩補郊社齋郎。見伊川文集。叔父琬字季聰太中季弟幼孤事母崇國太夫人能竭其力事伯兄卹嫂如父母年五十始有子傷從兄無嗣遂以繼之。



儒藏

太中六得任子恩公與二子實居其二長子頤郊社齋臥
出繼從伯父後次詣太廟齋郎女二長適劉立之次適王
霖詳朝奉墓誌先生與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先生

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
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先生和易人皆親近
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伊洛淵源錄

男樾校字

校記

①撒：當作「撤」，見《二程外書》卷一一。

②古：當作「占」，見《二程文集》卷一。「占有扈者」謂居於鄆縣者。鄆縣爲古有扈氏之國。

③暮：當作「替」，見《二程文集》卷一一。



儒藏

程子年譜卷二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明道先生

神宗熙甯元年戊申三十七歲。

五月十四日、子端慤卒。越三日、藏。

一作葬。

於伊陽縣神陰鄉

祖塋之東。先生誌其壙曰、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溫粹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卽已成誦矣。久亦不復忘去。雖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



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
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
言則溫然、及其有所不爲、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
許、後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羣兒相與狎弄、歡
笑跳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
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有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常
兒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之
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吾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頤亦以
斯文爲己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兄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
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

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葬日之迫刊刻之不暇也。惟砂書於磚以誌其墳。明道文集

朱子云此一節全用周子太極圖說及通書中意蓋理則粹純至善而氣則雜糅不齊

二年己酉三十八歲。四月爲農田水利使。八月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四月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時遣八人先生與焉。

綱鑑按八人者劉彝侯叔獻王汝翼王廣廉謝卿材盧秉曾伉與先生也

八月辛酉以御

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



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荊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

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

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

也。明道行狀。宋史、呂公著字晦叔、文靖公子。仕至右僕射。元祐初、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卒年七十二。贈申國公。

諡正獻。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

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

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勵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

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

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棄、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己矜衆、

吾所不爲。劉立之敘述。擢爲御史、膚脊甚渥、亟承德音、所獻

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



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顏。游酢書行狀後。嘗論王霸疏曰、臣伏謂得天理之正、

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



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旣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一、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

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

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沛然不疑、則萬世

幸甚。

明道文集下同。朱子云：先生王霸劄子說得好，自古論王霸至此無遺蘊矣。

論君道疏

曰：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



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嘒嘒，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尙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作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朱子云：先生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爲必可信，先王之道爲必可行，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如說與學者

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做去、待他做工夫有見處、自知得聖人確然恁地。

請修學校尊師

儒取士疏曰、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



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

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太學及州郡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學。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酒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於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



能三物賓與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

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



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旣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尙於

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

朱子云先生所論學制最爲有本。每讀其書觀

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歎憾不生於彼時也。先生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

論十事疏一

日師傅二日六官三日經界四日鄉黨五日貢士六日兵役七日民食八日四民九日山澤十日分數。其言曰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平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其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



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概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

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尙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尙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



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

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



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尙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尙、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

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黃百家云先生所陳治法十事按其時勢悉中肯綮無一語非本此中之至誠流露也此眞明體達用之言胡敬齋云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之掌惜乎神宗惑於王安石而不能用力也論養賢疏曰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



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

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奉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詢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十一月、置諸路提舉官。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先生論廣淵抑配倍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



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王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
 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先
 生言不行。見宋史。劉庠字希道、彭城人。乞罷新
 法。王廣淵字叔本、魏郡人。溫公論其奸邪。

閏十一月、張子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會令往勘苗振
 獄。先生上疏言、張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
 以其學行論薦、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
 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
 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源、于
 政治之大體者。倘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
 按詔一作訟。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

之道爾。蓋治獄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執政曰：淑問如臯陶，猶獻囚，此何傷？竟命之往。明道文集。邵氏聞見錄：知明州苗振監司因覲望發其贓罪，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載往勘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先生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

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又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遺書。呂與叔東見錄下同。先生嘗曰：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



心。荆公嘗與先生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己者，而獨不怨先生，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遺書楊遵道錄。

荆公置條例司，用先生爲屬。一日盛暑，荆公與先生對語，公子雋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雋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先生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雋不樂去。先生自此與荆公不合。邵氏問見錄。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吃飯之語。熙甯初，先生入臺爲裏行，則反之，遂

聚廳吃食、分廳向火。先生爲予言。外書王彥輔記。

三年庚戌三十九歲。罷授京西提點刑獄、辭、改簽書鎮甯軍節度判官事。

三月四日、先生與孫覺、呂公著、張戢、李常極論新法。不聽。
見宋史。宋史孫覺字莘老、高郵人。仕至御史中丞、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李常字公擇、建昌人。仕至御史中丞、兵部尚書。張戢字天祺、橫渠弟。爲御史。
諫新法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

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覲、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



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
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
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
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一作動衆心、權其輕
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
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尙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謹、
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
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
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糴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
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

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時爲監察御史裏行。上語及程顥疏安石曰顥

至中書臣畧論以方鎮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駁大臣章奏顥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言尤爲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則是縱使邪說誣民而令詔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帖息。明道文集下同。四月十七日再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理本諸

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



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時權監察御史裏行，由是罷為權發遣京西路同提點。乞修學校，尊師儒，次論王霸，皆根本之論。其要尤纖悉於養士、養賢之節，目意者亦念人情之不古。伊欲變化士習，非徒法之能行，故先以君志而後及之。歟。有曰：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竊謂譬之於疾，此尤劇證。人主所宜力救者也。其乞留張載免按獄事云：朝廷以儒術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其諫新法二疏云：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為，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又云：設令僥倖小成，而與利之臣日進，尤非朝廷之福。其議論得大體如此。

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

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

公爲之愧屈。

劉立之敘述

會同天節。

四月神宗生辰

宮嬪專獻奇巧

爲天子壽。先生旣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游酢書行。時荆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



封駁京東轉運使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與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常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甯軍節度判官事。明道行狀。辭京西提刑奏狀曰臣伏蒙聖恩差權發

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已漚懇誠、不敢祇受、願從竄謫、日冀
允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實
在言責。伏自供職已來、每有論列、惟知以憂國愛君爲心、
不敢以揚己矜衆爲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常指
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
知人臣意無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
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濶疎、徒有捧
土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之
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隳廢職業。旣已抗章自劾、屏居俟
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



恥願就如其見利忘義、覩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厲嚴霜之刑，投諸荒陬，實所甘分。臣無任

漣血祈天之至。

熙甯三年四月上。上謂王安石曰：「人情如

著都無助陛下為治之實。今當邪說紛紛之時，乃用襄知制誥、顯提點刑獄人，稱其平正。此輩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獎用，何為肯退聽而不為善。乃以為簽書鎮甯軍節度判官事。明道文集。

謝澶州簽判表曰：「論議無補，職業不修。國有典

刑，罪在誅戮。曲蒙宏貸，仰荷鴻私。期於糜捐，莫可報謝。中謝。臣性質樸魯，學術空虛，志意粗修，智識無取。陛下講圖

大政博謀羣材、過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旣遭遇明聖、亦思誓竭疲篤、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澗疎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嘗剝瀝肺肝、曾無裨補毫髮。旣不能繩愆糾繆、固不願沽直買名。豈敢冒寵以居、惟是奉身而退。自刻之章繼上、闔門之請架堅。天意未回、憲章尙屈。更奉發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不惟沮諍論之風、亦懼廢賞刑之實。力形奏述、恭俟誅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極天清明、普日臨照、洞正邪之心迹、辨真僞於幽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寘諸重辟、投之遠荒、解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



重益逾於山嶽。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秉心不回，信
道愈篤。願狗小夫之志，不爲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
庶可仰酬於萬一。按先生以二年八月辛酉爲御史，三年
四月己卯罷授提刑，癸未改鎮甯軍簽
判。立朝九月，閱二百六十三日。
章數十上，情傳世者止十篇。十一月二十六日，彭侍

郎卒於金陵。先生祭文曰：悠悠彼蒼，願佑有常。如何不淑，
殲時之良。胡不憖遺，以慰士大夫之望。嗚呼哀哉。昔我穉
齒，爲公所器。教之誨之，實妻以子。三姓之歡，疇可倫擬。逾
二十年，顧愛終始。我謫河北，公薨建康。義不得往，神魂飛
翔。望南浦之蕭條，想丹旄之悠揚。淚如流水，不到公之堂。
號聲動天，不徹公之喪。惟公德尊本朝，行高當世，爲四國

之矜式、被三朝之注倚。風誼傳於後人、事業存乎國史。磊落明白、掀揭天地。縱綿百世之長、公爲不亡。雖竭無能之鄙辭、何足以增盛德之輝光。惟寓愚之誠、因遠致乎希觴。公其來饗兮、慰余之悲傷。長言恩禮之厚兮、知何時之可忘。嗚呼哀哉。伏惟尙饗。上欲用溫公、召爲樞密、謂先生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先生對曰、陛下能用其言、

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

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

邵氏聞見錄。續通鑑長編四年二

月、光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不報。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乞致仕。詔光移知許州、令過關上殿。上謂御史程顥云云。此據伯溫聞見錄。按三年四月、先生已罷御史、此時不在朝廷。

蓋韓琦言光可代已爲樞密神宗與絳語而伯溫誤屬之先生也。

男樾校字



校記

①郡：當衍，見《二程文集》卷二《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②於：當作「與」，見右引書。

③意：當作「義」，見右引書《辭西京提刑奏狀》。

④人：當作「又」，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〇神宗熙寧三年夏四月癸未條。

⑤善：當作「姦」，見右引書。

⑥韓琦：當作「韓絳」，見下文。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8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04

形态项= 888

页数=888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295

SS号=12365575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5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8. 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04.

简介=